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五九冊目次

竹雲題跋四卷 （清）王澍撰 清乾隆三十二年錢人龍刻本	〇〇一
金石經眼錄不分卷 （清）褚峻摹圖 牛運震補說 清乾隆褚氏刻本	〇八三
石經考異二卷 （清）杭世駿撰 清乾隆五十三年補史亭刻道古堂外集本	三三四
史通二十卷 （唐）劉知幾撰 明萬曆三十年張鼎思刻本	三五四
史通通釋二十卷附錄一卷 （清）浦起龍撰 清乾隆十七年浦氏求放心齋刻本	五一〇

竹雲題跋四卷

（清）王澍撰

清乾隆三十二年錢人龍刻本

竹雲題跋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皆其臨摹古帖題跋、裒合成編。澍本工書、故精於鑒別。而於源流同異、考證尤詳。如論西岳華山廟碑郭香察書爲校勘刻石。鍾繇薦季直表祝希哲誤作焦季直、及繇結銜與史異。蘭亭序派別。聖教序始末。王羲之裹鮓帖釋文誤作十九字。瘞鶴銘非顧況亦非陶宏景。同州聖教序稱龍朔三年、時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僞題遂良名。遂良高士贊誤題永徽二年爲甲寅。岳珂跋寶章集誤以寶泉爲實泉。宋巨川諮非徐浩書。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篆文誤字。鶺飛經非鍾紹京書。裴耀卿等奏狀非耀卿書。唐明皇批荅中稱山之頌乃用王猷之事。顏真卿宋廣平碑考異乞米帖所稱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顏。爭坐位帖年月顧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姪文告伯父文結銜與史異。江淮帖爲集字僞作。李紳告身與史異。葉慧明碑非韓擇木書撰。皆引據有根柢。惟謂褚遂良書出於曹全碑、則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又排鄭簠蔣衡、而自稱腕有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輕之習焉。

王篛林先生著

竹雲題跋

滬上畫雲閣藏版

竹雲題跋者虛舟王先生評騭其所臨摹碑帖以成書而苕溪錢君壽泉為之鋟板以行世者也虛舟以工書名海內故孫鈞元抉輿窺見古人精神之所寄而至辯證史家之舛謬其用心又

同於趙德父金石錄仿歐陽集古之遺意而為之故壽泉尤愛重梓以廣其傳夫以虛舟好古力學而所著止此或疑其書不備然如曾子固亦作金石錄五百卷而元豐類稾所載金石跋尾

僅存十五條則不必以求備之書為不足傳亦在善學者之取資已耳昔晦菴朱子少好古金石文自恨家貧不多得出先世所遺益以己所捜不過數十種為横軸置之壁几循行諷起恒不

去目以為樂以壽泉之力加以好之篤而求之勤雖去古日遠其所積不能如歐陽氏趙氏曾氏之多然亦可繼孝舟著一編以自志其學古之所獲第壽泉以賢公子藴經世學將膺百里之

任凡士有一材一藝可引為居官長民之助者吾知壽泉之愛重當必進於是而士之樂見收於壽泉者必多奇偉特達之材此其意予見魏叔子序曾氏金石表而移以遺壽泉倘亦壽泉之

所不鄙也夫

乾隆丁亥八月長洲沈德潛時年九十有五

竹雲題跋目次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金壇王澍虛舟著
苕上錢人龍壽泉訂

卷一

比干墓銅盤銘
比干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
秦詛楚文

婁壽碑
西漢五鳳題字
西嶽華山廟碑
曹全碑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繇賀捷表
鍾繇調元表
吳天璽紀功碑

皇象急就章
王右軍樂毅論
王右軍黃庭經
王右軍曹娥碑
曹娥碑別本
蘭亭二十種
定武真本
東陽本

國學本
上黨本
玉枕本
賈秋壑玉枕本
南宋重刻定武本
趙吳興臨本
以上八種歐陽派
潁上本

宋氏袖珍本
洛陽宮本
婺女本
張男奴本
神觀本
良常于氏藏本
米元章臨本
宋高宗臨本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慈谿姜氏本
開皇本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以上一種附見
定武蘭亭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頳上蘭亭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集聖教字蘭亭

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王略帖
唐僧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
王右軍快雪帖
王右軍裹鮓帖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王大令桓山殘碑
索靖月儀章
楊義和內景經
梁瘞鶴銘圖

瘞鶴銘考

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虞永興破邪論序
歐陽蘭臺道因法師碑
褚摹蘭亭真跡
褚摹蘭亭
褚河南鴈塔聖教序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倪寬賛
褚河南文皇哀册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魏栖梧善才寺碑
褚河南高士賛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唐蕭誠書

唐孫思邈書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李懷琳仿絶交書
孫過庭書譜
唐碧落碑
唐狄仁傑書
張九齡告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李陽冰謙卦
李陽冰殘字
唐經生書靈飛經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汝帖唐初四家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顏魯公中興頌

卷四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顏魯公送蔡明遠序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
顏魯公乍奉辭帖
顏魯公乞米帖
顏魯公與李夫人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顏魯公劉中使帖
顏魯公論坐書稿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顏魯公告伯父稿
顏魯公奉命帖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懷素帖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唐李紳告
唐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唐李商隱月賦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宋高宗臨蘭亭
米臨蘭亭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米元章蜀素真蹟
祝京兆書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十種千文
篆書第一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隸書第三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楷書第五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行書第七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草書第九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竹雲題跋卷一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比干墓銅盤銘

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云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處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畊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

奇古遂以為墓在偃師且據以為周武王封比干之銘三代文字古奧今此銘殊直遂決知非武王語又其文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識別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是歟余以其字特古聊復精摸以存其舊

比干墓題字

史159-009

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石斷闕止存其四而墓字復不完世傳以為孔子書按隸始於秦孔子時不應有隸書故秦觀以為是唐人筆愚意此四字筆力峭古唐人所不能及當是秦漢時書古人云買王得羊吾猶已足即非孔子猶得秦漢較之三代彝鼎為孰重歟

延陵季子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世傳以為孔子書故淵明季札贊有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額表亦云孔篆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壟據此則此十字信為孔子書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后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收字小而延陵石刻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陽公謂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古即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載一十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書決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摸搨今此碑乃仲容所摸余稍加收束令就吾尺幅取便裝冊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減也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按十字碑唐玄宗命殷仲容摸搨大歷

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証閣帖刻于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此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字此誤以謂十三本不足置辯聊復書之以當一笑

秦詛楚文

詛楚文世有三石董廣川云初得大沈湫文於郃又得巫咸文於渭宸後得亞駞文於洛其辭

盡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此其祀巫咸文也歲久剝弊廣川代據舊本補完之余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刻按勘毫髮不異因據文氏本纂之筆法簡古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憲裔題記云明昌四年詔脩孔聖廟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耳隸法樸古真無上太古此書中之落月晨星也

按高憲題記以此書為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鳳二年塼一出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則又以為塼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為

篆皆不可曉豈竹垞得之傳聞故誤乎然篆隸之不同較然可辨而亦誤稱何也他日有曲阜人來為塼為石當執而問之

婁壽碑

漢婁元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墓在穀城界中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光化今為湖廣襄陽府不知元考此碑已自何時隸釋云題額有玄儒婁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漫滅者四人余在京時從何義門先生借摹正文一本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人論隸書在方勁古拙斬釘截鐵自谷口出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此種救之

碑在漢隸中為方整與韓仁銘正相似蓋已開唐隸之先特出唐人手時結構更精密耳

西嶽華山廟碑

碑以嘉靖二十四年地震毀去世間傳本甚少纍在京師從商邱宋蘭暉檢討齋頭得睹得堂冢宰所藏宋本即王徵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者文甚完好唯末行闕一兩字耳蘭暉藏古甚富有皆以事質於人此碑獨愛惜之弗忍去余欲從蘭暉借臨渐弗肯去年秋客廣陵西唐高山人雙鉤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徐浩古蹟記以碑為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

者名氏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末即遣書佐郭香察書款世遂以為郭香察書顧天山云蓋一人市其石一人察其書乃察涖他人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耳何敢察涖中郎之書所云察書猶今所云校書當時緣是中郎書特矜重故於刻時更遣一人校勘其合否耳以其矜重故載此款并勒石始末亟掾諸人名氏盡載之漢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生稱此為漢隸第一此可信矣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萬曆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蓋全為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為刻石紀功者也余在京師時得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留而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闕唯碑陰闕一兩字耳碑陰凡五十七人顧苓漢碑目僅稱五十六人當由處士歧茂操列碑陰上方搨本偶未之及

故僅以為五十六耳

漢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壽是也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亡獨曹全完好無闕三碑既足槩漢隸又皆凜碑所絕少故余所臨止此三碑也

鄭女器隸書絕有名於時要只學得曹全一碑耳世人耳食見女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涉方整便目以為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隸法體貌

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為本筆力沉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脫故學曹全者正當以沉痛求之不能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能為曹全者也女器作書多以弱豪描其形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皮毛耳

僕嘗說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

有一筆不似曹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定有據依方知下筆之不可草草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自唐以迄未之有聞宋時博雅好古如黃思伯亦未之及至元九年分湖陸行直始得之屬鄭明德表仲長為之題記至明宏正間題句彙集於是薦季直表遂為無上太古第一名跡矣嘉靖時歸錫山華氏刻真賞齋帖中後為大吏骨取以獻分宜嚴相國嚴敗後入內廷後復轉落人間為王弇州所得反復轉徙至康熙中入真定梁相國手雍正三年雙峰年太保入覲還過真定此卷遂歸于年未幾年敗又後入矣老友蔣拙存在秦中得見真蹟精摹以南自喜為平生第一希遘余未之見僅從真賞齋本摹取之復以未當意毀去今更精摹此本似略得太傅手意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

奇絕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微益更淡古蓋其晚年融釋脫落渣滓盡去清虛真味有如此也祝京兆指為焦季直薦誤認焦字耳不足一咲也

按魏志武帝建安四年遣劉備追袁紹備至邳遂殺徐州刺史舉兵屯沛五年春曹公自將東征備破之表所謂王師破賊關東者是也武帝凡三改元惟建安歷二十五年帝之征備在五

年故云建安之初也八月表紹進臨官渡曹公
與紹連月相拒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糧
者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表所謂三
軍饋餉朝不及夕者是也公之破紹在延津官
渡之間然皆在許之東又同東征備轉戰而北
故畧而言曰破賊關東也志不稱運糧人皆當
由書法所不暇及如表所稱當即季直也後銜
稱司徒東武亭侯按鍾繇傳繇以說傕汜等功

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尋
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曹公征關中得以為
資表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
即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
侯終繇丞兩朝繇未嘗為司徒疑不能明也史
書往往多誤失實此或史誤亦未可定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
題署表即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
一正一偏脫然畦逕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
信可謂沉深無際古雅有餘篆隸意未除此
又鍾書之最近隸者歐陽公集古錄謂表稱戎
路兼行履險冒寒曹公以建安二十四年冬東
于摩陂曹仁徐晃破羽後未嘗出履險冒寒之
語可疑表又稱關羽已被矢及讀三國志羽圍
曹仁於樊為仁所敗而走後為吳兵斬於沮與

此殊不同按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
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未發至正月始
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羽遂至正月乃
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是年閏十月曹仁
徐晃破羽走之十二月權始斬羽表稱關羽已
被矢及者謂羽已為曹仁等所破乃賀其破羽
非賀其殺羽也又魏志稱是年九月相國鍾繇
免故十月賀捷有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之語而

後衙但署南蕃東武亭侯不稱太傅也蕃集韻
蒲糜切地名前漢地里志注邾國也讀作蕃鎮
之蕃誤凡此皆本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其詞繁
而未能盡故更著之

魏鍾繇調元表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絕
烜赫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等帖皆有之
而潭帖刻自唐貞觀摹本尤為真正太傅變隸

為楷其書仍具隸法說此尤信

吳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在今江寧府學舊在城南
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使胡宗師移置
漕臺後圃不知何時又移入學中也其石西闕
旁狹文四面環之而虛其旁之一一石三段首
段文五字二十一行次段文六字十五行三段
文二字九行斷裂不可讀所存字全者一百九
十一半者二十有二都二百一十三字按吳志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璽長一尺廣三分
上刻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天璽元年臨
平湖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
廣二寸餘上刻作皇帝字秋八月歷陽山石文
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
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
長十餘丈名石室所在表為大瑞於是改元大

赦以明年為天紀元年綜孫皓在位一十六年
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不數年而王濬入
吳國隨以滅天發神讖果何有哉人事不修而
好言符瑞者此足為炯戒矣書法結體奇怪於
秦漢外別構一體然是篆書之變猶河南聖教
序類敘帖學此書董廣川以為本漢隸黃長睿
以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至楊東里竟目為八
分書朱竹垞亦以為在篆隸之間皆非深知是

象者也至關中郭引伯以為牛鬼蛇神立作為牛腹書尤妄誕可笑古人篆法為體各殊不可勝紀小篆特其中通行之一體此碑必古有是法而象則之亦猶夏承碑之於隸中別構一體耳去古既遠見聞淺薄以己所未喻指訾古人不亦過乎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顧起元以為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皆不知何據

按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

八分篆草初學於杜度作急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沉着痛快世以書聖稱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時之絕今劉岑諸書皆不復可見唯象書僅有一二存者此書如龍蠖蟄起警屈騰踔一一縱橫自然比於江瑤蝤蛑信為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發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可不知也

皇象急就章

秦兼天下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令皆不傳於世獨黃門令史游急就篇在耳顏師古序所載尚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今亦罕有存者宋時葉夢得石林集尚載皇象索靖兩家今俗流傳亦復寥寥矣海寧陳氏玉烟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

法與官帖所載皇象文武帖正同夢得所謂規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其近之幼安秀勁故當是一格也東草自唐以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跡尤少故悉心臨寫以示後昆

王右軍樂毅論

官奴大令小字右軍潛於其後掣其筆不脫故書此以示之緣是庭訓故筆法端謹為右軍楷

跡第一貞觀十三年勅馮承素等勾摹六本今
賜長孫無忌等諸人終宋之世唯存高紳學士
家海宇不全本耳明季收藏家乃有唐摹二本
一貞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定一則新安吳用
卿所藏諸本在涿鹿馮伯衡家端謹有餘頗乏
勝槩惟吳氏本筆勢精妙似柔而剛似謹而逸
邢子愿所謂既純且綿亦溫而栗者信為得之
宋僧希白潭帖所刻與吾家贉同吳氏清餘兩

刻可謂唯妙唯肖余臨此風力亦正不減也

王右軍黃庭經

武進唐荊川先生藏右軍父子小楷兩種大令
十三行今尚在唐家其六世孫蒴門宗伯球圖
守之非好古深識人不以示也黃庭經向為莊
大雲襄所得雲襄歿其子留相貿不能存遂以
質米於人汪生中立為余贖取寄至京師遂為
余所得玩其筆法柔閑蕭散神趣高華迥與世

俗流傳本不相類自當為天下黃庭之冠余臨
此凡易數紙乃就稱兒視之當知老夫一段苦
心也

王右軍曹娥碑

孝女曹娥碑元文宗以墨蹟賜鑒書博士柯九
思上有宋高宗跋但云晉賢書曹娥碑不名右
軍而文待詔稱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
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為右軍迄無定論余嘗說

論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惡不必辨真僞
數千年來千臨百摹轉相傳刻不惟精神筆法
全失并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人碑
碣雖斷蝕之餘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
若求晉人小楷於今之瀨帖腐木濕鼓了乏高
韻豈唯不得晉并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
為右軍但得古雅純質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
為右軍可也

曹娥碑別本

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集或目爲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元本書括此書縱逸故有北海之目然晉唐小楷至今日百無一真者但令不失古法便足愛玩已不必破毛排一人以爲誌也此本廿年前曾於毘陵市上見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於同年程午橋太史處再見如遇故人因借摹一本

蘭亭二十種

金華王禕云蘭亭自唐以後分爲兩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本其一則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定武唯一石至宋南渡後士大夫家有一刻遂至多不可稽褚本當時摹搨極多流傳寖廣故古本今刻亦往往各異自歐褚盛行而趙模馮承素諸家摹本皆於是單微矣余就所見歐得八種褚得九種歐褚以外別派僅得三種蘭亭變態大略已盡因用宣德牋精心摹勒合爲一卷以示兒稱孫依吾學之便是承顏順志之孝子矣所臨各種序列如左

定武真本

蘭亭搨始於隋之開皇唐文皇見搨本求真蹟真蹟乃出命湯臣臨摹分賜諸王大臣選搨真者得歐陽本刻置禁中所謂定武本者是也宋南渡後家刻一石真贋不分故朱子有槩論

之歎余來京師幾十年所見宋搨數十卷皆是南宋時覆本唯程益陽張朴村所藏的爲真本雖剝蝕已多而再三研玩妙不可尋字中有韻字外有神肥而不臃清而不浮變而不能莊而不滯唐文皇所爲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似奇而反正唯此得之余臨他卷往往落筆輒得獨此此凡五易紙猶未有其髣髴信定武爲天下妙也

唐文皇得蘭亭真蹟命歐褚二公摹賜諸王大
臣既稱句摹不應歐褚異同若此余以定武正
本反復玩味始知歐之與褚猶格律不同淵源自
一余嘗論蘭亭之有定武猶十二律之有黃鍾
雖互相損益以成變化要未有能過黃鍾者細
研定武本始知定武爲萬派之源河南妙蹟猶
爲所蓋東陽以下皆其支流矣壬寅九月十
四日從纖齋大司農借觀趙子固落水蘭亭始

知益陽朴村所藏猶非真正之武然差毫釐歧
路矣把玩竟日惝恍久之

東陽本

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種其一集十三刻第一爲
舊梅華十二爲新梅華今東陽何氏本石既爲
三蹏三跋石世所稱梅華本者是也但未知其
新舊何居耳吾友淳安方蘇如文翰云曾至東
陽親見此石質堅如玉字裏塗金何氏子孫各

執一片冬至祠祭已乃會爲一處搨數本以傳
其矜重如此余謂此刻乃南宋定武實本決非
原石定武全具右軍筆妙此則但有歐法定武
衆妙俱來仍一妙未發此則一已無餘矣復何
有辨定武者正須於此具眼
同年洪鷺仁爲江西泰和令得揚東里先生所
藏四種第一種爲鄭清之家本盡即重摹松圖
老人九字損本者第二種即何氏本而尚未斷

裂欲取之不可得爲之惘惘

國學本

國學本明初出天師庵土中比定武本短二寸
許字亦差小而瘦然精神意度宛然矣鄞人承家
陽本遠甚今在大成殿東廡余嘗親詣其下手
搨數紙細玩筆意往往時露趙法定爲吳興手
摹後見周錫圭上賞本跋語先得我心爲之拊
掌

揚東里亦以國學本爲吳興所摹與余見正合甚快

上黨本

有明熹廟時上黨長治令看海來從縣治東偏土中得此石筆法圓勁風神清朗蓋亦南宋佳刻的爲定武之子周錫圭鑒以爲水流雲行鸞翔鳳翥信矣

玉枕本

玉枕蘭亭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淺土中有役夫作枕小石有刻畫視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有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者今洛陽宮本不復可見率更秋壑兩種猶有存者往在淮南從友人周白民借得玉枕宋本比秋壑本高下如一而行列較寬字

亦較爲清瘦豈即率更本耶又金華王褘玉枕跋云河南始縮爲小本或謂率更亦嘗爲之今此本清和淡蕩正與定武宛合不似河南還當以率更爲正余裝以油臘摹得一本攜來京師念不可再得將復精摹藏之篋笥

賈秋壑玉枕本

文待詔云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右軍作主象而鬘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豈當時得率更遺墨而刻一石鐙影縮小者又一石耶余所見閩中蕭氏所藏石乃坐而執卷者所謂福州本是也此石向在金壇余曾手搨數紙今被勢家所收不復易得矣

新安汪博山云歙有主象宋本時精妙而未由得見寶應喬分夫有一卷與秋壑本微有不同疑是主象本而失其象無從考鏡亦一段恨事

也

南宋重刻定武本

此本乃淮安程有懷同年所藏會字闕亭字摩字不全蓋亦南宋覆刻定武本而純用禿筆與定武又微有不同趙吳興所云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此可徵也

趙吳興臨本

趙文敏喜臨蘭亭平生凡數百本余所見真蹟

唯獨張所藏定武正本後有文敏十三跋跋中臨得一卷與今快雪帖中所刻字畫一同今古迴絕同年繆二文子處尚有俞紫芝所臨亦至佳惜被其弟武子攜之而南不能借摹為之神往子昂平生得力全在蘭亭故其所臨獨為得髓然亦不免稍縱時露我法矣

以上八種歐陽派

賴上本

蘭亭兩派一為歐陽一為褚氏歐陽獨有定武褚氏首推賴上董宗伯曰賴上為米所臨已恐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當遠遜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余曩時初搨視今本少肥特為精妙五年前為吾友方貞觀取去悅惜至今河南摹本家多要無出此上者李伯時云柔閒蕭散神趣高華風流天成非學力可到惟此得之

米氏袖珍本

米元章得褚摹黃絹真跡對紫金浮玉裁為袖珍手裝成卷者即此是也其先為蘇太簡所藏裝于天聖丙寅因忠孝之家印鈐識之後歸米氏鑒定為褚摹真跡第一有明景泰間歸吳中陳祭酒緝熙陳好勾摸遂搨數本亂真而分綴宋元諸跋以便售利明季董宗伯得一本後有范文正王堯臣米元章父子等跋以五百緡質

於海寧陳氏擘去盛字以下六行共三十五字以示必收取之意後竟不果故王烟堂所刻遂闕六行海寧查氏重摹一石以他本補之蘭亭雖非真跡而刻猶娟秀要是時本之可觀者

洛陽宮本

唐文皇以褚摹本賜高士廉于洛陽宮前有御書兩行後有臣褚遂良四小字款比河南他本筆法不殊風神又別向藏涿鹿馮相國家刻之

快雪帖中格韻清朗自是近刻佳觀也

婺女本

此宋丞相游景仁所藏百種之一首闕永字後有貞觀八年遂良摹七大字款蓋當時奉命摹搨進御之外必有自臨別本進御唯恐不似則規規摹倣法滌於意自臨則心閒手敏意勝於法此卷別有法外之意格韻又微不同款字大書又不稱臣決是自臨別本

張畀奴本

此亦褚氏摹本比之穎上特為沉雄縱逸有明神廟間藏新安吳太學用卿家刻于餘清帖中惜刻手不精全無神采要之褚公筆妙故非化庸所能抹殺也

張畀奴本滄桑後入真定梁相國手刻秋碧堂帖中摹搨之工頗勝吳氏余從崑圃黃峯常處見之惜未由搨得也

神龍本

珊瑚網云禊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搨遂亡余所得崑陵董侍御王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章搨法精良氊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為字法蕭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虛語注在毘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真蹟與此

已同以余篤好之遂為奴子竊去竟失所在可
惜也

良常于氏藏本

此吾邑于氏藏本因向之痛夫文六字雙勾蒐九行闕董文敏以紅牋補之江上笪在辛跋為定武前者非也此皆神龍褚本耳細按筆法無不合同唯闕六字雙鉤為異廣陵李都諫書雲為于氏館甥得于藏四世矣今其曾孫湛侯攜

來京師因從借摹之已遂為有力者售去不可復見惋惜何已

頃見宋丞相游景仁所藏一本六字雙鉤與于本一同而更清明有神采盡即于本之佳者以索值過昂不能得可惜可惜

米元章臨本

此吾家損菴先生所藏宋本十種之一中闕七字不名何人所摹筆法清圓飛動特為超特非是褚公自運即為米老所臨細玩其波戈趯磔雖極自然要自俶詭還當以米為正

宋高宗臨本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于達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蓋當時兩宮之篤學如此此本乃臨賜向子諲者行列疏寬字尤秀朗中闕五字朗字月中闕兩小畫蓋臨褚本亦游丞相所藏百本之

一也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承素臨本他無所見惟見家損菴先生贊所帖中變化俶詭如千丈游絲獨裊空際頃刻百變或以為元章所臨故作奇譎以驚俗眼余謂米老作書飛動有餘瘦勁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清剛之氣冰結所成非歐褚別成一格決非米老

所到與楊羲和黃庭内景經正相似有鼻孔人定不向人言下轉也

慈谿姜氏本

慈谿姜西溟前輩得舊刻蘭亭一石兩面皆集聖教序字所成西溟題為唐刻褚本非也南渡後俗尚定武家刻一石從數十百本好事家出奇破俗為蘭亭別開生面當時懷仁集聖教序以蘭亭為宗極此集蘭亭以聖教為宗極轉轉

相倣愈遠而愈失真觀其刻法殊嫩而弱不及聖教遠甚西溟好古而過向上擠排正恐未為定論兩本一肥一瘦細玩筆法大致相同故獨存其肥者

開皇本

此海寧陳氏所藏字類定武而少肥大中間合縫處僧字上有騫異兩字乃滿騫朱異合縫款定武所無蓋開皇本也余臨褉帖先之定武以求其正中之頴上以盡其變終之開皇以還其本千變萬化不離本宗跂想前良風流如覩心叢手追為能已已

頴上變化似定武而雄厚不及開皇遒古似定武而淵渟不如大而化之無所不有其唯定武乎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褚河南右軍書日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詩二十二行共五十行今右軍詩不可見所傳者獨序耳宋淮海桑世昌蘭亭博議中載陸柬之蘭亭本又引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四十二行今柬之蘭亭亦不可見獨五言詩得睹宋㳺丞相所刻全本近今戲鴻餘清諸刻不同以其難得特臨以附蘭亭之後

以上一種附見

宋理宗收集蘭亭已一百十七種丞相游景仁亦得百種理宗所藏今俱進入內府無從得見獨游丞相百種往往散落人間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凡十餘本不免好惡雜出良由當時意在博收不暇决擇故耳然雖擇之不精而細玩筆法亦各自有可人意處董宗伯言蘭亭無下拓信解人語也余所臨雖僅二十種而少有不愜輒便癈去凡經百易乃始定之其有未曾到

眼者且從闕略以俟他日更補未知於古何如然用力亦可謂勤矣循孫其好收之毋為肅郎所賺也

是卷始於戊戌之三月暨庚子正月乃始畢工計此時循孫方三歲耳未親筆硯便圖書此揆之為計太早獨計吾年已種種矣失此不書後將弗及非為兒早正恐余遲耳今循兒已七歲頗能執筆每引筆作長畫鋒徑尺輒端著繩他日果能學父書如老子三年辛苦未必為過計也

雍正元年夏五月客有持秦玉印來者上為九連環子母相扃母印徑方寸厚如之文曰稟萬福健無極子印方八寸厚亦如之文曰壽昌子母俱瀆斗紐紐旁刻細螭文色黃黑精古可愛希世之珍不可易得因印其文於卷首

自余來京師於今二十年所見定武正本凡十

卷一涿州馮相國所藏趙松雪十三跋本二崑山徐相國所藏賈秋壑本三同年繆太史所藏棠芷本四制中王山史所藏宋仲溫本五佟太保所藏范文正公本賈趙宋三本皆五字已損者棠芷本雖五字未損而搨法未精不免如輕雲之籠日范本搨手精良遠出前四本上而泐斕特甚損失殆半皆不得為全玩唯華亭儼壑司農所藏趙子固落水本雖亦不免少剥然五

字具全且拓法較善為定武本第一坐卧其下真覺無美不臻而筆痕墨跡無所不化唯懷仁所集聖教為覺具體而徽虞褚顏柳諸公皆各以其資之所近得其一體耳備記於此以志余之追摹雖未能儗其萬一而所見之廣亦足為平生一快事也

注在淮陰見程太學霞起所藏大令銅印文刻九疊第九疊中有獻之兩字精古特絕余家系出羲獻此印宜以歸余然中心藏之未敢言也壬寅秋聊復作書求之則云已贈中州友人矣遂絕意不復問既踰年而霞起復索還見寄寄到日余此卷適裝成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爰印於卷端以誌一時遭逢之幸

定武蘭亭

定武本在汴宋時猶不甚重之黃山谷以為不失右軍遺意於是始見寶愛南渡後一本索值數十百緡趙彝齋至破五千金購一本於蘆宗邁提點還至昇山舟覆落水大呼蘭亭在此餘無憂矣於是遂題此帖為落水蘭亭題曰性命可輕至寶是寶此臨落水本第七卷在華亭大司農公家雖字畫不免少刓然比之他本則此不過如輕雲之籠日猶未覺甚也余見定武正本凡七卷以此為長維時史事荒忽曰屬老友蔣拙存用白宋牋窮日之力精摹一本細意對校無毫髮差失藏之篋笥五年於茲矣今年三月三日適當脩禊之期日色瞑晦獨坐北窗殊無意賴乃齋心滌慮臨此一卷亦脩禊之一法也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此松圓老人所藏松圓鑒為定武正本義門何太史亦據以為信余從儀齋大司農公處得趙子固落水蘭亭細意相校始知此本猶非真正

定武乃是南宋覆刻桑澤卿蘭亭博議所謂九字損本者是也同年洪瞻仁令江西泰和得楊東里所藏四種以金華鄭清之本居首與此正同而氣象之雄厚筆力之古雅不逮遠甚乃知此為鄭氏祖本其重摹者尚足凌跨一切况祖帖乎余所藏褚蘭亭雖乏真正定武而此帖之去定武直未達一間耳自當為諸本之冠

潁上蘭亭

蘭亭自北宋至今皆重定武獨至董思翁始為思古齋吐氣以為各本皆出其下允為千古精鑒獨其謂是宋南宮所摹恐不然昔米南宮得褚摹黃絹本裁為袖珍手裝成冊者與此正同今為海寧陳氏所藏較然可考則此卷的為褚蹟無疑也人謂穎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壘其說亦頗神怪可喜庚寅秋余下吳門何義門屺瞻先生為余言董說亦詭無曾曰出楊東里集示余中有思古齋帖一跋云穎上令某錮以二本當時東里已有此帖則非至明季出自井中又可知也米南宮稱諸摹本特析毫釐儻真與真無異為天下蘭亭本第一此本不愧斯語自南渡來士大夫專尚定武競相傳刻遂為所掩董思翁始為發之名遂大噪崇正間縣令張後英者北之鄉人也惡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

於是世間傳本漸少去年石林江丈自維揚來攜一本自隨以較新搨鋒芒不殊而一瘦一腴精神迥別真思古齋第一搨也後有董其昌印當即是思翁所藏容臺集所謂余家藏宋搨思古齋帖者是也余苦愛之遂從江丈乞得而以新搨傳其後江丈名之祥字文山號石林歙州人今之古人也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此三種南宋游丞相所藏丞相名侶字景仁藏蘭亭凡百種余在京師時曾見二十餘種此其三也一摹定武一摹褚本一集蘭亭字每卷前後各以雜色牋裝之上有晉府大小印記蓋有明時曾入晉府者其趙氏孟林印則當時裝潢款也

余所見游丞相蘭亭每卷之尾皆有題記唯此三卷失之而以韋輿宗所集百五十三字本居前兩卷之間題云前一本眉州寄居趙使君所刻後一本帶御器械韋君所刻韋乃太府卿璞之子顯仁后家也據此則此兩卷之所以無題記實緣互見非闕脫失至末一集則竟失題記不可考矣

河南摹本所見致多正以縱逸太過所以累隔定本一塵此卷縱逸中有肅括意與定武本正在伯仲之間信是南宋佳刻

集聖教字蘭亭

此南宋集聖教本西溪前輩目為褚摹非也刻法與西溪所藏第二本正同然別是一石西溪以為即是其所藏亦非也余以雍正丙午三月獲于京師行與所藏五字本合裝以為蘭亭勝觀

史159 028

長樂鄭氏振鐸西諦藏書

金壇王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王右軍十七帖

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臧臨邑邢太僕子愿家子愿手自鉤摹刻石來禽館爲天下十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失也此宋搨全本爲錫山秦氏所摸不唯與世

俗流傳本天地懸隔并與唐摹亦微不同如吳之爲呈養之爲甚不之爲不接之爲楊筆法全異余見十七帖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唯此爲最爰取恥菴王孫所贈白宋皴精搨一本流示子孫十七帖多言蜀中事自昔相傳以爲蜀郡太守書黃伯思云淳化第八卷有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帖十七帖中亦有去夏足下所致邛竹杖皆至帖則知此蓋與周益州者益州名撫

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爲益州刺史益州平封建成公在官十年卒則知此廿許帖多與益州書雖未必盡然要之與益州者居半也又世傳右軍帖多吊喑語此卷唯有老婦疾篤等一二帖餘皆無之昭陵當時收右軍帖最多每以丈有二尺爲卷因類其談蜀事者爲一卷而以他帖詞語蘊藉者足成之遂爲右軍烜奕有名之書以卷首有十七字

故名十七帖非數以十七也

淳化帖右軍凡三卷僞作十居三四元章辯別淄澠較若覓厓固緣識力之精然孔子七十從心不踰陽貨雖貌似然苟非匡人未有不一望主辨者右軍雖鳳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唐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者但以此爲之準繩稱量淳化即真僞可一見而決何

事一波一磔研同索異始標定力手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有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盡變一步不離步步縱合至於能縱合斯謂縱心不踰右軍化不可爲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王右軍王略帖

東觀餘論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

襄于伊水遂入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叙桓公摧敗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已歲餘方遊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悲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債遠去使才猷弗光于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長睿此跋深得右軍之心無復加矣

董氏戲鴻所刻右軍書多據寶晉之格寶晉帖入石此帖亦本寶氏而米老標題既有異同帖後楊少師等題識又俱脫去今年秋余到維揚從徐氏借得寶晉本細意臨摹收之積書巖帖中以補戲鴻之闕

此右軍真蹟米老據觖欲墮乞得于韓持國者也既自爲之賛又請諸同志者交爲之賛一賛不已且再三賛之又特自書其後其珍重愛玩

之意纏綿切至可見矣世俗刻本但存米賛劉涇黄詰等賛皆無之不知後五賛亦米老書也康熙乙丑館於毘陵從市上得宋搨全本驚喜之至不殊米老得右軍真蹟時嘗爲友勿臨之忽已二十年計所臨者不可勝數未知與此優劣何如也

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

古良常王氏秘玩聖教序有明内府故物天下

行書第二吾家法書第一嘗請閻初歸傾汝和中舍有文五峰兩跋總歸王酉室吏部有文待詔唐解元等跋明季為孟津王覺斯所收後歸卞令之少司寇司寇殁家業中落遂為吾友夏光禄金輅所得康熙後壬寅秋八月光祿病持以質藥遂以白金百二十鉼易之碑凡一千九百有二字剝蝕者七黴損者六損時糢糊及様工剪損余以金筆補之者又七凡二十字餘皆

完好無闕贊曰右軍為書後今攀古聖教一出劖跡咸聚仰配蘭亭有目共覩雖此宋本聖教之冠幽光油然生香不斷數十百年神明呵護以及于余同有塵污亦須寸靈黙持此帖授受得所永絕厄叔即如僕身享此帖焉于焉斯年

宣和書譜載懷仁書二聖教居首題語云聖教序有二本一褚遂良書一則僧懷仁集義之諸行字所成也二本皆為後學宗楷學義之書者必自懷仁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書苑言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宏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右軍劉跡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二書之推

重如此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碑匪直與福寺隆闡法師等碑為翻放其體即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奪胎自有院體之目於是光焰遂殺以故宋元以來黃米諸巨手皆弗道乃獨宣和書譜黃長睿始為吐氣可至有明宏正間士大夫始復重此碑購求一本往往傾囊倒篋以為難得雖已斷者購之猶數十金蓋至於今二三百餘年而聖教石刻遂至斷闕剝蝕殘

於無字可尋矣此本搨法精良古香滿紙字畫
芒鐵纖毫畢具自余在京時十餘年所見宋搨
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信聖教中絕品也
按劉軻大遍覺法師碑元奘俗姓陳氏河南緱
氏人年十三出家於洛隋季依高祖於晉陽貞
觀三年往遊西域得大乘等經六百五十七部
十九年還京師勅就宏福寺翻譯二十年進所
翻經表請題序序成於慶福殿令宏文館學士

上官儀對羣僚讀之二十二年夏高宗又御製
述聖記十二月始自內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碑
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歷二十五年搜
羅移搨不知費幾許工夫幾許心力乃得完正
其前唯定武蘭亭文皇所刻自大內者渢渾肅
穆風力少勝其他一切右軍石刻無與匹者蓋
當時右軍墨蹟盡歸內府收藏既富摹搨復工
冠冕藝林模楷百代有以也

懷仁集聖教以蘭亭爲主而輔以宮奴其餘增
損裁成太以爲準故一一中規中矩爲千古行
書之宗董宗伯據舍利塔碑款有習右軍書之
語以爲集之爲習正合定爲懷仁自運竊謂懷
仁若果能作如此書便當遠出歐褚諸公上不
應寂寂無聞乃觀戴鴻所刻懷仁書兩種筆弱
調微比于聖教群若珷玞之於美玉不可同年
而語矣又況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拆

開者非出鉤摹必不能纖微惟肖如此評者遂
謂如許右軍劇跡成叢其中不知右軍之在唐
初猶文董之於今日雖集十聖教亦無不足若
以今日觀右軍論故宜爾矣
聖教序不知斷自何時僕在京師寓于關中許
氏借觀趙文敏臨本凡斷處字皆闕則知自元
以前蓋已斷矣斷者不足言其未斷者的爲宋
搨無疑也余見未斷本以百數唯高平楊氏靜

海高氏壯平胡氏吳門繆氏所藏鋸鏃究然是
為聖教甲觀然比之此本則如珷玞之於美玉
矣右軍書登無上神品聖教序為右軍書中無
上神品此搨又聖教中無上神品余家藏古搨
三十餘種以此為長行則隨行倦則作枕從我
所好玩而老焉平生志願足矣

款稱奉勅潤色乃潤色經文非潤色其字也當
時既勅元奘就宏福寺翻譯遂下詔令太子太

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
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
義甫杜正倫看閱隨事潤色盡恐譯經時文義
或有未妥故特勅于志寧等潤色之唐代事佛
最謹佛典特為珍重故宰相必帶譯經潤色使
銜至宋初猶因之未改昔人不解此義遂謂右
軍書法一壞於懷仁之鉤摹二壞于于志寧等
之潤色豈不可笑

集右軍書為碑者自唐以來不可一二數若吳
文節碑絳州夫子廟碑周孝侯碑皆絕有名於
時唯吳文碑風力遒隽為不失右軍手意餘者
皆不足觀然吳碑雖摹搨至精而嚴謹有餘風
度不足比於聖教則氣象之大小相懸千里矣
當時去右軍未遠真蹟捆萃極于天府又得懷
仁妙手積二十餘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足稱
右軍嫡嗣下此相去滋遠但從石本摹取輾轉

移搨愈遠而愈失真矣

郭引伯稱聖教謂較定武蘭亭相去千里不免
推許太過定武瘦不露骨肥不掩肉和朗肅括
無美不臻為右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
於定武然所以不及定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
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窺此秘者至于南
宋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大觀方之聖教辟猶高
曾之視子孫尊卑闊絕不敢仰視矣

定武蘭亭曰山谷老人一語遂自宋至今珍逾
拱璧聖教以有院體之目終宋之世無齒及者
然定武名重當時至萬方種蠟千手覆刻了無
形似當南宋時石已毀殘不可究詰聖教序至
今巋然猶在關中天假院體一語為千載留神
蹟嘉惠後學洵不可謂不幸然自明以來鎚擊
之聲晝夜不絕行且剝落殆盡為今日之定武
蘭亭矣慨念神蹟日湮得此墨王為敢不倍加

珍重
蘭亭覆刻南宋以來多至數千聖教纔數十種
耳然蘭亭雖輾轉相摹仿數百年來人皆珍之獨
聖教覆本了無勝趣良由蘭亭千載矜重摹刻
時不敢苟且故至今無下搨聖教則唯賈人牟
意重刻為衣食資既無勝情又鮮妙手所以筆
趣損買了不足觀又蘭亭之武本存於世者絕
少但得舊搨便交相矜尚聖教宋本往往多在

人間雖有佳刻亦不為重況刻又不佳乎
聖教真偽至難辨鑒賞家多以深字水傍作兩
啄者目為原本然吾見覆本多矣其水傍作兩
啄者亦不少以此定真偽究不足援惟佛道崇
墟道字首二筆中衘通檢覆刻皆絕無有以此
為定百無一失要之此亦只為初學者立法耳
若得熟時便一展卷如別黑白正不俟研同索
異始能識別也

注在京時客有持宋經生書聖教序來者末有
聖教後記載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
手敕其序元奘顛末與劉軻所撰大辯覺法師
碑不異輒命蔣生師淵錄之已而又謂師淵若
以此仿懷仁之集右軍書以麗聖教之後亦足
為翰墨一奇師淵于是博捜遍考竭兩月移搨
之力乃就時余方患赤眼連綿數載未得臨寫
及眼病少已而余改官吏部朝夕承事乾清門

又不暇以為然輒以筆硯攜入官署但有一隙便精意作數十字積力久之乃以成册擕之而南過淮陰程生尊江荔江以為得未曾有遂為余勒石而攫墨本以去還念前勞不忍遽舍附記于後要之亦一段勝事矣

穜蠡之法宋時最精注見儼齋大司農家所藏大觀帖數本墨光如鑑古香滿紙嘆為帖中墨王唯余此本足相妃匹屈指平生所見宋搨古帖不下千種皆無有及此者襄年刻得米老西園雅集記自以宣德鏡光牋小華山人龍柱墨窮日之力穜搨六十餘次自意致精及較此搨尚覺墨色淺淡即其他更不足論已

舊史元奘傳元奘年五十六以顯慶六年卒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也由龍朔元年上推五十六當生于隋煬帝大業二年劉軻三藏法師塔銘則云元奘十三出家顯慶五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九由顯慶五年上推六十九當生於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以仁壽四年出家唐高祖武德元年乃從高祖於晉陽太宗貞觀三年自請於帝往遊西域於時年三十八歷十七年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年五十四又十五年當高宗顯慶五年年六十九卒於故玉華宮肅成院其徒合撿以三藏傳記請為塔銘比於史書故當無誤可據若據史書五十六年之語則十三出家當在高祖武德元年與其所稱大業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又皇之序降於貞觀廿二年八月文皇以是年二月幸玉華宮十月乃還則此序自玉華宮出也又塔銘稱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故於述聖記之末總而記之曰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也又本傳顯慶元年奉勅潤色經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無杜正倫

本傳又有助加翻譯三人碑亦無之當由史誤序記雖皆有摠持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之語然當貞觀時所翻經論尚未就惟西域記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高宗先作記序賜之顯慶初乃更令于志寧等詳加潤色踵而成之耳翻經潤色皆由奉勅集書則懷仁所自爲故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歷二十五年乃成不稱奉勅也後記不知出自何人手蓋亦

唐人所作宋經生所書余以康熙六十年見自京師中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勅皆世所未有因屬蔣生師淵仿懷仁例集右軍書經年乃就及余司封吏部官居多暇乃臨一本以之而南過淮陰程生葺江取以勒石乃更臨一本藏之

王右軍快雪帖

右軍快雪帖米老所收與趙魏公所跋各是一本雖字跡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獨趙本下有君倩二字爲可證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帖相傳爲右軍正書此在真行之間米亦有此論則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屬何者是乎正書舊有以霜寒帖誤作快雪之語可不復論米趙兩本必有唐人雙鈎一本以其廓填精妙不可辨識故米趙二公據以爲真耳

王右軍裹鮓帖

裹鮓帖乃右軍晚年書筆力沉動獨冠他帖故薛紹彭贊有右軍爲書暮年更妙裹鮓一出衆帖成少之語真跡在北平孫少宰承澤家刻石知止閣又雍正二年承事乾清門竹齋佟太保示余趙文敏所臨三本一款子昂二款松雪道人三帖皆精妙幾可奪真遂歎與以孫氏所刻真跡臨得一紙以趙本臨得三紙三年夏京師霖雨公事畢一步不能出離取舊紙以意書之

聊用破悶凡二百許紙四年南還於揚州涂氏借觀賓晉宋本後刻薛紹彭贊及米元章札極精妙又臨一紙余於裹鮓帖愛之深而學之篤如此既自箋而行自喜也

帖凡一十八字致君上既其筆法當是今字朱竹垞釋作一一作一十九字誤也十八字凡五句裹鮓味佳句令致君句所須可示句勿難句當以語虞令句言裹鮓味致佳令以致君若復

須此可更示我勿欲之而不言也難當如忽斯難之難去聲當以語虞令者言不待我致君并當以語上虞令亦致君也古人短札古雅簡到乃如此若出今人手不知費如許紙筆矣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此柴谿安氏所藏唐摹墨蹟卻曾訓別以油箋摹得一紙余從京師見之雖方整圓不守繩墨而自作勝縣全得褉序妙處定從子敬真本勾取得之唐人為法度所窘不能及也或者曰為褚公所臨褚公天材超越其摹褉序可謂具體而微及其自運則但有右軍之一體爾此本變化詭異意在法外謂褚公所摹則可謂褚公所臨則不可十三行傳本不一要未有能及此者此有天工正未可以人力爭也今安氏真本久已失去余僅從卻本摹之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大令此表世罕傳本唯卞司寇所刻帖中有之當時唐拓本在其家曾於京師瞥得一見忽便持去心甚恨之今對刻帖追摹一本亦略得其意

王大令桓山殘碑

大令桓山碑止存六字潘駙馬跋以為桓溫破姚襄是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桓溫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晉偏安江左桓溫此舉

中原有克復之機功莫大焉樹碑頌之固其宜
也

索靖月儀章

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遒竦米元章謂月儀不能佳只唐人耳無晉人氣格董廣川所得十一章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殆唐人臨寫近似黃長睿亦以月儀為贋物余竊以月儀為幼安真蹟者固非以為唐人

書者亦過觀其文字卑靡殆齊梁間人所為即其書雖乏晉人澹古風韻亦與唐人方幅氣習亦應出齊梁間人手余嘗見齊梁碑刻數十種筆法峭勁形貌雖不同精神正與此合以其近似靖書故目以為靖耳

楊羲和內景經

右臨本晉楊羲字羲和黃素黃庭真跡衷為吳郡韓敬堂宗伯所藏吾家損菴先生借摹入譜同帖康熙丙申三月余得自京師辛丑五月以贈吾友江西裘魯青者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丹陽句曲山以上清真經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羲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謐并第三息上計掾翽二許又更起寫修行得道宗徽宗題為王羲之書黃長睿東觀餘論云逸少以晉穆

帝永和五年卒是在歲之辛酉後二年為哀帝興寧二年甲子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豫書之故米芾以為六朝人書趙孟頫直日為楊羲書吾家損菴亦云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即是許掾重書然究不能定為何氏之作按真誥云三君手跡楊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郗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掾書乃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

拙故不寫經也今此經字體閒曠飄飄有仙氣
與二許動利古拙者不合隱居所謂不古不今
乃正得之定當爲義和書述書賦稱其方圓自
我結構遒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故
董其昌大書正名曰晉上清真人楊羲字義和
書以神仙之跡不繫時代尤置右軍之前推重
可謂至矣獨惜其未覩全文耳叢真跡在余處
時曾囑蔣生師瀾摹一本今以摹本追擬真跡

臨之知褚登善書法淵源於此大是有會爾

梁瘞鶴銘圖以今現存字圖之

江陰真宰
丹陽外仙尉
華山真君
真侶瘞尒 上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洪流前固重
唯髣髴事亦微 厥土惟寧彼蕩

相此胎禽 華表留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羽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也乃 以玄黃
朱
占

董廣川書跋載南陽張紫字子厚所記瘞鶴銘
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
尾不預焉余按既首尾不預則叙三行銘四行

僅七行可九字蓋誤今如張所記以二十五字
爲準第一行闕二十字第二行闕一十六字第
三行末原文短二字僅闕九字第四行闕一十
七字第五行闕一十三字第六行闕一十六字
第七行原文六字今存四字僅闕二字總計存
字八十闕字八十有九共一百六十有九字要
之此亦只按其位次約畧計之當時就石書銘
字之疏密蓋不可知究未可據以爲定也

瘞鶴銘考

瘞鶴銘舊在焦山西南觀音庵下濱海多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不可搨秋冬水落始可摹取康熙壬辰冬陳滄洲使君開居京口從置山上千年古跡久淹於鼓宮靈穴者一旦復出人間然存字無幾又前人考訂亦復互有同異今以出水所存字為準其已經剝蝕轉相傳疑者各以次具列疑以存疑蓋其慎也

文左行題名一行諆書名號一行序三行銘四行後款三行凡一十二行原文就崖書石故其行之疏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整齊又歲久磨滅不可知其字數宋邵資政以來諸公以意考訂次為全文究竟是非莫辨皆所謂不知而作吾無取也

原石凡四段左第一段二行全字四半字二中上一段六行全字二十五半字四中下一段三行全字十六半字一右一段三行全字十一半字二原刻凡六十有五字左下一段宋人補刻三行全字十四半字一凡一十五字今共存全字七十半字十凡八十字第一行前人考次大書瘞鶴銘三字稍偏左旁註有序二字凡五字張力臣本鶴字猶存今全闕

第二行前人考次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凡十字分兩截伍四五字書張力臣本猶存譔字

上皇字今唯上字全皇字存上半

序三行前人考次互有同異不可定其字數第一行全山經度本鶴壽不知其紀下闕一字邵資政張子厚本壬辰歲得於華下闕一字張力臣本上半原刻猶存歲得於華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壬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十字今本上四字華字未闕下十字止存一朱字第二行邵資政張子厚本未遂吾翔下闕一字奚奪下

闕一字金山經度本奚奪下有余仙鶴三字幾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未遂吞翔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之邊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于茲十三字今本上四字翔字不全下十三字止存也迺以玄黃五字第三行郃資改張子厚本仙家無下闕四字緞耕錄作仙家無隱金山經度本並無仙家二字竟作故主石旌事今仙家二字現存經度本誤又郃資改張子厚本我下竹頭

竹雲題跋卷二　芷

字不全下郃作故主石旌事篆銘不朽猴作旌其事今旌事篆銘四字現存張本誤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山之下仙家五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故主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十一字今本上五字如舊下少故主二字僅存九字耳銘四行前人考次異同尤多不可究詰金山經度本更顛倒錯亂不足論第一行相此胎禽四字現存郃資歐本作相彼胎禽誤又郃資改張

子厚本浮邱下闕二字言尒下闕五字去鼓下闕一字表留下闕二字緞耕錄浮邱著經下作迺徵爾事我傳尒銘余欲無言尒其藏靈陳氏玉烟堂本作迺徵爾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尒歲辰俱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相址胎禽浮邱六字下半猶存華表留形義五字今本上半止有五字無邱字下半華字不全止存留表二字第二行郃資改張子厚本解化下闕

竹雲題跋卷二　艿

五字丆字不全下又闕五字張本作闕一字微寘下郃幾本俱有尒將何之解化六字緞耕錄竟作解化唯寧今唯寧上徽土字現存緞耕錄誤金山經度本徵寘下有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邱去華左取曹國右割荊門六句不唯臆造無據并與原石地位多寡亦迥不相符而張力臣以左取曹國四字補石割荊門上江退谷以西竹法里四字補徽土唯寧上皆屬

臆造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唯髣埽事
亦微六字下半猶存厥土唯寧後蕩六字今本
上半微字不全餘如舊第三行石本洪流二字
現存郤資政作洪波誤扁石下郤張本俱作五
字不全又闕八字金山經度本作我欲無言尓
也何明輟耕錄作右劉荊門歷下華亭皆不足
據玉烟堂本作未下華亭亦無考今石本華亭
上爽塏勢掩四字現存知郤張諸本之皆誤也

江隄谷以左取曹國右劉荊門山陰爽塏十二
字為原石定位亦是臆說輟耕錄以爰集作奚
集乃筆誤不足辨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洪流
前固重五字下半猶存爽塏勢掩華亭爰集八
字今本上半存洪流前固四字重字不全下半
如舊第四行郤資政張子厚本瘞尓下闕兩字
注云或但止於此未可知金山經度輟耕錄諸
本皆有作銘二字按文義此當是至經度本作

銘下有宜直視之唯將進寧二句荒謬尤甚張
力臣本止存真侶瘞尓四字耳尓字不全今本
同
後款郤資政張子厚本止丹陽真宰四字注不
知其次今石三行現存第一行首二字不全下
存徵君二字第二行丹陽外仙尉五字第三行
江陰真宰四字皆全則知郤張皆憑榻本流傳
未嘗親見石刻故不知其次至金山經度以仙

作僊真宰下多立石二字陳本因之而於參山
徵君上作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八字尤謬妄可
笑蓋緣潤州圖經以為王右軍書故妄意增入
耳
黃山谷以瘞鶴銘為右軍書其書遺教經後云
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
乃不可名貌又云瘞鶴銘斷為右軍書使人不
疑歐薛顏柳書家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

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蘇子美
詩亦有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之
句皆以此為右軍書唯黃長睿東觀餘論云王
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
至穆帝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
甲午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
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
真逸董廣川亦云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

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以是考之此銘決
非右軍書明矣
歐陽永叔初謂此銘是顧況書云華陽真逸乃
顧況道號銘其所自作又云不敢遂以為況以
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董廣川云顧況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
辰九年為甲午良已不及若上推壬辰為天寶
十一載況尚兒稚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

皆不合於此余于崖上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
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據此則歐
陽以為顧況者決非也
黃長睿斷然以此銘為陶隱居書云審定文格
殊類陶宏景陶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
者蓋其別號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而不著年
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
年名此又可證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

者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
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
弟子周之良仙去為之作傳則十一年十三年
正在華陽矣馬子嚴陶九成皆以長睿之說為
然然余按前款云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則
隱居乃譔文之人不得遂以為隱居所書又可
知矣
汪退谷中允云書譔姓氏本無可考既非右軍

亦非宏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
亦祇可懸擬為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為宏景之
書其書者固自稱為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氏
而一時隨流皆各自別銜如真宰仙尉徵君即
銘辭所謂真侶是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跡逃
名更安可强指其人退谷此論信可謂老眼無
花直舉數百載聚訟一筆掃盡當時此銘就石
作書行之跡密字之大小且不能齊一即其為

書未必匠意可知又石理麄頑刻時恐未能盡
善經之千載以來水汨石泐不免鋒穎頹禿非
復當時舊觀自歐陽公黄山谷咸稱之于是鶴
銘聲價比於蘭亭遂至諸家刻舟求劍殆同聚
訟竊謂此銘當時既不著年號又不列姓名深
自晦匿不欲稍見蓋不唯處亂世之末流匿跡
逃名唯恐不密而諸君之高世慕道鴻飛冥冥
其所往尚蓋已可知又安從得其姓氏即果得

之亦迥非諸公之志況百千聚訟究屬茫昧竟
不如疑以傳疑猶為得其本來也至其書法雖
已剥蝕然蕭疏淡遠固是神仙之跡退谷所謂
字雖寬綽具古隸鋒稜雖剥精光瑩者介兩正
得或者推許太過竟謂筆法之妙可為書家冠
冕殆過也黄長睿言石頑難刻且為水勵故字
無鋒穎若拙筆書者然昧者從而仿之深可一
笑可謂知言者矣

此銘舊在焦山下崖江流亂石間非俟霜降水
涸布席仰卧即不可搨故人間難得近日滄洲
使君挽致山上搨之為易然正恐自此以後無
鶴銘矣滄洲為功於鶴銘甚大其為害於鶴銘
亦復不小余恐其非久即毀以雍正六年秋七
月特遣從事孫龍往焦山搨一本并滄洲新刻
石亦搨以來行將手自裝界書跋于後以垂永
久銘後題識唐有王瓚詩宋陸放翁題名瓚詩

在銘側小石放翁題在未至銘數十步崖上皆未及搨他日舟至焦山定當手自搨之又潤城蔣亦歷于北固得米老題字云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凡十有六字亦左行字類鶴銘乃從來未有者老友蔣拙存以一紙贈余特附列銘後以為絕觀

竹雲題跋卷三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歐陽率更醴泉銘

筋骨血肉精神氣脉八者全具而後可為人書亦猶是俗子作書但有血肉都無筋骨墨豬爾高手矯之而過遂至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每見為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

乏生韻不知率更風骨內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潤風韻絕人自右軍來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者醴泉銘乃其奉詔所作尤是絕用意書比于邕師塔銘肅括處同而此更朗暢矣余為人臨自南北來凡數十本多欲追取其風姿不徒貌其形似五輔多元賞知必契余斯語

虞永興破邪論叙

虞永興書筋力內涵風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

人不能一毫嬰之獨破邪論序筆調清迥與率
更為近軼自宋迄今摹刻以百數已有佳者今
所見唯宋僧希白潭帖所刻臨得筆意余藏所
臨亦但據潭帖追摹未知定勝永興當否也

歐陽詢書道因法師碑

歐褚兩家書多自篆出而歐更得之尤多故其
骨遒勁如法家嚴刻不可犯之色一一筆
皆作書亦同此法但時出鋒鋩以得法行
載為工則不免筋骨太露返知此禪動亡反可
余此書參取其意而韻撮其真有出以出從以
遂為進以雜為合乃書潛其正兄臨古人書不
可不知此語

褚摹蘭亭真蹟

右褚摹墨蹟拙存老友自秦中摹得之後有米
老詩一首蓋是寶晉齋中珍秘之物余按褚公
書昔人稱其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如瑤臺嬋娟

不勝羅綺其所摹蘭亭動多姿態比於定武則
歐為有道正士而褚則絕代佳人矣此乎筆力
穠纖排奡有不可往動之勢與肖帶褚本不同
疑是米老所作托諸褚公以傳者其風姿閒秀
褚米所同而褚則洞伊此說亦動時代而已在
作者亦不自知其然也後得書字東坡二行
似說無據有些亦則以後世未學書為符哥
可笑蓋已略遠場但余桑此語初以不住一番
實錄未白左拙存詞之然否
拙存以為時有米蹟褚蹟絕頻上下此之
蘭亭米帖往所為也且其淡点自是他字褚本
乃重筆帶過至米臨竟作淡字不知當時何故
不甾心乃渊字直乃改筆令歪斜集字似亦
白亦可疑且諸本押縫無僧字米臨則有之法
其臨本不一余所見二本同時雖有異同姑存
俟參訂

褚摹蘭亭

米老得褚摹墨蹟對紫金浮玉裁爲袖珍每一行分作兩行爲五十六行手裝成卷今此卷尚存海寧陳宗伯家注在京時曾從借觀自七行歲字起至九行歲字止凡闕三十五字蓋董宗伯質於陳時所掣去者也余以褚摹別本補之其行列亦仍還二十八行之舊米老剪碎乃其生平恨事余故特爲補其闕

米老三跋詭異飛動余幼時輙喜臨之余學米書從此起自後每爲米書皆默擬此三跋筆法無不似者輙自謂脫胥元章豈亦可知用力深處便舉手得也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董廣川稱河南書學逸少疏瘦勁鍊不減銅筩等書此聖教序今在西安府城南六百里慈寺塔下序記分兩石東西兩龕護之序右行記左行序字差小記字差大蓋序書于永徽四年十月記書于十二月非一時故也評者謂此書如瑤臺青瑣窅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此徒得褚書之貌耳河南連諍立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置笏于地曰還陛下笏此其骨幹與鐵石何異宜其筆法瘦勁如鐵線結成所謂雅其有之是以似之評者但以輕弱相疑非知褚公者也按舊唐書公以永徽九年進封河南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則此記序乃是同州召還後所作其稱臣者緣引伯喈以御製文非奉勅書是也序以十月書尚稱中書令記以十二月書銜改稱尚書右僕射蓋其代張行成爲尚書右僕射在十月後而史不及詳也

康熙己丑余授徒常州唐太君皆以舊本來售唐氏半園所藏也記完序闕一百三十八字從

新搨補之壬寅劉燕常河南自陝還京師以一本見遺搨法精良墨光如漆惟左下方有十字缺損耳餘皆纖毫完好如新刻成者余並珍之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王石在懷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為宋道君瘦金書之祖今已亡之惟二楷書尚在一在雁塔一在同州在雁塔者乃其原本在同州者則

河南既歿後好事者以河南嘗刺同州故以雁塔本更刻一石以志甘棠不忘之義也按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六年諫立武昭儀為后貶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尋貶愛州刺史明年卒于愛州至龍朔三年去遂良之卒已五年矣其為後人覆刻無疑余嘗以兩本逐字對校結體無異唯筆法麤細不同當由覆刻者失真故耳王元美疑為遂良嘗書之至是始摹搨上石郭引伯疑為兩碑皆非公手書公歿後習褚者摹雁塔習歐者摹同州故各具一氣骨風韻趙子函又謂同州縣雁塔都是夢語玩後款但記立碑年月不稱官爵至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一字并不復摹褚書古人質直明示此本為覆刻而觀之者皆不之省議生多少閒議論可發一噱

余得萬歷間舊本模糊不可奈及在京師汪退

谷以新搨一本遺余穠纖既佳字尤清楚勝舊搨十倍問之退谷云曾至同州親為洗刷亭以覆之乃知唐人碑碣苟得好事者精意穠纖皆可十倍舊搨惟恨陝人以惡烟麤紙率略搨賣以為衣食資則全汩本來耳退谷又言碑字刻法皆直下畫底皆方深得漢人手意然刻既精妙如此而傳摹反至失真何歟

褚河南倪寬贊

褚公倪寬賛墨蹟曾於京師見之其用筆之妙具如拙存所言但謂其兩聖教遜此沉着則恐未是此之沉着易見彼之沉着難求正惟力透紙背故能離紙一寸沉着之至至於超絕乃為真正沉着也拙存尚未見及此耳余故特書于後為我拙存更下一砭

附錄拙存跋曰恭壽先生曾見褚公倪寬賛墨蹟背臨一本示余姿態綽約余斂手拱視嘆為

奇絕西至關中余亦幸得真蹟寓目遂盡心摹之大約橫畫發筆以重取勢其收處輕圓意足鈎俱藏鋒若垂露波則用全力直出如刀削不使輕颺拖沓亦多燥墨至其點畫時帶隸意或細若絲髮而不弱或肥似肉勝而不滯應推河南第一奇蹟但未知聖教二碑墨本又何如似彼飛動處太多反遜此沉着耳

褚河南倪寬賛墨蹟蒼巖梁相國所藏黃文獻揭伯防以下七跋皆已亡想其先為庸工剪去耳昔人論作書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用力勤貞觀中遂良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否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載筆君舉必書持此直亮風節故其為書外露筋骨中含壬勁評者但目為瑤臺青瑣春林羅綺皮相之論也書法以人為本無其本而但效其書縱使無筆不似亦優孟衣冠耳

學其書而得其所以書斯善學古人者矣

中間刮去五字三為宏兩為玄玄者宋太祖諱宏者宋宣祖諱也

去年八月九日稱兒生日以魯公自書告與之今年八月九日以褚中令倪寬賛與之俾合為一奉裝于顏告之前二公皆唐室蓋臣足為來者法而中令世次先於顏公故也

褚河南文皇哀冊

文皇褒冊米虎兒以為河南書為賞識但以為唐人書自宗諸漢以來俱如虎兒所鑒無復異說按河南書評者謂其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此冊折旋容止灑落蘊藉有出塵之姿自非河南不能然玩其筆何其神似米老也米書出自河南豈元章嘗效之而虎兒遂題為河南以欺鑒者耶余出此語雖未敢遽以為定要之正自有此後有解人次不以余言為謬也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河南此銘純祖蘭亭當時奉詔摹榻惟河南最多故隨筆流露如此余以辛卯秋得宋本於江寧承恩寺前乃吾家贊网祖本尋為陳生潛岩取去今以贊网本追摹其意臨之

魏栖梧善才寺碑

魏栖梧此碑涿鹿馮相國所藏題作褚河南裴嘗借玩十許日以其隱僻未由考證然按文義不能無疑遂書其後云前款書河南褚遂良遂良錢塘人封河南郡公非河南人也可疑一也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元年出為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神龍改元遂良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兩住建元神龍纔兩年即改景龍無十一年可疑三也武后稱制後遂良之卒二十七年於時未有則天之號可疑四也碑云律師以大唐七年九

月五日卒縣云大唐不名何年後有元開震驚等語元開二字文義不屬疑是開元當時作偽者亦心知開元年號與遂良不符故諱之而特錯亂其字耳可疑五也據此則此碑決非河南書然其筆法便娟秀朗真覺字裏金生行間玉潤酷似河南又潤字世字皆有闕筆的是唐人習褚者所書後來好事家以其跡似褚又不細考其世次本末但裒取碑字湊集成文而割裂

他碑褚款以便售利耳不然如碑中所不合處
雖千百世後略識字人尚不應一誤至此況唐
人乎又況褚河南手今以此碑即之聖教雖筆
法相似而聖教娟秀中有肅括意此則太縱逸
矣余以其世所希有故特仍其舊臨此一本而
為辨其偽如此涿鹿相國崧推此碑以為河南
書未一二見特弗深考耳後以雍正六年八月
二十五日閱趙明誠金石錄第五卷目錄云九
行書題跋卷三
百八十六唐文皇哀冊下注虞世南撰褚遂良
正書開元十三年十月乃知此碑果係褚公書
余之所疑一一是也然改題為[illegible]
碑十載疑團一旦冰釋為之大快

褚河南高士贊

河南此碑世所未見余以康熙辛卯秋獲之金
陵前輩何義門徐魯南兩先生見之嘆為希覯
藏之篋笥殆二十年矣今日陰雨獨坐北窗臨
此一本破悶
僕以善才寺碑為非褚公書疑是後人集褚所
作及閱趙氏金石錄乃知果魏栖梧書竊謂此
碑當宋時[illegible]筆力孱弱無褚公瑩潔手游行
自在之趣風力又出善才下不獨永徽二年李
[illegible]書中實為可見其謬也義門魯南一見深
許特未暇深考耳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行書題跋卷三

[illegible]

臨右軍蘭亭序惜不傳也
此書開米老之先

唐蕭瑀書

蕭太保書唯淳熙秘閣續帖中有此一詩筆力

腴健眷𠡠之氣流溢豪端史稱其愛經術善屬
文乃詩思轉弱何歟豈唐初風氣未開雖愛經
術者亦不能不為時所局乎余以其書特少故
悉意臨之若其詩固不足錄也

唐孫思邈書

孫華原人品高潔不可榮以祿累徵不起壽百
餘歲神仙人也此兩行見於秘閣續法帖中超
其丰裁超然有塵外之致魏晉以來門法入其

手都無所用真是贍絕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唐摹萬歲通天進帖今藏 武英殿舊在史
館於入直時常得見之白麻紙雙鉤廓填精妙
絕似一筆書無一毫痕跡真絕品也此卷有明
嘉靖間藏錫山華氏勒石真賞齋摹搨精良為
有明刻帖第一文氏停雲我 宗髯兩都從華本
覆刻不逮遠甚江陰沈凡民廿年前贈我火前

初本搨入 殿廷與墨蹟細校絲毫不失今
對真賞齋帖臨此卷如對真蹟細意摹取矣
按唐朝敘錄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
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蹟方慶奏曰臣
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元十
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現在
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
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

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王獻
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謂方慶曰
此卿家世守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填成卷
仍命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於
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方慶仍令中書舍人崔
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以
為榮故竇臮述書賦有順天經而永保先業從
人欲而不顧兼金之句臮說文衆聲與也從水

自贊其與切岳跋屢稱寶泉僕翁誤也此帖原
二十八人今止存六人十帖已亡其二十有二
其十帖中王僧虔已下兩帖帖存而題署已失
尊體安和帖竟不知何氏書按董廣川寶章集
跋當時方慶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櫛和倫隨
其高下廣狹為卷其後散落人間各復一一淂
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元符中秘閣
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盡

刻之故廣川據寶章集所刻取淳化秘閣兩帖
標出別為一帖名之曰寶章集惜未見此集無
能知為何帖他日倘淂寶章舊本取淳化秘閣
本盡摹之以還二十八人之舊亦大快事也

李懷琳仿絕交書

李懷琳所仿絕交書比於右軍則勢軼縱逸矣
然不失右軍門法其縱逸者時代為之其縱逸
而不失則學力所到也右軍以後草書種子未
也賴有此耳
張彥遠言昔嵇康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
軍數帖未易惜不與之則嵇夜自有書矣後跋
二行有晉右軍字不知何人書則又目為右軍
及讀寶泉述書賦則云乃有懷琳厥跡疎放假
他人之姓氏作自己之形狀故黃伯思湯容庵
諸公皆據此為懷琳仿書以至於今曾無異論
然懷琳生於唐時不應有梁天監三年進入款

豈懷琳仿此并其後款而仿之歟疑不能明也
世既盡目以為懷琳書余亦姑仍其舊聊為此
說用以存疑

孫過庭書譜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
非復乃翁門仭顛素已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
蛇走虺勢入戶驟雨旋風聲滿堂者不免永墮
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為力標

史159-053

置成體內不足者勢外張匪直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斂入規矩使一波一磔已不墜正乃為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即偭規改錯惡道全出米老譏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師千文孫虔禮書譜為得草書之正雖變化不及右軍而格律嚴謹無鼓努驚奔之態猶見中郎虎賁虔禮云後草書種子絕矣往在天津見書譜真蹟固動

古雅遠出停雲館上余少習右軍十七帖筆法臨此一本中有殘失處以武進孫野洲鄭氏本補足之於是書譜遂完

世所傳虔禮草書有數種千文及景福殿賦皆姸媚不足錄惟書譜甚有名於時嘗于武進見孫野洲鄭氏本神清韻古為書譜石刻第一及見真蹟雖字形不殊而精神全別不知當年刻本何遽異同若此豈或別有本耶後人臨摹故有不同也前題書譜卷上後語云譔成六篇今為兩卷意所謂六篇者乃是其譜今已亡之此特存其序論耳然書法微妙亦已宣洩殆盡學者但於此遵心求之即不得其門者或寡矣

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惟孫虔禮步趨不失尺寸所謂具體而微未達一間者也然歐虞諸公當文皇全盛時君臣賡和聲聞休暢虔禮少出虞褚之後及其學既成而文皇晏駕矣以

此名出歐虞下豈其學遂弗及遇之幸不幸有數存焉耳然隋珠和璧光價豈與時消滅書譜一卷至今與廟堂醴泉等碑並雋爭光到此覺時數失權物故自有真

唐文皇論右軍謂烟霏露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似奇而反正正如春夏秋冬因時變易所以不激不隨而變化自是風規自遠有意求變即非能變元章謂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

諸允夫自有識者懷素平淡少到天成而時代
壓之不能高古虞禮去右軍未遠顏素未興經
尺步趨不失毫髮所以右軍風流未全歇絕猶
日時之有閏雖不當節自得暄涼之正也從此
求右軍乃可得門而入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
須知不是兩筆吾於書譜得之
歐褚離紙一寸顏柳透過紙背惟右軍恰好到

紙處禮書語其熟手然不免著紙矣只緣少變
化故
或者云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有右軍即不
可無顏素猶塗守嶽正不如猶開生面也余謂
魯男子正也柳下惠變之正也謂善學柳下惠
莫如魯男子則可謂善學魯男子莫如柳下惠
可乎歐虞以來皆能自闢新規不欲復存右軍
一筆然皆變不失正如大令之於右軍不過稍

加縱焉耳吾猶且少之至顏素則偭規矩而跌
錯矣扶破右軍千重圍欲自成一隊卒至草法
湮絕為沿門獨黑者開先路實惟顏素之咎
筆力能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顏柳
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及紙則須是天工至
人巧錯天地中和之氣絪縕沓萃於指腕之間
乃能得之有數存焉耳
竇臮述書賦謂虞禮書千體一類一字萬同余

按書譜之不及右軍不過少其變化耳若其步
趨山陰則儼然登堂矣觀其前半筆力專謹直
亦自擬右軍適嗣入後勢益縱逸韻益古雅豈
惟渴驥游龍直亦商彝周鼎矣余臨此凡三本
前兩本得其專謹失其縱逸此本乃并其古雅
之趣而盡得之禪門所謂不求法脫不為法縛
至此正未可以智巧爭已

唐碧落碑

碧落碑今在絳州高祖第十一子韓王元嘉諸男爲追薦其母房太妃所立者也尚書故實謂陳惟玉書洛中紀異錄謂追薦像成忽二道士來自謂天下能篆書者李聽所爲則扃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鶴飛去篆文宛然像背此說不經必訓光弟當時欲神其說以驚衆故托爲此言耳人世傳李陽冰覽之七日不忍去學之十二年不成亦不足據蓋後世淺陋之夫見其篆法

奇古欲抑李監以張之實則任意離巧筆力凡弱上壞三代古法下開後世惡道陽冰筆法直邇斯喜如此碑者正不足當其一笑乃肯坐臥其下乎碑名碧落李漢謂終於碧落故以爲名今碑文完好可讀未嘗終於碧落字惟李肇所謂碧落觀者得之碧落觀至開元間始改名龍興寺也文初在天尊像背後乃別刻之石今像已亡所流傳者皆別刻本也元嘉六子碑止列

四舊唐書稱穎川王訓早卒新唐書又稱上黨公譔早卒彼此互異蓋流傳誤耳

唐狄仁傑書

徐浩古蹟記大足中則天太后賞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曰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專愚性何由能得則天乃內出二王眞蹟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此孟冬帖乃梁公晚歲之作曾見二王墨妙故清挺超詣有黃庭樂毅風格

梁公勳蓋天地忠貫日月雖不能書千載以後見其遺跡尚當拱璧奉之況其精妙有如此者乎

張九齡告

九齡唐賢相也開元廿三年正月與裴耀卿李林甫同日柄用明皇能知九齡之賢不能專心委任乃以林甫參雜其間可謂償矣未幾九齡果遭貶而林甫晉爵晉國公君子小人薰猶並

列朱有不為所橋者君實為之小人何有為之
一慨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宋氏書史書魯公朱巨川告後云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裹處據此則未老但以為似徐書未遠以為季海也至鮮于困學始據宣和書譜斷然以為季海書董思白遂推為季海真得意作實則視其所書不空和尚碑才十得三四

耳

李陽冰謙卦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有明一代惟西涯李相國筆法圓健而不免傷肥文待詔能瘦差足步子昂後塵而風格緩弱無沉冥抉扎之意下逮趙寒山則俗氣撲面不可向邇矣吾嘗說谷口賊隸寒山賊篆世有解人定不河漢我言也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史籀石鼓於心不喻篆書之聖也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輿所謂虫食鳥步鐵石隔辟龍池驪解鮮甲活動者于此見之壇山石刻適嗣也三十年來望而驚怖不敢涉筆今年新正息心閉關日摹數字竭半月之力始成此卷於少溫殘雪滴溜之妙頗有契處恨不能起少溫於九原一質正之

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

縉雲城隍廟碑為陽冰有名之書歐陽公以為視陽冰他篆特為奇瘦趙子函亦云瘦細偉勁飛動若神顧世間傳本甚少今春正月江陰老友沈凡民過余九峰精舍云藏得一本急從借觀跡瘦圓勁果出三墳先塋等碑之上吾宗止

言精摹一本毛髮惟肖余即以止言爲拯本摹之

五日不雨日字以曰爲日篆法日从○象形也曰古三切從口含一象口食物也以廿爲曰誤嶺字上無山詩首陽之顛顛項加山俗字又山宜作山今作屮乃峕峑菁字之頭亦誤

李陽冰慧山聽松二篆字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

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有聽松二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游覯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墻盖塵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拒搨故遂驚爲盛事也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悒良未有已

李陽冰殘字

右李陽冰殘字二種載淳熙續法帖中陽冰篆法直追斯喜顧在唐時已自殘闕失次不可多得如此淳熙續法帖最稱名刻而此二十六字乃不及陽冰他碑類帖多傳摹失真雖古刻亦不能免爲可歎也

唐經生書靈飛經

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歷中始有名

於時董思白深愛此書曰爲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經必凝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款稱大洞三景弟子王真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號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生書三獮底部論于淮陰與此經字形筆法無毫髮異其非鍾可大書無疑又鍾書楊歷碑稱義男鍾紹京銘并書歷中宫楊思勗父也可大身爲宰相取媚閹人至以義父事其父可謂陋矣雖異出可大吾猶削

之況決非是手思白仕高名重妄以巳意題署
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余故特正其謬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人隸書多尚方整與漢法異惟徐季海嵩陽觀碑明皇紀泰山銘為得漢人遺意孝經注肉重骨柔弗及也明皇以開元十三年九月禁泰祥瑞可謂得治理矣魯未幾月遽有封泰山之舉先後截然如出兩人侈心一萌遂以釀成天

寶之禍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泰山一舉蓋唐治亂之幾自此決之矣雖其銘辭未嘗不兢兢於多前功閔後患然方寸一動寖尋猖獗不可復救所謂毫末不治相尋斧柯君子以為貴謹其幾也是時張說創為此議導君于奢假使姚宋當國必無是舉用人一不當國之興廢以之可不慎乎碑在泰山之巔御製御書字大如掌摩崖勒石蓋自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者嶷在京時新建裴魯青遺我一本手自剪帖裝成巻冊愛玩不舍下截模糊百餘字當由歲久水土侵蝕或為樵夫牧豎所擊傷王元美以為搨工惡寒篝火燒殘竊意泰山高寒冬時決不可搨必無篝火燒殘之理傍有蘇丞相頲泉封頌閩人林焯竊朱子忠孝廉節四大字為巳書鐫刻其上以致損壞俗夫妄意留名徒博千古笑罵可恨可恨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按唐史開元廿二年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主屈烈及可突汗上義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阻之及明年春耀卿等上狀請宣付史館勒碑作頌上顧不許豈有見於九齡之言故特加斂抑歟方是時楊氏未興王心未蕩故猶能因九齡之一言而功不自有如此此開元之治所以為盛而大臣之有益於國

其功為大也．

奏狀三人銜名並列董氏戲鴻帖據狀末臣耀卿上狀之語獨標以為耀卿書聽決之論也唐自太宗崇尚書法當時大小臣工無不皆能書者此狀實兼有樂毅內景之長而於內景得之尤切何必專家即此便足名一世矣戲鴻刻本亦據淳熙續帖而字形大小不同首行五字脫失不省當年何據草率乃爾不可解也

明皇批答之末有桓山之頌沒在于敘之語見者不省所謂按王大令有桓山之頌梁天福元年洛陽僧詖得之碑裂不全以存桓山頌獻之銘六字刻絳帖中可按而得也明皇書出大令於桓山碑尤所攀仰曩見其孝經批答以為絕似桓山碑今見此卷益信明皇行書果出桓山一點一拂無不適肖當時桓山之碑已不復全此書乃大似之故不覺沾沾自喜以為桓山之頌復在於茲耳

汝帖唐初四家

宋王寀輔道守汝州雜取各帖中篆隸行楷為十二卷多湊集殘斷不具首尾故黃長睿深詆之獨第十卷初唐四家首尾完具可觀此又寢蠲最古比之宋度江以後諸刻圓勁有神采信可寶玩也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文饒相業大有可觀徒以威權太盛至於天子有顧我毛竪之語宜其不克令終也及貶崖州不能義命自安乃抑鬱不自聊賴一至於此旋卒貶所實自為之又何尤焉東坡謫儋耳嘯歌自得卒致身名俱泰竟以壽終嗚呼彼獨非貶斥者哉

顏魯公中興頌

有唐一代碑版顏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

與頌及宋廣平二碑瀏漓頓挫態出字外學書者正未可以輕心掉之也余為此書初尚雄快及細玩原刻乃知前者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夫子未為升堂弟子也智過於師方名得髓凡臨摹古人須令遠一步翻一局乃得恰合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余臨此碑正以不及一分為透過一步處世有解人必契余斯語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顏書多以沉雄痛快為工獨宋廣平碑紆餘佚蕩以韻度勝東坡元章皆謂顏書自褚出此碑尤覺全體呈露碑側記無意求工而規矩之外別具勝趣尤是顏書第一合作蓋前碑直入神品而碑側更居逸品矣史稱宋璟剛正過于姚崇元宗素所尊憚以璟之忠直而魯公為之碑兩公人品不殊并顏書可稱三絶然廣平以剛正得全而魯公竟以剛正為盧杞所忌至擠以死遇之幸不幸蓋有天焉而君臣遇合之難此亦可以觀矣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蓋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

第四子渾官中丞為御史吉溫所誣譖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為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閱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閒多暇始為書之及刻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為

人魯公所特務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闕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從載其六而無渾延又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渾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渾稱第八子衡者

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贓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為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為之碑且碑之成在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邢州刺史碑云儀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雲壯節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為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吏與舊

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訂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儷纂籀軼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

口中而吞之集作吞之碑云異而名還集作后
異而名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改通問集作不
宜與執法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
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
為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為洛州長史碑云東宮
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
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本少一
監字碑云五年遷兼侍中集作改拜侍中碑云

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
無言字碑云毋寵子異集作毋寵子愛碑云手
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俾以而發集作躡公而
發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
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
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
今碑作左右震悚勅使馳救之碑作馳赦今碑
正作馳救公盛氣詰之碑作盛色今碑正作盛

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
字陽字猶坊驛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
馳道險隘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
不前勅公覆按碑無勅字今碑正有勅字喪葬
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喪葬戊寅歲五月碑
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
碑正作言色既遷鄭城碑遷作還今碑正作遷
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合按碑以宗守宗五年

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
以其所見之非而轉疑元碑之是無稽自生瘡
痏良可笑也
叔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
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
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
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
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為西京留守於

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
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留守乎
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
在二十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
相違反宗公始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
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
目闕而不書俱是疎忽

竹雲題跋卷四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勁取姿欹側取勢獨
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
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爲其難如家廟元靜等
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
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爲李希烈所害尚三
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
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
氣韻良是按右軍爲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
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
傳久矣故常捉以爲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爲
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

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識柳明是自書又其父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程先生古搨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爲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弃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絶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榷場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

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高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絶少故并臨之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精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興即磨墨汁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滓穢故墨彩艷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而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沖勝及其久也則黯黮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按舊唐書楊國忠傳公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戸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防而竟爲之所困此碑立于天寶十三

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蓋即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此使祿山以爲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意深曲一至于此千百載後覩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出之使覽此碑者直當比于常山齒擊賊笏未可但以書目之也

顏魯公送蔡明遠敘

此書堅勁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釵脚屋漏之
妙宣洩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彿余
何人斯乃竟放筆放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然
亦彷彿得矣
按年譜乾元二年公年五十一六月自饒州移
刺昇州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即江
寧郡也公與蔡明遠帖中及赤江右中止金陵

等語則知此帖當在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刺饒
州明遠即從趨事今來江右又淩千里饋餉轉
輸不絕公深德之故有此序也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

劉太沖帖碧牋書宋時為唐垌所收其子常語
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藏則世間
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禎
家當時有客為王詵購去之語豈果為晉卿所
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垌將才不偶
命而得其無礙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
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鉤摹或別有
搨本亦未可定顏書多遒古釵脚屋漏之趣時
時流露於行墨之間此敘獨秀潤有姿態為顏
書裒宜人之作余在京時曾臨一本以未能匠
意輟去更臨之
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

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
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追為刑部侍郎
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敘同
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序中言昔在平原拒
胡羯而請與糙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
時太沖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蕚不
及太沖非有此序則太沖一段謀畧幾沒殺千
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太沖不小非直移贈而已

史159 066

此序碧牋書碧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為腴潤

顏魯公乍奉辭帖

此帖疑即報蔡明遠後帖所云乍奉辭者即前帖所謂指期斯復也承已過棣者即過鄧伯南棣也憫然珍重者即所謂行李之間深宜尚慎也兩兩相印語意正同可指而數也盖明遠於公為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反復不能自已如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于朋友之間藹今

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

顏魯公乞米帖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真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寶晉英光集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是逆旅所書愚謂此與爭坐同皆圓勁古淡有游行自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寶晉妄有軒輊恐非平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太保為光顏則不直一笑矣

顏魯公與李夫人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寶晉英光集以李太保為光顏以穆宗初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為刑部尚書時光禄名位尚微不得遽稱太保今考李光弼傳稱代宗即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則此太保決知為光弼無疑也光弼為國元老盡力王室

與魯公為氣類其從光弼乞米乞鹿脯宜其不厭于煩矣

又按此數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元年與論坐書先後盖永泰二年二月公使貶峽州別駕不得復稱刑部尚書矣

顏魯公劉中使帖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醜奴乃欲屈鐵

可恨可惜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真卿大字瀛洲帖爲宋
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
于樞等六跋喬簣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
中甫文徵仲爲之跋後歸檇李項氏康熙間錫
山秦公子楙灃見于京師云字大如掌縱橫逼
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戲鴻堂所刻字形差小王
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既拙惡又草率

不復臣心一至於此今未見他刻僅據戲鴻堂
臨之正未知有合否耳

顏魯公論坐書稿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渡宋時在長安安師文
家兄弟析產以前四紙作一分三紙及鹿脯帖
作一分遂離爲二黃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
於是仍合爲一東坡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
比公他書尤爲奇特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

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爭坐位帖
爲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于意外蓋
由當時義憤動發意不在書故天真爛然自合
矩度長安所摹石雖已泐然剝蝕之餘風骨未
減不比戲鴻堂草率荒略全體盡失也余自幼
酷好此書數十年來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頗
有合處此本尤更可意神氣到來不殊我自作
草也

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所用力處乃見
天則

魯公爭坐位帖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
和醇粹風韻宜人學之爲易及既入手却不許
人容易爲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
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宕學之爲難一旦得手
即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
分也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為尚書右僕射封定
襄郡王驕蹇恭修陰事元戎魚朝恩以固其權
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為興道
之會英乂擠八座尚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
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
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
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犯長安上幸陝州子儀
擊卻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為天下觀

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尚書三月進
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為軍容
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
一月盡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武死英乂注代
之即不復在京矣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
年列此書于嚴書之後蓋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硬熟紙起
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

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僅存梗槩耳又袁清
容集爭坐真蹟京兆安師文皆刻以傳世吳中
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曰再摹刻今此
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
列已非僅存梗槩不知真蹟妙處何如使人神
往又不如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
錢曰今關中本即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
東坡初見安氏全帖手摘數十本袁清容得一

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
趙郡蘇軾印記米海嶽少時亦臨一本維有元
章戲筆字印亦為袁清容所得三十年前於金
壇于氏青蓮社見一本筆法大似元章與關中
本不類疑即袁氏本刻石者纖纖精妙定是古
搨惜未借臨為悵悵東坡本則未見附記于此
亦可知坡書之與魯公其用力精勤如此宜其
落筆輒合也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爲奇絕蓋泉明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屍于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季明僅得一首魯公痛其忠義身殘哀思勃發故縈紆鬱怒和血迸泪不自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縱橫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絕調想爾時祭兄杲卿亦自有稿意其雄絕處已復不減惜今不傳耳明李墨跡在吳太學用卿家刻餘清

帖中爲祭姪刻本第一停雲館亦云米臨非魯公筆也平生愛臨魯公三稿不惟喜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之思故援毫濡墨輒覺虎虎有魯公神至所謂古釵屋漏痕峻拔一角潛虛半膝諸微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道也

顏魯公告伯父稿

山谷老人論爭坐書猶不及祭濠州刺史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無備也弇州山人云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季明姪稿小似不及也按江村高氏銷夏錄此稿尚在人間余未之見所見惟淳熙續帖及吾家鬱岡帖刻本筆力婉弱殊不稱魯公風骨余叅取論坐祭姪兩稿筆意臨之但未知果與真跡合否耳

按留元剛年譜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泉明之子皆被賊拘因流落河北至是公使泉明往求之九月得姪季明首櫬故祭姪季明文有攜爾首櫬及兹同還之語尋爲酷吏唐旻所誣以十月改饒州刺史至東京拜掃以骨肉歸京暨一門卹贈告於濠州伯父濠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世稱祭伯者非也祭姪時刺蒲州故銜稱蒲州刺史告伯時改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丹

陽開國子而兩葉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
載所誤當以公所自署為正

顏魯公奉命帖

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往宣慰之明年希烈僭偽號問儀于公公不為屈八月希烈縊殺公于蔡公有自汝移蔡帖未之見也公幽於汝蔡凡三年幾死者數矣義命自安始終不易及入龍興寺自度必死乃

作遺表自為墓誌此帖所謂祗緣忠勤無有旋意中心悢悢始終不改者蓋其時書以明志之語也或者議公年踰七十不肯致政難以言智當是時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杞相繼為相中外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舊臣不忍坐視其亡而寧以身殉此其心跡直與日月爭光者也或又議公不死於希烈陷汝僭號之時至為希烈所殺以為公惜希烈之陷汝僭號等反耳公不死於僭號之時與不死于陷汝之日一也豈謂公於此時尚復有偷生畏死之心哉一日不死或者朝廷悟復尚可留其身以有為未可知也且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公者德宗也以宗社柱石之臣投之亂賊是魯公之死君相死之耳綱目大書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罪君相也

按留元綱年譜魯公生於景龍元年己酉距貞

元元年乙丑年七十有七殷亮行狀亦云貞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使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七令狐峘神道碑則云今上興元二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而碑末復云貞元初遇害舊史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殺真卿然又云年七十七也皆不合綱目從舊史而新史不載年月按公有自汝移蔡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

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此公之自書者的的可據當以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七為正至或云八月二十四日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復考矣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沖蔡明遠寒食等帖細意對較字字皆同則知此為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鉤所成又其所收湖州

帖筆法浮蔓少力亦屬好事者仿顏面貌而為之以便售利顏書雖率爾作草無不沉勁入骨此書殊不爾決知非魯公余此論似妄實有精鑒不虛也恐未學或未能識別聊復書之以厭於寒食帖後

懷素帖

懷素草書以小字千文為最以其用力謹嚴猶不失晉人尺度次則藏真律公三帖飛動瘦勁天真爛然雖少從於千文然謹嚴之意故在態正不乏至于自叙則縱矣游絲連綿亦少頓折遂出藏真律公下然筆瘦神清狂縱中尚有肅括意下逮聖母雖規模大令故饒姿態而體肥筆圓失其清迥故少外此今世所傳苦筍真蹟亦當在藏真律公之間餘皆不足道矣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素師書法出自大令而縱逸過之要其過處即

其不足處凡用意外張者皆內不足而以氣凌者也蓋雖大令猶不能無憾況下此者乎此兩帖為素師生平合作而藏真尤清矯拔俗律以右軍之法誠不免如前所云要之天馬脫韁游絲獨裊故自神奇可愛矣

唐李紳告

公秉唐武宗相也以其短小精悍故世目之為短李會昌二年由淮南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

韋事此其告也公兼分司東都歷河南尹故告
有河南神明等語其尹河南政治剛嚴惡少遠
遁故告有方嚴寡徒豪黠屏跡等語蓋亦當時
宰相也然威烈之過陷于刻暴至枉殺江都尉
吴湘身歿以後竟坐湘冤子孫不振固其宜矣
史稱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告身無令又稱
封趙郡公告但如舊封贊皇縣開國男耳恐史
誤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北海書法原本大令而豪邁飛動態度過之此
少林寺戒壇銘騰天淵之勢于分隸之間在北
海碑刻中當居第一又末書伏靈芝刻乃北海
所自鐫託名者為當時絕矜重之作尤可寶
也二十年前于淮陰程氏見一本雍正四年從
老友蔣拙存行篋中得一本平生所購惟此而
已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按慧明葉法善之父法善三世為道士有攝養
占卜之術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故拜
法善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
碑所謂有開必先大啟聖猷者是也撰文書碑
名字俱泐隸法清瘦頗類御史臺精舍碑不合
東漢筆法然僕之所惡于今之為隸者正以不
得漢人風骨徒以襲其形貌耳此碑風骨與動

正書其于漢人之外別樹赤幟何必公相沿襲
千手一同乎

趙德甫金石録第五卷目葉慧明碑下注韓擇
木撰并八分書今此碑分書頗類擇木然前款
撰文者載江夏李書碑者載國子監太學生胡
是兩人非出一手又江夏李三字尚存決知非
韓所撰書碑名姓俱泐然德甫既誤以兩人為
一又焉知所謂韓擇木者不亦為一時率爾誤

書者乎

唐李商隱書月賦

率更書法多尚脩長行書為甚義山此書出自率更而比于率更尤覺長而踰制蓋自魏晉來無有如此書者義山作人絕跌宕不可繩以禮法書亦猶爾余於此聊為書中增一殊觀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右楊景度書神仙起居法八行真跡在范一齋

總制家乃其先大司馬公所遺曩余在京於林易齋出以示余摹得一本并帥兒高宗商左山三跋皆摹之後尚有留丞相文待詔二跋則未及摹也景度甚有名於宋山谷推為最傳入聖為魯公後一人余竊謂景度險勁有餘瞻明和悅暢之氣蓋其生當亂世氣習懺仄未暇仰觀先聖賢典型但以其資質所近筆力所到走入狹小一路故僅可比之禪僧入聖至於典謨訓誥清廟明堂氣象則未或有後來王荊公全學其書宜其見訶於紫陽先生也景度書流傳甚少但據所見真跡聊復臨之以備五季時書法至少虛詞意實不喜之故不復臨也

宋高宗臨蘭亭

此宋思陵所臨以較潁上本無豪髮之異蓋臨潁本也潁本闕二十七字此僅闕五字後有思陵御押思陵行九而押為五蓋取易飛龍九五

之意曩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公借得宋本初見以為潁上觀後御押知是思陵所臨因絕人事摹得之

宋游丞相景仁藏蘭亭百卷內有一卷為思陵臨賜向子諲者行列比定武本為寬字亦極圓潤溫適蓋其自運本也此卷筆筆規模褚公不惟形似并其神韻而具得之吾嘗說潁上為褚摹禊帖第一此本又思陵臨潁上第一明眼人

必能契余斯語

米臨蘭亭

此米老所摹亦拙存老友得自秦中者黃文獻公稱其貌不必同意無少異衡山云當求于牝牡驪黃之外董文敏公則云絕無本色乃與褚摹相類乍屬目以為貞觀時物三公之論不同如此余昨摸褚本定為米老所作今摹米本益信非謬蓋其摹褚時意在於褚不規規求似所

以神完氣足無所不似故斤斤模倣無蹈行自在之趣及覺未為神似蓋彼則意勝于法而此則法勝於意故也此惟老於書法者知之非吾解人未易窺此語

米元章題魯公碑陰

老米書魯公碑陰即學魯公宋廣平碑深勁秀拔在米老書中別是一種風格與山谷袁齊廟碑全非二老本色故並著之

余曾見魯公碑陰墨蹟超妙入神以較刻本筆力十倍再四追摹不能及其萬一益信古人神妙無方非後來所能彷彿跂望前良殊增慚媿魯公為盧杞所忌遣使希烈幽囚汝蔡者殆三年終不屈以死此其義烈真可與日月爭光者也元章痛其死乃為仙去之語以攄其憤懣之思用意良善然吾獨以為大失魯公之心當希烈遣縊魯公時偽傳有旨公神色不變徐問旨

自何日來京師及告言至自希烈乃云此賊耳此其志操定之已久豈復有偷生之志考魯公平生頗溺老佛常時或提陶八八學神仙之術亦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一入動以義命自安蓋舉平時所為神仙者至此已盡付之浮雲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猶將諱之以成公之志節況事理之所必無哉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小說大書深刻誣蠛昔賢可謂傎矣若其書法

淺劲則吾蒙時所謂學魯公宋廣平碑者得之恐来者愛其書誤信其說故不可以不辨

米元章蜀素真跡

蜀素卷吳郡邵氏造於慶歷甲申閱二十五年至熙寧戊申邵子中始跋其尾又閱二十年至元祐戊辰米元章始為之書計自甲申始造至戊辰中更四十五年邵子裝䙜藏之特為珍重至米元章自謂脫有義之風遂不復讓此卷明

季為吳用卿所藏董文敏以諸名蹟易之戲鴻堂所刻先據摹本入石故其字跡各小分許裝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借觀風神秀拔仙姿絕世去戲鴻堂本萬倍為米老行書第一展玩旬日不能釋手歸來追摹其意臨此一卷米老以蜀素余以吳紙且行數適合無餘無欠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米老書此卷自謂脫有義之鬼余臨此卷亦自謂脫有元章鬼矣

聖教自有院體之目故有宋一代無稱道者然蘇米諸公往往隱用其筆法而米老尤多乃其平生絕未嘗一字道及所謂鴛鴦繡了從教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也此卷實筆筆從聖教來余臨寫之次恍然有契特為拈出不使千百世後為古人所欺亦是一適

祝京兆書

他人書千紙一同惟祝京兆紙各異態字各異

殊平生無有同者僕推京兆書為有明第一為此也然往往從逸處多肅括處少不免為沿門擫黑者開先路此則京兆之病此卷圓美中有肅括意縱橫馳騁而不失繩墨乃京兆書之絕矜鍊者中亦有一二湯筆不免帶本來習氣要之自是京兆合作余見京兆書以百數此故當為甲觀也

篆書謙卦家人卦

守以自牧威如以閑家所以脩身齊家之道備而天下之理得矣自世教衰微道法息滅整身無檢律家亡則以放浴為高明以褻嫚為和順縱心所如注而不反失身滅倫必基于此矣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始之不謹漸必滋之可不戒乎余拈此二卦非以為書為整身律家者開也其用篆者物理其本自不敢易也伊川云作字須用敬篆律尤嚴毛髮有忽全體具廢知

竹雲題跋卷四　共

此義者可以語學矣一準小篆變化自生至於參差俯仰一中矩度斯亦可為守禮自得者之一方也圓潤和明仁也中規合矩禮也布分整飭義也變動不居知也準律有恒信也五德具備舉而措之無施不當矣不止一身一家之治矣至由此而悟書法行楷草章直如馳驟康莊耳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溫書謙卦謙字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謙為謙雖字各異體然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絳雲在霄化工肖物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卷即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為變乎至於結體寂患方整長短大小字各有態曰其自然而與為俯仰一正一偏錯綜在手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少溫謙卦如征四等字必欲擴而大之亦未免排比有跡

竹雲題跋卷四　芒

余為此書一用小篆字不求變然筆之所如與興意會既定視之自無同者質之解人其謂我何如也

十種千文

按董廣川書跋梁武帝得右軍遺書命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令周興嗣次為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鬢髮盡白自謂心力竭於此書帝甚重之詔令蕭子雲寫進今蕭本世

不復傳惟情僧智永所書真草八百本散施江東諸寺者至今僅存一二而宋大觀閣薛嗣昌所刻最烜赫有名世所傳為鐵門限者是也自唐以來名能書者多以字各不同體制盡備可以自見筆力故書千文者不可一二計然智永僅得真草二種趙子昂文徵仲亦僅得篆隸行楷四種雍正四年夏余假還二泉道經邗上吾友汪君竹廬嘱書篆隸真行草千文各二種每

種一合連一臨古共十種為古今千文獨闢生面且曰將為余勒之石余遂欣然竭兩年之力以踐斯諾既成各以李少溫筆法篆題其類字各異態不欲復存永師一筆匪敢自異前規聊用取新耒學耳

篆書第一

篆學絶於有明李懷麓傷肥文徵仲傷弱其餘諸家純以綿力搘柱少有能屆精華者至趙寒山父子則俗韻逼人不可向邇篆法之陵遲至斯極矣余嘗說篆法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石鼓操縱在手縱心不踰篆書之聖不敢仰攀斯喜遺跡亦復淪絶惟李少溫上追史籀下挹斯喜是為篆法中權余學之三十年略得端緒每作一字不敢以輕心掉之必正襟危坐用志不分乃敢落筆竟此一本凡經半月

心力殫瘁乃僅成之陽明言良知非白非黑乃正是赤余之所書亦當作如是觀耳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元吳睿字孟思濮陽人劉誠意稱其篆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矩度趙文敏吾子行不能過余在京時新建裘友人魯青以其集詛楚千文一卷贈余筆柔如綿力勁如鐵能於古人法外別開一徑而規矩繩削變不失正篆之逸品也余

臨此卷參取太公九府圜法筆思不必盡用孟
思而斟酌損益不過十存一二於孟思不傳之
妙筆墨之外正有水乳之契耑卷守正此卷盡
變合兩而觀亦可以得篆法已

隸書第三

張彥遠法書要錄論隸書云長豪秋勁素體霜
妍摧峯劍折落點星懸綠雖變繁趣易要其用
筆必沉勁痛快斬釘截鐵而後可以為書故吾

衍三十五舉有方勁古拙如折刀頭方是漢隸
書體之語自鄭谷口出舉唐宋以來方整氣習
盡行打破專以漢法稱名天下天下靡然從之
每見方整書不問佳惡便行棄擲究竟谷口隸
書僅得漢人之一體且用筆多以弱豪描其形
貌於古人秋勁霜妍星懸劍折之妙去之殊遠
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者也余於隸書未
嘗一二為之而心知其意略仿西嶽華山碑筆

法為此書以就正有道亦不欲更隨谷口五里
霧耳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有明一代隸書前有金室叟後推文待詔金室
承趙文敏遺烈作書古淡猶有前人風韻文待
詔專以緜捷斬截為工則去古法愈遠矣余稍
以漢魏法臨待詔使就簡勁即其緜捷不須繩
削自然淵渟透過一步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

不可不解此法

楷書第五

余嘗說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摹不惟筆
妙銷亡并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真跡僅
隔一紙雖剝蝕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
處余自少酷愛臨摹更醴泉銘得宋搨本悉意
臨仿凡千百過後得蘭臺道因法師碑雖覺風
骨太露要自同源異流的然率更孟派也此本

以率更為骨參以蘭亭使其結體駘宕峻而不削潤而不流多力豐筋是固前人所矜尚也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此楷書千文蓋後人集率更字成者董文敏不能鑒別刻之戲鴻帖中且摹勒拙惡全失率更手意余謂醴泉銘率更書之極軌也以醴泉筆法臨率更又臨率更之善則也此本取千文之形模追醴泉之風韻有契與否識者必能鑒之

行書第七

蘭亭聖教行書之宗千百年來十重鐵圍無有一人能打碎者雖米元章自謂脫有義之鬼卒亦莫能拔奇於前古之外余所見蜀素真蹟參為其平生第一合書然究其根株實筆筆原本聖教彼雖不言其源流所自固可覆按者也余平生學米窺溪於蜀素參尤有徵契此卷亦彷彿得之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注在京師曾見率更行書千文墨蹟風稜峻削有不可犯之色閱已即奉以去未能摹也丙午春老友蔣拙存自秦中摹取以來不覺撫掌稱快率更楷法峻削而中具和明之韻故為唐人第一獨其行書不免風骨太露如吏事帖及千文皆帶本家習氣仲氏雄冠終未得為升堂弟子也余以其楷法筆意臨此書使其脈稜稍歸

平淡取其意而不襲其貌臨古之善則也

草書第九

右軍草書獨絶千古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奔逸太過去之愈遠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不刊之論也草書須以楷法為之一點一拂皆斂入規矩乃是右軍遺嗣妄意使才至於脈興並作夏雲奇峰公孫劍器雖云神速實乃過則之論也余為草書一以十

七帖為宗兼取絳交書譜淳化諸帖毋令偭規
改錯不墨守規矩無以致神明臨古者知之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有宋蘇米四家各以逸足馳騖藝苑惟薛道祖墨守晉人成法無少踰越雖才力超軼不及蘇米然自唐以來能得晉人心法者道祖一人而已曩在京師見其千文真跡全法蕭子雲意其時子雲書跡尚未泯滅故得悉意為之今子雲之書不可見見道祖此卷猶是中郎虎賁何義門先輩嘗言章草於今不可書恐字體不備不免率意撰寫取龎方家道祖此書上接鍾索下開二宋信是子雲適嗣究其源流何嘗一筆無來歷乎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昔人謂有唐一代楷書歐陽率更第一率更碑版化度寺醴泉銘爲最二碑在宋時便已剝蝕佳搨絕不易致令人有甘井先竭之嘆世所傳皇甫明公碑用筆結體較二碑爲少遜然完字尚多略存率更面目余嘗見舊拓數本肥不勝肉瘦不勝骨蕭爽秀潤與近搨本絕異世之學是碑者或失之板滯或失之寒峭皆未得其妙處所在也余臨此卷意欲追取信本精神而自愧工力淺弱不能少異流俗尚當悉力求之存此以自勗云爾

竹雲題跋終

吳郡王景桓鐫字

書為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通其意而已而書家必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紀事又必輔以法度文采而後可傳然爲不深究法之所在而妄爲論列則如錢蒙叟所譏玄子爲他家數寶人皆笑其無看囊一錢也王虛舟先生書家正宗其用筆主乎竪正而教學者當原本篆籀嘗以篆籀之離合定顏柳之高下其說見於與錢詒生書詔生學何義門書取姿媚意在彷褚河南先生書有烈士氣將歐陽率更之清勁居多蓋先生之於法深矣吾邑沈君芬舟爲長八法六法而惟悴專壹于法書名畫之中一日過其方竹居得先生所著竹雲題跋反覆讀之知先生臨池與閱人書俱老正在會通之際而盡發其緘秘之情數他家寶一如數自家寶無不可

舉其美善之實以告人而人皆可由是以求其法并求其不法之法以通於神明先生之功于法學豈淺鮮哉吾於是喟芬舟鐫為四卷手書以校梓其原文出自傳寫間有疑處無從校讐則芬舟與其友吳君曉青細按文義正其訛誤乃付剞劂以廣其傳于閩先生臨摹古蹟實多有積書嚴藏奉終于等身其跋尾所論述而惜其諸不傳他日倘遇好古如芬舟其人不秘所有以示吾之當再選同一晚青輩二三人謀續刻于後雖如趙德父含去重肉衣去重采亦無憾焉嗟夫得可傳之書而不傳其賢於守錢者幾何封己所有以傲人所無而不自知其有同于無也亦可憫已錢人龍謹跋

金石經眼錄不分卷

（清）褚峻摹圖　牛運震補説

清乾隆褚氏刻本

金石經眼錄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運震有空山堂易解、已著錄。峻字千峯、郃陽人。工於鐫字、以販鬻碑刻為業。每裹糧走深山窮谷敗墟廢址之間、搜求金石之文。凡前人所未及錄、與雖錄而非所目擊、未能詳悉言之者、皆據所親見、繪其形狀、摹其字畫。併其剝蝕刓闕之處、一一手自鉤勒、作為縮本。鐫於棗版、纖悉逼真。自太學石鼓以下、迄於曲阜顏氏所藏漢無名碑陰、為數四十有七。運震各系以說、詳其高卑廣狹及所在之處。其假借通用之字、亦略訓釋。雖所收頗狹、而較向來金石之書或僅見拓本、或僅據傳聞者、特為精核。書成於乾隆元年、峻自為序。後運震又即峻此書增以巴里坤新出裴岑紀功碑、改名金石圖。運震未至西域、僅得模糊拓本、所摹頗失其真。又仿岳珂之例、於說後各贊以贊、亦為蛇足。峻復自益以唐碑、別為下卷。體例迥然各別、尤病糅雜。今以此本著錄、而續刻之本則別存目焉。

許堪云中郎石經初脈三體書注而楊拯之劉芳竇蒙蔡邕古詞歐陽棐董逌俱誤讀范
史儒林傳惟張懷瓘以三體為校其文而書丹于碑者為邕隸其餘難得之君觀者乎
孫氏所藏尚書論語殘字乎佳之于損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
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作于然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對也
唐國子學刻九經易書詩周官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穀梁孝經論語爾雅共一
百六十卷鄭覃勘定石本也
宋嘉祐府學石經碑記宋天祐未兆黎持撰文西安宣之書張安石工安民所鐫也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澂摹勒上石通計八十七碑宋亡后
楊璉真伽造白塔取舊石壘損其什一

補千峰金石經眼錄

約園主人書首并藏

金石經眼錄

郃陽褚山人峻字千峯古朴君子也工篆隸書生平無他嗜惟好古石刻西安府學廢碑既掇錄無遺又自秦隴四出齊晉川雒所至山鑱墓勒秦漢以下遺文雖片石隻字必匐卧其下心摸手搨推偏旁求點磔越日不倦今年秋來吳攜數十種皆前賢集錄所未及又仿隸續畫其圭趺尺寸長短剝蝕諸形縮本圖寫分毫不失詳注碑在何所及出土歲月以補前人金石諸錄之遺吾友王考功家蓄碑版素稱富君所搨寓多軼其外乃為顏之曰金石經眼錄識其勤而勸卒其事夫好古集錄歐趙洪三家於宋稱備明如都穆趙子函吾

朝顧亭林朱竹垞諸老各就所見著成紀錄令褚君又能于其外搜奇剔秘金石一綫于茲復續夫小學之功次于六藝繆篆之別掌諸太史識小之功於聖學若此則褚君此編當与石墨鐫華等書並稱雍錄其有光于其鄉之文獻豈小小哉於其行書復贈之

雍正乙卯十一月望吳門史官徐葆光書

編輯金石文字為書者自宋元以來惟歐陽文忠公始蓋趙洪楊王諸公以逮趙子函顧寧人諸先生皆有成書然物之顯晦有時其崖崩河決壘出水土者諸公亦不能備覽而盡載也余素癖愚性偏好古然好之而無力雖馮翊華岳韋曲昭陵諸數碑乃居家之寂近且易有者尚不能致之而得也故不憚跋涉常裹糧襆被周遊四海九州名山大澤遇窮崖絕谷荒林敗塚凡有周秦漢魏六朝隋唐篆隸真草各家之字書見於其間者無不手自摹搨然而殘碑斷碣經風霜兵火棄置于瓦莽榛棘之中而湮沒于砧礎墻几之用者不一而足憾余生晚攜搨垂三十年共得古跡千餘種矣其間前諸公所未見與見之未詳輯誌一冊摹錄漢碑既詳其所在復繪其圭趺圓樣臨其字畫形似并剝蝕殘缺之處亦為臨倣俾人一見瞭然而且應歷如覩原碑完缺之形狀故名之曰金石經眼錄良常吏部璧舟吳門大史徵君二老先生咸贈以序又勸余事貴有成勿始勤而終怠他日果成一書令後之視今金石經眼錄亦猶今之視昔歐趙集古錄噫予之為此豈敢擬歐趙諸公之集錄哉蓋殫平生之心力早夜臨倣或如文忠公所云物常聚於所好惟其玩而老焉可也乾隆元年歲次丙辰夏六月廿三日郃陽褚峻千峯序

中吳錢棻書

竊見周漢以降皆有金石刻文以紀功德載官儀表里氏畫代年蓋將光華與地異佐㪽籍載之別執於以徵文考獻述惟作者之意此其標識矣然而據今企昔距厭初造歷時遠者殆二千年近者亦六七百載箕茲之迸出有風雨以剝蝕之有陵谷以變遷之埋湮剝缺若淡廢碣沉埋湮滅遞在澤莽將惟永世不得自托於日月之光輝與人倫之鑒目昔人之勞亦可哀矣覽勝懷古其何考據非夫遺世獨遁冥搜幽討隱望光氣於明神與款識提周鼓岬泰權正兩京之廢刻揚六朝之寬碣此宋元以來歐陽公趙明誠鄭漁仲諸君子所為昔竟軼彙纂分隸猶不免深慨來遺憾以為十一之於千百其亡不知蓋闕如也關西褚生好古篤士也屑囊拄杖搜覽四方近三十年孟嘗緣高崗別深谷刷峭崖磨峻關御州與華無幽不之凡稱表嶽石幢梵盤賦以及翁仲刀劍之章佛龕社兆之文靡不捫拭而丹墨之錄其可勝集古錄金石志略所未載者有數十種皆降漢迄李唐諸大家之法蹟也近手摹一冊曰金石經眼錄示余余惟褚子之用意亦健矣將老于金石而與古來專碑比壽其韻褚子發墨拓之遺蹟碎石林之盛徵於以流示講習而餉來者甚厚甚善乎又以見夫學者冥心孤詣必有得于古古人精儀與表必不戚於後世士大夫興寬於斯亦可以肇然馳神於無涯之境而動思乎不朽之林矣其惟博雅好古君子

乾隆二年秋八月既江寧上元拔

吳趙鍊蒙書

金石經眼錄

郃陽褚　峻千峯摹

滋昜牛運震階平說

史159 088

金石經眼錄郃陽褚千峯手摹自
古觀是碑石精考文字形似碑式
而成書共七十張琹川孫石堂識

史159 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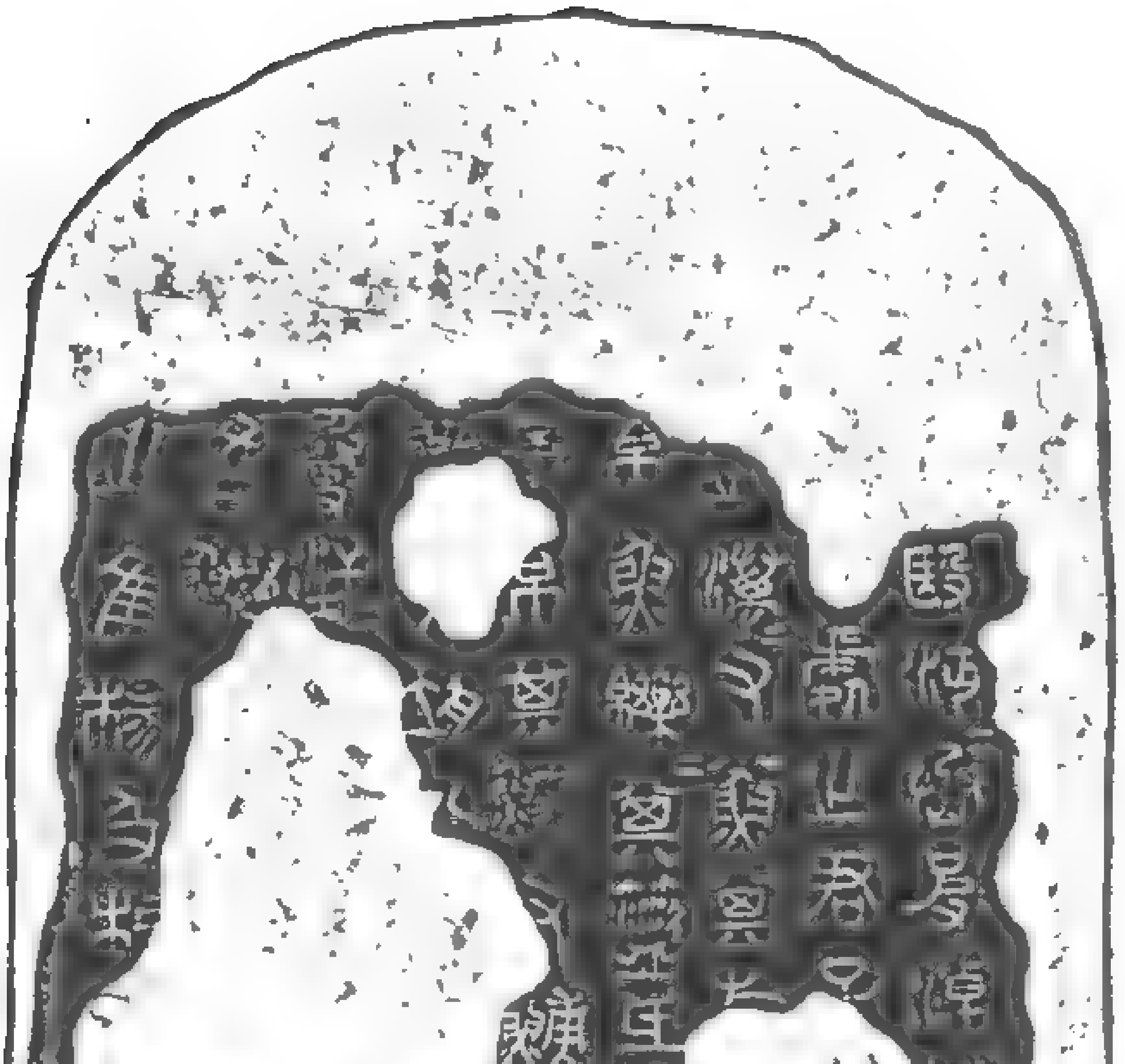
鐘另款從此四層
第八[illegible]作[illegible]以下
與此不同

山本誤作鹿

右石鼓第一髙二尺七寸圍六尺六寸字徑一寸在
太學戟門內東側西向

避車既工避馬
既同避車既好
避馬既駜君子
員邋=員獵麀
速=君子之求
卣弓茲㠯寺
毆其時其來
贊=即=遬即時
鹿趚=其來大
避敺其特其
遺射其猏蜀

歲後以此本第五殷字上多汧
字䌛䋞二字其處字上多字
有洗字其下係𨽾二字𣃔
字上從其字从𣃔孔本𦍋字麼二
從二遲二其多作不作鐵作經
可以桼之作楊及捧之前本初
拓書



史159-092

右石鼓第二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在戟門内東側西向

殹沔〻丞𣪘淖淵
　處之君子
之澫〻又小魚其方
帛魚皪〻其篕氐鮮
黃帛其鯾又鰟又
鮊　胡　　　之
夐迋〻
隹鱮
之隹楊及柳

史159-094

右石鼓第三高一尺八寸圍六尺四寸在戟門内東
側北向

田車既安鋚勒馮二
六師既簡左驂旛二
右驂騝二遴吕隮于
遵避　止陕宫車
其寫秀弓寺射麋
豕孔庶麀鹿雉兔
其還又旃其　趚二
大　出各亞
吴　執而　射
庶趬君子逌樂

嶽後之房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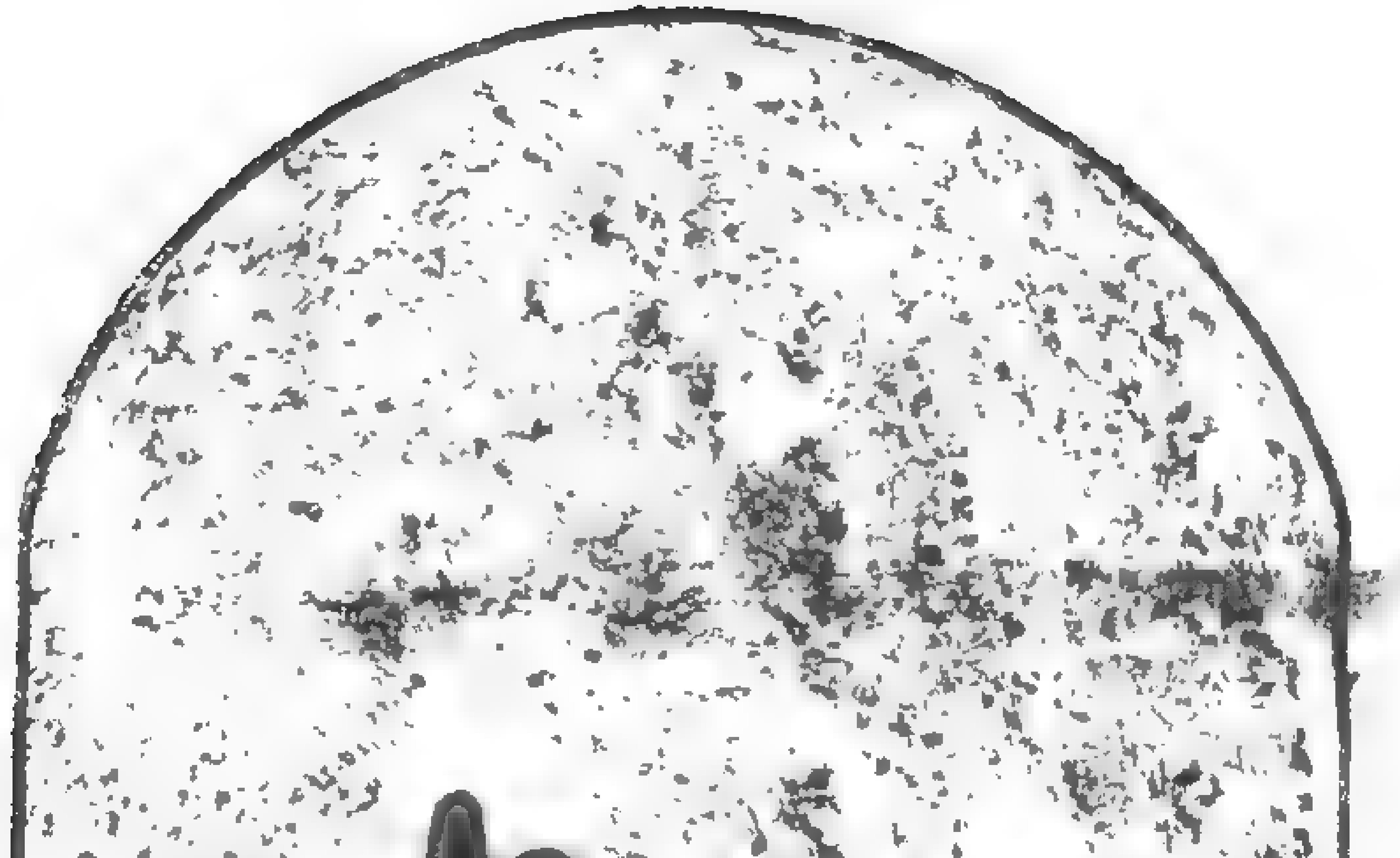
史159-096

東側北面跟東向也

右石鼓第四高二尺圍七尺三寸在戟門東向北向

鑾車柴敕
弓孔碩彤矢
馬其寫六轡
辻駿孔庶廓
靈博嵩車旣
徒日章遂溼陰
陽超二馬射之殊
獸鹿如
賢逌翕
允、

改後作第九



右石鼓第五高二尺一寸圍六尺八寸在戟門内東側北向

霝
雨

极吕
一㳄衎〻
㚕方吕或馬

欵識竹汀云文末樹字下作合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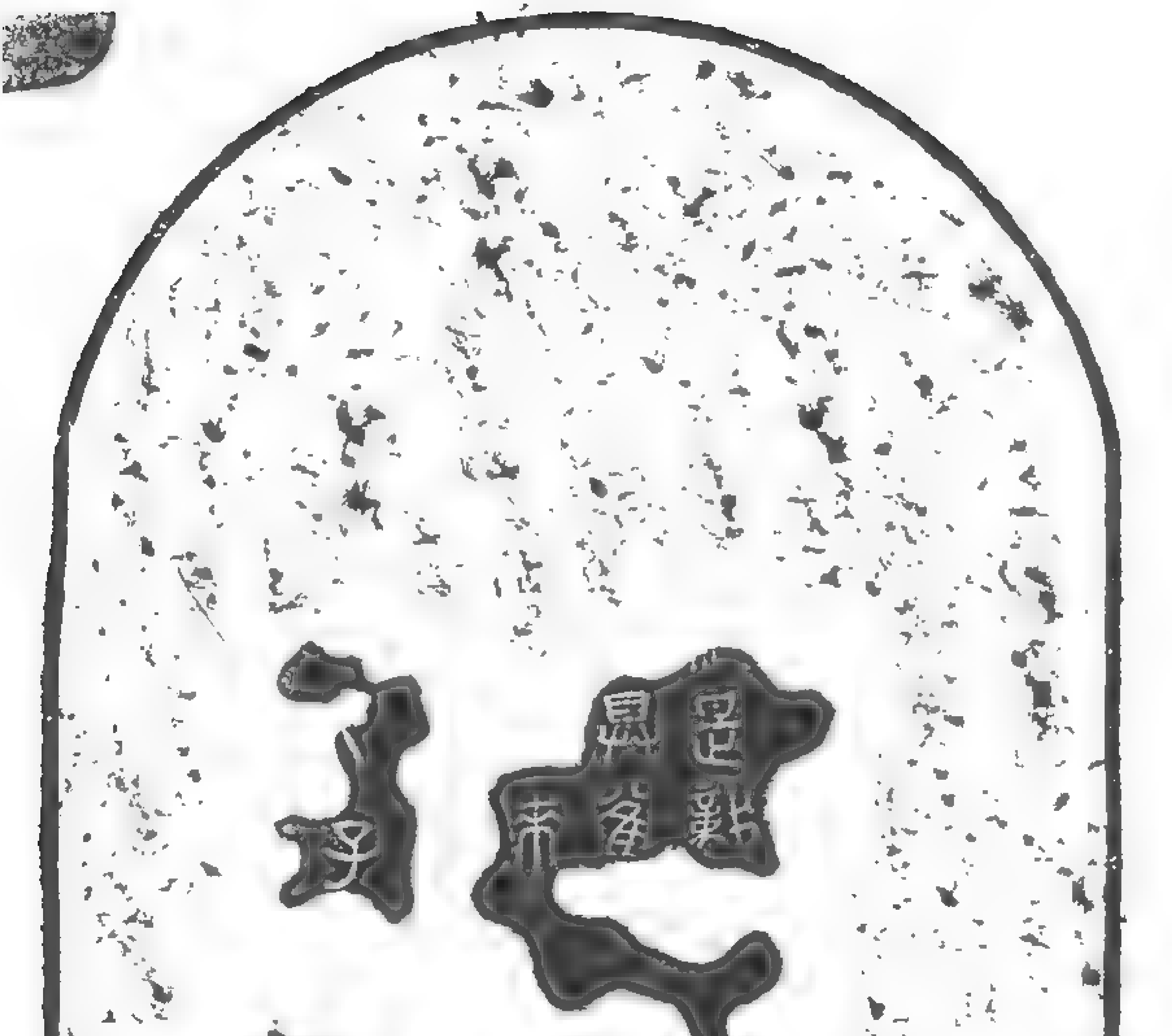
器本文從古鼓誤從吉

六

右石鼓第六高一尺五寸圍六尺八寸在戟門內西
側東向

猷乍邍乍
道遄我𤔲
除帥𣃦阪
䓞為世里
微戠＝逌罟
栗柞棫其
椶楷庸＝鳴
亞箬其華
為所斿𡏳＝
盩衛亯對
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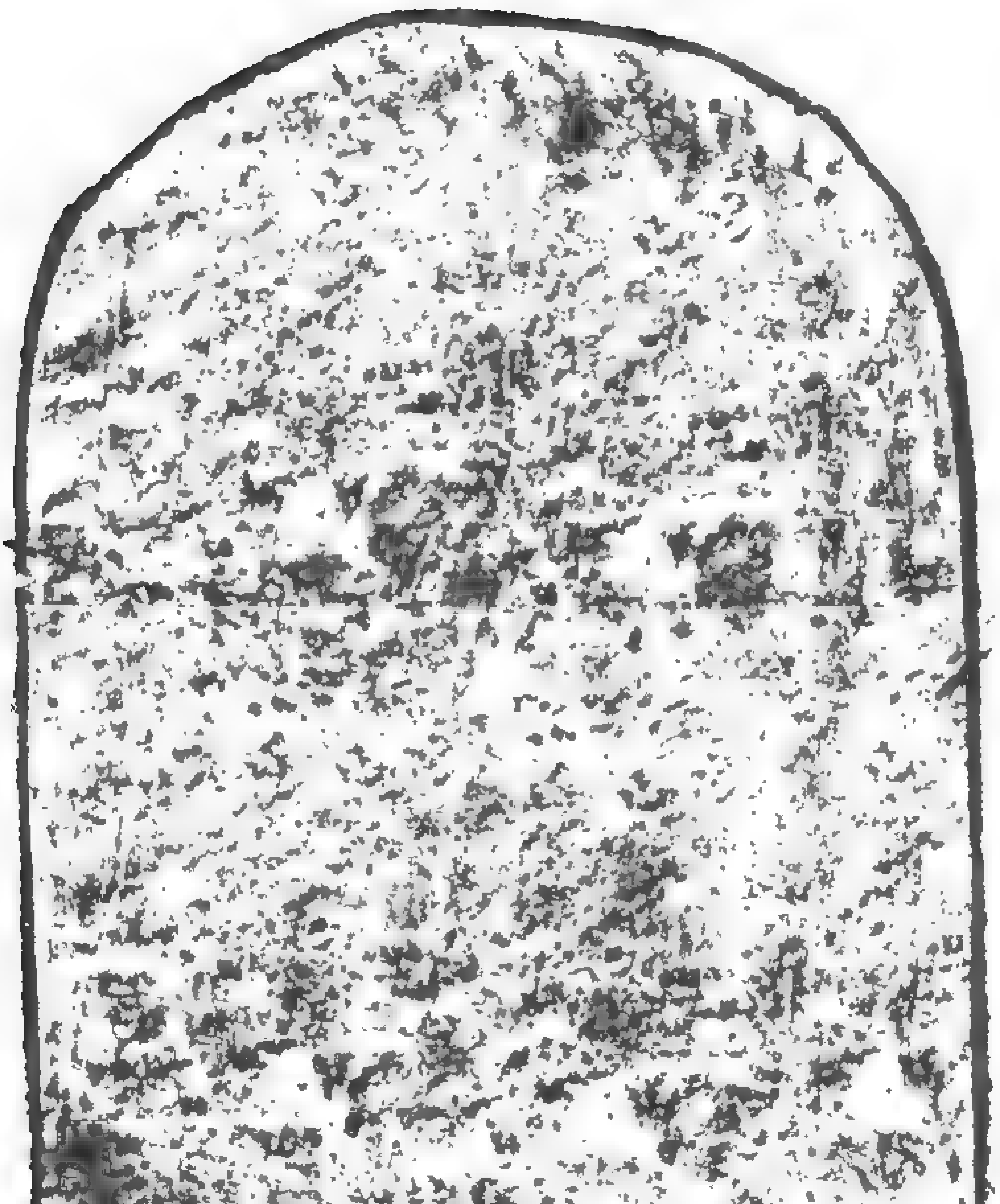
欵許作弟



右石鼓第七高二尺二寸圍六尺七寸在戟門內西
側北向

汨二是戴
其奪
來
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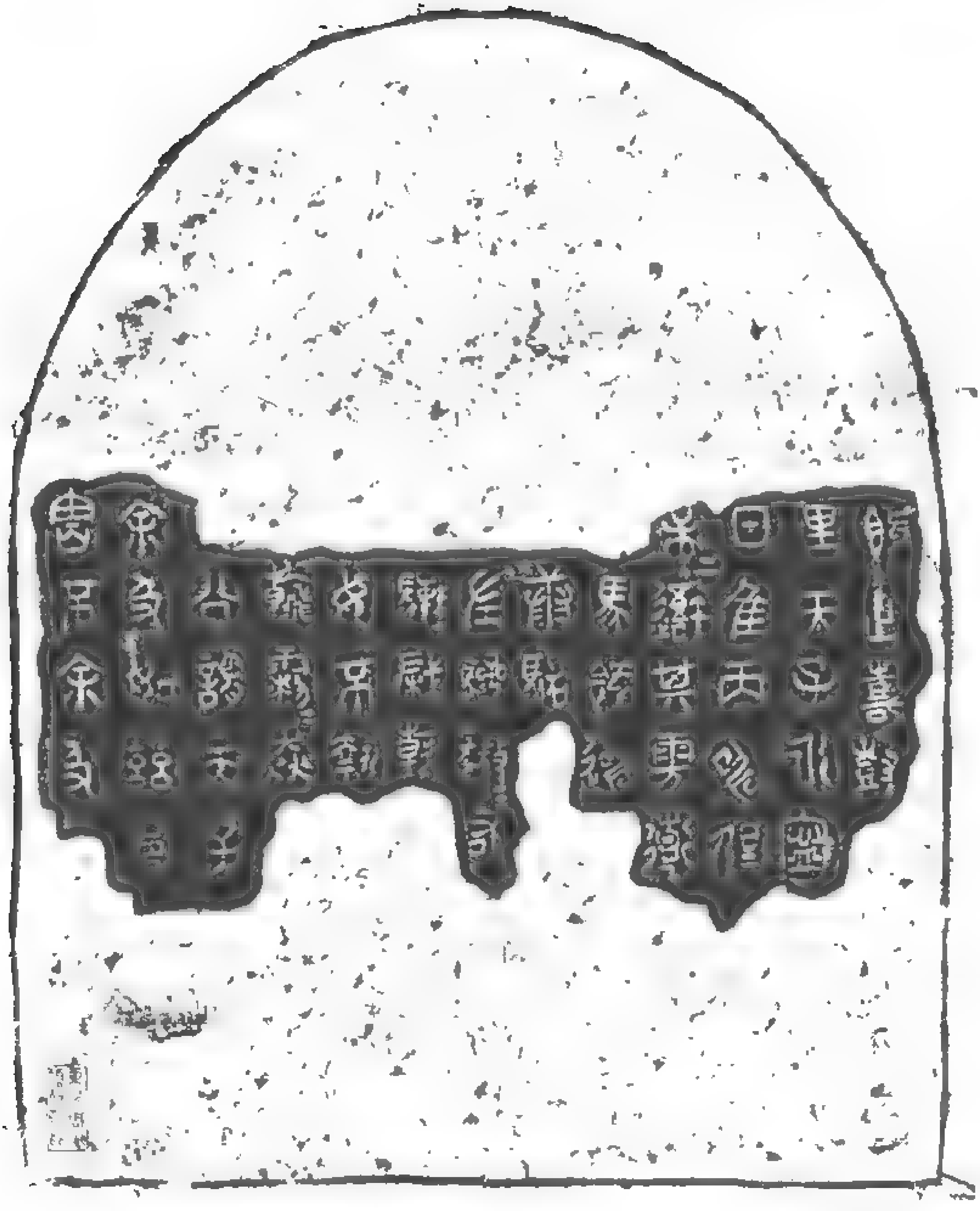
異記作第六猶存。
觀之高磨皆奈敬
其一之十四字



史159·104

右石鼓第八高一尺六寸圍六尺八寸在戟門内西
側東向剥蝕無一字

鄭樵作第二兩首作
霸水道史平於此義
樹明天子永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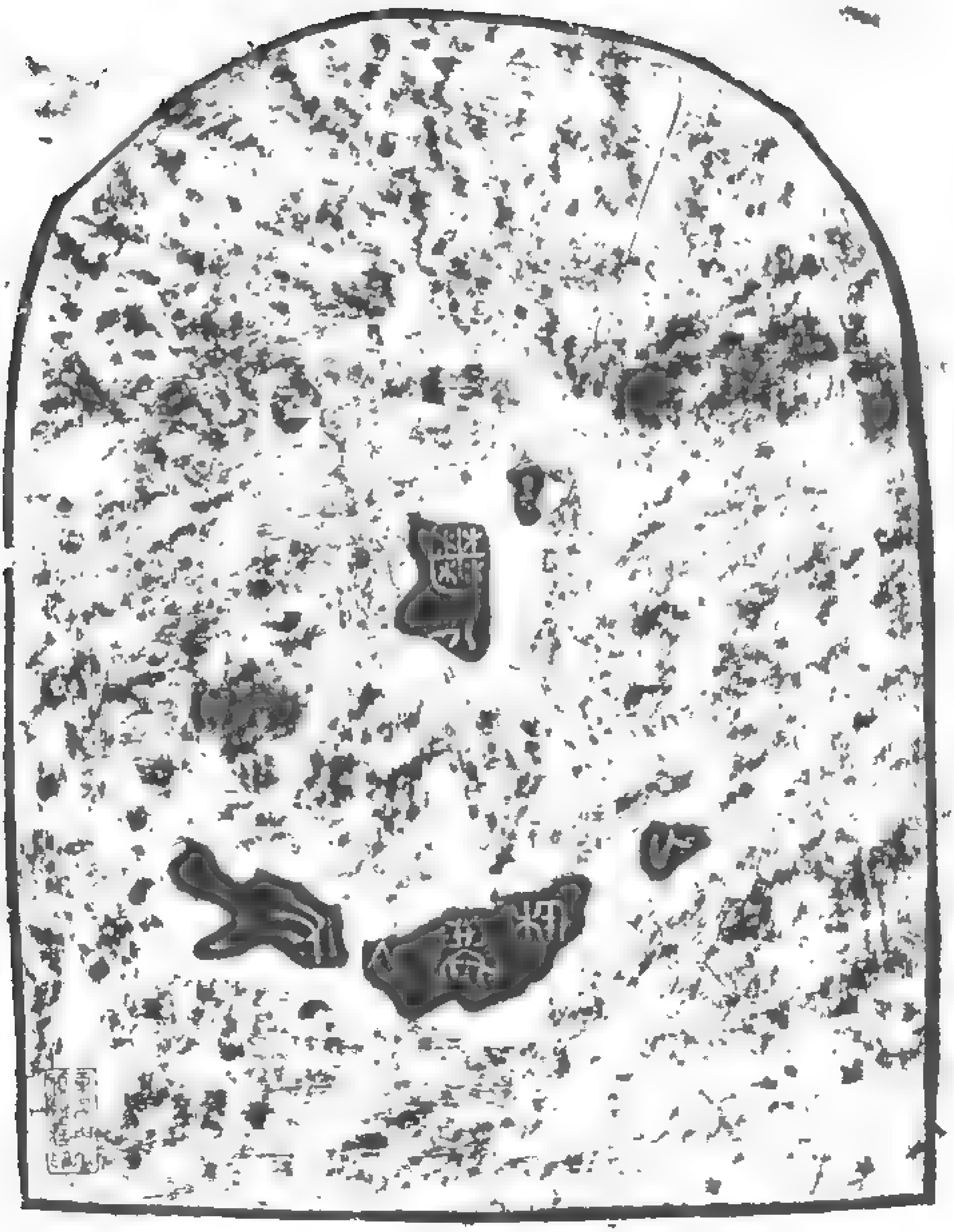


史159-106

右石鼓第九高二尺九寸圍七尺八寸在戟門內西
側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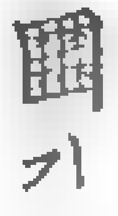
既止嘉樹
里天子永寧
日佳丙申旭〻
大〻避其雰衛
馬既迪
康賀
左滕驟〻若
駃〻废戟
如不執
騎霸猋〻
公謂天子
余及如兹邑
害不余及

嚴詠作節十其又作吳人
僕亡敕敵載西戴北勿奄
勿伐之西出敵用大祝君
執寧達中孔圍廣戰其
曈〻天亦有是



史159-108

右石鼓第十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在戟門内西
側北向



又人鹿埶

史159-110

右鼎銘周時器也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
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
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文在腹内外悉為雲雷之
文在丹徒縣焦山佛寺中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格
于周廟□于圖室司徒
南仲右無惠入門位中廷
王呼史翏冊命無惠曰
官司左右戲繁荊作錫
女玄衣黹屯戈琱戟緱
緄彤沙攸勒鑾旂世惠
敢對揚天子丕顯敍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
割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林佶云古文省文以隹即維也各即格也中即仲恵即專孚即
呼令即命易即錫女即汝幺即玄也即韓彤即彤綏即
鑾不即丕咻即休列即烈繁文以顯為寶申為中
鼎為昜揚揚博為尊孫文旂同廟冑同採申
同带壽同琱戟同戟縣同縞泥同矢攸同攸勒同
勒訖同敍季同年異體同文用周俍周嗣副俍同林
排毀俍業

此碑頌文及二世詔俱見鄭文寶本王元燮巳來守嘉興亦刻嶧山碑于江寧府庠今江寧知學
每行三字横列七十五行分爲十段字體與鄭本小異差弱耳據嘉興自記又有秦山碑石四片
移置郡庠今搨者無有也嶧山碑凡七種予僅得其二予嘗往來鄒嶧間而鄒邑與嶧陰
豈二本皆不能發語以為爾然内其書亦僅依鄭本重摹者殆亦無異也此翻也又況王翁
林處見一本字差小於筆技為劉純叔實種植生平後所書李易求摹又有七種於定陽
求宰生不聞有此碑傳世此碑字體迤逗與易求他碑殊故石中高忠君楚莱作叔仂乃湧
書與耶此定陳某殺殘仍好古者知為唐拓跋見是此支完在存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彊廿有
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太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
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口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口口能禁止
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口口菑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

以上皆係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
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
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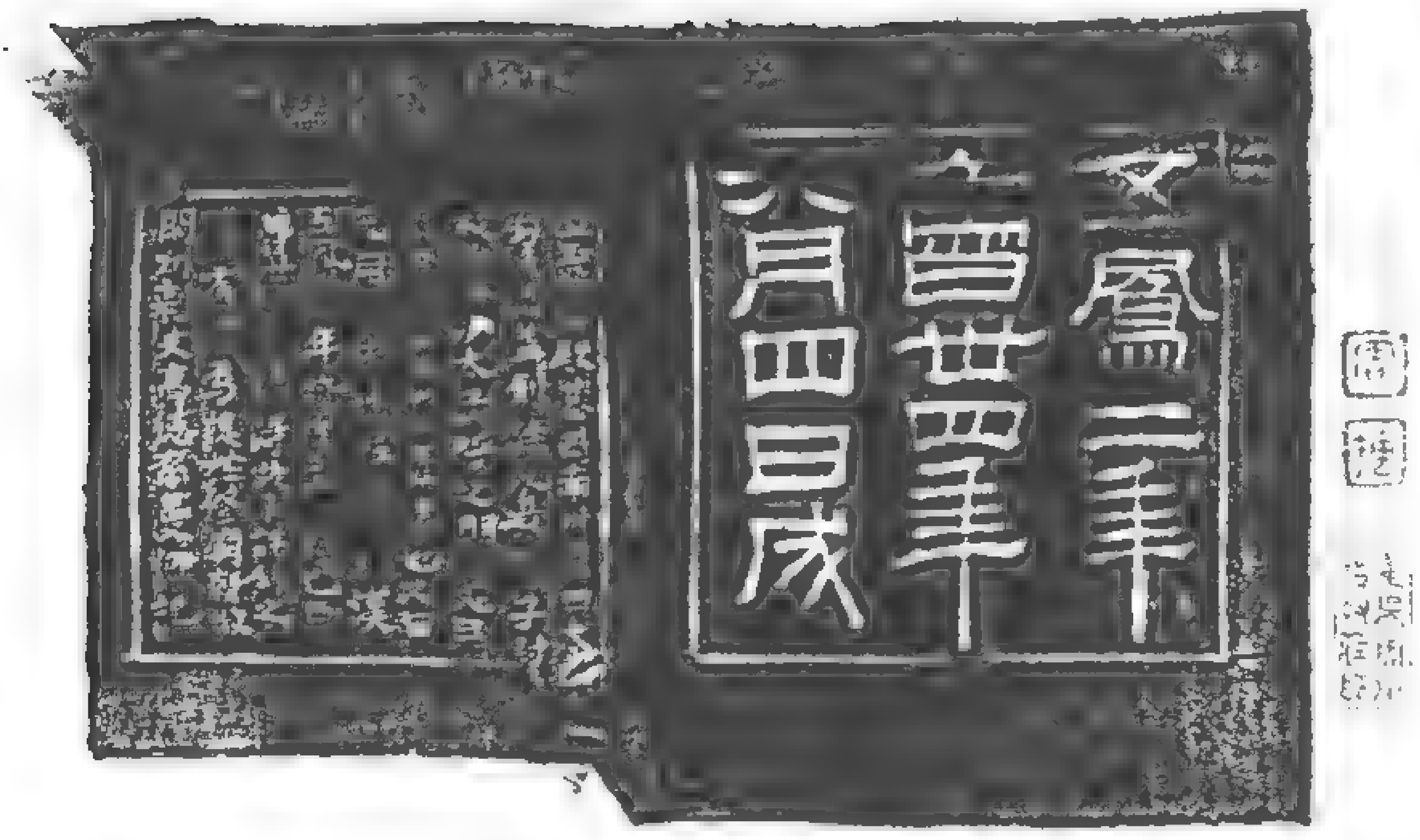
右泰山石刻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二寸字徑一寸七分在泰山頂上碧霞元君宮之東廡

秦琅邪臺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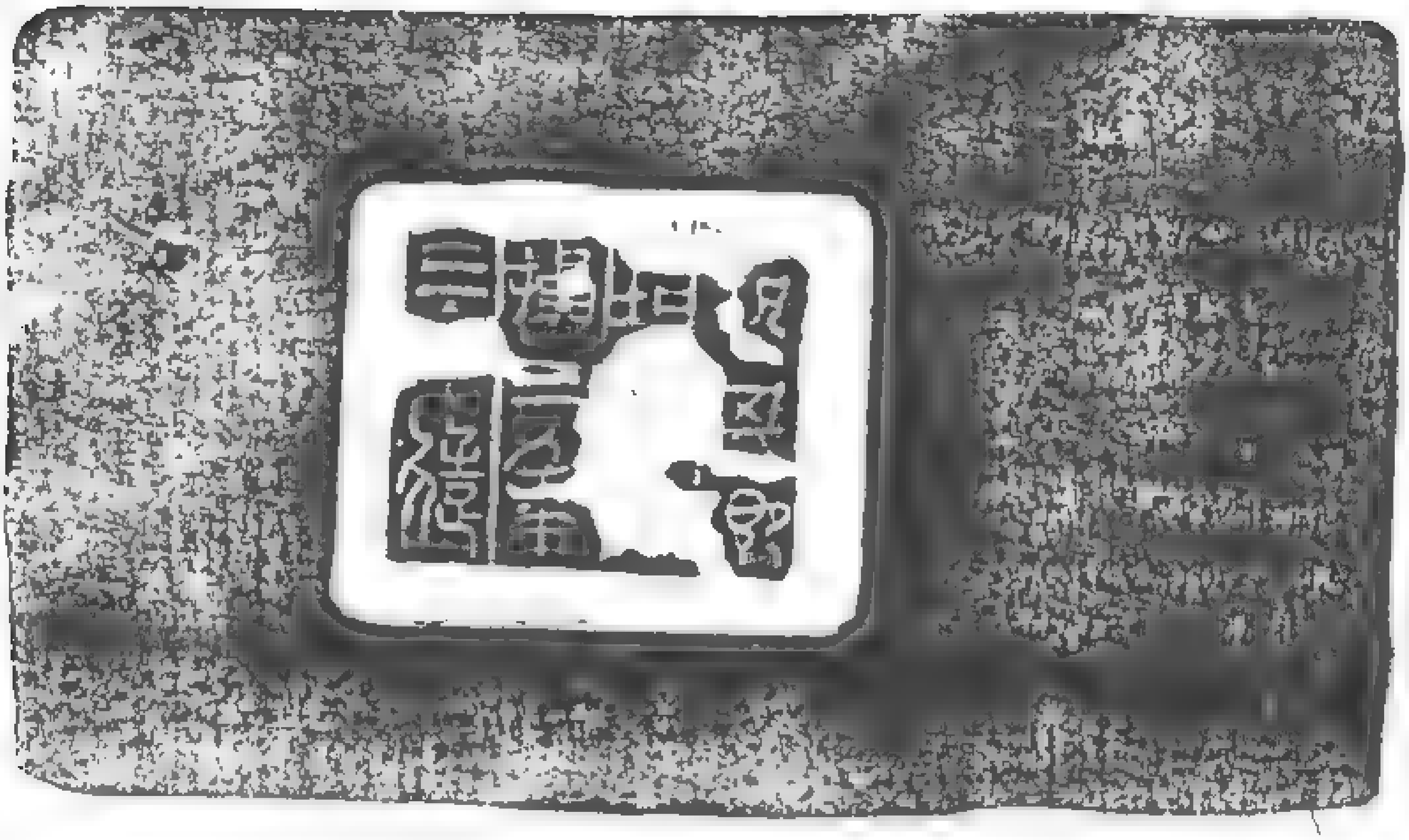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皇帝曰金石刻盡 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
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
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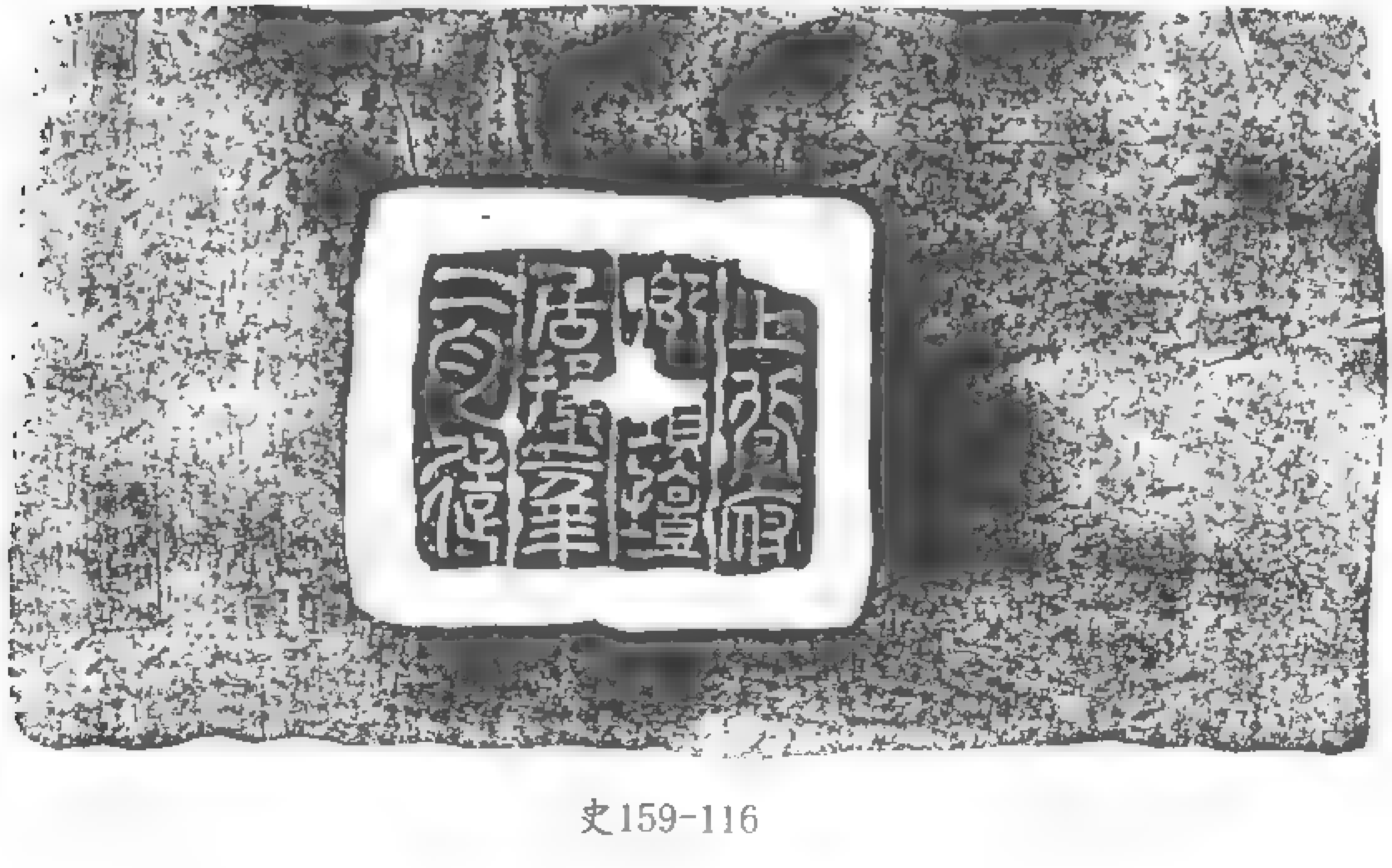
金石存云在今山東諸城縣存十一行〻八字第一行隱〻有字而不可讀當是頌詩之末二句
後十行則二世詔及從臣姓名其行字有制曰可三字今拓本無之或致書郃陽趙大吉云
臺有二石壁東西相向頌詩刻於西一壁無一字存者此字在東面壁上苔蘚久無人拓近
始見之按金石錄集琅邪臺石刻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存然亦殘缺無完
中藏翰林守審觀城石令摹江文蔚提揭刻石即此碑也文氏所刻者是全本所存字與
趙氏所見者正同豈以摹拓為業時遠刻早然筆畫之間不甚古茂又董文氏摹刻亦
此地一字而自金石錄後五百餘年他家未有入錄者而予始得之亦足以豪矣

石墨鐫華云西漢石刻僅存者
絕少此字簡質古樸
金石文字記云五鳳宣帝有天
天下之年也魯卅四年魯孝王有
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意而
下書諸侯王自有國之年此漢
人之俗也
隸辨云宋人高德裔有記



右魯孝王石刻高一尺一寸濶一尺九寸厚一尺刻
字處方七寸字徑一寸五分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
門西側北向





史159-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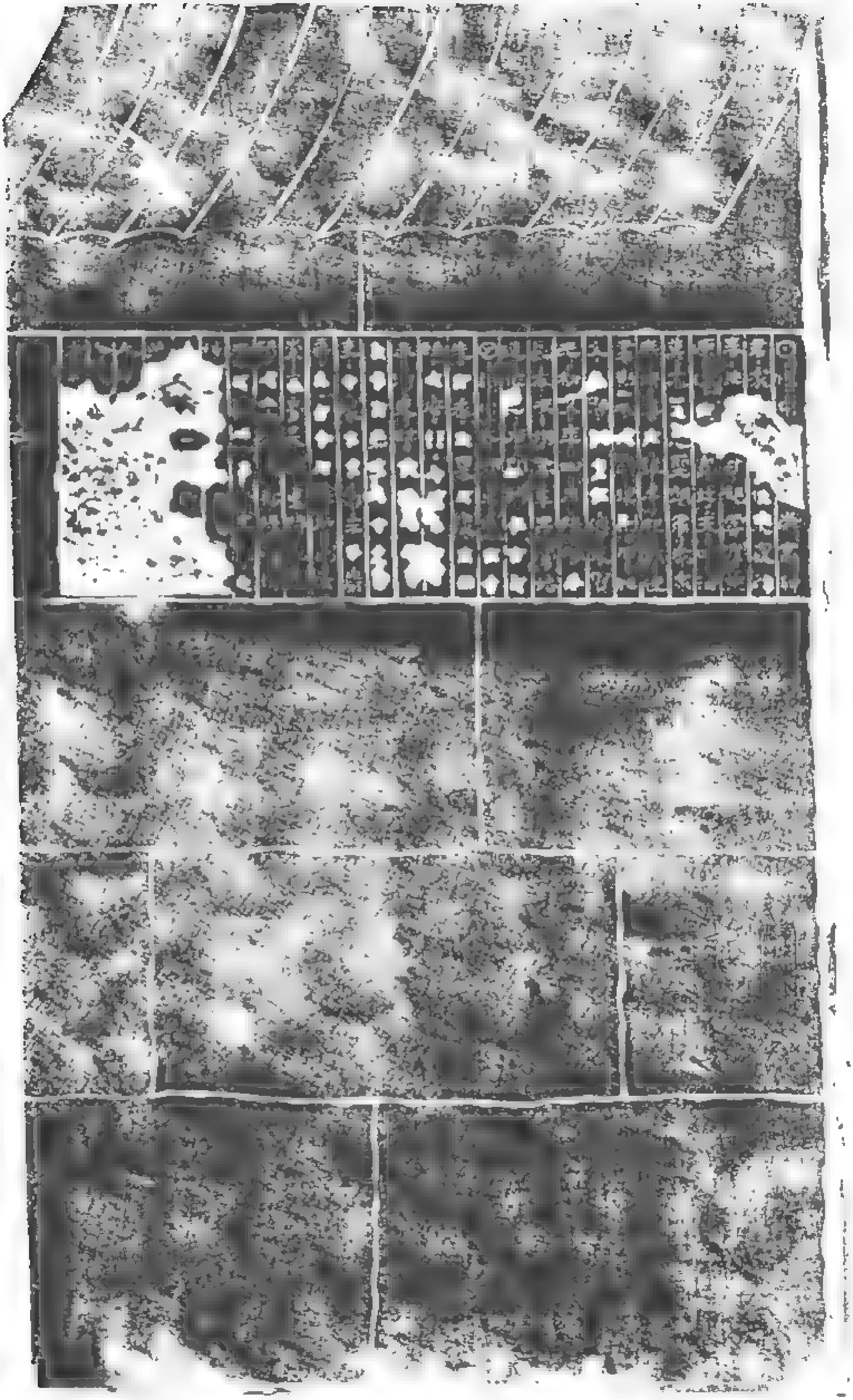
右祝其鄉及上谷府鄉石龕祝其鄉龕高一尺濶二尺厚一尺刻字處高四寸濶五寸五分字徑一寸一分上谷府鄉龕高厚濶與祝其鄉等惟刻字處濶六寸在曲阜縣雍正十年廟官陳百户從孔林移置孔廟西齋宿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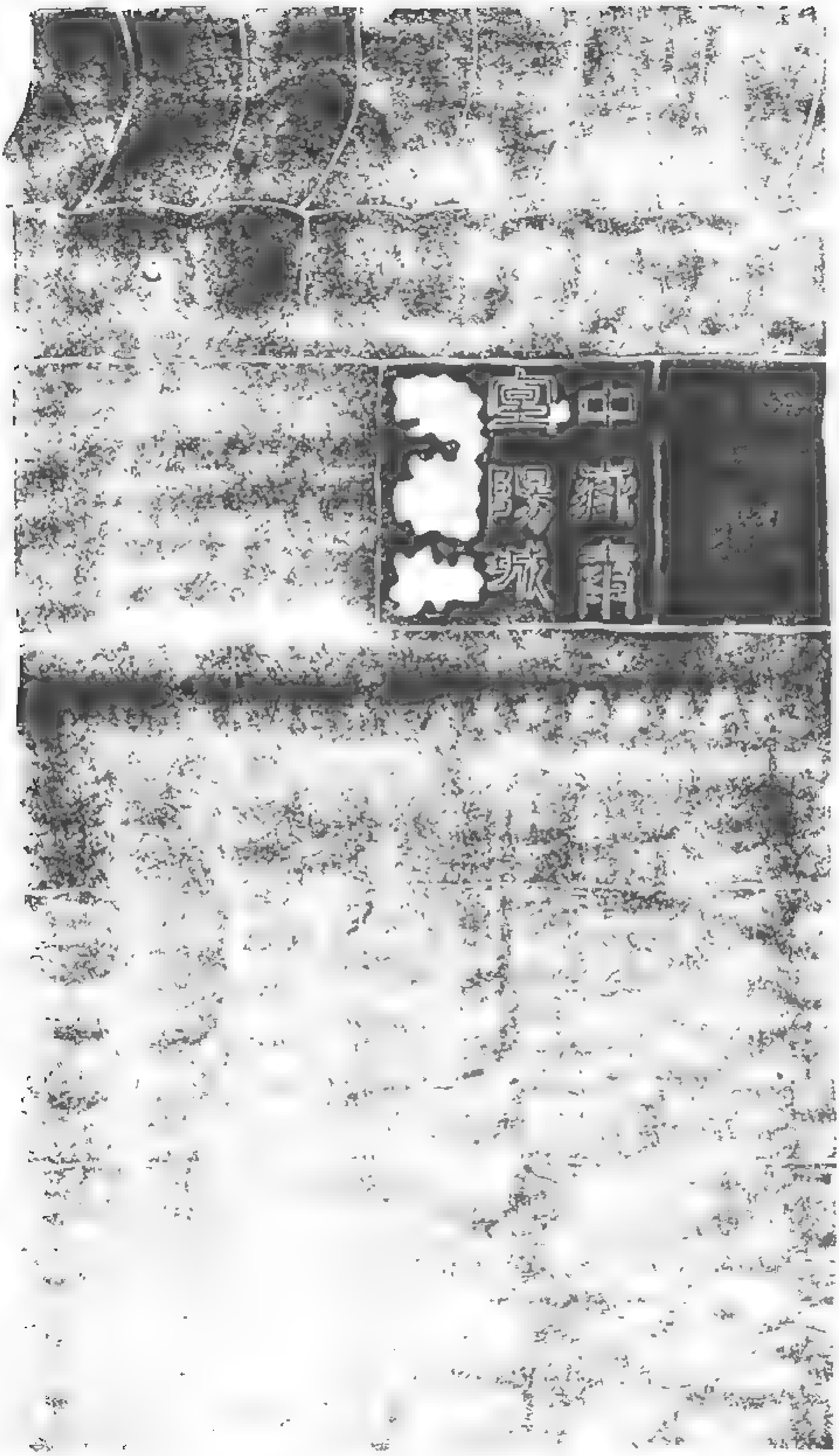
隸釋載王稚子二闕其一時曰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口字原云在成都府輿地碑目
云在新都縣隸續云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其一云漢故兗州刺史雒陽
令王君稚子之闕

史159-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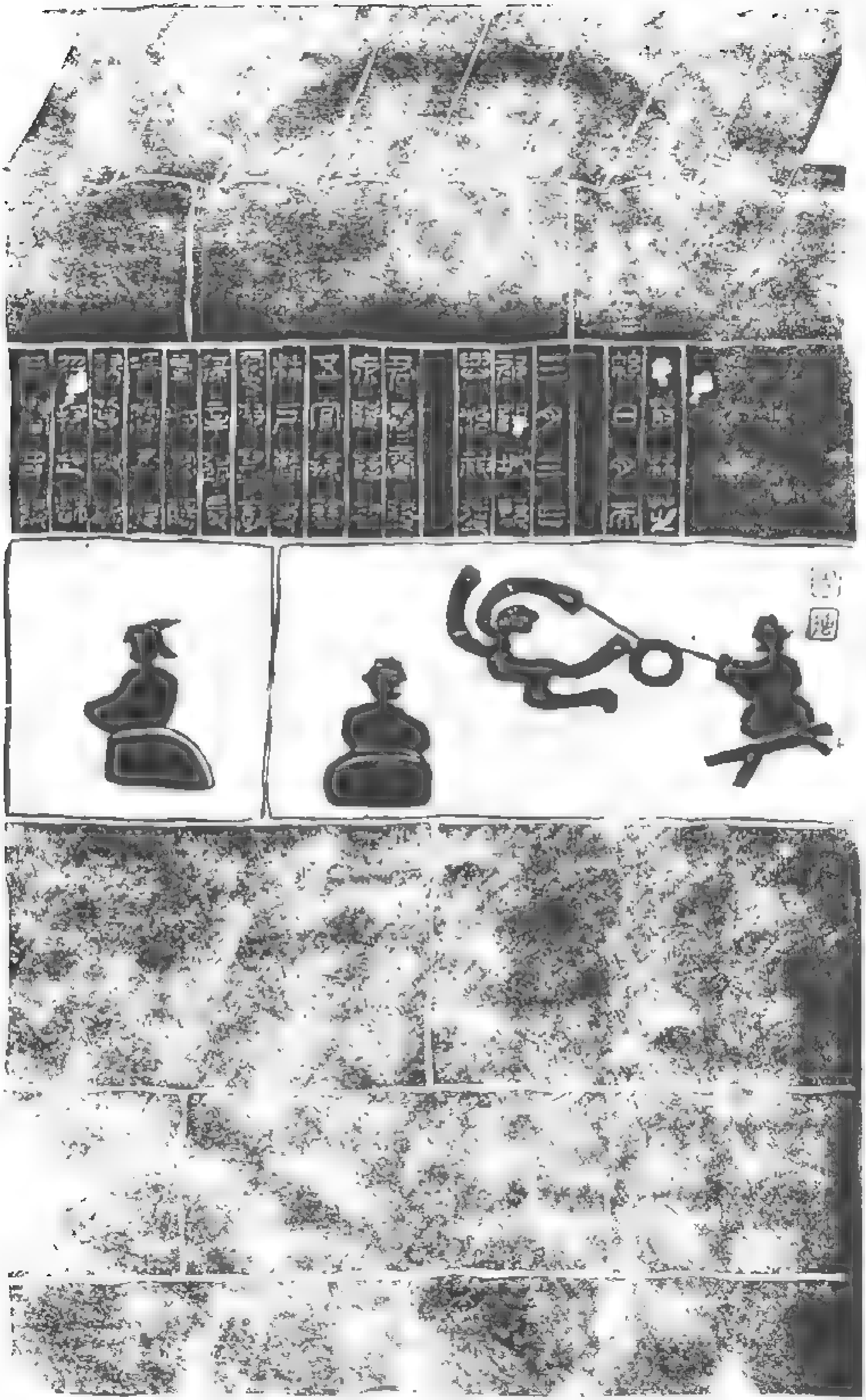
右雒陽令王稚子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大路傍西墓前其闕有二雍正九年一倒没于溝水中止存與一闕高一丈五尺濶三尺厚二尺五寸字徑三寸五分東向

隸釋云王君名渙其字稚子廣漢郪人也東漢循吏有列傳今成都新都知有渙墓之無遺石闕其上多刻車馬之狀一幅二人乘馬一幅二人乘車趙氏云本傳稚子嘗爲溫令而碑作河內乃史之誤此說非也溫者河內之邑河內是郡名溫令也碑河內溫令者以郡爲尊○又生雲之稱他碑碑中縣字反書○隸續云闕之兩角有斗斗上薄鬭童兒又作重屋四壁刻神像人物車馬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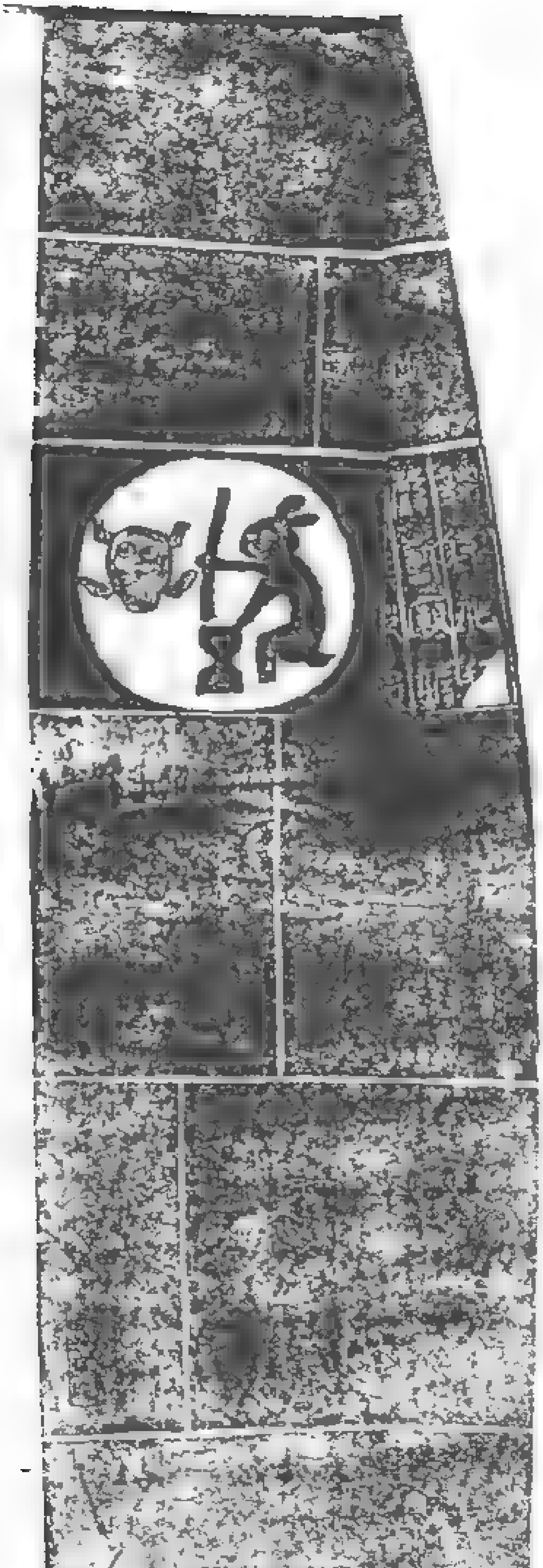



中衛南
皇陽城

右太室神道石闕銘并額高八尺濶六尺厚一尺六寸刻銘處高八寸濶三尺三寸字徑一寸南向額北向高七寸五分濶八寸字徑二寸六分在登封縣東八里中嶽廟前百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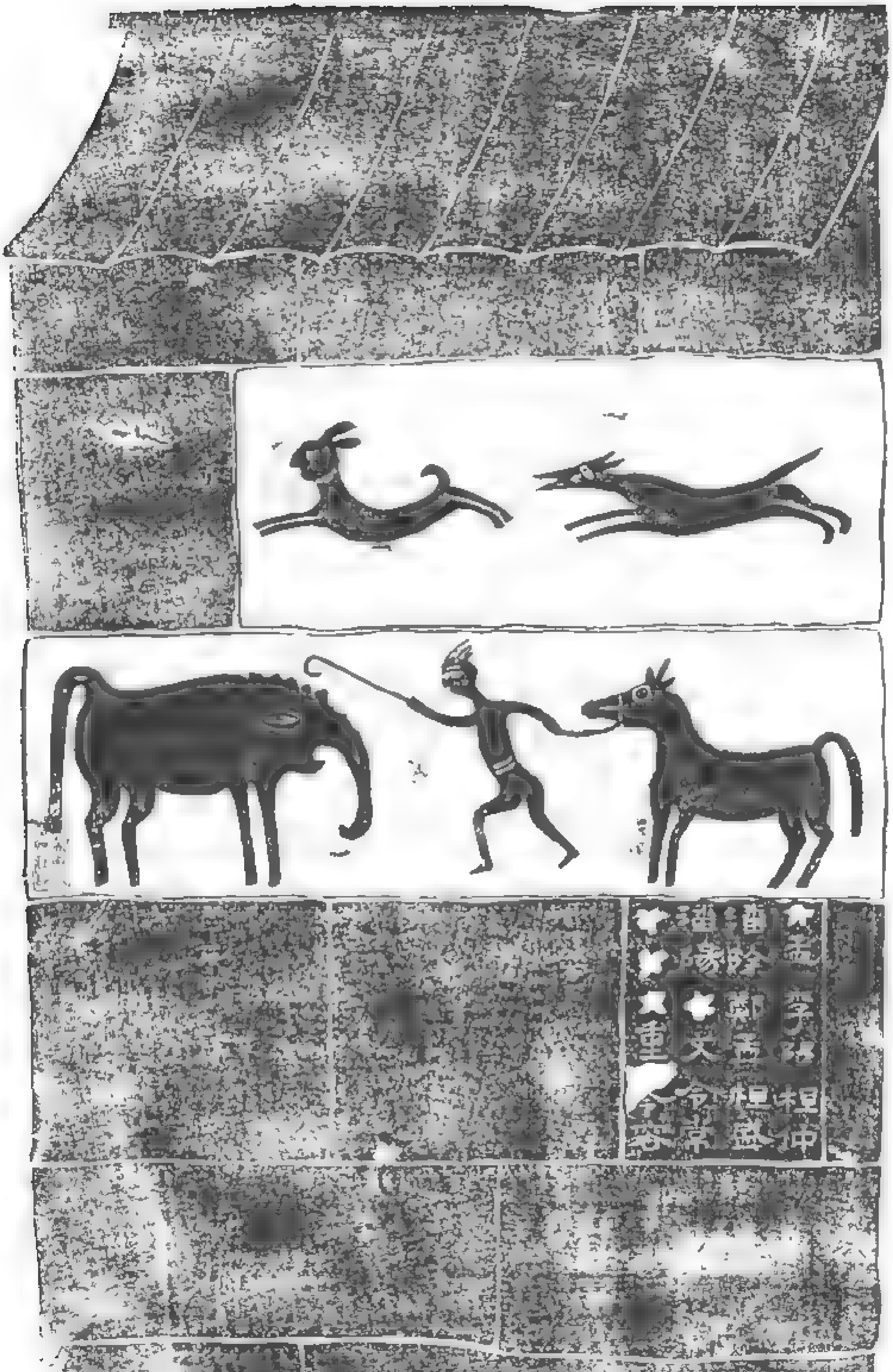


史159-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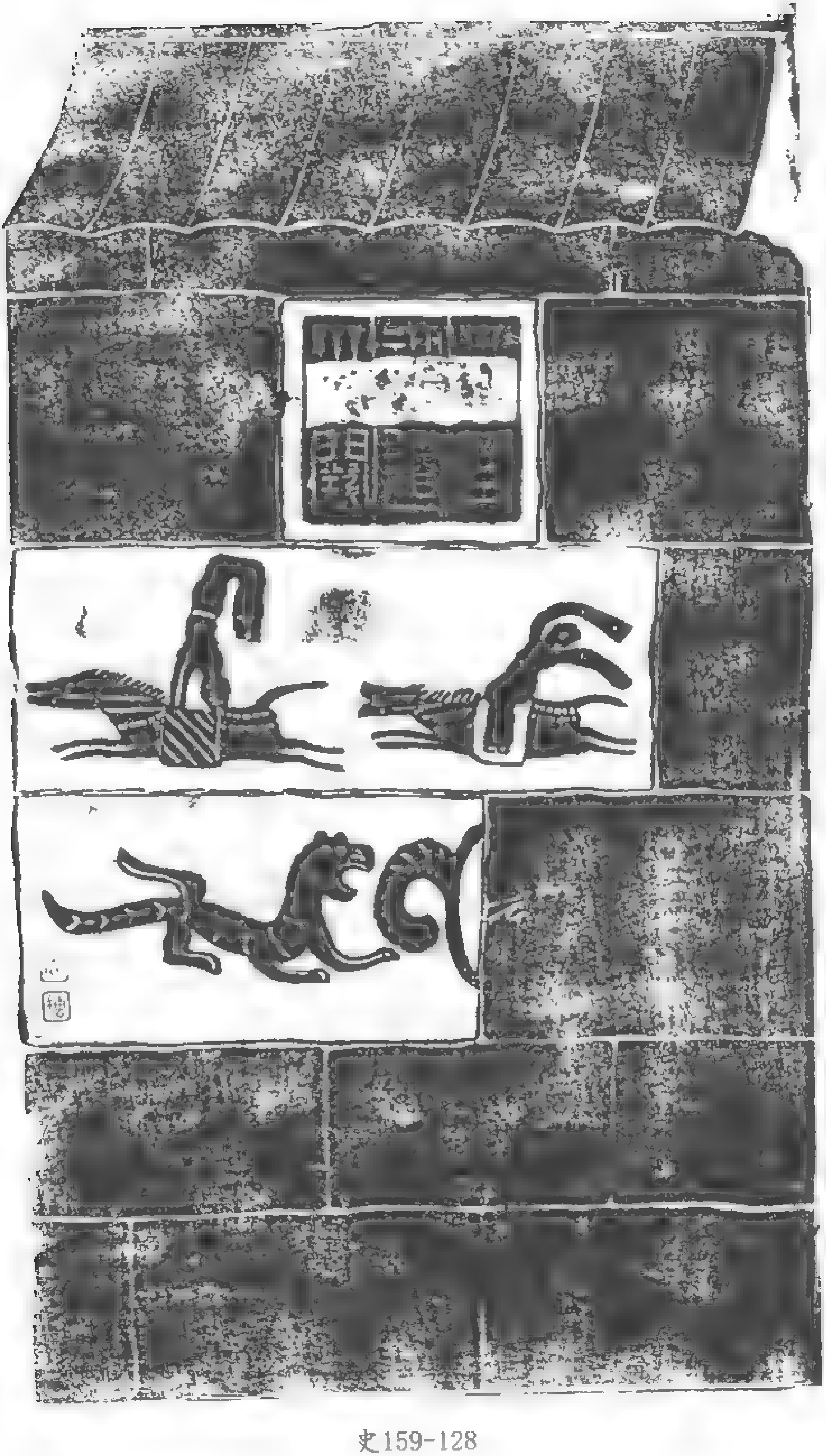
史159 124

右少室神道石闕銘高八尺五寸濶五尺五寸厚一
尺八寸刻字處高一尺濶三尺八寸字徑一寸四分
此西闕及西側也在登封縣西十里鋪西南三里許
田間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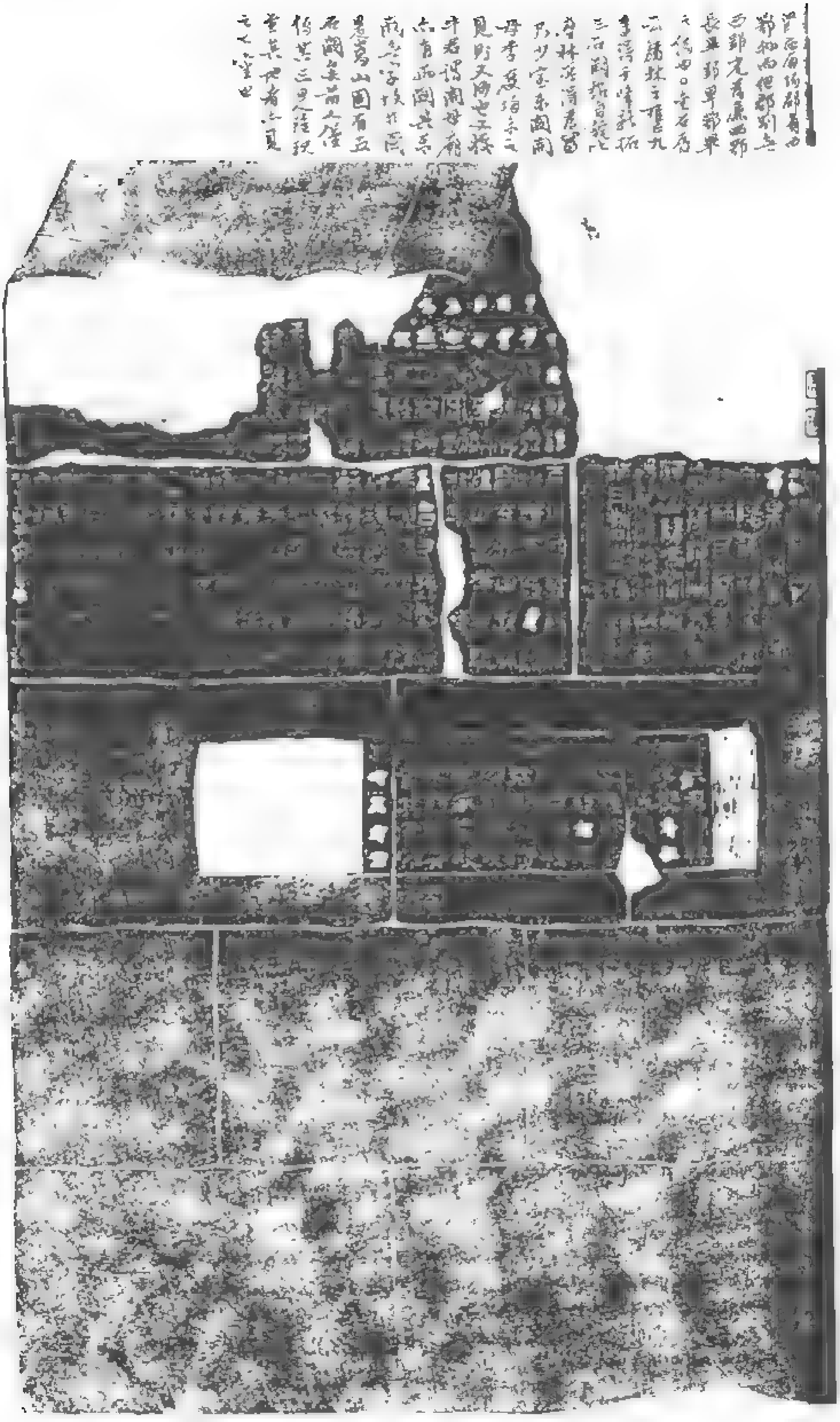
史159-126

右少室東闕題名高澗學与西闕等刻字處高一尺
濶六尺字徑一寸二分北向雍正三年雒陽董金甌
相國遊嵩山表出之前人皆未及見



史159-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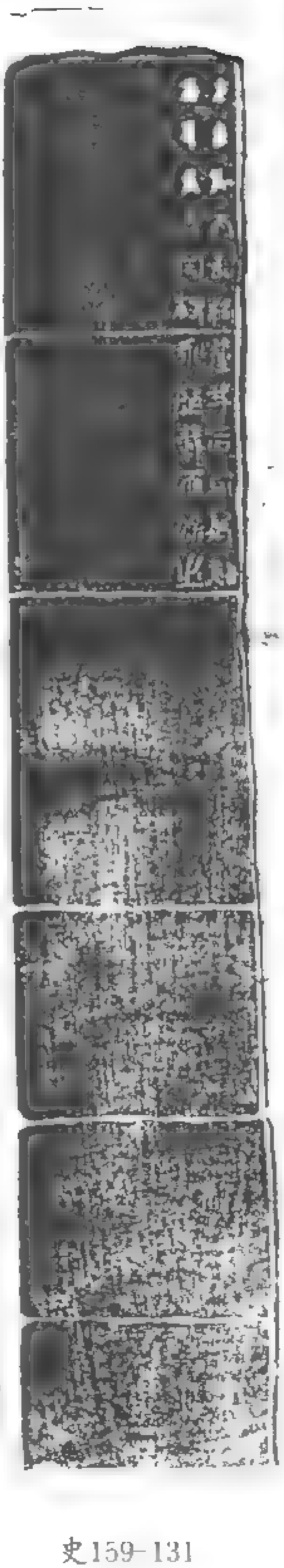
右少室神道之闕刻于西闕之陰北向刻字處高也
寸濶七寸五分字徑二寸三分



史159-130

金石文字記云在嵩山啓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啓字曰開隸書篆書兩石刻記四分見作篆書三十二行前有額十行行七字而第三行止六字以少室石闕題列官名考之知此十行之上無闕也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前銘十二行年月一行每行十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今止存九行每行亦止存六字其下已亡其上一層無疑矣按視其考志兩漸又闕四句文曰闕或以石像累砌作墻而翻其中石質甚粗字亦拙劣隸茂設亦不工拓印篆文之年畫青世子敬王庿下視四石闕并拜所謂闕四句者今又得四行二十餘字以文多不程啓故姑兩刻于其旁俾世共之一層也

〔李度石闕銘八分書銘云與大君諱[illegible]字季度[illegible]郡王藩作[illegible]緒文後舉孝廉西鄂長早終叔[illegible]往懷我君時久屋淵峰高游是德配[illegible]文廷而不特歲有豆亡其屬唐以下闕



中州金石考按隸辨書夢英傳唐章懷太子賢注光武紀伏堂鄉與李字度潁川人為西鄂長官階相同知是其銘但首行缺諱稱紙作故與字迹均佳注或即指此唐與李季度即此銘志揚不載說者謂其無徵不援乃于此徵遂得之

金石錄石闕銘中部將堂谿典伯并嘉平四年為請雨嵩高廟按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乃以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太室

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典字子度而延熹傳注又作季度今此碑乃云字伯并亦當以碑為正

唐文粹崔融有啓母廟石文云開母即啓母因漢時避景帝諱故以開代啓　金石錄跋此碑文不為宋章嵩山刺金重修啓母廟命崔融作碑銘今無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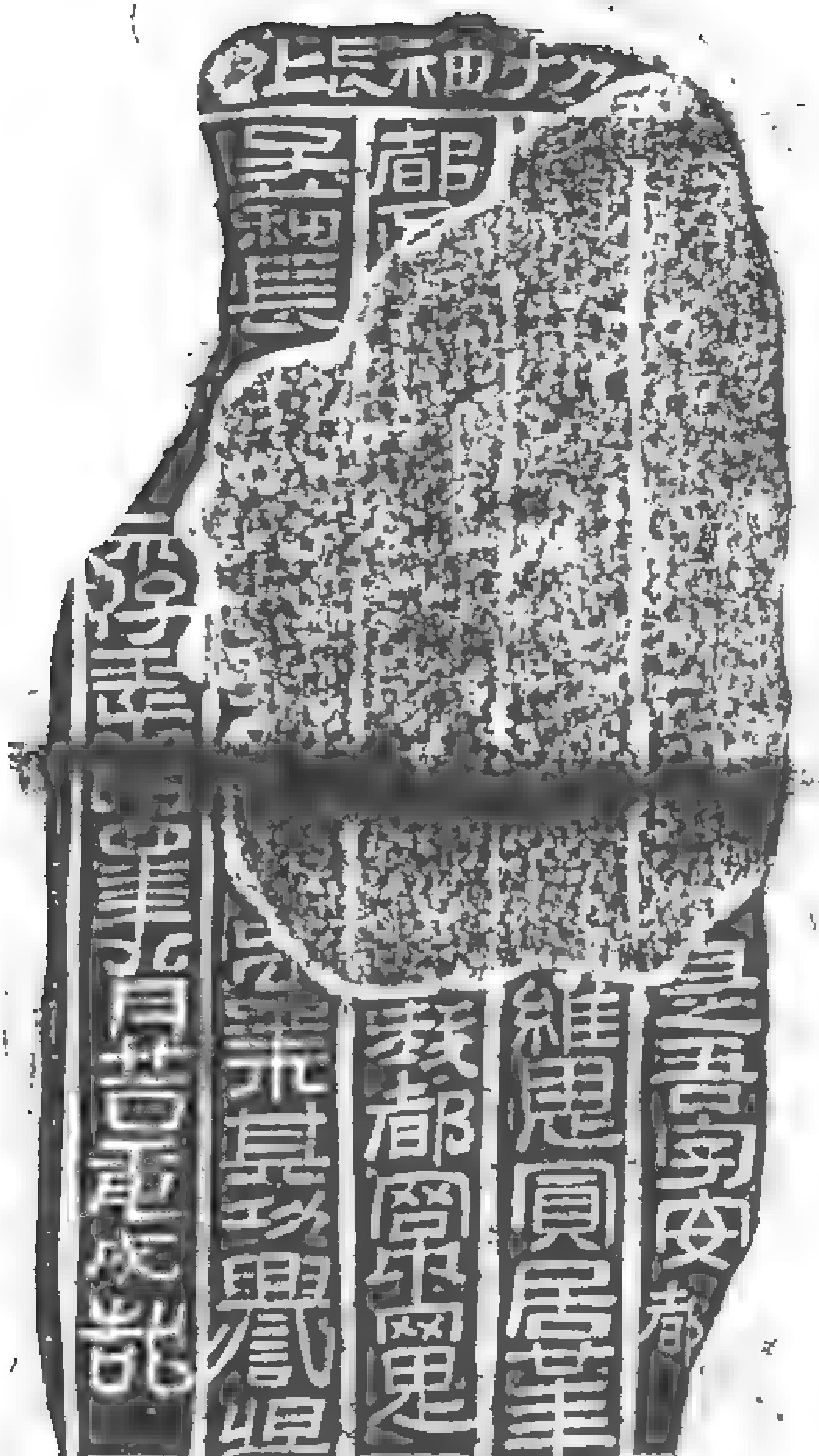
右開母廟石闕銘并□季度銘及東側高八尺五寸

濶六尺厚一尺六寸刻字處高二尺三寸字徑一寸

八分下刻□季度銘處高七寸五分濶二尺三寸字

徑一寸五分在登封縣北十里崇福觀東廿步許北

向



史159-133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
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
人誅呼衍王斬馘部
克敵全師除域之災
四郡之害邊艾安振
到此立德祠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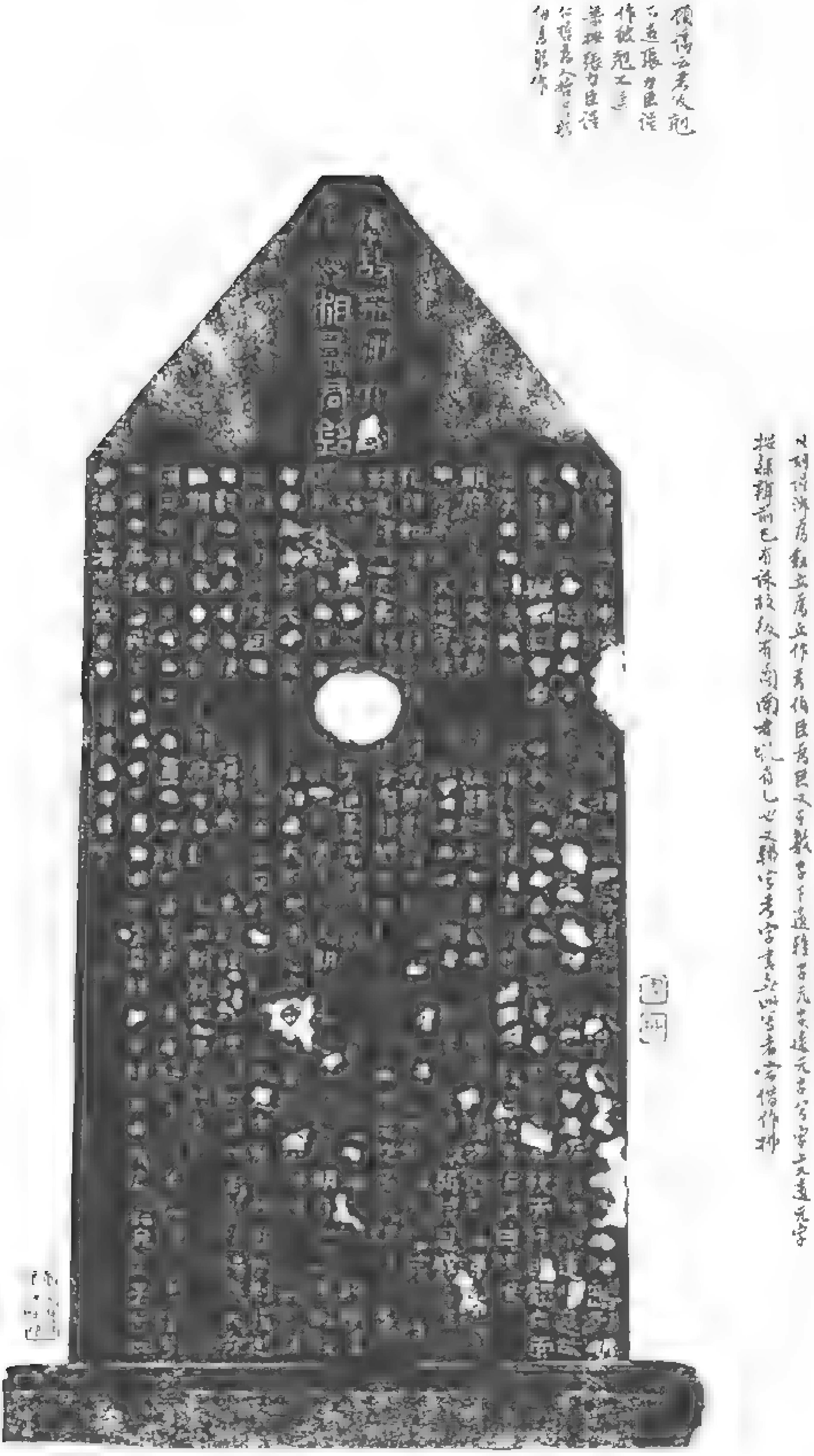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
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
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
眾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疢
蠲四郡之害邊竟艾安振
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

史159-135

右漢燉煌太守裴岑將郡兵征呼衍王克敵全師而勒石銘功之刻也刻字六十字紀事簡古書畫雄勁整截巉巉如有金鏃痕殆以篆而為隸者而當時精騎三千刁斗壁壘之威凜然遑見百代寧可犯邪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銳下大孤笴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徹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碑在絕域塌摹者弗能到好古之士罕覯焉故自集古錄以來諸金石文字皆不載予竊歎是碑以先漢法刻超然獨立於萬里荒徼之外殊可惜亦可

幸也傳所載漢代征討武臣勒臣紀功績者如驃姚
狼胥之跡車騎燕然之銘其存淪於世何如哉副使
郭公朝祢為余述裴岑刻甚本末是以備論著之碑
高五尺字徑二寸有二分

十三



力臣云按縣吏劉曾操
按說文督上從叔与先
別之樣如今俗[illegible]改作
督○留啟恭當是恭孟
所屁同居[illegible]布稿字
力臣云此碑書法古意一
劉首或上標官名後稱
六之其官只上稱故吏
[illegible]因人而用也[illegible]
其位名失此位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皆為役

張力臣云中部部郵官也都邑地名[illegible]也字[illegible]也○[illegible]本官[illegible]名[illegible]印宗[illegible]力臣云本
當是嵩字耶○力臣按[illegible]元[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也○[illegible]
是建寧印韓說六之韓[illegible]亦官也[illegible]是[illegible]名○力臣[illegible]元[illegible]

張力臣云第二碑○此係陰以故複叙事其云○如由讀方[illegible]
行之文字全文也又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三碑[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西下十九人皆作倚[illegible]

金石存王先美曰孟郁部當書刺史不當云太守韓曰諸辭曰誄亦秀才妥子按漢人碑敘多不書姓如孔彪已自博
陵太守遷河東太守而碑額曰漢故博陵太守孔君碑魯峻自司隸校尉遷母憂服竟拜屯騎校尉而
碑額亦從掾校司隸校尉官碑前有詩曰後又有叙曰與此碑額曰詩辭曰誄皆異詳其故不知潘昂
霄金石例乎此云何也

右北海相景君銘并陰高六尺濶二尺二寸厚五寸
五分字徑九分額字徑一寸六分陰字徑七分在濟
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西向

碑以侌為蒼以滐為深以衙為樂以醳為釋以憧為
慟以麋為眉學即戀字叏即奔字褏即懷字奕即棄
字

金石存景君碑陰凡三列共五十四人後有韻語一十八句中一段云故三年服者八十七人重人制禮過
不及皆非禮宜三年之喪惟父母用之漢人多有相反者元和間妃態大臣及二千石於三年喪
至建光元年後禁不許孝宗時趙騰按尉檢郡以母喪乞自訟言郡以郡臣為名
濫出云案不許之語據以侍中解猶復其子書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
夫行喪是三年之喪固不得盡人行之矣而發乞詔令楊君例以卿父常去官劉勉刺史及
以從父憂去官部陽令曾全以國喪節憂去官此又何也且更可異者三年之喪亦惟抑
大夫不得援之子親而故吏故民又稱之周之子其長凡此碑云故三年服者八十二人費鳳之
故吏忠孫麻按狀魏元丕之故吏服敬等不遠而里獄制緣喪者順之臣吏緣麻服
經漢儒其哉禮過情有如此者雖云漢世近古風俗猶厚亦不遠乎聖人之道矣

然境云濟寧州儒學孔廟門列漢碑五其劉夫孫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想志不載以字

磨文以余考之天啓間知州梁有字九思曾奉勅悉河南北採金石三萬餘通其選類其

副本存二百卷曰文海英瀾至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益選擇其寶以稿云泗水之流

聚漢刻來山積項得慕碑寓歐陽趙氏著錄斯碑乎其任城其移置于學者若天

啓間矣碑銘漫漶其陰旁在壁工以不能推拓鮮有知者池上蘭陸令梅之題名有

紹鄭埙蟬嫣謙史書任縣吏吏員籍載戒修於年以入墅其云乎者不載乎後漢書

百官志即趙氏亦不知也覓蘋證正字謂漢後隸凡四十有四引何陳天雅尤評有

耳孫枝尉水丘岑西郛碑有侯孫水丘部安陵人又有侯孫都昌台丘遷故知郃

昌台丘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已也

丘垤上缺二字是刪述循下是泣、公二字規下是經字雖下二字並末句四字皆削去見闕里志山東通志

史159-142

隸釋云凡六十有二人不稱字者一人不稱名者二十一人張晉朱熊五人書體不同蓋後來所增者

按本碑未作山陵二字作陽字

隸續載韓勅孔廟後碑。陰五列所題士大夫名可辨者七十人不名者八人河南雒陽李昶中伯二百按韓勅前碑李申伯百字下無昶字昶李之名也

隸釋云漢人題名必書名字再則自字二說但同一韓君之碑前獨書字後又並書名若謂書字不名者為父黨則後一碑不應後增稱名矣未可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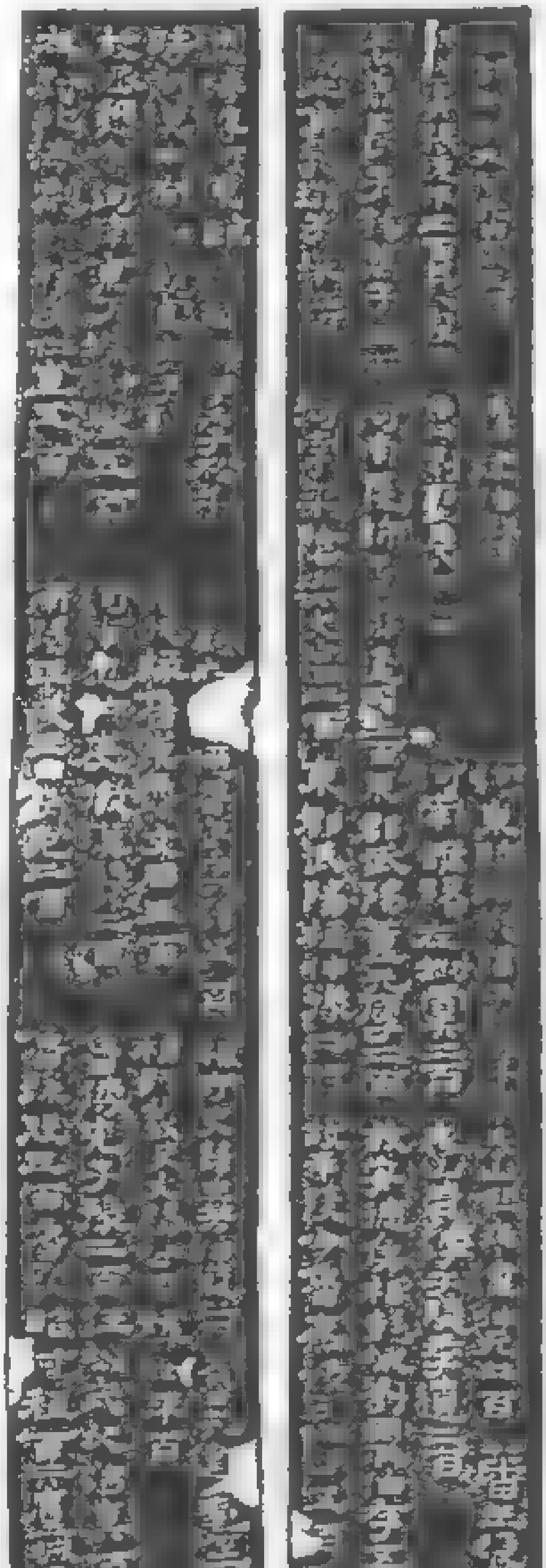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隸辨云張建平二百下識曰其人処士碑陰亦有往其人処士四字蓋當時有此書法隸釋謂已鑴而復書非也○恭壽云文陽公為一人煇世平為一人當是隹文名陽公或是字陽公正非公侯之公也煇世平不著郡望當與文陽公同里並同官故即繫於文陽公下○金石存云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汶陽屬魯國史晨後碑有文陽馬琮隸釋云以文陽為汶陽此碑之陰書文陽者凡三人皆汶陽也此人亦隸籍汶陽至公名其姓也煇其名也世平其字也伯乃所出系數耳古複姓有公伯氏若以文陽為一人煇世平為一人既與前後書法不類況姓氏書亦無煇姓也

金薤琳琅取前碑末八人並兩側人名自謂所得較隸釋多三十八人因訊洪氏之誤不知都公乃據舊搨已裝冊者無從分別耳

按隸釋只載碑陰六十二人不知兩側尚有三十三人也

金石存恭壽云張丘北名非人名按範史屬山陽郡晁壽亦當是山陽屬地以非邑故范史不載此兩地望少人多不能不另立不能盡書故總而紀之曰張丘九百式臺三百也字被誤非也元臺為地名既無可考且他碑陰亦從未有合一邑眾數而總記之者蓋亦有非泉數亦人姓名也則不有九百臬布有凡嘉宗有亞真明有九煇九姓歷·前數又皆別其字也



隸辨云韓勑後碑永壽三年立字原云在兗州按當在曲阜孔廟中無額碑式云文十六行字多少不等大槩每行四十六七字其文云定廟志修飲修靡房靡疑即蕪字隸韻云天之殯也蕪汝龍雖以樣蕪房猶殯宮也前碑載修禮器此碑載修廟事　亦有碑陰題名並兩側

恭壽尚未細考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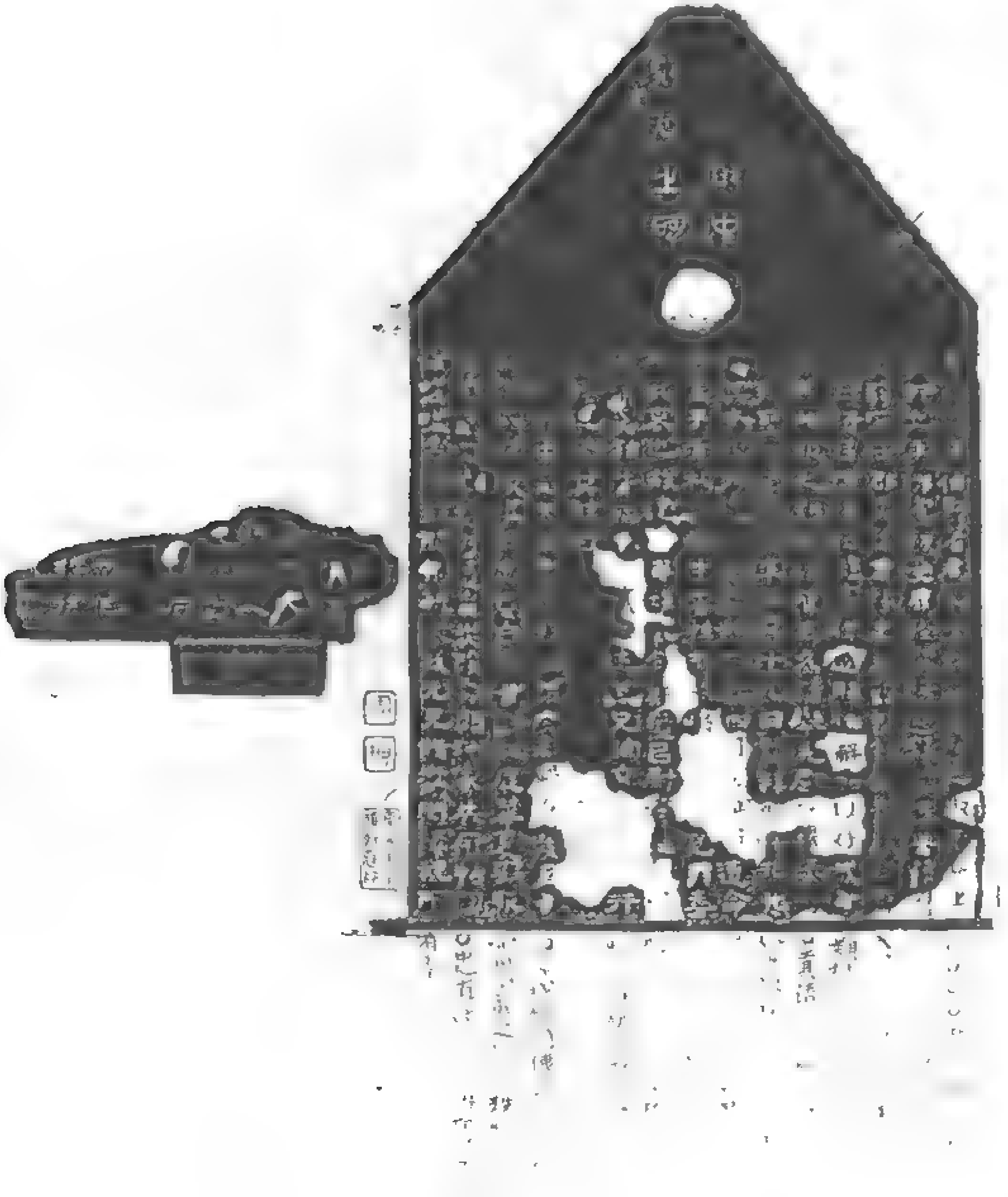
趙氏云字書無陳樂也此誤引說文莊字之訓。隸釋與上叶韻莊當是壺碑云爵鹿柤梪金石錄云鹿梪圖不載莫識何器後見陳氏所藏古彝器並近日青州所獲之器皆為鹿形殆與此類然儀禮鄉射鹿中髹前足跪鑿實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注云士鹿中大夫兕中刻木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筭也碑所謂鹿蓋此非爵彝之屬

右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并陰及兩側高四尺五寸濶二尺二寸厚五寸字長七分至一寸七分字徑二分至一寸二分其閒大小不拘體埶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東向

碑以伎為豎騠音騤遵即邍字淶即漆字

隸釋云此碑無額疑永壽二年立其文雜用篆隸不可盡通如聖母類氏有千室秉皆不經之甚也碑以歎為灘以啻為是以楂為俎以胡輦為瑚璉。碑陰六者二人不稱字者一人不稱名者二十一人漢人姓名必書名字否則各有說也楊震碑陰稱定碑諸人不名者乃其故吏也題名韓勑碑陰者凡八人書名之三處一侯不名者則官相之尊者也張納碑陰云錯名故吏已下不稱字者示其卑於從事若又也碑四成侯王暠一人不稱字此恐詳雜發而尚年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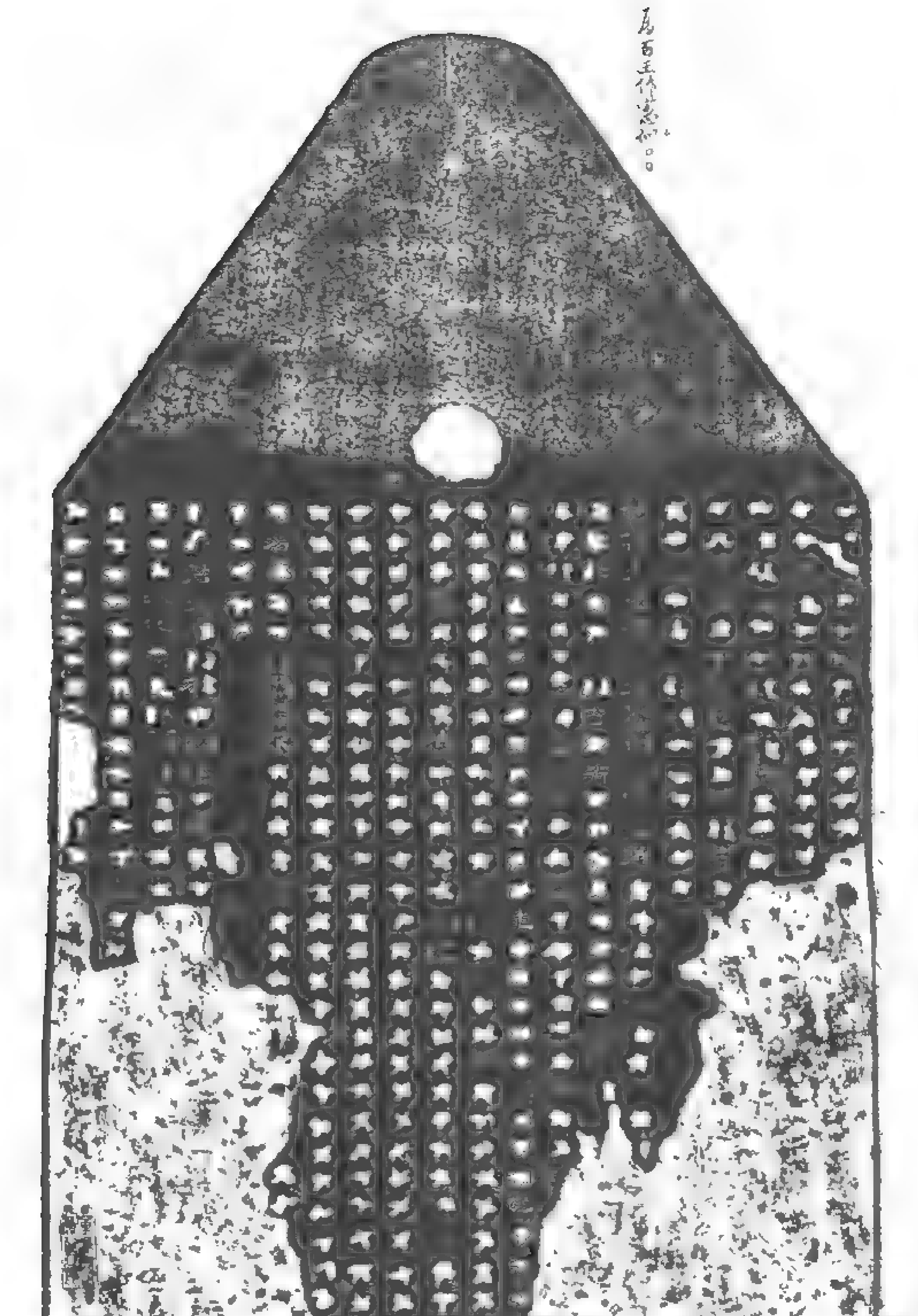
力臣云濟學西第二行
洪趙謂遂通退讓適即循字
○金石文字記以尉孝姚之書
姚作發與費鳳碑同今此行
姚字尚存並不作發或字林
後記他碑升庵云子雲本姓楊
竿此碑云有楊焉之才果竿
又顯親海頭即顧变臣為石姬即
臣姬出変也劉大乙後金石錄
作販親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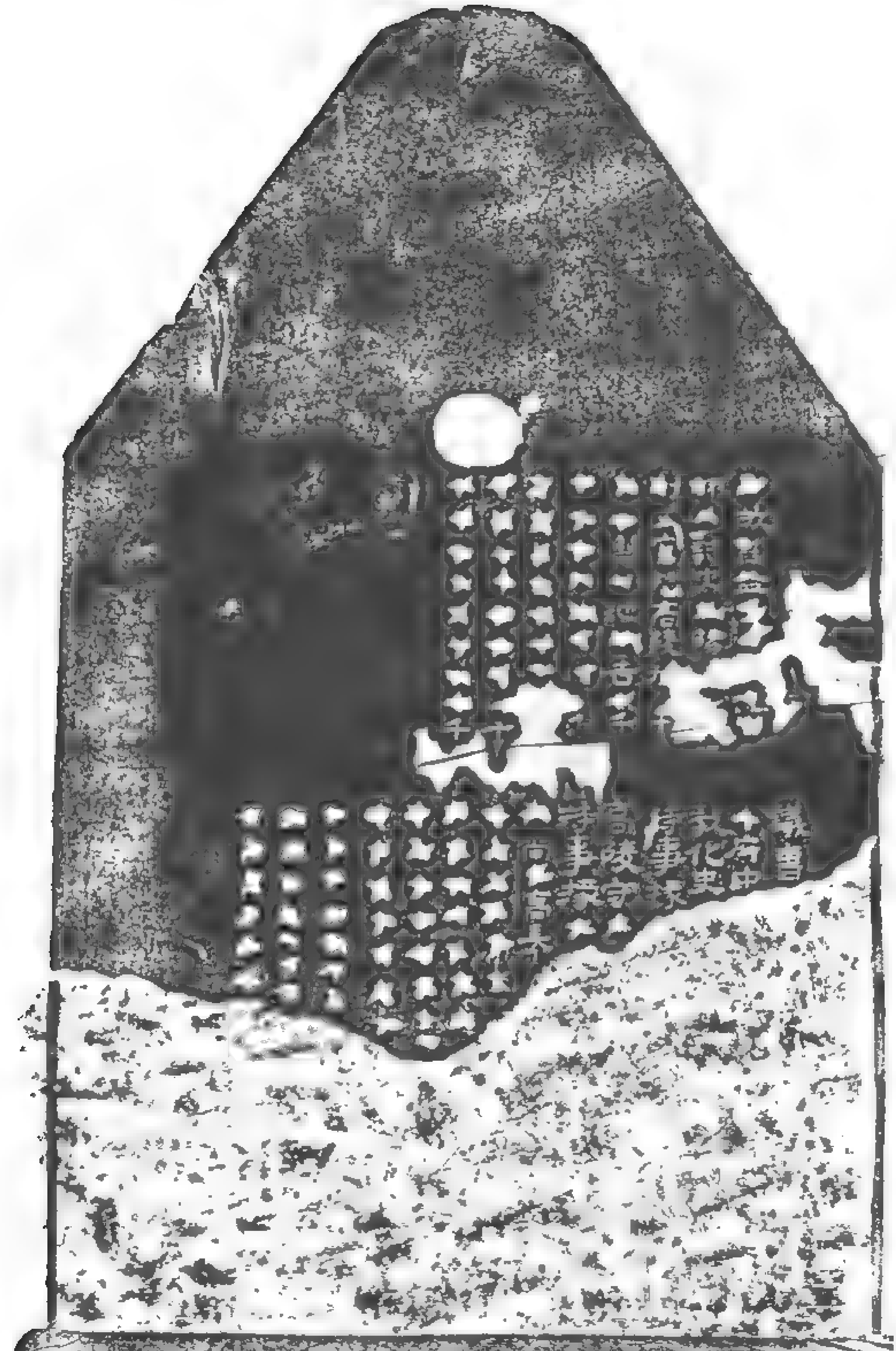
右郎中鄭固碑高四尺二寸濶二尺厚六寸字徑一寸一分額字徑一寸五分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西側東向碑已亡其下半雍正六年李鯤化鵬于泮池左發地得之移置碑傍下截高六寸濶一尺四寸碑以悍為諤以俒為詭以錮為固以幙為模畁即昌字

隸釋固以曹掾爭其郡悍而云化類奪諤造膝詭辞漢人用字不拘礙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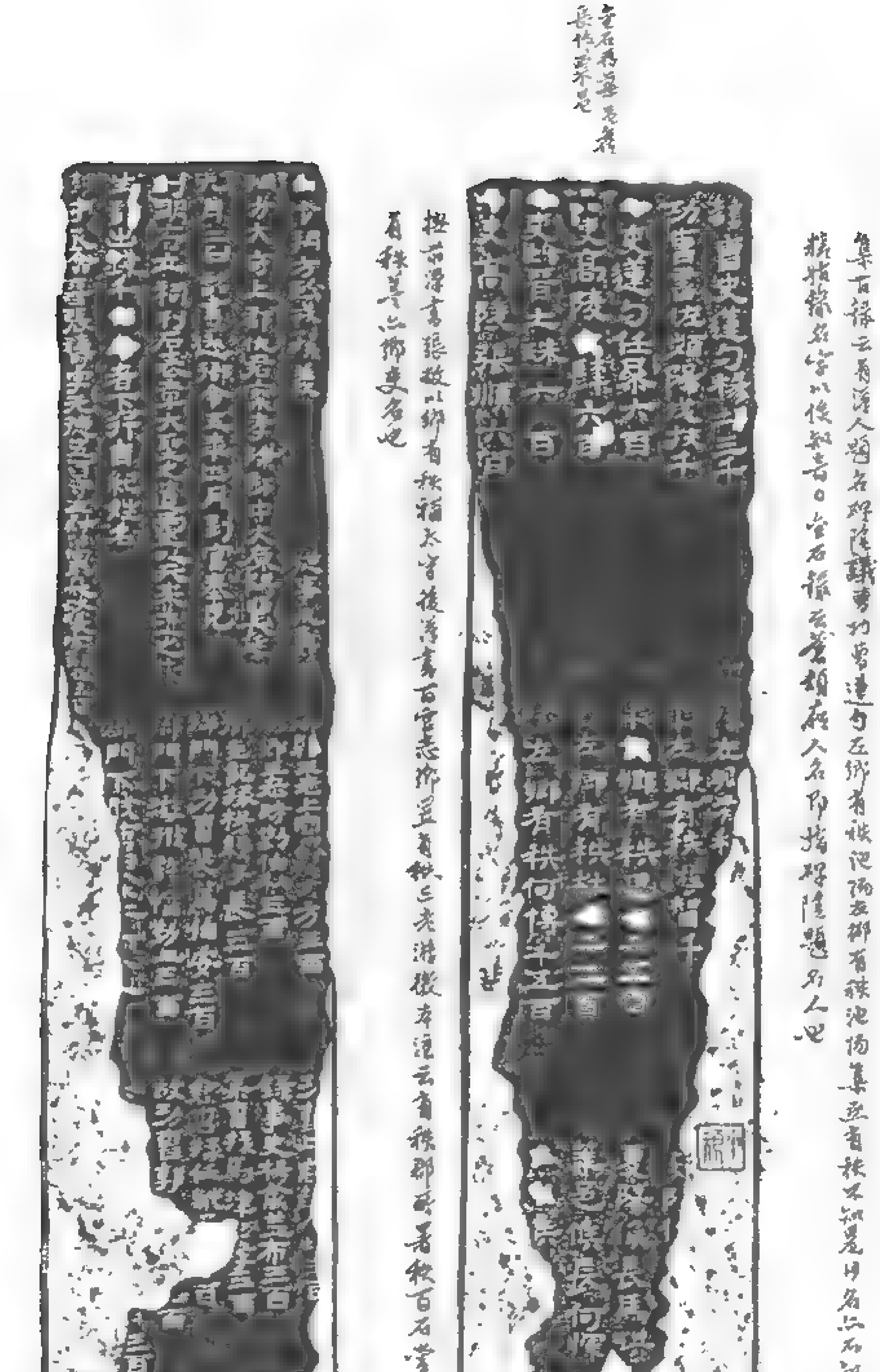
隸辨云文十五行行二十八字行間方若棋局今碑已斷失其下截予家所藏拓本尚完



史179-118



史159 149



史159-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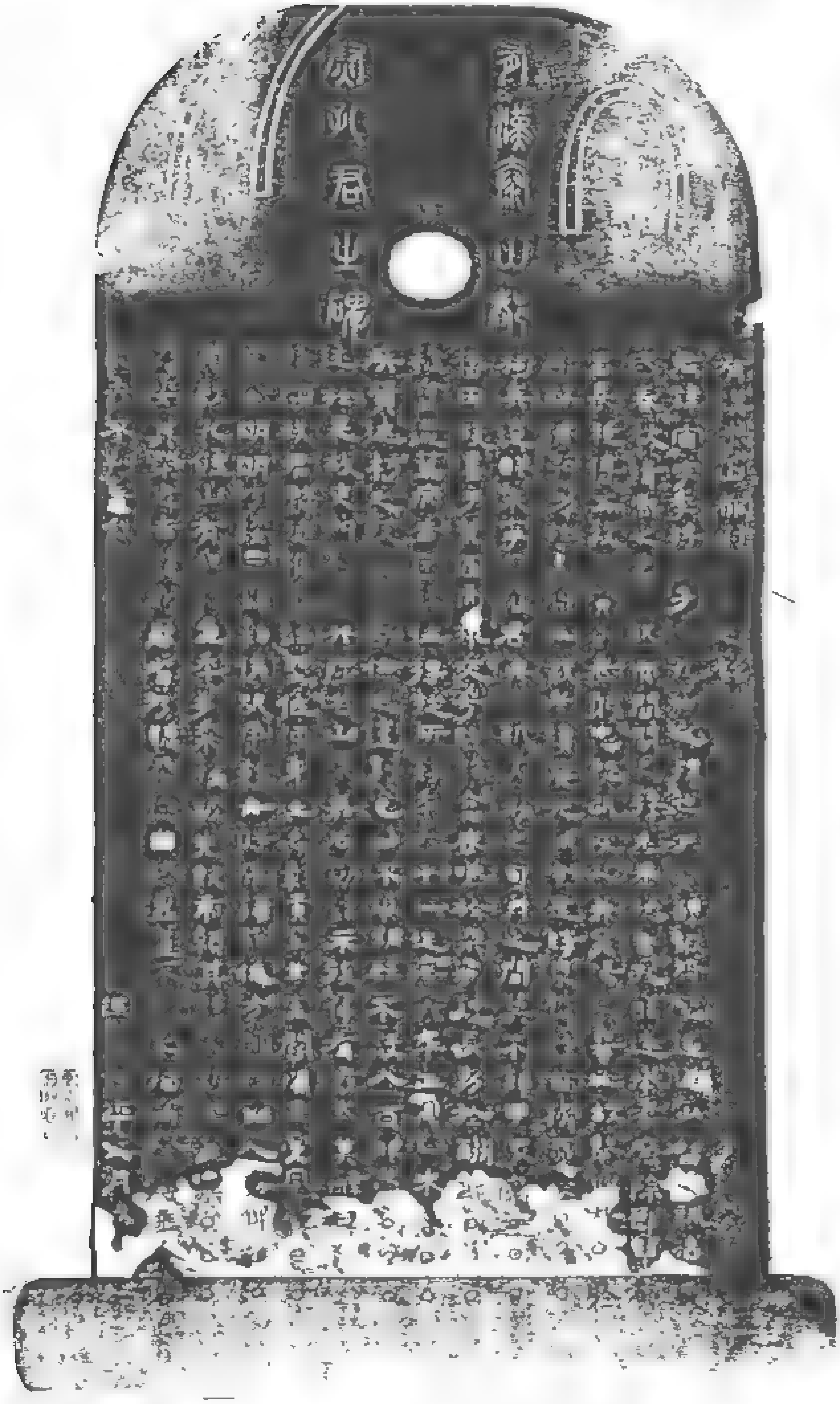
右蒼頡廟碑并陰及兩側高五尺濶二尺廣五寸在
白水縣東北五十里史官村正北五里許廟內西向

金石錄云蒼頡廟碑熹平六年文字殘缺其略可辨者首云蒼頡天生德于大聖四目靈光
為百王作憲而其銘曰諸〻哲蒼頡為蒼頡碑也

金石存云此碑陰乃衙令孫羨等刻於前之令屬之兩碑陰兩側則備記孫令出仕始末
及其掾屬所出錢數也金石錄云考其歲月蓋熹平六年建立今碑云年月字已缺不見
予但以延熹五年字遂列為桓帝時刻

隸釋凡筆劃
其首行印入詞
無額者可[illegible]
只前以悲相
概為之數矣
古少之三象
其上後損字
端惟此句耳
釋存條畫以
定其為某字
此用意多非
備也

此刻每行下少一字據隸釋始知其少十二字而宋時已闕九字其未闕者則為[illegible]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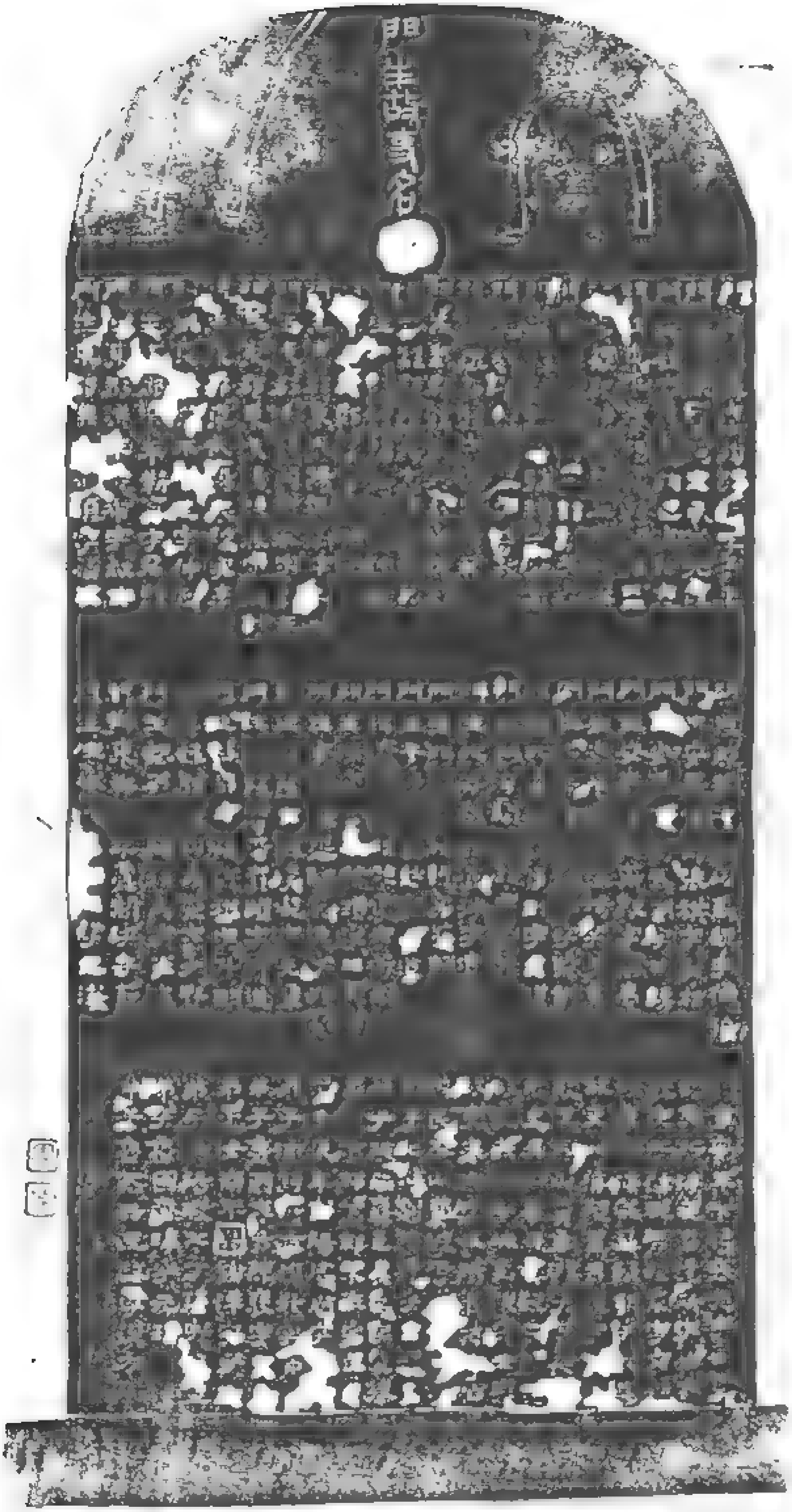
[illegible]北印 程東永 朱印承 朱[illegible]印 [illegible]

入先字頭

[illegible]

[illegible]

史159-152



史159 153

金石存載孫隆駿云此碑親授業為弟子而次相傳授為門生不应弟子及列門生門童之後耶桿此书雖李之集古録恐終未可信也 ○金石存按傳五教即敬敷五教也以祇易敬以傳作敷漢書文帝紀傳納以言宣帝紀傳奏其言師古曰傳讀曰敷 ○集古云文謂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留為人臣而引禹湯為比在今人子文為不類而漢世近古簡質有如此也 ○又張表

於去仕郎為甘郵膺撮處擊是以稱前人而当時簡質亦不嫌怪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并陰高八尺五寸濶一尺二寸厚八寸字徑一寸五分額字徑二寸五分碑陰字徑一寸二分陰額字徑二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南向

碑以槫為䡖兆即兕字盡䒷即爐蠱字隙即陳字

隸釋漢碑多有陰姓稀少有缺獨此存以五大家未定其凡門生四十二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都昌者四泰山者五

漢人儒術門徒從學者録有盈萬人者其親受業則曰弟子以久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從而稱之曰門生

日所治及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去籍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治則曰義士義民亦有稱議民賤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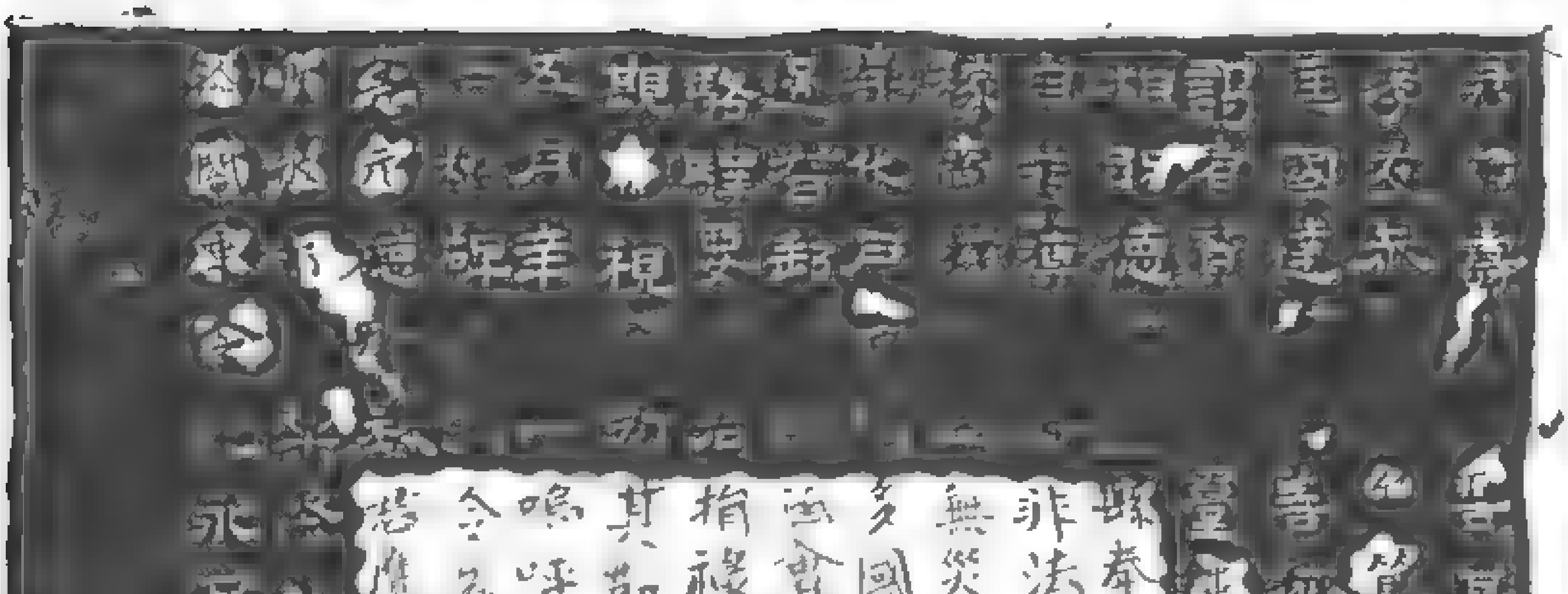
○建寧碑有那進者二人趙氏謂氏族書無那姓此碑有都昌羊朝古未見有此姓但諸者之不詳耳漢人碑姓氏亦借用如任為五段陽為歐羊之類或是借龍為龔亦不可知

竹垞云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太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釋勒碑陰出私錢次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爲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考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而伷于獻帝初平元年猶豫州刺史藩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二人宙伷特范史不應紕謬若此或蔚宗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金石存云此碑隸額淳故竹邑侯相張君之碑

此刻圉執誤為圉軌門字誤為門字

金石存釋門為四



右竹邑侯相張壽碑僅存上半不知何時厗為碑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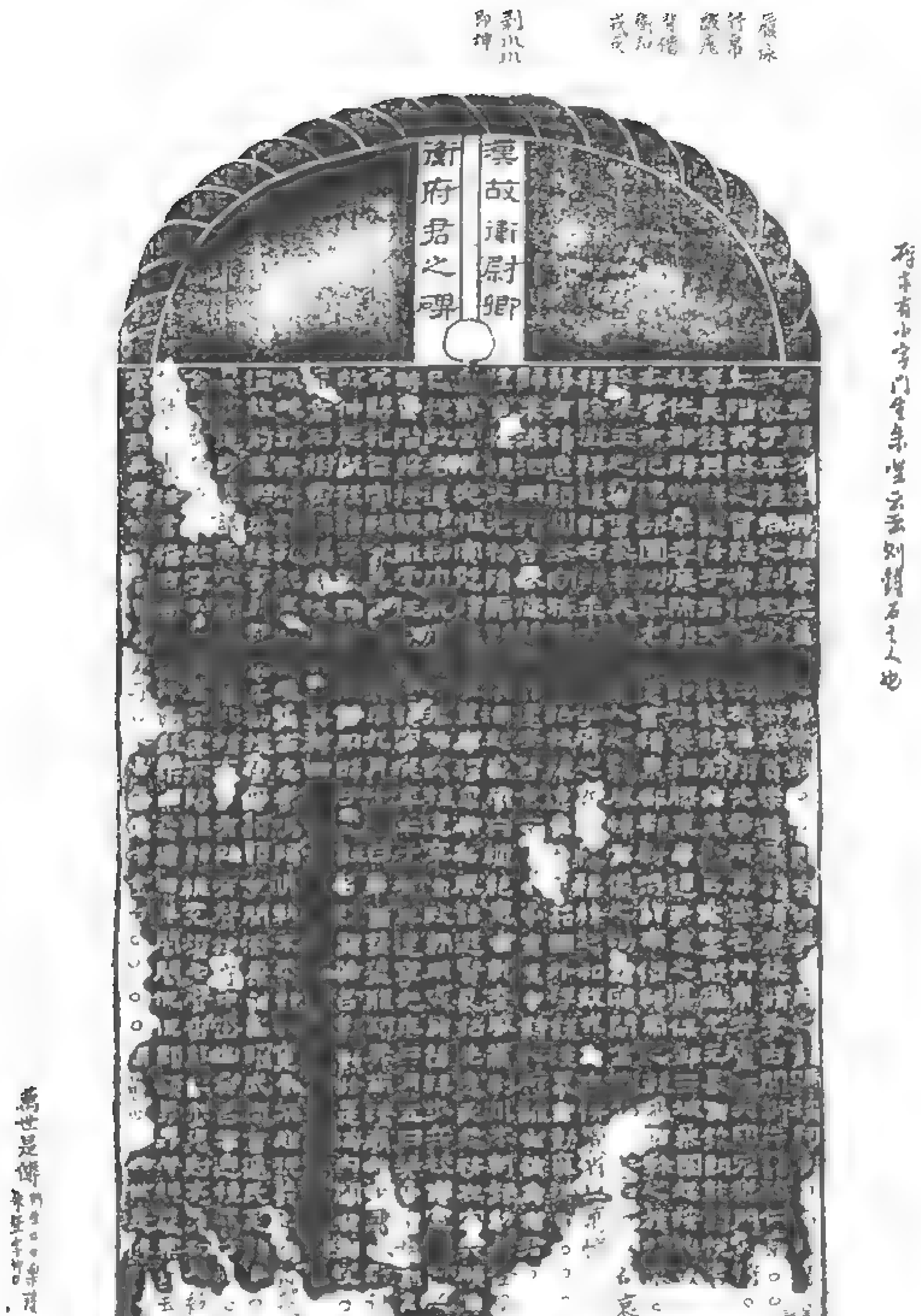
萬歷間城武縣令復起陷置孔子廟戟門東壁西向

濶三尺高二尺字徑七分趺眼所傷四十字

隸釋張君治功曹周悋之過反為督郵因法所害呈于捐祿而歸此風古今一也。又前史多以年為穌

竹垞云碑在兗州城武縣立於漢建寧元年五月士人截作後人碑趺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任彭城

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


漢故衛尉卿
衡府君之碑
萬世是傳

金石錄云此碑立于熹平月二日可
見金石錄以為建寧三年四月立
洪氏也辨其誤金石文字以
為三年六月立誤也碑云歲
替人之觀及楊替人所鄉人
度韻鄉同鄉討鈔內地名
碑文首其邑耳他如集以君
子作旨妻鮑在公作彈隋竟
丟先君作對能哲能惠作趨
非君假借必當時經師所傳
有此異信　究為五章言妻
鮑字凡十二變妻鮑妻代妻適
倭遲倭夷威夷委移逶移
逶蛇逶迤逶遲今此碑
作彈隋君秋碑作逶隨然
碑作委隨見國賦作委蕤
字書尚有蝺𧔥蜲□𧔥隨之
異不止十二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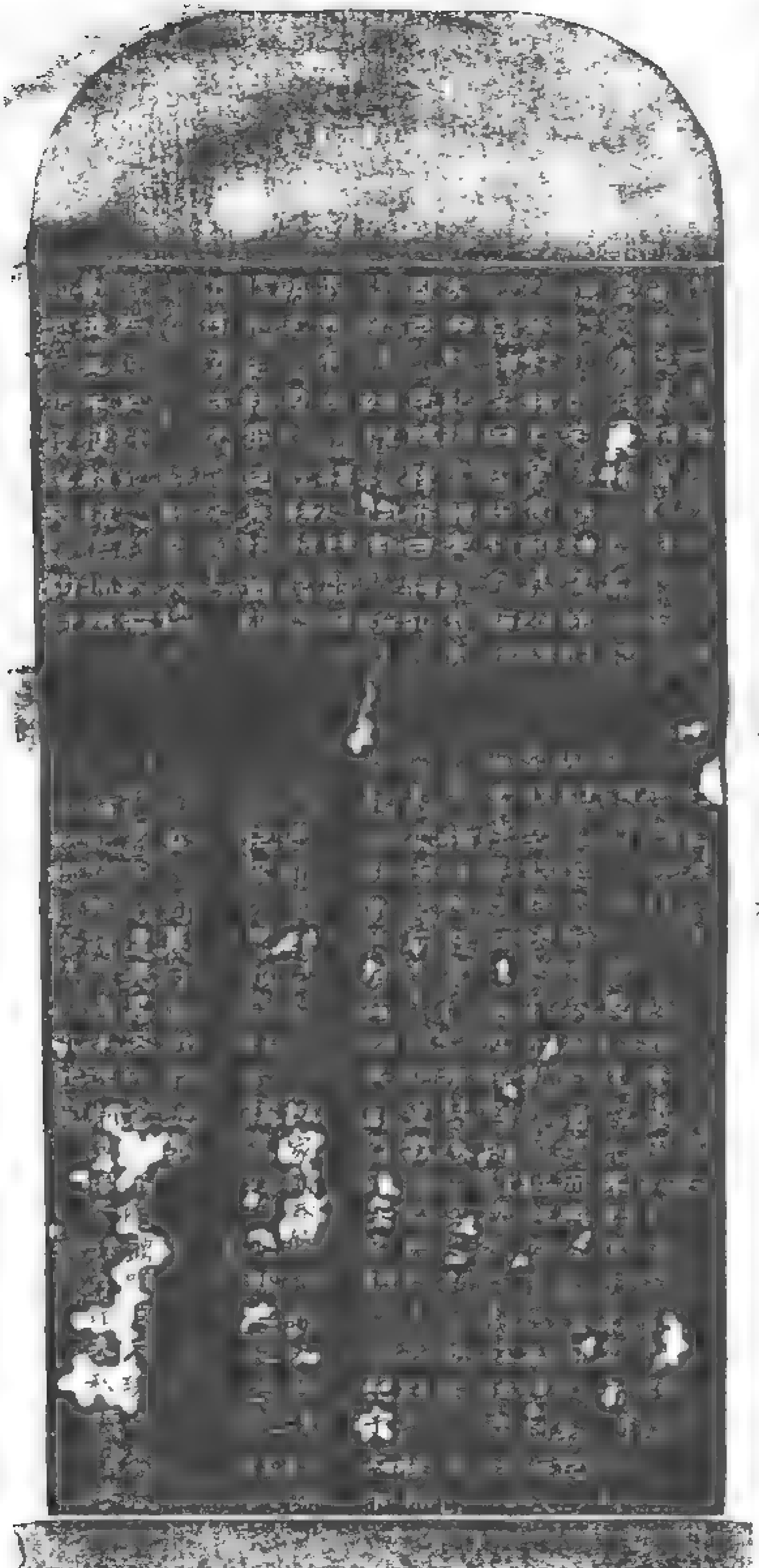
右衛尉卿衛方碑高八尺闊三尺厚七寸字徑一寸
二分額字徑二寸八分在汶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
郭家樓前南向雍正八年汶水泛溢是碑衝決倒臥
庄主郭承錫承銓承鈺出資復立

碑以濡為儒倍為背淡為痰緄為袞庵為奄太即太
字　彈隋即委蛇出韓詩內傳。衛方墓在今鄆州其旁有衛公碑

金石文字記衛公碑無年月在鄆州中都鄆州今為東平州中都今為汶上縣

金石錄云君諱方字元都其先出自伊尹歐陽公集古錄謂元都碑且云於其姓伊。趙氏曰

碑有額未之見隸辨云今碑首尚完題云漢儀令衛君之碑



此刻每行下少一字考隸釋始知係崇畢自考所歸祀而恐魯經十一字也至餘字下賜字上一字則久缺矣○隸釋于十二行有罪兩罪下少臣盡力一行共二十九字此刻為全考本碑後知○幽望是巫祖餘下作胙字碑式云文十七行行廿六字獻氏隸辨云廿五字蓋行末每損壞一字獻氏但擬今拓本致隸釋所載缺字全在今依洪氏本補之見金石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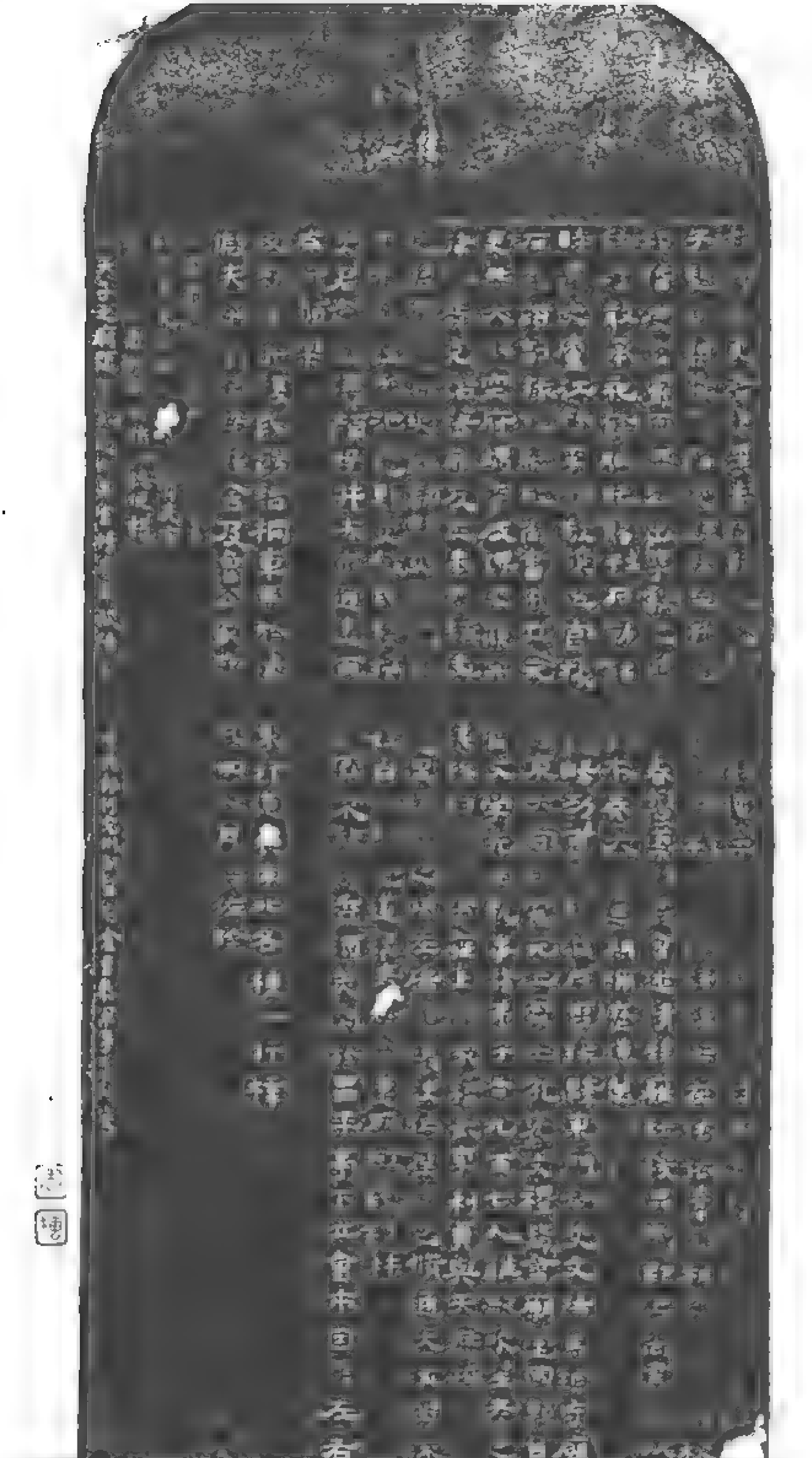
方言斟協汁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

右史晨請出家穀祀孔子廟碑高五尺五寸濶二尺四寸厚七寸字徑八分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東向

碑以倉為蒼煙為禋汁為叶挈即契字鄉古響字

隸釋謂之奏銘蓋因文末有銘也。隸釋云孔和以呉雄奏聞則奏雒陽宮此云上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也其敘後第下民租奏其式殊此同漢末之尚讖緯乃以鉤河擿雒頌尼父鄙哉考異典字孔和以載呉雄奏距此才十有七年而即云到官秩饗無公出酒脯之祀此蓋有司常奉不虔薦膳廢格也。悑即怖

集古錄云其辭稱前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也且見漢制天子之尊而引援神契考靈曜二緯書之意以頌孔子且見漢儒之陋



孔每行下少一字考隸釋始知係孔後荷方兄六六字也 方唯酤買此刻誤作酷字

史1.59 162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字徑一寸刻于前建寧二年祀孔子廟碑之陰字畫亦大小不等碑以文陽為汶陽濡為壖蔓即薦字庿即墻字壞即壞字閃即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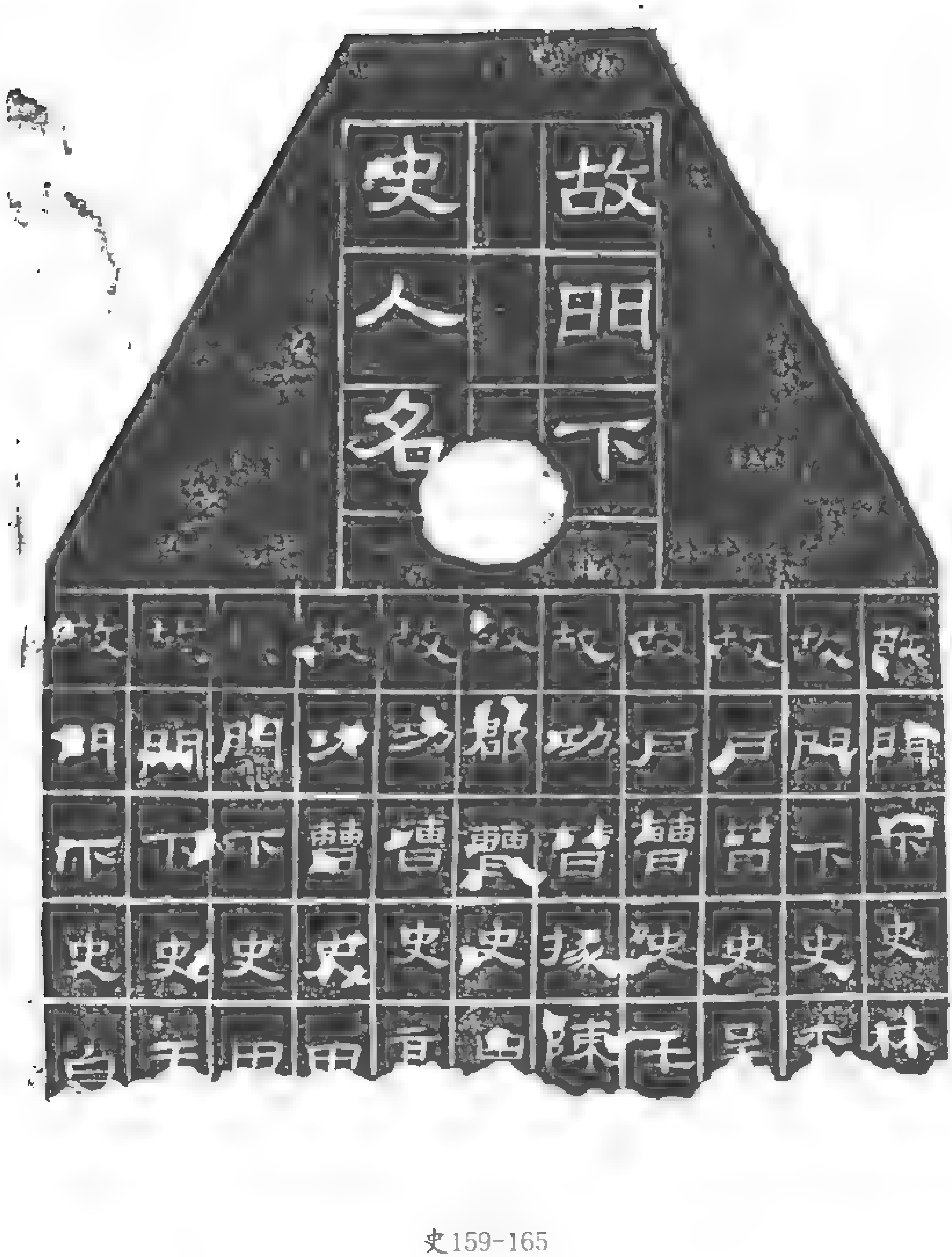
隸辨云此碑乃前碑之陰字原云闕里志不録此碑而有碑陰攷文意當是前碑之陰時長史別作行書

此言饗禮之盛蓋前碑所載乃奏請之事故有謂之史晨奏銘者

金石存疑
云孫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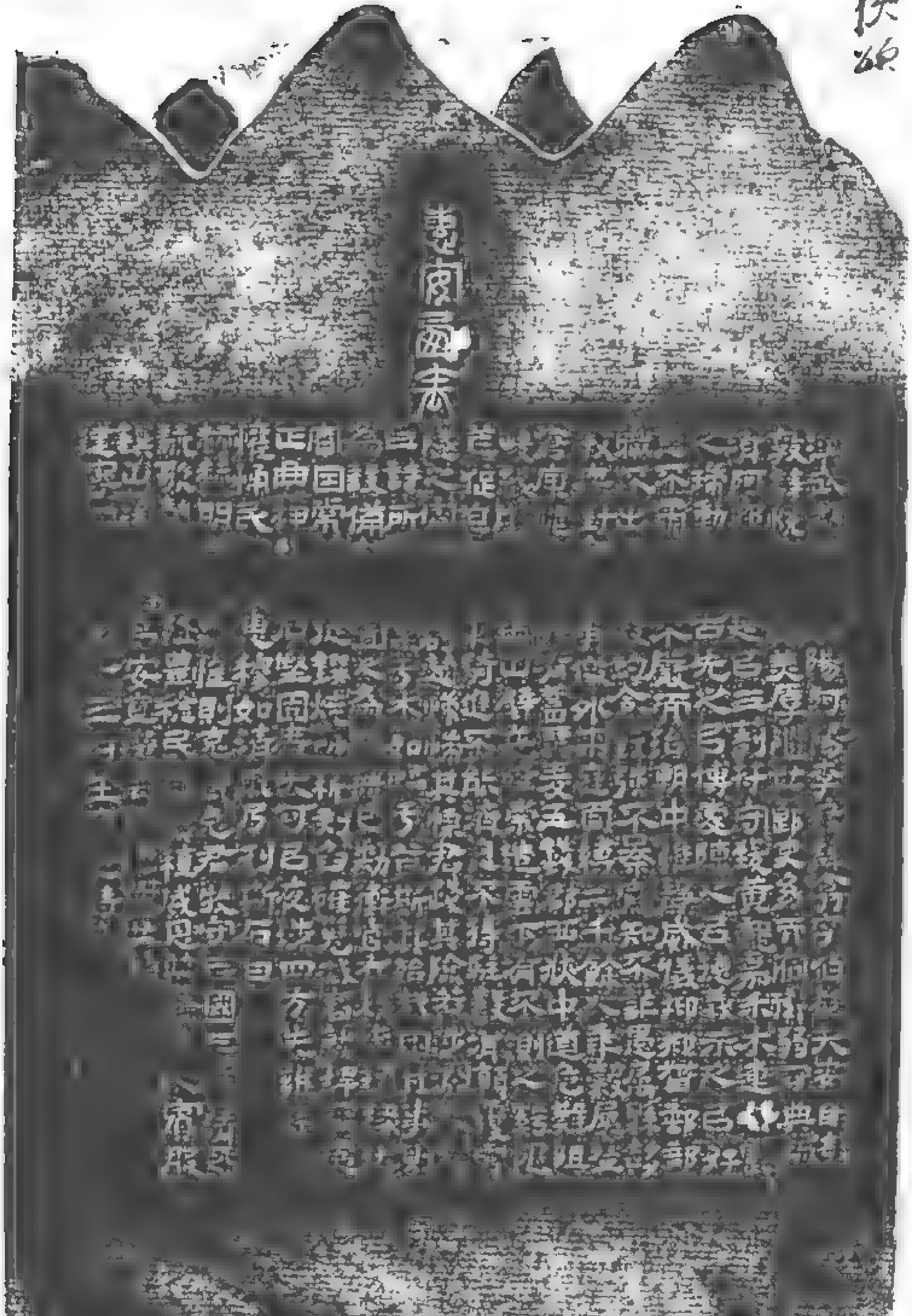
漢故謙
君之碑

君諱德字伯
建寧元年二
拜郎中以其
之牲蜀郡之
縣丞張公同
乃立斯碑作
於稚哉君徙
之行本由天
子子孫孫永
建寧四年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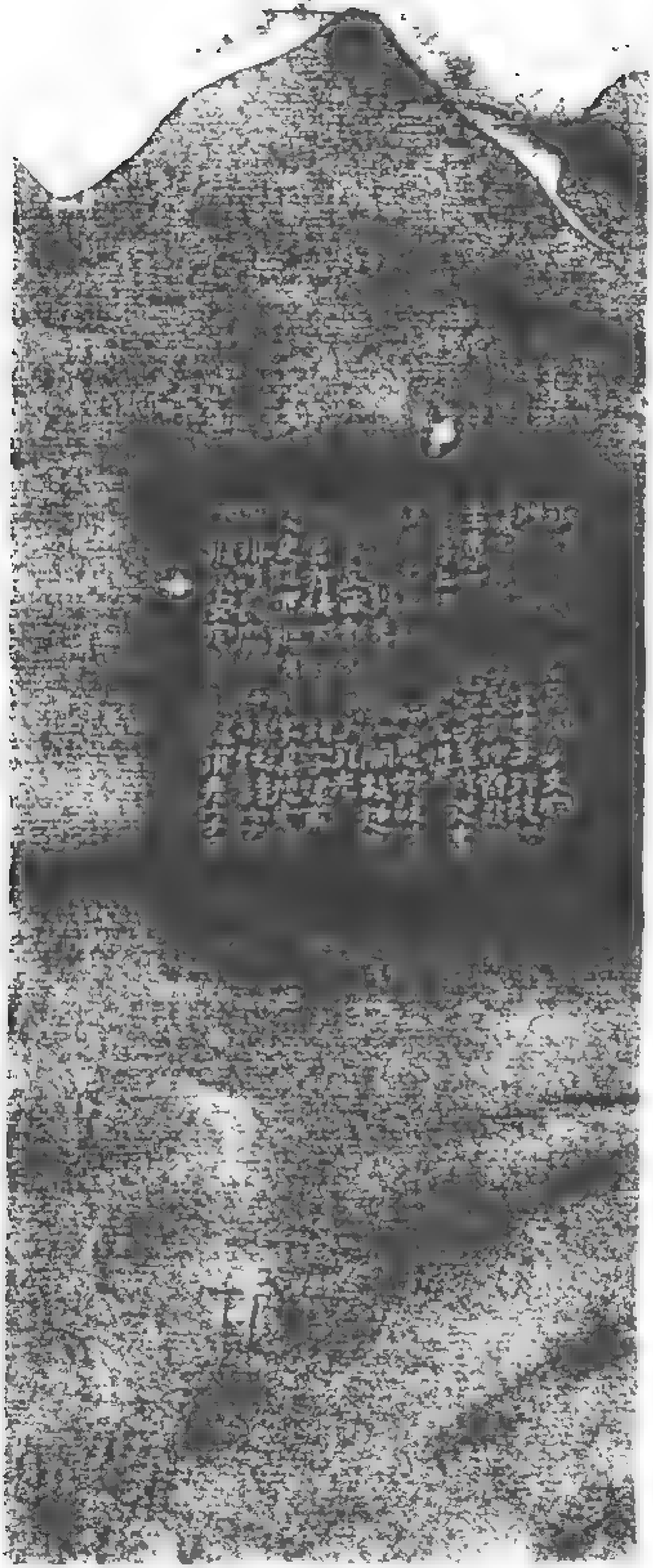


史159-165

右陳德碑并陰僅存上截高一尺八寸濶二尺厚五寸字徑一寸五分額字徑二寸陰字徑二寸陰額字徑二寸四分在沂州東南數十里雍正六年爲土人所埋藏不可復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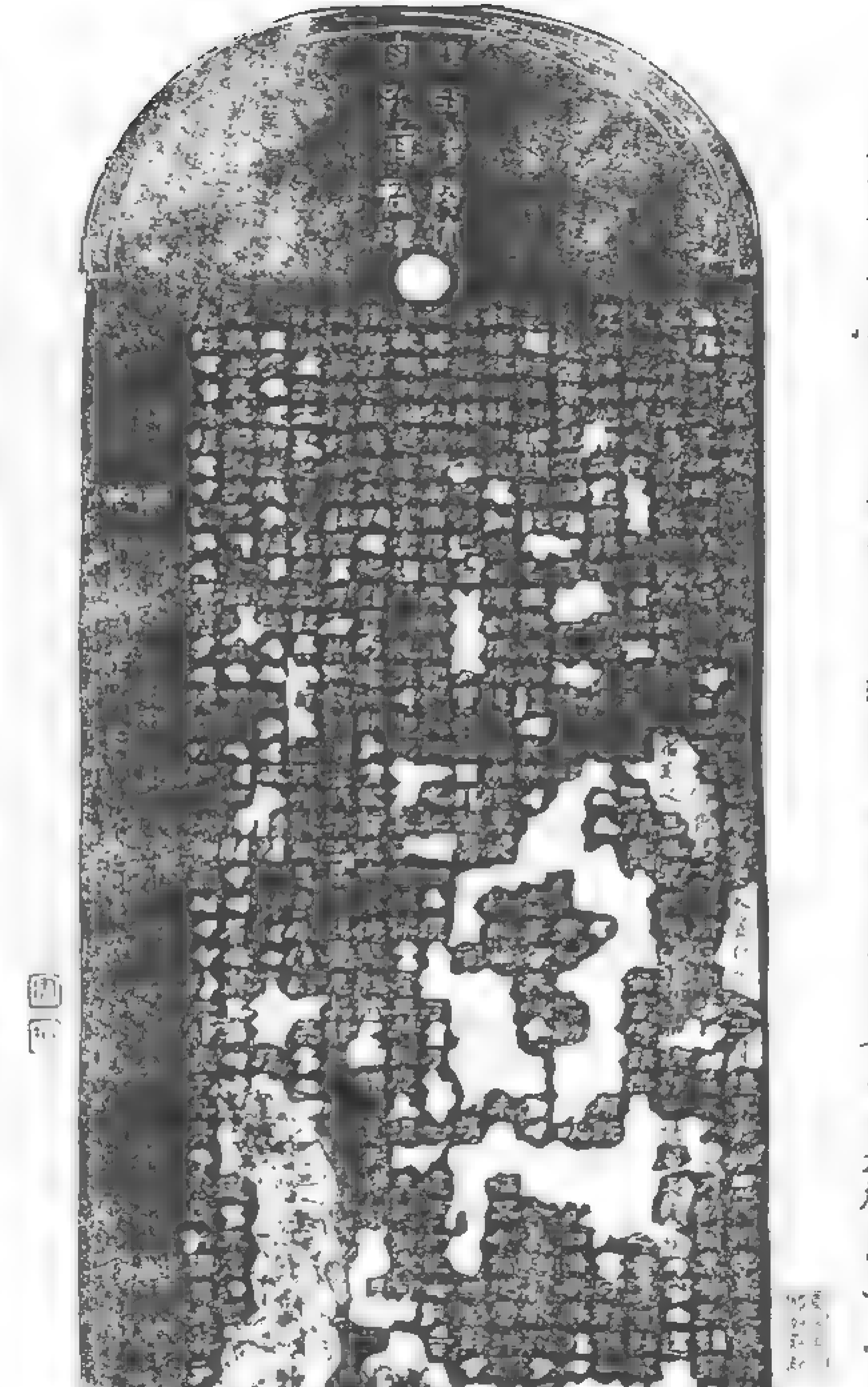
史159-167



史159-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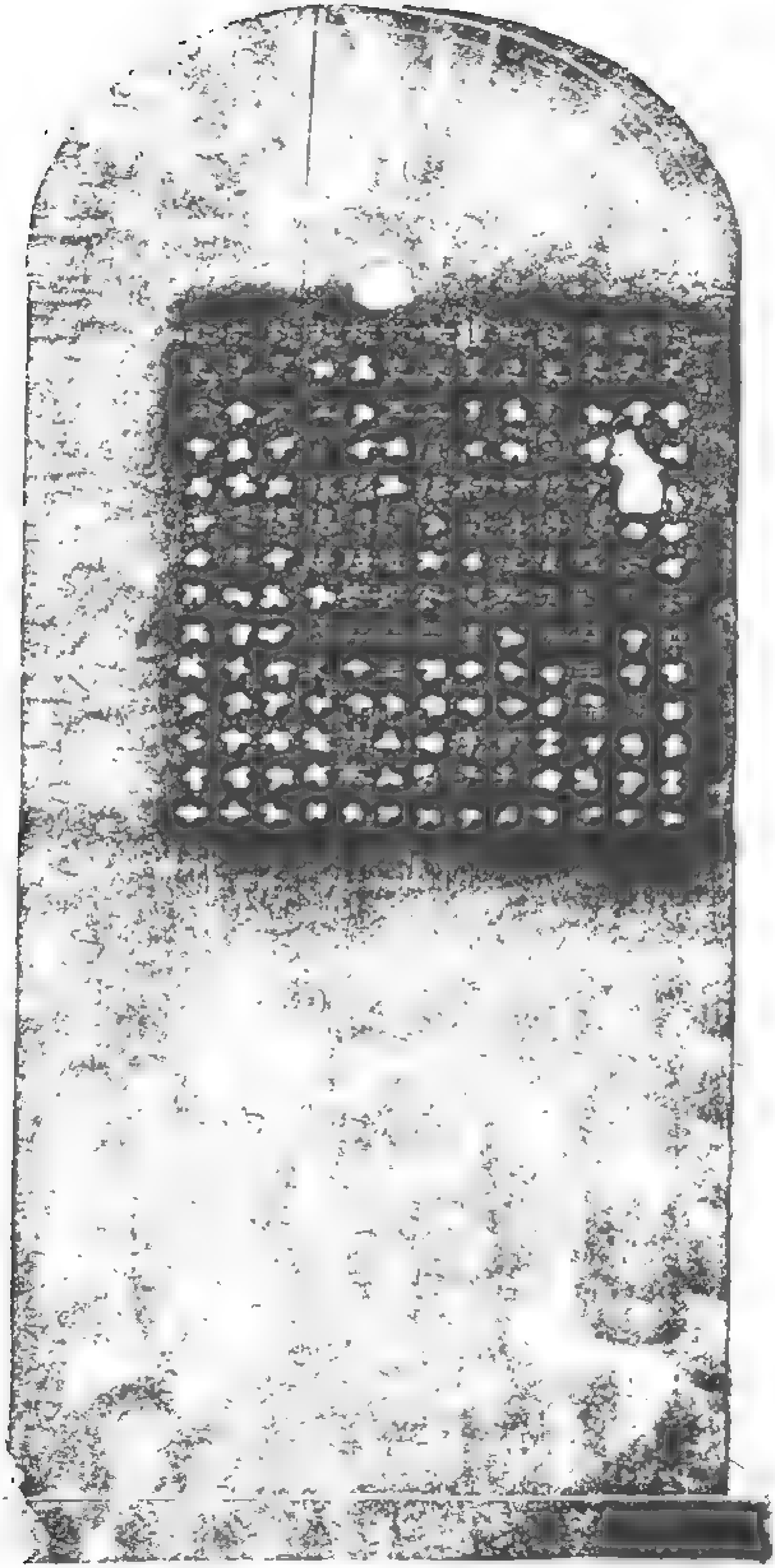
史159 169

是石為孔君徒户之宗事更以四松賦夏亮字及難後石又就壞自歐陽公已不能舉其名唯以闕里志者遂指
為孝而疑之名不復存于孔氏譜牒矣今有稍此前碑陰題名有尚書侍郎孔寵元字上名字可考



隸釋云其文十八行後行二行行四十五字有殘缺者同今刻十七行是也又云晁印廢字律敕裨記有尚書侍郎孔寵元上即其人也

史159-1,0



史159 171

右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高八尺濶二尺六寸厚八寸字徑八分額字徑二寸陰字徑一寸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西向

碑以肴為爻泝為涯藆即薦字冡即宗字折即拯字數即繫字溽即漫字

隸釋云趙氏謂孔君自博陵再遷河東而碑額題博陵何也予觀漢人題碑固有用前官者如馮緄魯峻者僕自有說此碑陰有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人其頌甘棠之惠痛夏屋之傾相與立碑表故以本郡題其首也。碑文有可校六字以證諸本之誤也又漢隸字源攷碑皆去孝郭林宗碑就隔仇覽讀其留宿与以其扃宿同。隸辨云趙氏以孔君自博陵再遷河東而碑額題博陵蓋讀其以碑陰之人相与立碑故以本郡題其首

光武嘗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東府石刻辭林陛下三等步兵爲執金吾光武中興以後有不常置漢之本末情何在以漢誠手月壽君

但於其序發云

又曰云此碑與西第一

碑

又曰云仁如不壽此

作而歎而敎字

天降雄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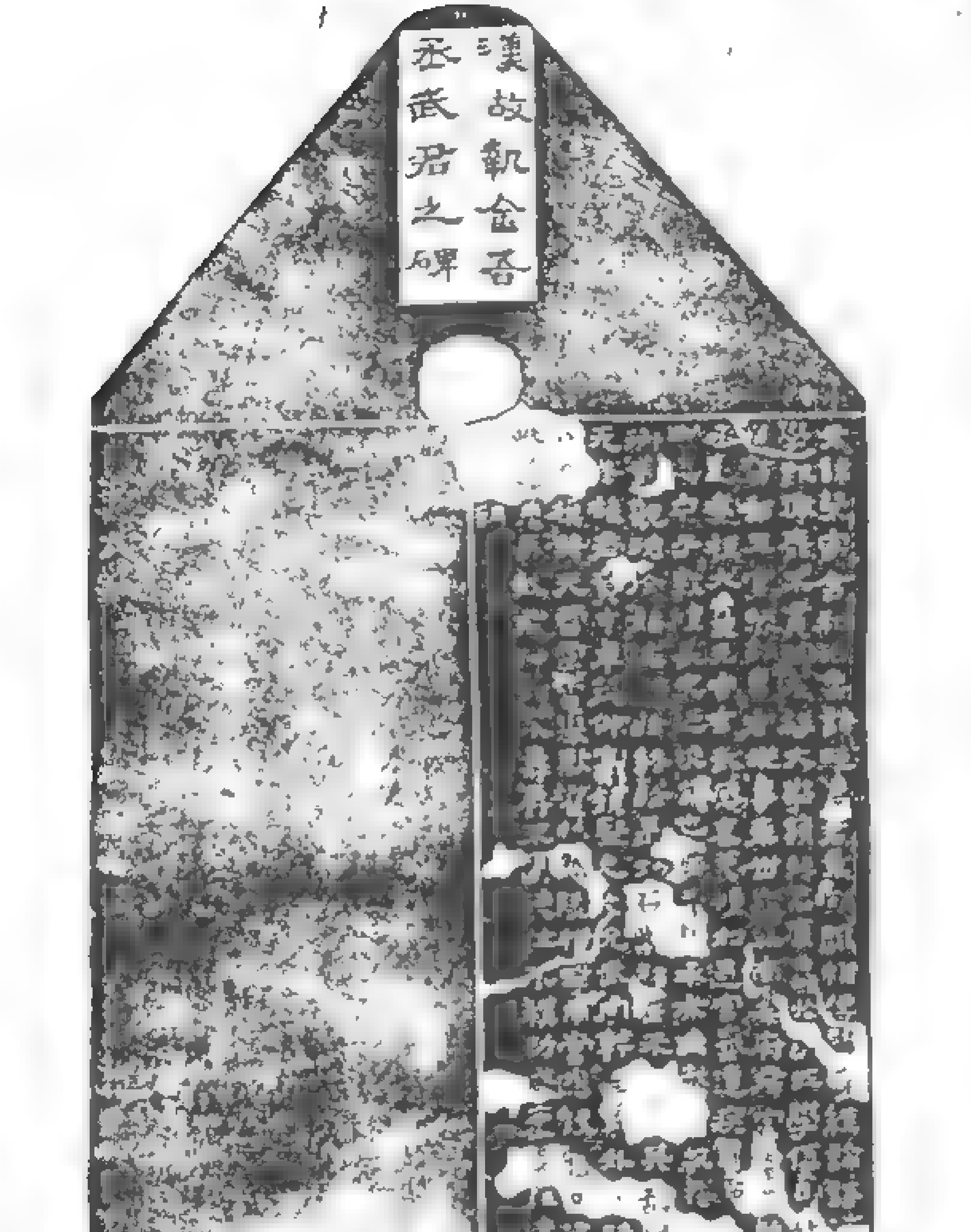
鄭釋云執金吾

君名榮吳郡君

名開明敦煌君

名斑榮之亡

帝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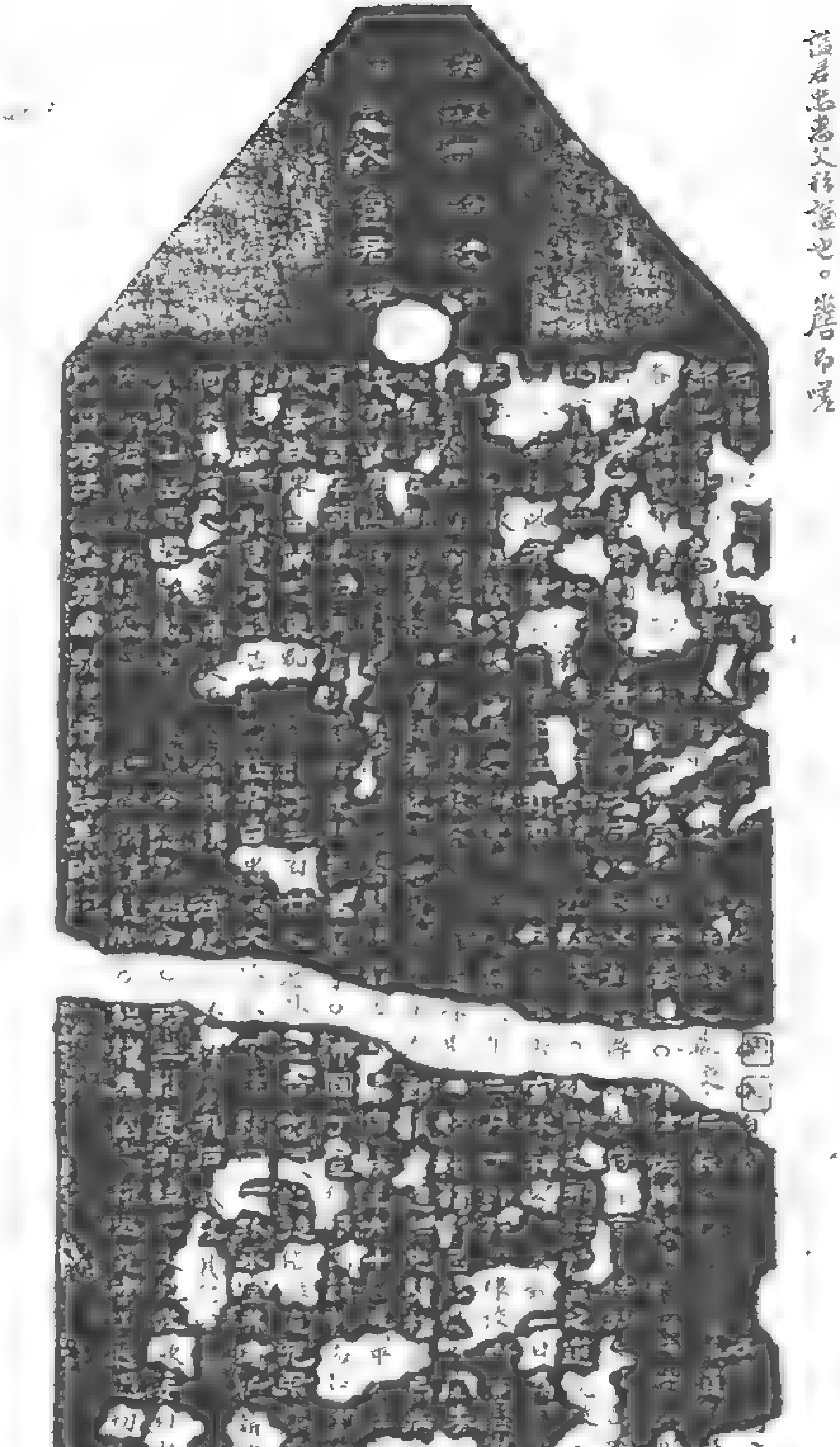
金石存此碑云右執三景韓字義当作韓揚雄書食貨志提封布帛五銖均輸貨韓在昌頃師古曰主領之韓者寶字从斗實塞信內韓抵密則向信韓內書字皆从干而有義与韓無異故皆韓字轉寫之訛韓韓之訛久矣

右執金吾丞武榮碑高六尺三寸闊二尺二寸厚六寸字徑九分額字徑二寸二分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西側東向

雜釋云魯中公為詩訓故寄祿同奏釋明云九日為之傳文有毛氏之說校試卷四公中公拔擬止亡公事試治詩事紀公傳書元功督政丞相從賞以詩授袁常武大司馬公詩韓氏詳此未治魯詩授第諸考句者也之兩漢未有授之毛詩在武榮廣谷中見集古錄与趙明誠金石錄一載之集錄云金石文字記謂王弘撰以爲此碑字缺但存武無字考洪氏所載及此碑存于今者皆不存亦然不知此碑也世在十行之世事事多所誠使錄之行存無字月甘日有云遭孝桓大憂屯京悲痛遭疾隕靈桓帝崩于永康元年十二月武君之卒必在靈帝初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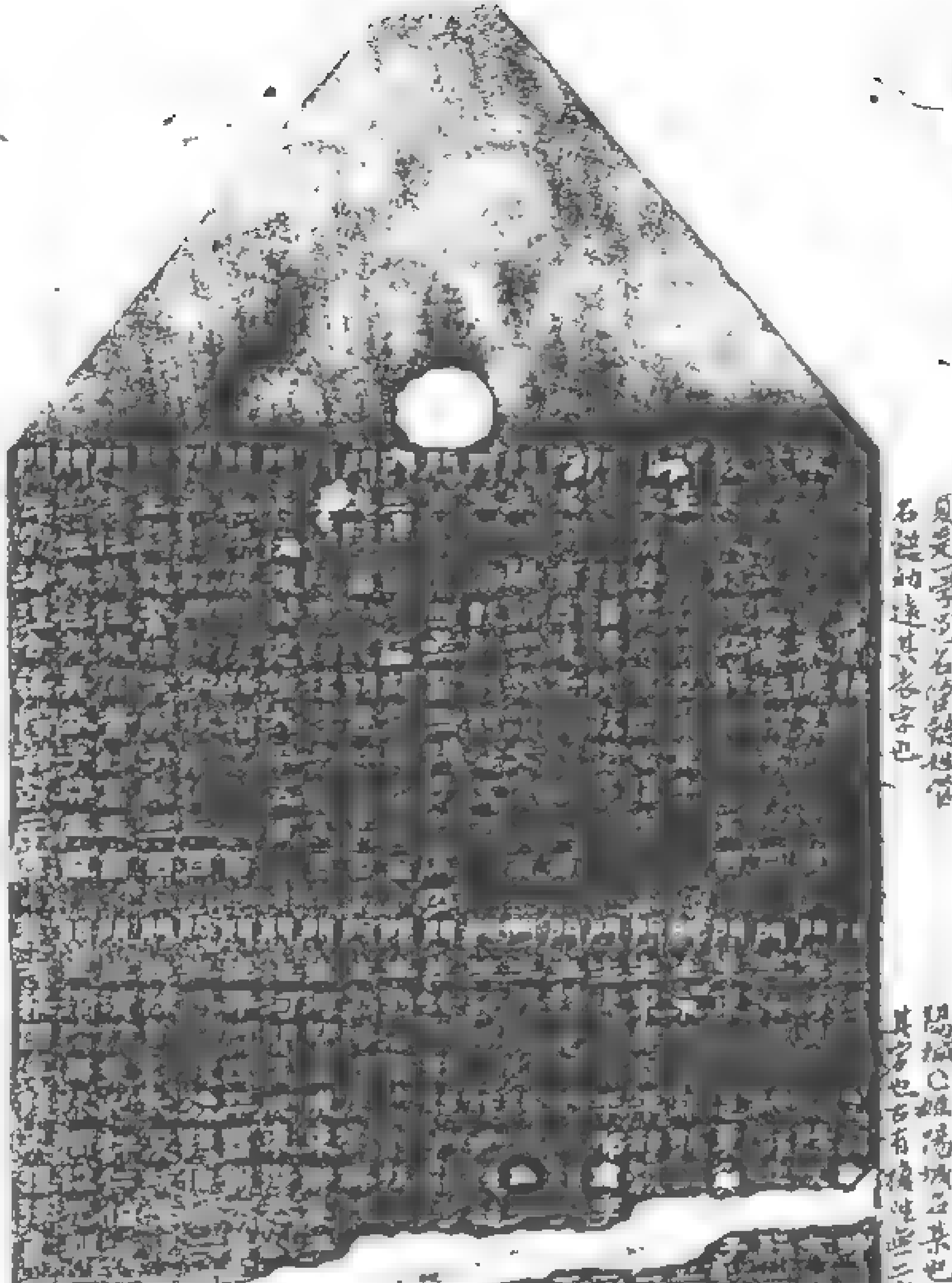
張力臣云昂即巳止之巳諱即諱君大守即太守銖即穆撫即考場即暢翀即山崩廿言入倪言忘非致即書本字。昭君神時

諱君忠惠又稱謚也。蓍即嗟



宜蘇林翁云鄭夫谷得此碑書于蔡邕不知何所據也。按碑稱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廣字通白石神君碑稱神

張石樓記



金石存魯峻碑陰載立碑摻者皆以大同姓洪氏謂以他碑之陰爲此陰也隸釋云凡三列下一列漫滅存者二列每列得二十一人

史䢖琳瑯云歐趙失收洪據隸續遂予孝此碑惜不全三之見之今取石本勘都録較少八人僅存數十字

見是一字名管隸姓管
名從勘遂其表字也

陽城〇姓陽城名某也文皆
其字也古有陽城二字名

見孫東郭字二字姓

張力臣云此碑每名之上必有其官或吏門生是虎下稱河内九江等皆是其人所居之郡名見漢隸碑領立碑之人名也皆隸姓稱許瑞是

名惟名姓如徳孝長伯逆等是其表字也千五百等是其出錢數也古人之孝事碑志如此例以石本校之以前定會爲姓寺

字據〇又云有反卑而收也〇卑以爲古文作城隹城隹城上是郡名下是邑名〇隸釋未載碑陰

顧藹曰隸辨從魯峻
碑陰北下有一人書姓字
而不名与此石合矣洪
氏誤以他碑之陰為此碑陰也
隸辨目云東第一碑
半字亡以栞為刊非看
也乃刊石之也
班卽琴 蓋卽嗟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并陰高八尺五寸濶三尺厚七
寸字徑一寸二分額字徑二寸二分陰字徑八分在
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西向
碑以栞為看縱為蹤斺為析畱為儓緄為袞僂即儒
字婯卽潔字 班卽琴字蒼卽嗟字

隸釋此碑門生下直書諡之曰忠惠其□□石作絡水經注載此碑從諡以為名其餘頗同云峻
遷母憂自乞拜議郎又曰後為屯騎而碑首題以司隸二字者蓋晚年曾為序代國位相而
從下稽諸史多以日易月碑有執喪三年者故元初詔書從大臣二千石刺史三年喪至建光元
年復斷不許李翊夫人碑亦云故碑文頗異其喪憂釋紼時則有居憂不釋服者矣東漢時越
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出卿議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乃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
古人以肅淸此皆避訓就簡与魯君以議郎行表同浮人殊書碑祀或以存其之意揭之耳
隸權尊而職清列校尉以二補湯根棺延尉西用車騎之□周官注蘇儀二字古皆音儀詩以
爾惟我儀協其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其彼中阿此碑凡蒸義皆作萊儀此碑又作蒹義鉉
蒸矣始之後以火易日全德孔標又復從女並堂之作常之以他碑亦有之

漢循吏故聞
憙長韓仁銘

右開喜長韓仁銘高六尺濶三尺厚六寸五分字徑一寸五分額字徑二寸五分至大六年出土在滎陽縣署東角門東側西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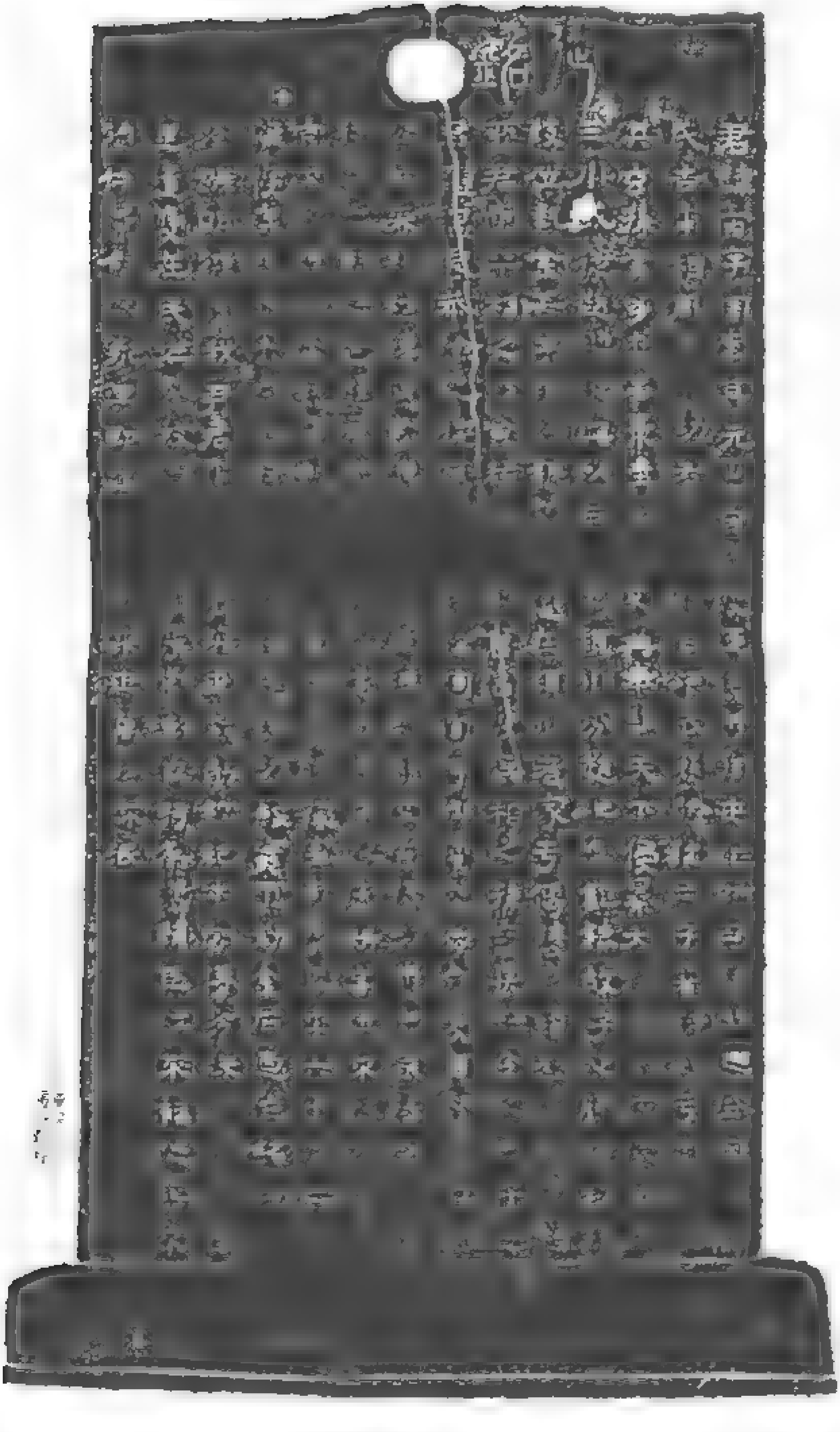
碑傜即任字㐬即不字丕即王字勛古勳字

劉寬碑陰河東郡闻喜作憙史記周本紀无不欣憙漢書郊祀志而天子心獨憙

京牽挺命乃不幸短命鄭固碑莫不劇〻不作尔北海因尔而安〻与东字无异說文幸字本作𡴘其大下着羊音達漢隸多借因曹全碑不幸早世是也唐諱挺因短避碑命

有悠挺郭究碑不幸挺祚皆同

碑来云如釋令此三字淺人之移中語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漢書朱博傳博口占檄文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李觀飾論皆載漢魏範〻皆有此三字但是之碑刻者後加



史159 180

金石存云金石文字記曰鉅鹿之鹿不當從金按廣韻云鉅鹿郡名漢書亦作鹿是此字固有从金者
又云福乃副之誤字。按碑本作福从衣不从示廣韻云福衣一福也今作副是福乃副之别體非誤
文也華林親校廣韻傾于二字失之。平按碑云子孫以銀艾相從又云龜銀之胄棄世韍勛
何曾不自李唐始矣

右豫州從事尹宙碑高六尺濶二尺八寸厚六寸字徑一寸二分額字徑二寸二分在鄢陵縣孔子廟戟門前南向

碑圭即王字

漢豫州尹宙碑中州金石攷碑陰元鄢陵學官李毅之記石云皇慶元年遷孔子文宣王廟立石
額官鄢陵達魯花赤阿八赤移名碑材得此石于洧川郡此碑也呈華政殿歷易新石時皇慶
三年四月劉青藜金石續録謂碑鄢陵因洧水泛溢岸崩而得之似未見碑陰所載
隸辨云額題從路之篆字上有穿額按列穿之右文十四行行二十九字金石文字記作豫州
從事尹宙碑云豫字原滅以其潁川人而之存如知其爲豫州今碑也完好無一字磨滅
惟云任郡曆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而已无豫字也或華林孫
見之本偶拓不清以爲磨滅耳。又按隸辨云此碑嘉平四年及見本文云熹平六年四
月己卯卒東卒之先二年焉從有碑是又隸辨之訛歟

校官之碑

王氏云此碑只因書同古文之類故去其貝。昌黎詩押瑲瑯爲瑯瑲亦差唐差異後人但以用自文字之誤殘於石知
石有所本碑云惠我黎蒸亦倒用蒸黎字以押韻蓋古自有其法今人不知耳。漢度漢度國者書韓碑銘云比列陵
於黎釋云如倒用於陵以協韻亦與此同。左傳楚萬臣立以蕩崇爲大師以作太傅恐誤。文選書移文費懷黎蒸瑰
圖典劉昭注黎蒸遂倍譔寡昌黎正遂雜叅諸書而中華諸語被黎字蒸二字古人多用如此始模今民亦耳
即石謂之倒押亦可

右溧陽長潘乾校官碑高四尺濶二尺五寸厚四寸
五分字徑一寸額字徑二寸五分在溧水縣孔子廟
內南向
碑以葬爲黎畀爲俾廣即廣字貴即責字蕁即蕡字
厉即房字

隸釋碑在溧水縣損溧水尉得之因城中柱尉姓潘名仲遠。又云此碑用字親省其刃叡去貝殊怪
吉易光旦至著録謂因石太云耶。隸釋云文中以諒君叙在三以叙君諒至後有不可讀
江寧府志溧陽知縣學在縣治東有漢光和中縣長潘乾立校官碑令柳均與學校今并
詳其事。漢潘乾校官碑在廟門右即字溧水尉潘仲遠得之因城壕中者移置于此。知文
尉從知縣徐一檉于康熙五年更移之漢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光和中遷廬居溧陽長有
惠政崇礼典教郡人爲立校官碑録其履歷紀之賢君結以儀之深布政儀之令儀令色

右白石神君碑并陰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二寸厚四寸五分字徑八分額字徑一寸八分陰字徑八分在元氏縣城内龍化寺後西向

碑以番昌爲蕃昌祏即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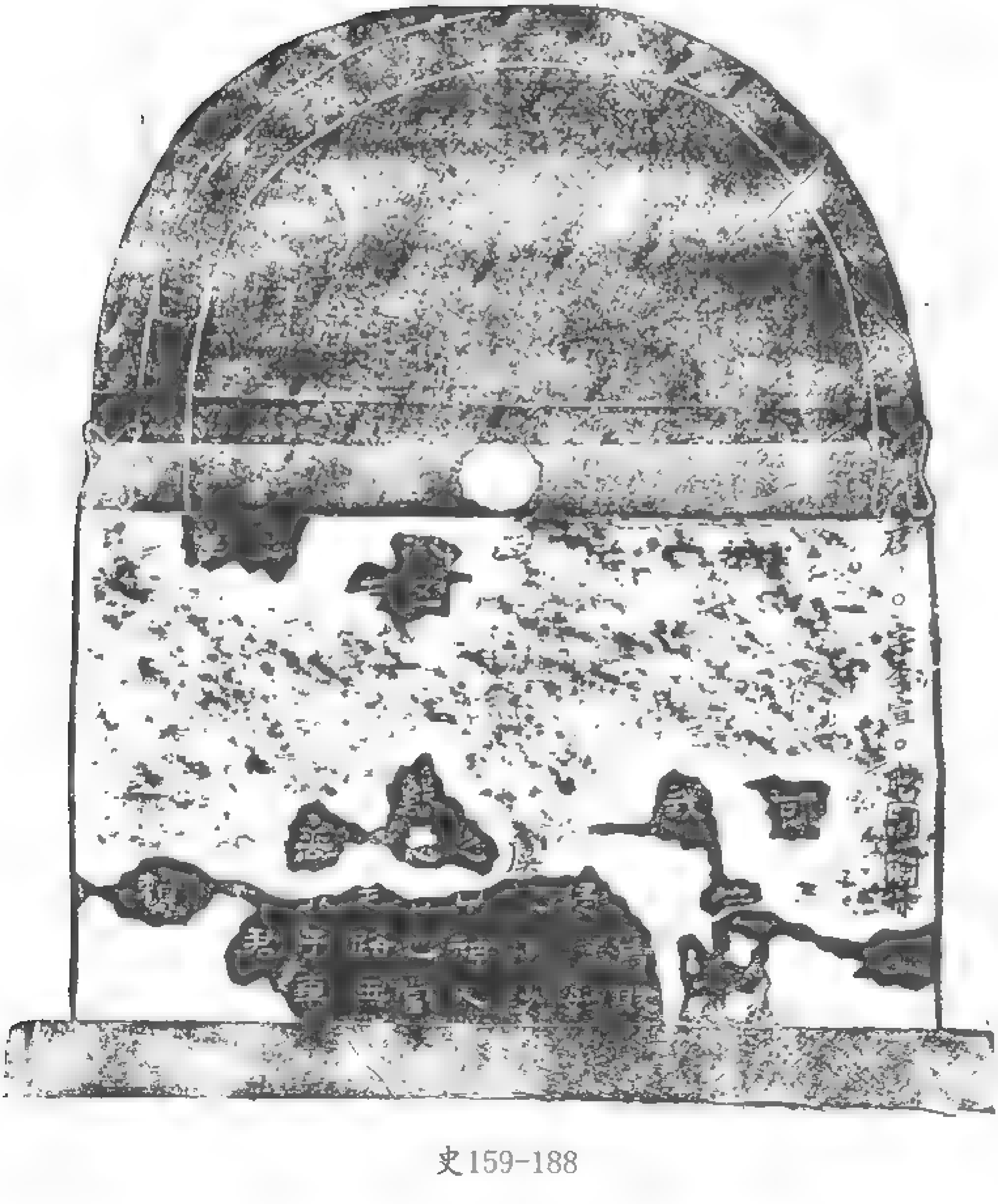
隸額有益州太守無名碑其碑以朱財𢆯額書晚唐挾龍虎樹碑立其兩旁一字碑也碑陰刻五王三獸下有牛首蜀中漢碑如是者有柳敏碑漢酒經臺道逵排六王碑又有字排六王碑與此無名碑凡四柳漢此碑六者皆同此碑無陰字拓碑孫陰西無碍周官鄭注禮運圖象天榑八方象地圭殺相垂牢圭四隅字祿四陰惟隸但云隸狄忽秋唐之圖者皆云隸以方主刻代宸之形嘉崇義所畫瑞八出如義宸瑞祥道禮書又云陰壁方西四面此碑之陰則五角字拓碑則十角陽柳碑中有則同鄭註玉人三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說者謂冒方四寸其下邪刻之度狀如圭首諸侯執圭來朝以此冒之孫川蘇瑞信就合符也碑有陽書三陽無六飛之環耳此碑刻陽圭璋于上陰壁于下其中則為列三獸柳敏碑則一禽兩牛首一獸唐之跌六玉之中有牛首一而貫之以環漢銀碑則其上刻禽獸各一其下一牛首六玉之下又刻兩獸各一人持其右者字拓碑則上朱財而下言玉其六玉則右璋左璧又漢隸相向此碑次之隸與隸又次之蜀人名之字拓六玉東紀曰人猛前物也此碑之圭璋漢環之璧璋隸則白作壽思也褒斜又有一碑亦上朱雀而下元武其中無支謂之六物碑

無石在碑立無種則白石山新得說食子太常校拓嚴道此碑尚刻已見程列宗一按考首可孜洪云碑以壽偶無後一聯故但以書法定其時代然亦精子監矣

隸釋不載碑陰又云此碑布置整齊異無纖毫漢人等首陰有光和紀年或後人同舊文再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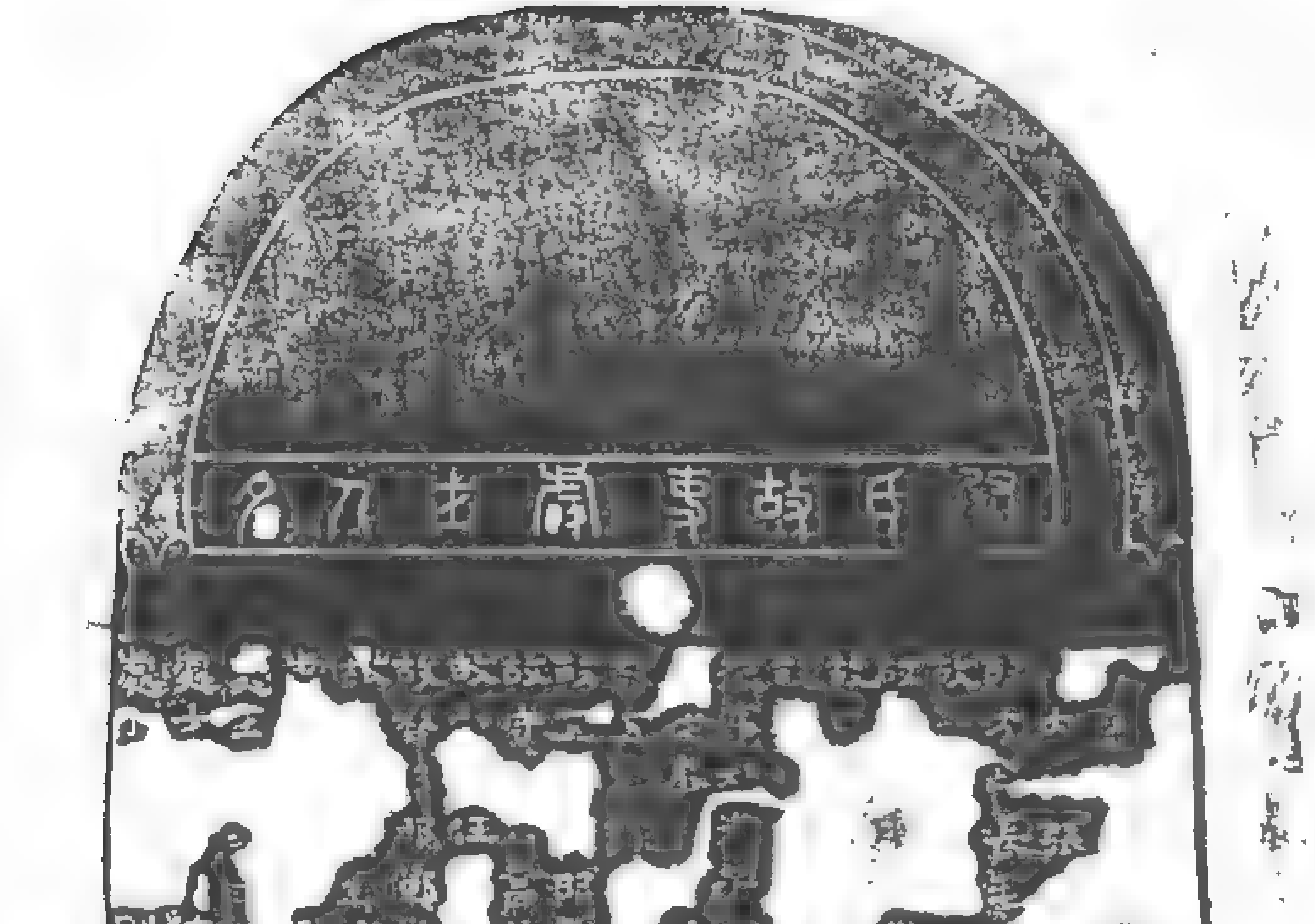
隸辨云延元熹二年元寶〻蔡榮儁國殘闕有碑陰今未之見
並石存漢祠家堂斗字作升金石文字記升音陞什音斗昔人以其文易混故改升為斗碑
云年穀歲熟百姓豐盈〻粟升五錢此字當是斗字碑乃作升四筆畫小訛耳轉之過甚
「要非五錢又以是稱頌乎祭禮福粮乃借粮義之粮亦異也今本韜釋或書作粮亦是」
歐趙洪俱未見陰意其稱主以禮等皆巫覡所自相署之職耳 隸續有米巫祭酒張
魯碑亦然蓋當時習俗有此名目也務將爲務勝乃星字
錢塘云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
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畢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澤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事
爲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碑畢男子朱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山請雨神使
爲傳言即與書說無極神甚靈雨寒以白羊爲孝巡請太常索法食數二年
是載神君始來上書求以無極山爲比即見聽許并財時巫風方織爲民牧者
宜潛禁于靖蒲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爲之請因與飛廉云國將亡而聽之神
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蘭石神君堅神君名號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
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右三汾學宋第三碑
顧藹云碑元文有飙字此即薛
季宣書古文九載體同而成古文
載作飙又石鼓文商車載飙遊隸
文從飛者皆作凡究非凡乃飛
耳飙當是載字洪氏誤為飙
字
顧藹云洪氏謂鵑与鵬同音鶴
是鶬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鶬事
不知書古文訓放騅兜于崇山騅
兜作鵑嗄今元文虞放鵑沛吴
為騅字無疑
此碑亦有騶字隸續云未詳
何字



史159-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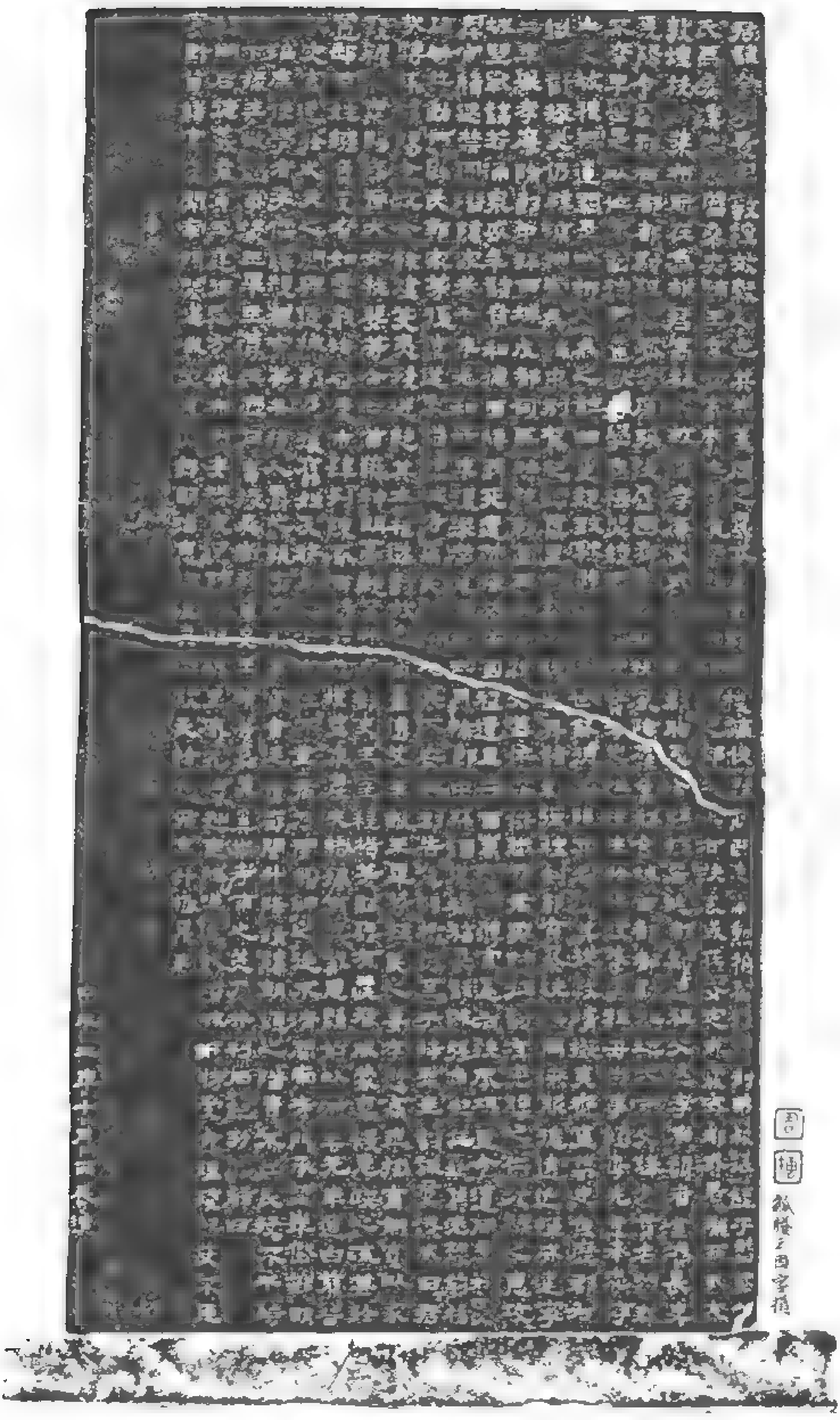
千峯此碑与元碑式過矮過甯
殊不合元式如国史有徑服之説
而代之也○金石存云其文
韓知士撰云此碑篆文八大
字書不缺圓敷下列人名
廿行行一百六十九字今国
辨檢所録並其缺者数
之只字一百二十九知士張力
臣後洪氏五百年不應得洪
氏所無至四千字之多轉六
十双二十之誤也○指金石
存不載碑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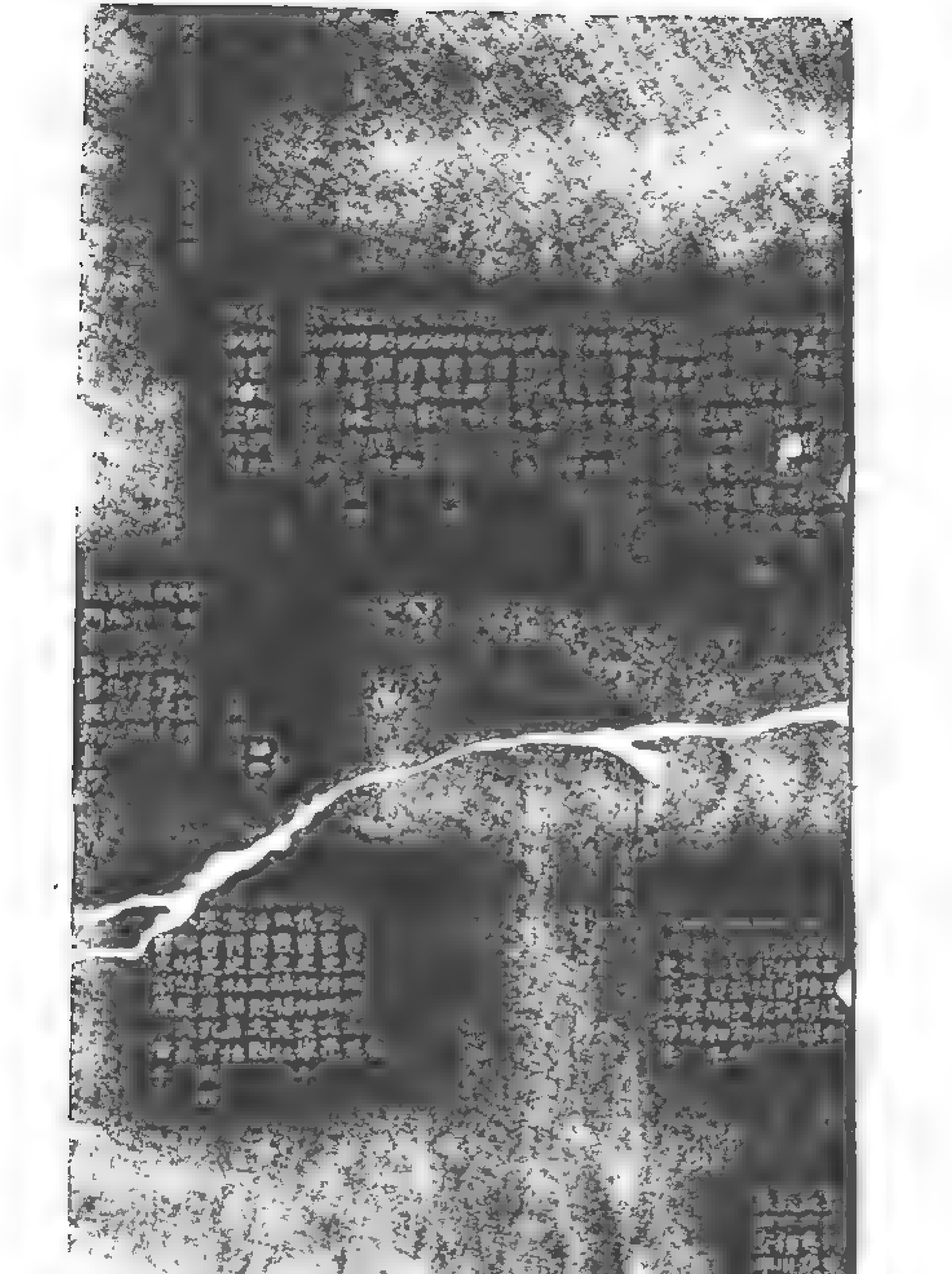
史159-189

右尉氏令鄭季宣碑并陰高四尺濶三尺厚七寸字
徑一寸二分陰字徑一寸二分陰額字徑一寸五分
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陽面附墉碑陰西向
隸釋云上下凡四横最後六十餘行有一行刻字似是造碑者所識按今碑已半埋入土止存上一
列二十人其存字視隸續所錄益剥剔不全。趙明誠金石錄云鄭季宣聘君之孫而其名已殘
缺其文畧可見者年五十有七卒于中平二年而碑陰題尉氏因知爲尉氏令
宋婁机漢隸字源標題尉氏令鄭季宣碑中平三年立名已殘缺季宣其字耳碑以飢作飢死夜在公之
死字印夙字殺鵰之鵰與鵰同鵰是鵠名棊即棋字褒即懷字碑陰横刻八分篆字如右尉氏
故吏処士人名是也

綠按尉氏碑陰隸續題元碑抄式係兩層開列上層先開議郎安衆下一層開故吏之津都尉上一層開關內侯張。。註下一次開故吏掾長毛武于峰此刻誤以一層開列為式是則于峯雖有掾屬之名而究未得其實也隸續所存元碑之式碑陰人名兩層共有六十一人其第八行上層開故督。邯鄲職元下層開今司也掾四字注其改皮也第二十又行下層開列直事于樊暁叔伯又上層第二十六行開列直事于陳翊彥基力臣云于青六以于為幹耳



史159 192



史159 193

竹垞云予庚戌冬賦居趙二年再至京師從遊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矣然在舊漢隸無數十字必又得此碑甚難得○安世鳳云結中寬密政民條芝君升高極影足用二足字相連二二字其義可在押也山夫云押重韻昌黎柳子厚進仲卿詩此類無礼節年動自者由吾意久懷忿怒豈得自由兩田字連押孟雲卿詩兩適字亦用韻一奇也○石墨鐫華云萬曆初郃陽縣舊城掘得此碑○少保梁[?]紀謂時為郃陽丞因言搨此碑見安世鳳墨林快事

○吳江顧藹騰云漢書陰碑出于郃陽之莘里村萬曆中得之其石完好止缺一國字無書撰人姓名但謂蔡中郎者以其文移似諸又為八分能也碑陰有市掾曹史督郵吏三老將軍令史門下祭酒諸人職掾題石蓋亦考思遐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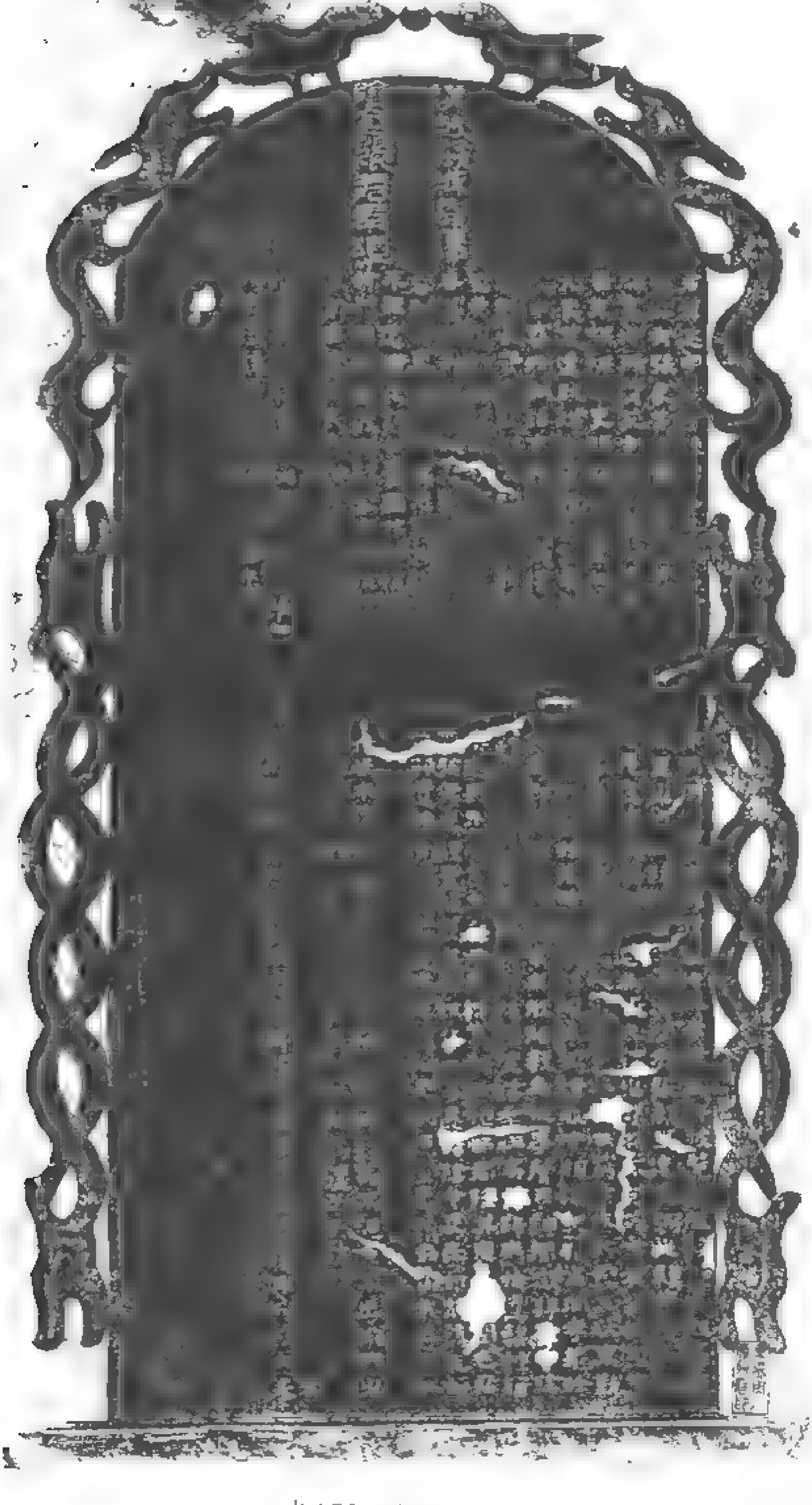
右曹全碑并陰高五尺二寸闊二尺六寸字徑九分陰字徑七分在郃陽縣孔子廟東角門內西向

碑悵即快字

關中郭宗昌胤伯跋云此全為郃陽令以中平二年刊石紀功也據史建寧元年疏勒王于獺中為其季父和德所殺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煌兵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日不引去碑稱疏勒國王和德弒父篡位又稱全以西域戊部司馬討疏勒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貢和德面縛歸死皆與史異然和德既弒父篡位則不當稱王史謂曹寬當以碑為正史止光和六年碑稱七年二月甫盡其年十月始改元中平紀元以後兆事以月無足異者○予生平所見漢隸碑以孔廟禮器為第一神奇渾璞稽之詩則西京此則盤庚高華拔為諸子比之書譜則孝直老此則蕭存存自然一詳謂鍾古而不今蔡而踰制心秦寺追然少一人至遊踞廷上寮日久該書自謂頗窺漢人三昧余州故則千古以方勢瘦勁實惟為漢法是柳識學筆者書書法也碑陰自伯楷以孝才五十七人外五人名字不備當是書石時闕若非剝蝕也書法簡質艸艸不經意又別為一体益知漢人結字命意錯綜變化不衫不履非後人可及

竹垞云萬曆中郃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井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于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為瑜糜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燉煌當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延龍嘉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為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按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詩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漢與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並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為證也

吾師石琢堂先生跋漢盧碑云以此碑古人未曾著錄明季始出故曹全漢書並無其人碑載全為戊部司馬征疏勒王有功漢書亦無其事碑稱光和七年而史載光和止有六年余閱題其偽物吳頤煊太平山說一紙八分書與此碑書同而其文乃別人李樊部所捫而見東漢知此碑為明人偽造無疑也云 道光丙申二月與 秋舫大兄晤於金少宮廨出觀千家金石堂眼錄見示跋閱日記因書於後為嗜古者備佚聞焉 吳門嚴元然記 印



原作扁

金石錄碑前面末云韋薛等刊石並書其陰韋姓廿五人而任無薛字按二名者多惟薛一字為名碑陰第二行故 字下缺
五錢字似五字但陳二字為土稱韋薛不合又有多一字之但存耆

隸釋云其長陵碑五尺
掾孔暢六人不稱字者
亦具畢于長史妄
謙也獨此碑陰全是故
吏而或名字有異者不
知當有何說也○汜字
者姓與汜不同皇甫氏
曰本汜氏秦亂避地于汜
水改汜得有汜勝之著
書十八篇之種植事
按碑陰汜姓二人非汜
之省文也

右蕩陰令張遷碑并陰高六尺三寸闊二尺六寸厚五寸字徑九分額字徑二寸八分陰字徑一寸一分在東平州學明倫堂前南向

碑以殯為賓以中為忠暨字分為既且二字乃當時書碑者誤非重刻也

金石文字記以積為簀見禮記曾子問以中為忠與魏呂君碑同惟暨字爾有不可解然字畫古
雅恐非摹刻也○都太僕金薤琳琅始以入錄然多誤釋碑石雲跋是碑辯之詳矣然以八基為
字賤以下八事則未知甚與期通謂八年也石雲謂既且當作既祖然于義亦難通○碑云張君之輔误是
印氏字釋刻碑于是又作於氏漢書地理志孟康氏為薛公師古曰氏與是同三國志吳有氏儀孔融 邪
嘲之曰氏字民上缺遂改姓是○按季子從政諸家作從政非也蓋用季子從政乎何有句 求也

竹垞云張遷碑不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録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体在篆隷之間極其茂密銘書

蔽芾棠樹為蔽沛抱之毋税睦覩文丞三碑其書蔽字畧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奉錢諸

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皆以謂東浮鮮二名者是碑範臣範成韋宣而外自韋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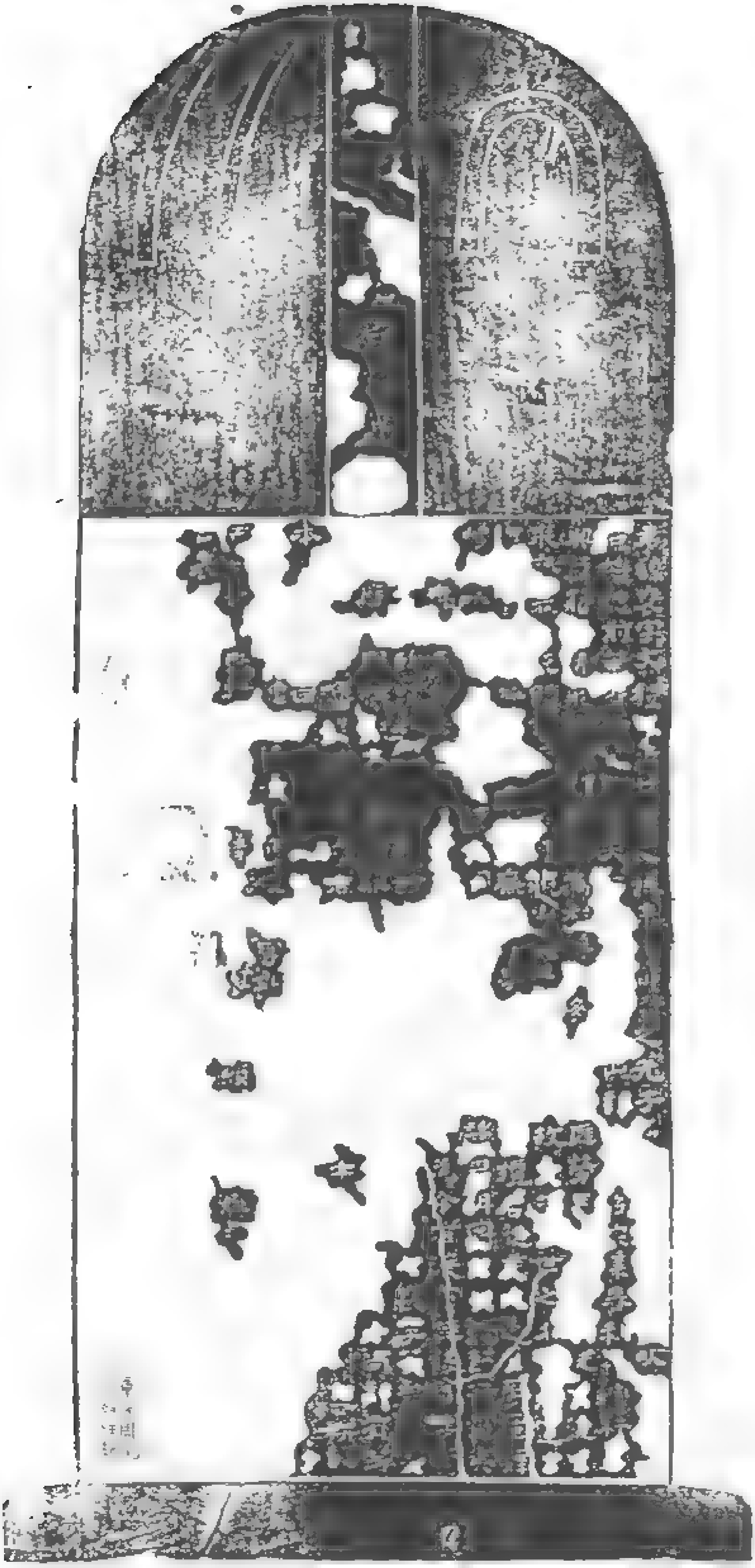
琢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意深都氏金薤琳琅少碑陰不筭此本之完好

史159-200

右尹君之闕一闕兩面一題尹君一題尹公在廣原
縣東南數十里山間倒卧高七尺五寸濶二尺厚一
尺五寸字徑五寸五分

史159-202

右楊公之闕在梓潼縣北一里許大道傍東數十步田間西向高一丈六尺濶四尺五寸厚三尺字徑三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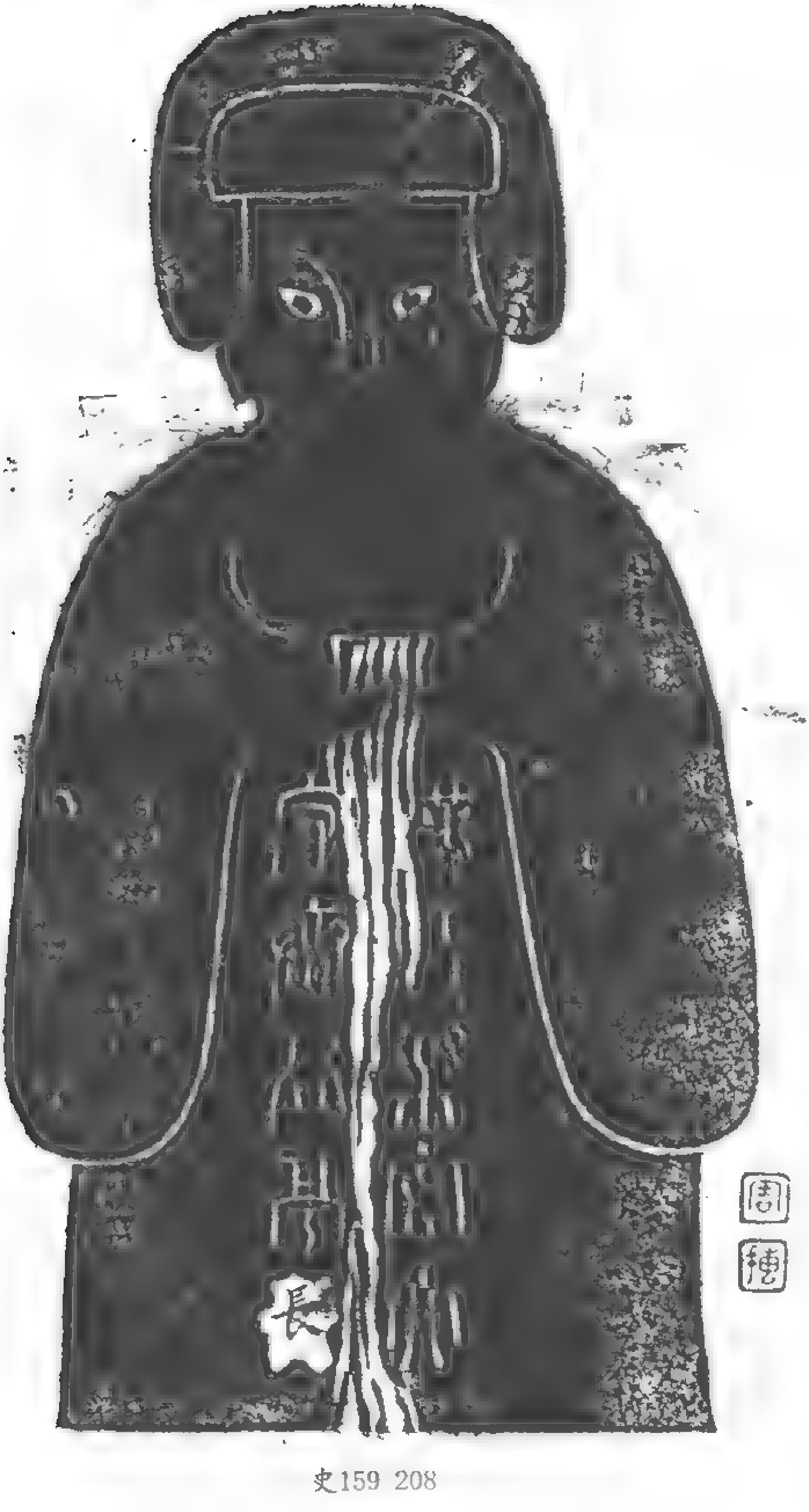
史159 204

右孔褒碑高七尺三寸濶二尺八寸厚六寸五分字徑一寸一分額字徑一寸六分雍正三年曲阜縣發地得之廟宫陳百户移置孔子廟同文門内西側北向

金石存云按三國志崔琰傳注引續漢書曰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嫉覽爲刊章下州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爲長者有窘迫色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走脱坐時囚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罪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泰山都尉孔宙者兄子褒長融次之弟六又有謙宙與謙皆有碑在孔子廟褒碑不知何稱没歷代載籍皆無可考金石門云雍正間闕人何琇字禮康宦游曲阜得之郊外水瀆因載歸于廟自題字于碑陰

史159-206

右魯王墓石人題刻高五尺腰圍七尺下半埋土中不知幾許字徑四寸在曲阜縣東南五里許張屈庄西古塚東側西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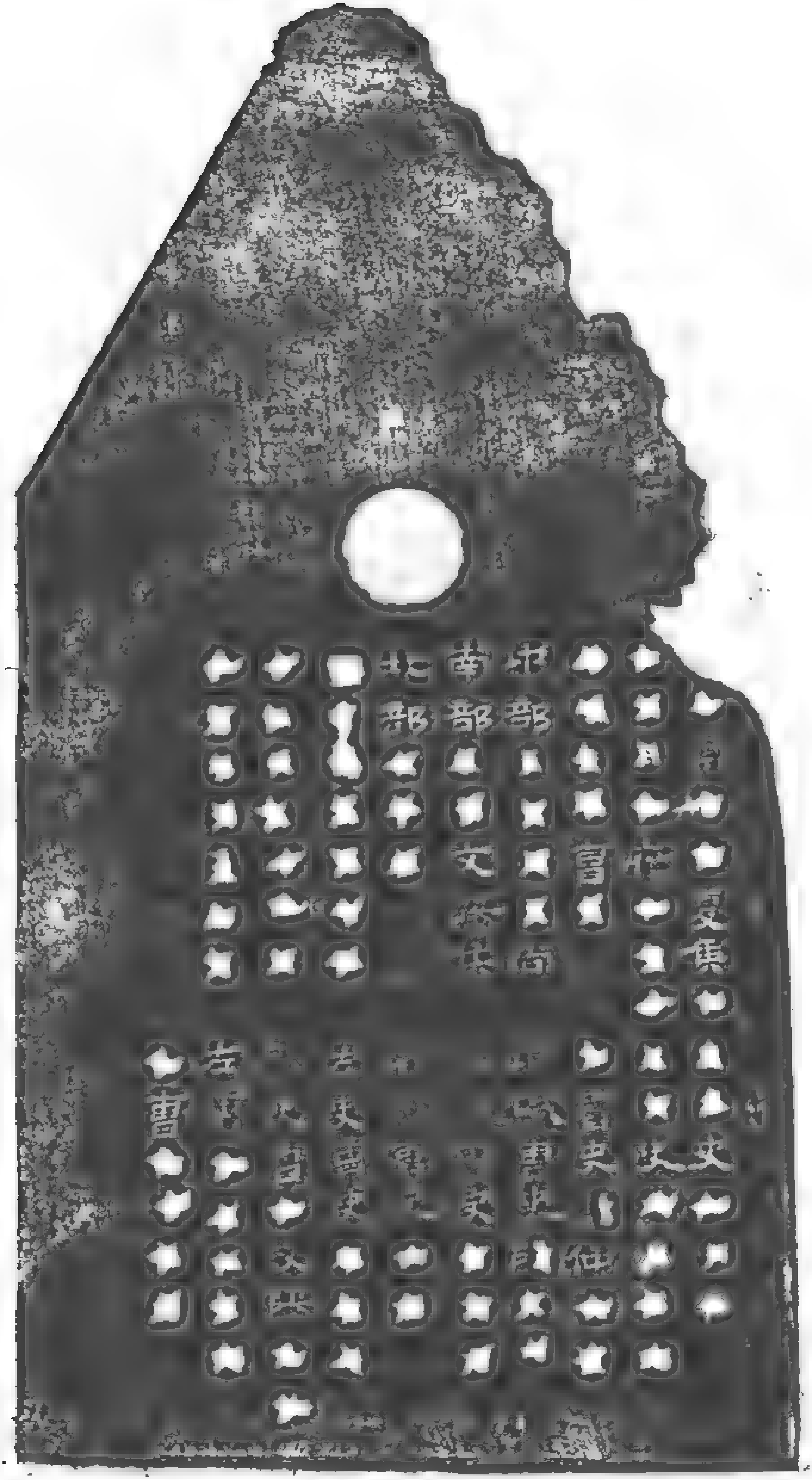
史159 208

右魯王墓石人題刻高五尺五寸腰圍七尺五寸並

立府門之□之左相去五六步西向兩石人像極古

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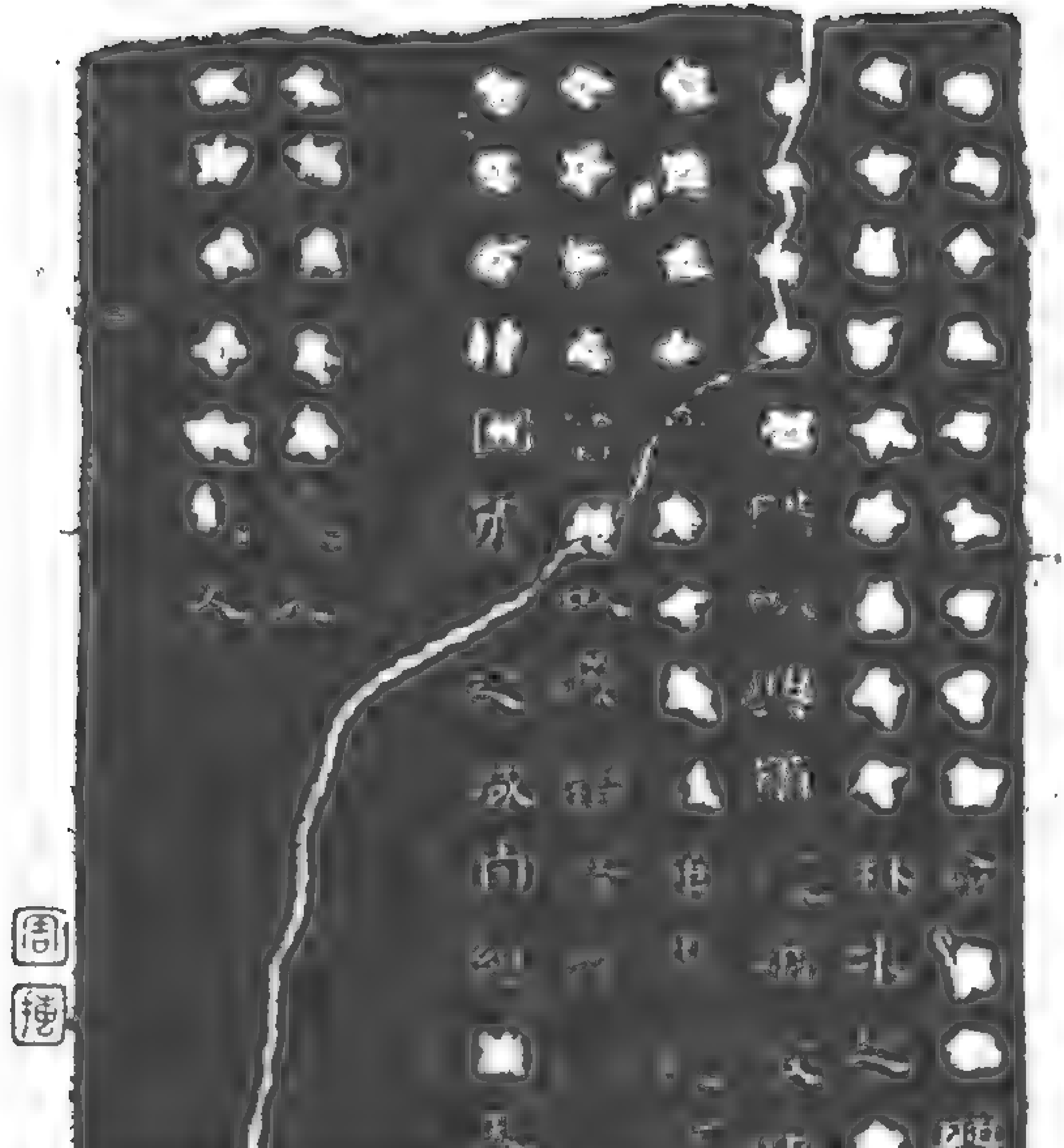
右石人舊在曲阜縣魯恭王墓前乾隆甲寅儀徵阮相視學山左始徙置城內矍相圃其文一曰府門之卒一曰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此圖於末二字俱未釋也迨後因洪灉而見洪筠軒讀碑記云此爲樂安太守麃君墓前之物與魯王墓相近土人因稱爲魯王墓石人太守稱府君故此石人曰府門之卒其說近是



史159 210

右漢碑陰高四尺濶二尺厚三寸字徑八分正面無字隱隱有竹葉文在曲阜縣顏懋倫樂清家

金石存予于任城劉雨亭家得此碑剔碧受作竹葉文俗呼竹葉碑半隋字釋下列第七八兩行上四字爲左史書吏右史書吏揚和澤語書長史書兩有史書囚字宴碑字陸疇躡兹是洪字因史与吏形近故誤



史159 212

右孔宏碣高二尺七寸濶二尺三寸厚六寸字徑一寸一分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東側北向

金石錄云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是相傳其文爲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碑有與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詞曰不作汎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於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謂從史者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月改升壇而時事記改延康爲黃初而碑稱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推而較以此知然羣祀子之文從又據與聖時類上世追述三代之禮之孔黃結宣尼聘諸侯以魯詔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羨爲宗聖侯以贊三公之云奉受孔之祀并且將後得有後尺之文於下語在於年二月史事爲誤羣牽懷太子注孔條傳以宗聖侯宗聖郡附識矣

鉛槧云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在孔林是自西晉三年在孔林老元魏之時事佛最大故爲拓跋氏故郡所尊佛宅寶所臣獨立己亭彬拓跋爲西晉末之執八世孫古靑之維士崇尚莊老獨孔子直立正象此獨曹子五百人立以學校未能孔郷射孔而祥祥弓其友福祖父之教子孝世之時噫不能也已

命[illegible][illegible]天人咸和
以君[illegible][illegible]民儀鳳
徽絕興脩廢官曠
路寡之義壹美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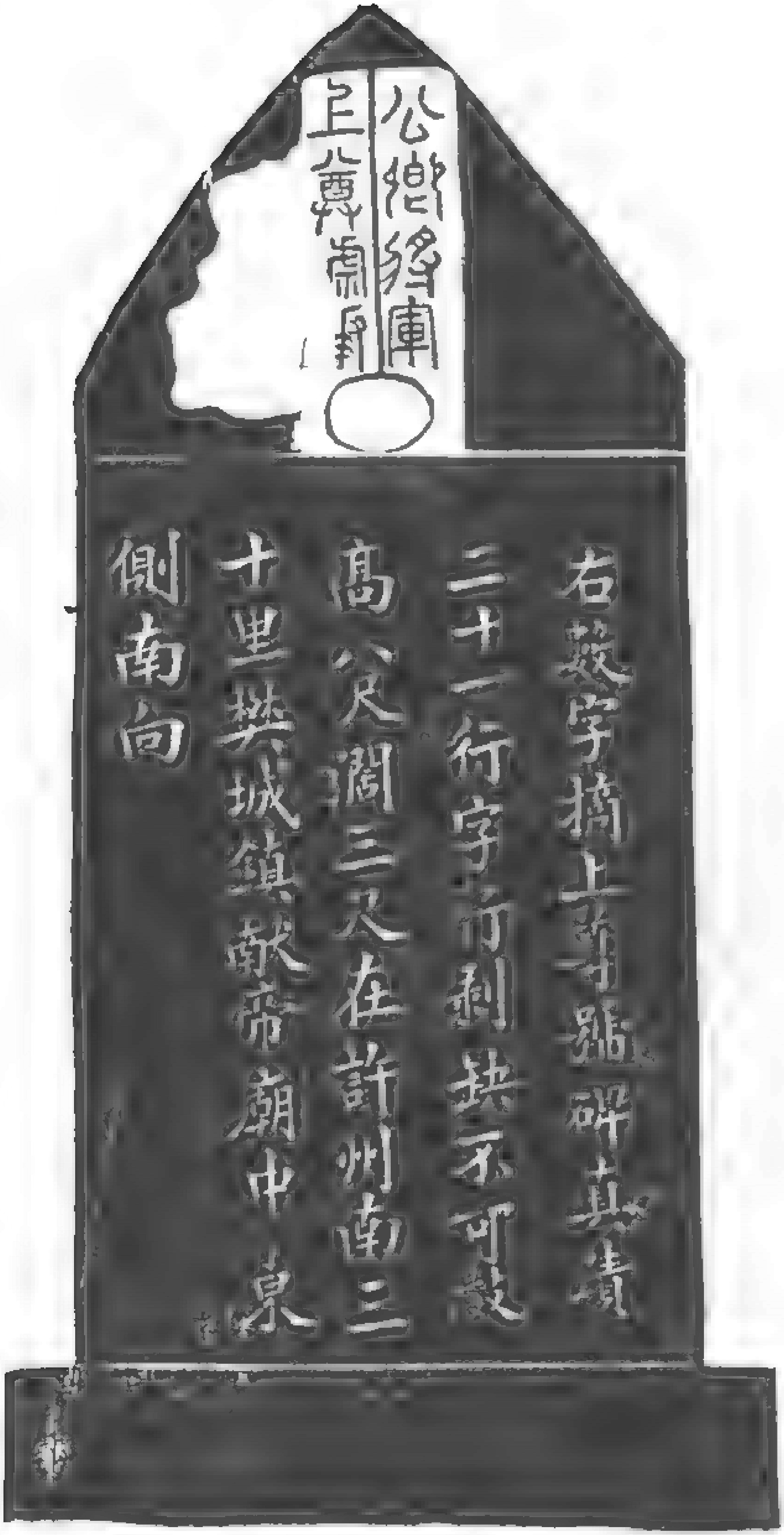
右幾十字摘孔羨碑真跡三十二
行文每行四十字黃初元年高
五尺三寸濶二尺三寸在曲阜縣
孔子廟同文門西側東向

不可以久曠
遠慮廣觀庶
遵大麓之遺
東夷南蠻西

受禪
右敫字□受禪碑真跡二十二行
下截剥缺行字不可数黄初元年
碑高八尺濶三尺一寸在許州南三
十里繁城鎮獻帝廟中西側南向

史1.5.217

史晨 18


公卿將軍
上尊號奏
右篆字摘上尊號碑其額
三十一行字行剝蝕不可數
高八尺闊三尺在許州南三
十里樊城鎮獻帝廟中泉
側南向

史159-220

右五字摘天發神讖
碑真跡在此上段
高二尺四寸闊六
尺五寸二十一行
共一百零七字後
有元祐六年胡宗
師題十行行二十
字

此中段高二尺
二寸十五
行共七十
九字

此下段高二尺
二寸十行共
十七字在江
寧府
孔子廟後
尊經閣閣上
段居中中西段
東側下段側

右鼓字衡山碑真蹟碑如鼓形高八
尺圍一丈二尺三面盡形剝蝕僅存
西向三十餘每行十九字可識者二
百五十三字在安鄉縣張家鎮北三十
里山頂上

史159 231

史159-225

右五字摘瘞鶴銘真蹟在此段中六行共二十九字

此段三行十二字

此段三行十七字

此段二字

此段三行二十字在丹徒焦山亭中兩壁夾縫南向

參聖睿之[illegible]皇二亙咸
亦化[illegible]一隅也天
乃正[illegible]脩春秋刊
西号曲坦是唯魯耆
下則月秀霜枝鷰逐

行五十二字高六尺
闊二尺六寸
孔子廟同文門西側東向

文體承帝
山仰止從子
月妙簡
大不
畱義明聖何

秉秀眷
如賢
剖肴儒
沈深
勿勇

魏魯郡太
守張府君
清頌之碑
右數十字張猛龍碑真蹟二十六
行文每行四十八字高五尺八寸
濶二尺五寸在曲阜縣
孔子廟同文門東側西向

治中從事太守
思伯字士休司
垂芳河別駕宜
惠和並不上之

魏兗州
賈使君
之碑
右數字爲賈使君碑真跡二十八行
行字剥蝕不可數高五尺五寸闊
二尺四寸在兗州府
孔子廟大門東西側東向

遍欲
悟解
真現
河同

療上氣咳嗽腹[illegible]腫
白皮細切三升[illegible]半
氣者杏人一[illegible]汁
療心痛方生油半合溫
梧子酒服丸日再漸
燒令赤赤之酒服又
療消渴方頓服烏麻油

以空王之道雖諸
名相大人之法非
有去來斯故將喻
師子明自在如無

恒州刺史鄂
國公為國勸
造龍藏寺碑
右數字摘龍藏寺碑真蹟二十九行
文每行五十字開皇六年張公禮書
碑高九尺闊四尺七寸在真定府大佛
寺殿前南向

庶葛亮之
[illegible]桀之
世挺偉人夜光倮
朝
陛分星裂土建侯開[illegible]
道著身歿名隆牛亭始

史1.19 2[illegible]

隋柱國弘
義明公皇
甫府君碑
右數十字皇甫府君碑真
蹟二十八行每行五十
八字高六尺五寸濶二尺
八寸仁壽四年歐陽詢書
在西安府
孔子廟西側南向

緝穀，[illegible]尚
而賊[illegible]心
彼阽危[illegible]許
將覩，合勢以抗

史1內 240

大唐皇帝等慈寺之碑
右數七字等慈寺碑真跡三十二
行文每行六十五字貞觀二年顏
師古書碑高九尺五寸濶三尺六寸
在汜水縣東北五里本寺内西側
南向

金鏡述一篇永垂鑒戒
雋名儒接武四海之內
人也國子祭酒楊師
觀開崇明祀宣文教
上聖德寔稟英靈神
日兵利龍文鼎輕天

孔子廟堂之碑
右數十字廟堂碑真蹟三十
二行文每行六十四字高七
尺濶二尺八寸虞世南書在
西安府
孔子廟內東側南向

史100-213

之為盛也雖復高天已
三界雲擾六趣波揚昔
耶山戒路不有善權誰
闕右長驅唐郊大號壞
地巖金艤鷲岺飛遠難
秖可寄恒沙易量悠

史179 241

大唐豳州昭仁寺之碑
右數十字昭仁寺碑真蹟四十行
文每行八十四字碑陰云虞世南
書高八尺五寸闊三尺四寸在長
武縣城內本寺中東向

史159-245

蒸之氣微風徐動有
淒清之涼信安體之
佳所誠養神之勝地
漢之甘泉不能尚也

九成宮醴泉銘
右數十字九成宮真蹟二十
四行文每行五十字貞觀六
年歐陽詢書高六尺八寸闊
三尺六在麟遊縣九成宮內
南向

庿□□□□方□□
夫厈□□烝龍興彖糸
於鈞陳忠撫名藩文德
功居八王之首屬金行
祖諱魏驃騎將軍涼州
摠管河北莊公□竹寧

唐故
光祿大
張府君碑

右數十字張公碑真蹟二十
九行行六十字貞觀十二年
高五尺濶二尺六寸在咸陽縣
西二十五里蕭何廟壁間東
向雍正年間康錦初搨

之□并給東國秘□
也容陵□□晉朝之賢
藹藹□門世□無命堂
閩儒墨非馬擅奇雕龍
謀德顯定榮功宣縱壑
一□逝□丕宰□茲

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虞恭公溫公之碑
右數十字虞恭公碑真蹟三十
六行行字不可數歐陽詢書碑
高九尺五寸濶三尺在醴泉縣
昭陵南向

十品[illegible]馥三
業于茲勝境
臨量嚴垂曰

伊闕佛龕之碑
伊闕佛龕碑
三十三行
文每行五十三字貞觀十五年褚遂良
書碑高九尺五寸闊四尺七寸在洛陽
南三十里龍門山賓陽洞西壁間
東向

之色衣
依爲其副葛也
當知羅浮之
砌激石之端
陰澗

貞觀廿
年正月
廿六日
右錄唐御晉祠銘真蹟二十
七行文每行四十八字貞觀
廿年御書高七尺闊三尺六
寸在太原府南三十里晉祠
鎮南向

幼懷貞敏早悟三
空之心長契神情
先苞四忍之行松
風水月來之比其
清華仙露明珠詎

大唐三藏聖教之序

右數十字聖教序與蹟二十一行文
每行四十二字高六尺五寸濶二尺五
寸永徽四年褚遂良書在西安城
東南六里雁塔寺後東側南向西
側有聖教記款識大小與此碑等

馮翊郡丞京師擁叛
祿大夫賜物七百段
斯榆稽首庸蜀順化
草類風或博識談於
中權以申薄伐

右數十字定公碑真蹟三十二
行文每行六十二字王行滿書
碑高七尺五寸濶三尺在富平
縣西南二十五里炭村西北一
里許南向　乾隆丙午年拙希漁
初搨

賢同德君[illegible]協志
[illegible]詞雕煥始發如
[illegible]前館郎照嬉年
難名[illegible]暉不昧環

右碑字摘房玄齡碑真跡三十五
行行字不可數計遂良書高一丈
闊三尺五寸在醴泉縣東北十里
詔陵南向

詔贈司徒使持節都
督并汾冀嵐四州諸
軍事□刑刺史□東
園□器錐劍卌人羽
葆□□凶□□□□

右數十字李靖碑真跡三十九行
下半剝落字不可數高一丈濶三
尺八寸王知敬書在醴泉縣昭陵
南向

大唐紀功頌并序

若夫玄功作宰

巢草夏息之

史159·264

大唐紀功之頌
右數字紀功頌碑真跡三十三行文每
行六十四字顯慶四年御書碑高一丈二
尺五寸濶四尺二寸在汜水縣東北五里
等慈寺前南向

史159-265

宣神典幽贊玄宗跡
威容之盛垂範漢朝
祐居醇含章縱指覃
風樹不停浮生何恃
道纂她能翦心獲久
文理綜核指歸十誦

右數十字道因法師碑真蹟三
十四行文每行七十四字龍朔
三年歐陽通書高八尺濶二尺
九寸在西安府
孔子廟後南向

堯舜比其聖德者
參一乘之旨隨機
華二月六日奉
揚斯旨所謂諸相
添之流略舉大綱

大唐三藏
聖教之序
右碑十字聖教序碑真蹟二十
九行序每行五十八字
龍朔三年褚遂良書高八尺濶
三尺在同州金塔寺東側西向

史159-269

屆鄙拙其旨趣修垂上

隔四ヽ二相托是微ヽ在

敢早悟三空之心長契

前聞截隔續真開前後

詢求正教雙林ヽ水味道合

史I9 270

右數十字聖教序真蹟三十行
序每行八十五字高九尺闊三
尺九寸咸亨三年懷仁集王羲
之書在西安府
孔子廟後南向

史159-27

大唐故司
空上柱國
贈太尉英
貞武公碑
右數將李英公碑文斷三十
二行行字剝落不可識儀鳳二
年御書高二丈三尺闊四尺五
寸在醴泉縣東北昭陵南面

史1 71

右之岦夏日遊石淙詩
真跡七言應制詩共十
六首分三截書高丈尺三
寸濶丈尺六寸四十行文
每行四十二字久視元年
蹟略者在登封縣東南
三十里石淙河北崖上磨
刻南向

史1701.7

乳儀超萬鈞之資
霜重音新自茲千
稫侶銅史而司晨
歲辛亥金九月癸
丑日丁亥土鑄成

史159 240

史1 19 277

皇道咨篤謀庭
積贈布絹四兩
汝之華六月廿
布和和恕以歸

唐故右武衛大將軍李府君碑

右數十字雲麾碑真蹟三十行下剥落過半行字不可數高一丈五尺濶四尺在蒲城縣西北二十里許後泉劉家家後南向

遊窮西崑〻名

十有一月北遊

淙以匡出僧

遠司馬董漢

〻

〻勿

大唐定州北岳恒山靈廟之碑

右數十字北岳府君碑眞蹟
二十九行文每行四十八字
開元九年陳懷志書高七尺
闊三尺三寸在曲陽縣本廟
中西廊東向

史151 / 281

作則安
法侶大碇禪
跋涉在此比
頗言有

史159-282

在湖南長沙岳麓山書院前

昨夜夢念珠斷
年六月廿日熱
矣業亟念莫散勿
罪昱自力
勅使索香水

大唐代國
長公主碑
右數十字代國長公主碑真
蹟二十九行文每行六十字
高八尺八寸闊三尺四寸在
蒲城縣西南向

雅尚山林迫以祈
乎東眞向風靡牧
極之用之外之功
闡千界與輿於勢
綽容居巴峽三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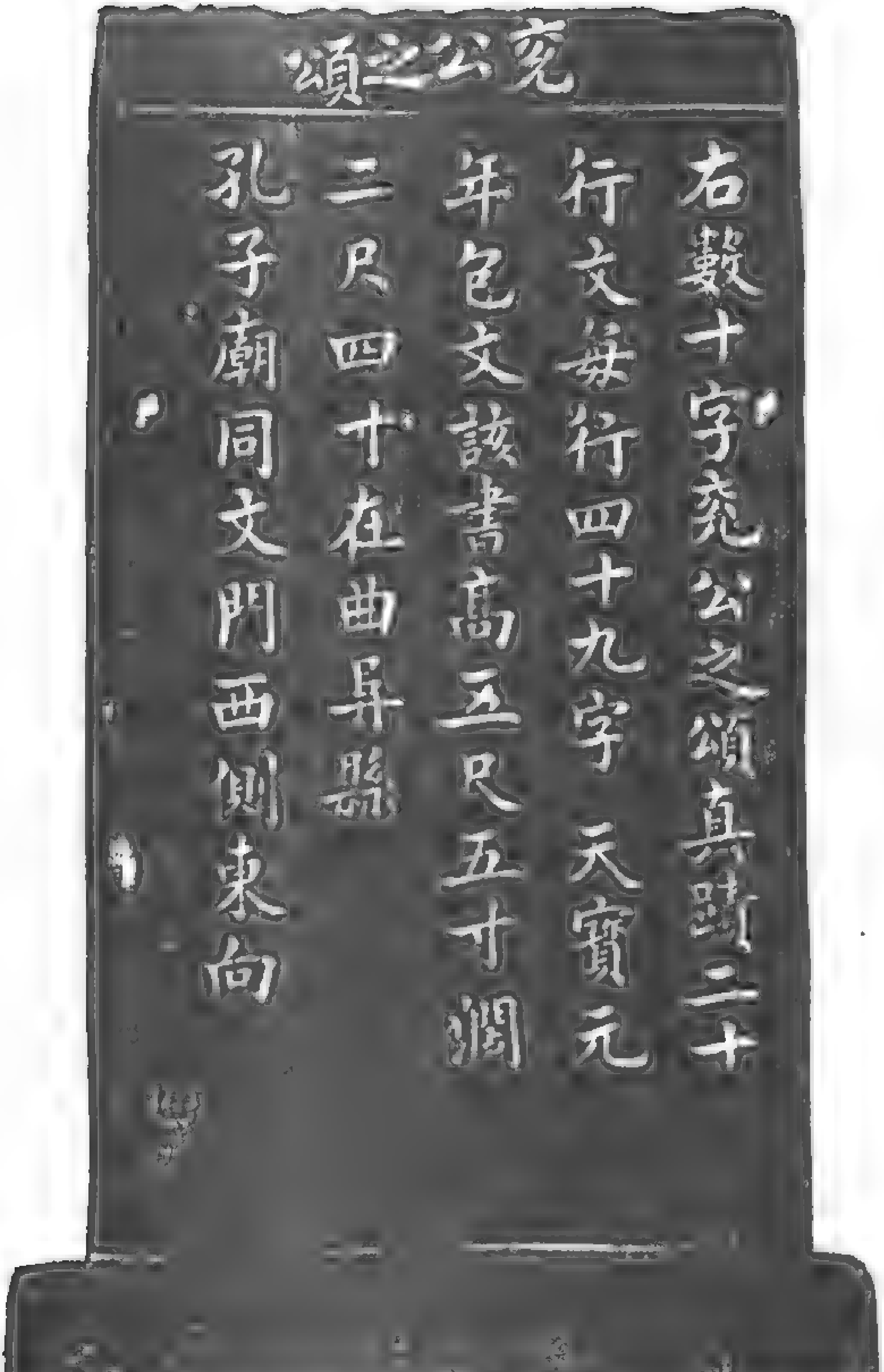
運[illegible]　[illegible]官之法陳[illegible]
夫封[illegible]成縣公尋
茲逾浚難樹所以增
竊九五之位[illegible]萬乘之
唯尉遲敬[illegible]頗[illegible]事機
[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以[illegible]思田[illegible]

唐故特
莒國唐
府君之碑
右數十字唐儉碑真蹟三十九
行下剝落過半行字不可數高
一丈一尺濶四尺在醴泉縣東北
十里許昭陵南向

史.120

靖二十五行文每行
五字三字兩節共高一
丈三尺闊五尺在曲陽
縣太廟中西廊東向與
下半段上半段倒臥
元丁卯張嘉貞書。

持猶以豊
代浸遠久
徒以絃哥汁
明德之至則膏
[illegible]上瓢之樂淥池



兗公之頌
右數十字兗公之頌真跡二十
行文每行四十九字 天寶元
年包文該書高五尺五寸濶
三尺四寸在曲阜縣
孔子廟同文門西側東向

其於戲上士發行正勤
靈感哥戒帝力
掌開無上
徵定歸
議七偏

此塊少十八字
康熙年間斷缺

右數字摘多寶塔眞蹟三十四
行文每行六十六字高六尺八
寸濶二尺九寸天寶十一載顏
眞卿書在西安府
孔子廟後南面

靜綠鳴蕭緯
漣漪圍風幽
氣颯碑空篆

孝敬皇帝
睿德之紀
右數字孝敬皇帝碑真跡三十
二行下半刻缺行字不可數上元
二年御書碑高一丈二尺五寸闊五
尺二寸在偃師縣南二十五里恭陵
前南向

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爭功汝惟不矜
天下莫与汝爭能以齊桓之盛業成
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
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
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

右數十字爭座位帖
真蹟草稿刻檻石高
三尺濶三尺三寸缺
行行發字皆不可數
顔真卿書在西安府
孔子廟後龕置碑間
南向

金紫光祿大夫
門下上柱國會
出心量弥四大

右數字摘大證禪
師碑真跡剝缺過半行
數字數不可數可數者共
六百八十六字完全者三百
二十五字大曆四年徐浩書
高六尺濶三尺五寸在登封
縣西北十五里高陽寺後
斜卧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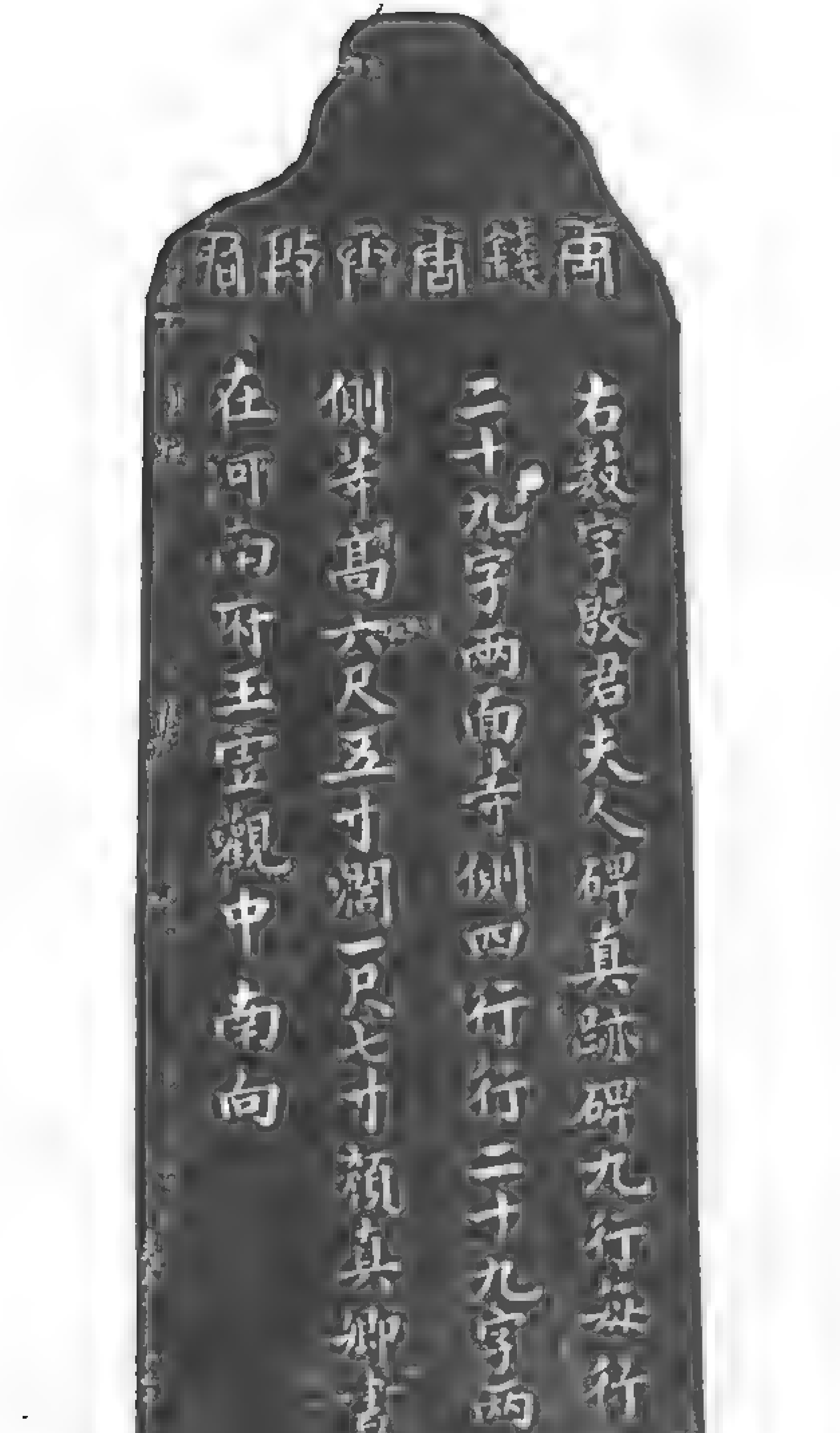
風遂消佛
始刱僧坊者
雄道弗屢空
千劫炳然而可

大唐福
興寺碑
右數十字福興寺碑真蹟上
張從申書高八尺闊四尺三
十行文每行六十五字在上
南八十里銅井鎮本寺內東側
西向 乾隆元年秉永貽初搨

我皇

右二字中興頌眞跡二十一行
每行二十一字大曆六年顏眞
卿書刻字處高八尺濶八尺四
寸在祁陽縣山崖磨刻

王記侍家
發乎天均


右数字殷君夫人碑真跡碑九行每行
二十九字兩面寺側四行行二十九字兩
側并高六尺五寸濶一尺七寸顔真卿書
在河南府玉霊觀中南向

孝慕

州詁訓通小秘

新泰縣男姪男

史1.9.308

顏氏家廟之碑

右數十字家廟碑側真蹟二十四行
文每行四十七字碑側六行每行五
十二字碑兩面行款字數等碑側兩
面行款字數等建中元年顏真卿書
高九尺濶四尺七寸在西安府
孔子廟後南向

師與浙江東西節度
神著務光之傳見
事夏家亭居商
楊醮宮鳴磬齋
龍銜彩毦席

有唐華陽
三洞景昭
大灋師碑
右數十字景昭法師碑真蹟貞元三
年竇泉書碑高七尺五寸闊三尺二
十五行文每行五十六字在句容縣茅
山北十里許玉晨觀西壁間東向

本感[illegible]生

抱義而光[illegible]民又

隱微之[illegible]地

豫連域[illegible]子理

練政則居[illegible]

唐澄城縣令滎陽鄭公德政碑

右數字摘鄭公碑真蹟二十四行文每行四十四字貞元十四年鄭雲逵書高四尺七寸濶二尺四寸在澄城縣南門外本祠內南向

之遠祚揆葉封桐軒
議參軍擧鄴上計
節授尉拜裨將軍三
路謳亭〻孫羨灼
絶於天下妙氣挺於

右叅十字摘周孝侯碑真蹟二十七
行行五十九字元和六年刻王羲之
書高六尺五寸闊二尺六寸在宜興
縣本廟中東向

而見豈堂不
更親聆慶承
清心波運山

昇仙太子之碑
右數字昇仙太子碑真跡三十三行
文每行六十六字聖曆二年六月御
書高一丈三尺濶四尺八寸在偃師縣
南四十里猴山頂上本廟中東側南
向

異香滿風體可折支其月
智文其行惟肖門人契玄
大德之去佛日虞泉矣門
洴汗玄流導于落溝覺路
貌寒聱冰珠數絕貫衣持
駁絕中流平漚挾灤一雨
黍萎霜莚甚垢斯濘彝縛

右數十字安國寺真蹟二十六
行文每行五十四字太和二年
无可書碑高五尺濶二尺在
咸陽縣本寺內南向

建中季年大
足蹟如衡如
河山之指九
萬一上天不

唐故太尉
兼中書令
西平郡王
贈太師李
公神道碑
右數十字西平郡王碑真蹟三十四
行文每行六十一字大和三年柳公
權書高一丈零五寸闊四尺在高陵
縣本祠內南向

令領禁職賞與公
贈越州都督其年
前為邠寧節度使
部尚書贈夫人長
先德善功烈慶賞

右數十字摘苻公碑真跡二十
七行行六十三字柳公權書高七
尺五寸濶三尺一寸在富平縣
孔子廟南向

寺之興大泉是
生歲沸猶在既
溫且靈寺之移
頹民之基宋室
舊邑黍野離離

右數十字大泉寺真跡二十二
行文每行三十七字高五尺六
寸闊二尺七寸開成二年沙門
齊操書在句容縣崇明寺天王殿
東側東向

成就常
而尊容
達塔日
和尚

輕行
生竟
祕俗

史1-9.520

唐故左街僧錄大達法師碑銘
右數字摘玄祕塔碑真蹟二十七行文每行五十四字會昌元年柳公權書高九尺五寸闊三尺五寸在西安府孔子廟後南向

乘戒四諦十二[illegible]起六
生度天人教菩薩一切
聲聞菩薩[illegible]顧此法衆
摩凡二十八世達摩傳
爲江西宗荷澤傳磁州
豪家少通儒書欲干世
盛於帝都復謁

唐故圭
峯定慧
禪師碑
右數十字圭峰碑眞跡三寸
六行文每行六十五字大中
九年裴休書高八尺濶三尺
七寸在西安府西南八十里
草堂寺後東向

孤夢、丙而出、飛屋五
云身舉圖護海公手動難
云其齋西山、照不意今
青青豁採稚動表積孝子
緣一鋪居士張受造

右數十字興福寺半
截碑真蹟三十二行
行字不可數大雅集
王羲之行書高二尺
濶二尺七寸在西安
府　孔子廟後龕置
西壁閒東向

至之
詳求能敵予之重
文侯能師聖門人而
派緒滋廣因自別為
懷思亂朝直封誣攻
萬時濁昏[illegible]勤西東
[illegible][illegible]闕書為臣

[illegible]

右段十字在此
段內二十四行可識
者四百一十二字雜正初
年共土柳公權書在西
安按察司二門內西
側龕置壁間北
向龕高三尺
濶三尺

此段十七
行一百八十
五字筆全
美

此段六
行可識者
文字
[illegible]

此段十五
行可識者
二百四十三
字

此段十六
行可
識者
一百一十
七字

石經考異二卷

（清）杭世駿撰

清乾隆五十三年補史亭刻道古堂外集本

石經考異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杭世駿撰。世駿有續方言，已著錄。是編因顧炎武石經考猶有採摭未備、辨正未明者，乃爲糾謬補闕，勒爲二卷。上卷標十五目，曰延熹石經，曰書碑姓氏，曰書丹不止蔡邕，曰三字一字，曰正始石經非邯鄲淳書，曰魏文帝典論，曰漢魏碑目，曰隋書經籍志正誤，曰鴻都學非太學，曰魏太武無刻石經事，曰顧考脫落北齊二條，曰唐藝文志載石經與隋志不同，曰唐石臺孝經，曰唐石經，曰張參五經文字。下卷標三目，曰蜀石經，曰宋開封石經，曰宋高宗御書石經。考證皆極精核。前有厲鶚、全祖望、符元嘉三序。鶚序稱其五經、六經、七經之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說，二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鄴，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駁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淳書，直發千古之蒙滯。而又引何休公羊傳註證漢石經爲一字，引孔穎達左傳疏稱魏石經爲三字，以補世駿所未及。祖望序亦引魏略、晉書、隋志證邯鄲淳非無功於石經，引魏書崔浩、高允傳證魏太武時未嘗無立經事，與世駿之說互存參考。而汪師韓、趙信、符曾諸人，復各抒所見，互相訂正。今並列於書中。蓋合數人之力，參訂成編，非但據一人之聞見。其較顧炎武之所考，較爲完密，亦有由也。然尤袤遂初堂書目所列成都石刻，稱論語、九經、孟子、爾雅，較晁公武、曾宏父所記少一經，亦當爲辨正。世駿乃偶遺不載，是則失之眉睫之前者，亦足見考證之難矣。

道古堂外集卷五

石經考異上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六經自遭秦火或藏屋壁或簒出於大義微言幾乎中絕漢興摭拾散佚絕而復續脫漏舛譌往往而有兩漢父子校之於前伏無忌劉騊駼馬融諸人校之於後乃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者於是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石經之所自昉也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至和嘉祐與俱仿前規以示模式歐陽子集古錄所收金石文字最為繁富唐石經不載也[illegible]德甫金石錄洪景伯隸續所載漢石經殘缺遺字見下止取唐蜀石本與後唐長興板本參校著石經考異其書不傳　本朝崑山亭林顧氏著石經考一編詳漢以後異同始末該而有之可謂補前人之遺者也吾友杭君堇浦私顧氏之遺而加詳中參之以辨論如五經六經七經之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歸十五碑四十六碑之柄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刻自洛入鄴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驗鴻都門學太學號石之用其間字有自殊于古之業滯[illegible]然如列目其然細釋經文[illegible]力用思復精是以周官為答同異不獨為顧氏之諍友抑可上溯晁氏大[illegible]求學[illegible]

之辨也范蔚宗楊衒之酈道元魏徵諸家皆說以兩石經為三字堇浦援據諸書而知一字之為漢三字之為魏諸為單浦立一信證可乎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於野井說異以人為偽何休引大論周禮也今太學石碑作個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按蕃誅於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為熹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當公羊本字案則蔡邕所作個字其為石經無疑也顧氏金石錄亦云世所傳石經與漢石經不同者疑自此蔡邕石經一字之作篇也石氏思元年傳仲子手文為魯夫人孔穎達正義亦唐叔亦有文在手日虞隸書起於秦末[illegible]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皆作[illegible]作[illegible]手文容或似之按晉書衛恒傳古觀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唐書藝文志有三字石經古篆書十三卷止義所引是古文一體此正始石經之確證也斷不敢不足與於校讎之役卿以斷言復堇浦或者亦有取於斯編云爾乾隆十一年歲在旃蒙單閼相月二十五日錢唐厲鶚序

吾友杭君堇浦著石經考異二卷蓋嘗聞德甫晁氏之書之佚而為亭林顧氏拾遺者也自六朝以迄今古文之目列自洛不必水火盜賊者有半由於其[illegible]皆自夫之任而一二好古之者乃有委曲求之存文數字自忠不可以忽夫其中間有是者補刻[illegible]

石經始於蔡邕諸公而邯鄲淳修之正始石經亦出於淳
而嵇康等再之爲篆魏儒宗傳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
乃始埽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時淳方以博士給
事中是補十義不雜字者刻者淳也衛恒四體書勢謂魏
初傳古文者皆出於淳正始而立轉失淳法則淳於補正
焉乎隸字之外別用壁中書爲一本爲上始之刪背書也
晉傳曰前洛陽遊太學遇嵇康寫石經嵇紹亦目先君在
太學寫石經古文是即正始闕事然則邯鄲石經之上拔
政不者是隨志以三字爲魏刻之誤所自也其下闕正始
者是范書以三字爲漢刻之誤所自也楊衒之江式所言
大抵皆因此而誤況黃初所補非倍舊碑之缺壞尚有增

道古堂文集卷四　石經考異上　二

多於熹平之外者隋書五代史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
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
一卷又引梁有一字鄭氏尚書八卷毛詩六卷以較熹平
五經之目不合其增多者更出誰人之手然則邯鄲氏石
經之功亦誤矣若魏明帝刊典論六在太和四年隋志亦
稱爲一字石經典論又屬黃初之後正始之前而酈元謂
六碑附於正始四十八枚之次不又舛歟至南齊書魏傳
佛狸於城內甲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則不必以魏本
紀不載爲疑是時崔浩方領秘書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陳
留江強式即式祖以進所編經史文字授中書博士而著作令
史閔湛郗標請取浩所注易論語書詩頒之國中以易

先儒箋故并勒諸石傳又勒石以國記及五經並勒之
石浩遂自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充用樹碑平成之
鄴增東用工三百萬其後因記既毀而石經亦不登宋書
本紀所以不載而僅見之於高允兩傳然既云不詔書
遂既當而改爲漢魏爲代記刊媚其事則石經之爲所改
亂者亦必不可數計謂其並存古文而傳隸學未必然矣
堇浦之書所以發摘前人之爲者眾矣如愚所言或亦因
而存之以備考索之餘則未必非負貽之得也雍正十
一年四月既望雨窗東谷刪管序
賴高士奇林作石經考其於胡身之通鑑注所辨漢魏石
經一條失而不載述作令石文字記遂謂漢魏皆有三體

道古堂文集卷四　石經考異下　四

甚哉考據之難也吾友杭君堇浦篤學稽古竊與同志諸君
質論之不特前史之疑而未定者皆得其說其中亦有前
人未發之蘊抉出如洪文惠公隸釋并婁氏漢隸釋
源皆以殘碑之字盡歸熹平而不知皆許乃黃初所補北
魏石經則困學記聞之所失猶闕成碑遺朱梁蘭臺宿是
尹下羽私修熹平石經已於元末可謂縱橫貫穿亡是無
遺者也向嘗讀韓李兩文公論語筆解其中多異字如舜
有五臣章有婦人焉作殷人子路石志章浴乎沂作浴此
類甚多未能知其所出往推其枝而其作置則石經實有
之因是知前人說經異同參錯大抵別有依據未可以蒙
陋之胸推置喙也唐人不甚崇尚經術然明經試士尚用

石經以今日之尊經而使列代太學所以爲同文之治者漫漶斷折裁蝕乎可數往者秀水朱檢討考經義存亡其未亦及累朝刊石之略其書闕離及三禮而止春秋以下皆藏弆於家刊石五卷世莫得見萬浦之書以補高上之漏遺一以發檢討之秘寶於學者離經不無小補而後世有作偽如豐考功其人者且明白而知所擇也夫乾隆元年歲在丙辰七月望後日錢塘符元嘉序

石經考異者何以補亭林顧氏之考也蓋衆說之羣辭者莫石經若矣史傳與地志異碑刻與唐宋元明諸家之辨詩與顧氏遠矣而不詳詳矣而不辨予特引而疏通之又自唐開成以後其事少略予特取而補綴之文雖近創而義則實因沒古之士其不以予爲勦說也夫雍正十三年太歲在乙卯二月朔仁和杭世駿書

延熹五經

後漢蔡邕傳及張馴傳皆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宦者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云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言并欣等然魏酈元水經注亦祇言五經意者本四年邕等所奏求正定者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五經耳楊賜以光和六年爲伊刻書不四年爲舟刻邕酬石經錄異同之甚詳亦先刻而下之後可以明經聯發矣

鄭縣全祖望云孔氏春秋正義謂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按隋志別有一字春秋一卷在公羊傳九卷之外當是黃初時邯鄲淳書以補之也

江都汪中云中郎傳及張馴傳皆言正定六經而本紀儒林傳祇言五經隋志則有七經考當時所謂五經者易尚書禮記春秋而以論語參之獨無詩者之言五經者未之有也竊意邕等奏定六經蓋於五經之外增論語而爲六而邕以光和元年言事被逐未及書詩於石而止同事雖有楊賜等而刊定裁正實出於邕故六年刻石告成竟無詩隋志有一字魯詩則謂由以爲黃初所補者得之

書碑姓氏

蔡邕傳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堂谿典見延篤傳馬日磾見孔融傳張馴在儒林傳韓說單颺在方術傳洪适隸釋石經論語殘碑末一行有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黃伯思東觀餘論石經公羊殘碑其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䧧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惟谿十欽當是堂谿典也由二碑詳之則當時奏求正定者不止邕等七人並後立石又在立孫表又有趙䧧等諸人也范史略之耳

書丹不止蔡邕

邕傳及水經注皆言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洛陽伽藍記亦言三種字石經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隋書經籍志亦言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趙明誠川書跋乃云石經不盡蔡邕書有馬日磾等相與成之洪适隸釋云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稚石經跋云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

三字一字

儒林傳序爲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爲祭酒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劉芳傳亦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歐陽棐集古錄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此八行二十九字蔡邕書張舜民畫墁錄邵伯溫聞見後錄乃據歐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爲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以爲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爲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隸爲今字也張稚又以爲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獨隋經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尚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傳仍不得混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二字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今特取而備論之其言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

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乎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

正始石經非邯鄲淳書

魏書江式傳及北史皆言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而衛恒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

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水經注曰述昔書撰恒傳皆同此說胡三省并爲討其年歲云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凡九十餘年或以三字爲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按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爲儒宗傳其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又邯鄲淳傳云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度淳在當時未必甚老或竟於黃初而刻於正始亦未可定不然熹平立石蔡邕爲日偉之名昭灼若此而魏世重刊豈不言書者姓

氏是一闕也

魏文帝典論

水經注言魏文帝刊典論六碑列於石經之次裴松之注三國志云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齊王芳正始元年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愚按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酈元所云文帝刊之誤矣松之既稱刊滅此論又云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伽藍記云典論六碑至太和(後魏孝文年號)十七年猶有四存隋經籍志亦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意當時所謂刊滅者第芟去火浣布一條至於六碑則仍刻於太學故裴松之楊衒之等並得見也

漢魏碑目

漢立石經不言碑之數目洛陽記有四十六枚之語章懷即引以爲注(注引洛陽記曰論語二碑二碑毀當是論語三碑二碑毀乃合四十六枚之數劉貢父刊誤云當是一碑毀若三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是貢父之弗深考也)伽藍記乃云石經二十

五碑蔡邕遺跡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此漢石經目也若魏正始中所立酈道元與楊衒之皆云四十八枚而北齊文宣紀云蔡邕石經五十二枚蓋合漢魏言之弟不深考誤云蔡邕也宋敏求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蓋漢二十五魏四十八也此其碑數之異論其形製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廣四尺此是漢碑水經注云石長八尺廣四尺此是魏碑論其位置洛陽記有西行南行東行之分此在堂東之西南東也是漢碑朱超石以爲駢羅相接者是矣水經注言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此所謂樹之於堂西者也是魏碑弟謝承范史之書均謂立在太學門外而陸機酈元楊衒

之均謂講堂前微有異耳

隋書經籍志上說

隋書經籍志其中古石經。篇之中互異者數事欲兩存擬疑難未暇致辨亭林顧氏又辨之未詳今特援諸書以證之其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按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以五經書丹於石則石經在漢時從未有言七經者彼蓋見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部合七經之數遂誤以爲漢刻而不知其實范史魏書傳有水經注洛陽記諸書多不合也又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按後齊天保元年詔文襄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則鄴都之徙乃由文襄非關神武然篤則歸親或可渾同言之矣云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按陸機洛陽記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是晉時存者祇有十九枚至鄴道元注水經亦止稱石經有四十八枚後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致頹落鄭道昭崔光皆表請補闕補綴皆見之本傳孝靜武定四年始移於鄴文宣受禪孝昭即位均令國子監施列當時稱有五十二枚然則徙鄴之役或有淪毀乃文宣孝昭之世其碑見存無闕所謂不盈太半豈非亡者過多歟其云至隋開皇六年又自

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按後周宣帝紀大象元年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則開皇之初石經仍在洛陽或由洛陽轉徙長安耳若云自鄴京載入大象之徙豈爲無是事乎偏稽諸史一事之顛末牴牾者衆矣

鴻都學非太學

張懷瓘書斷黃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注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迥殊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梁鵠八分書稱一時之選何以光和六年書石經不命寫而乃知入篆一體篆小技石經所以正天下斯學偏傍增損之根度其一條中可了故自邕自書丹寸鐫而書之也今閱學記洛學傳記云此舊書丹式長官蔡邕刻石太學後問鴻都諸方技字皆出自門所不同入太學而又可見師宜官諸人之書不逮於邕也豈因勅鴻都學生

被讒而謂石經出於鴻都眞大妄也

魏太武無刻石經事

南齊書魏虜傳佛貍於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按魏收作後魏書皆據拓跋一朝國史如鄧淵李彪等所撰節奏當太和南次幸洛陽觀石經猶且大書特書何有五經刻石不爲張其事者蕭子顯生在江左不過得之傳聞其不足據也審矣胡神武取攻石牛城既有太武石經何得又從洛陽轉徙三字石經耶此三字石經亦當云與太武所刊並列器而不言豈果收之疏漏哉

續考脫落北齊二條

北齊書孝昭紀皇建元年詔文襄帝所運石經即宜施列於學館考第載文宣紀天保元年一條北史陸卬傳卬子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乂時待詔文林館也考第載後魏書劉芳傳一條（劉芳陸卬事不足以證石經然載當時稱謂則知偏傍前後之不可不附也）

唐藝文志所載石經與隋志不同

唐書藝文志云今字石經易篆三卷（隋志七錄並云）今字石經尚書本五卷（隋志六卷）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隋志七錄同）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七錄十卷隋志九卷）今字石經毛詩三卷（隋志毛詩六卷七錄毛詩二卷）今字石經儀禮四卷（隋志九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隋志七錄十三卷）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隋志字經一卷）今字石經公羊傳九卷（隋志同）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七錄同隋志一卷）惟無與論其云今字者即一字也

仁和趙信云公羊穀梁皆無正經故邯鄲淳書春秋正經一卷以補之唐志所云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即此以其專寫正經而不連左傳故稱爲左傳經實則無左傳也其十卷則一卷之譌正經不應有十卷也石經毛詩梁時已亡安得至唐後出恐是魯詩之譌也

唐石臺孝經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唐明皇孝經注一卷旣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天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然使刻石學官云

唐石經

唐文粹李陽冰論篆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此論在當時雖未施行然已爲鄭覃等開先矣

朱彝尊唐國子學石經跋云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

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一百三十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三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鄭覃撰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宰臣令鄭覃充詳定官而題名於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一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段絳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柏請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丁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所題共十人碩唐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唐史亦不紀不可解也

新唐書選舉志云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

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本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儒學傳無此語以舊唐書有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令經籍所校以宋之遂奏發得

石林燕語稱柳玭序訓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時有之若九經之有雕板實始後唐

刻者馬縞陳觀田敏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經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門士李鶚書[illegible]公羊[illegible]郭嵠書[illegible]年又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儀詳勘陸德年畢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是正其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刻石也

趙崡石墨鐫華云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爲唐人書矣總記首用分隸額題字諱爲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請遷於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爲籀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石立於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立棄論決不足觀然其用筆雖拙衆人不能及今碑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人爲詫異今筆下真生文字實有乙卯以前搨本尚殘稱爲石本可寶以流

宋錢易宋京兆府學石經跋云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錢之者長安石

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
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
鄭覃等勒石唐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
建所棄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
玉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城鄩然之
後置尚書省在大忠徙置舊學始克盡立於學故斯記挺
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劉鄩爲佑大
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得
歸秦中營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於冊
府元龜惟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
錢塘符曾云學林考金石文字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

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字畋字皆缺末筆殺字襄昭定
哀四公錢字十昏禮皆然此乃朱梁所補刻考宋劉從
乂黎州石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
缺筆其爲梁刻無疑按朱溫篡唐據偏禁郊畋曰不
暇給況彼亦安知經學其時負荷國命者韓建而後王
重師劉捍劉鄩康懷貞之徒亦非能留心於此者也偽
意後石之果皆出尹玉羽之力而自韓建委棄以來貴
失必多則補刻者當即係玉羽此外更無其人

張參五經文字

書錄解題云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
刻石長安太學

祭文總目云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
經許愼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經抄
撮疑互取定儒師部乃一百六十非穪繹見者皆略而不
集
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刻字人魚
宗命全孤望云孫毛詩博士自牧蓋參之孫也顏氏謂當
作毛詩博士孫自牧誤
張參五經文字序云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
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經之要有不備者求之
字林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惜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
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

伸之不敢專也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
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
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
字也其常體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
覽省無至多惑
上海云大曆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
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詳閱更求
祭酒田敏合者爲一編以考正俗體訛謬後周廣順三
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
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言者謂張參唐元
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類皆書名與有依據然其法

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按中興書目五經文字五卷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撰序曰詔委儒官勘校經本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拾疑文互體受法師儒取說文字林蔡邕石經除穩同釋文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非經典文義所在皆不集錄微氏既於九經字樣詳加採錄獨於五經文字考中言之實略大二書皆附石經以傳皆有功於石經且五經文字爲九經字樣之所從出爲補闕故書此補之

其容齋一筆云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水爲冫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冫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爲訛

朱彝尊五經文字跋云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詳定之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皞司業張公惟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鑴寫而豎諸堂國部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學者爭發題以試士文雖無華載有王度貝賦其略曰第六學府之廚學作字訓之題鏡又云人作于京國依乎先我仍剛與彼用喬其擇詞名此是書自志

字曰木版曰木版而刊行字已三易志耳珍所書矣以字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不論與孝廉生所傳經取疑文互體鈞考而同次之爲十子楷八爲功曰沒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禹錫然集有送張參明經歸覲詩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兩郡皆有杜甫送名參待人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嘗由明經登大歷初官司封郎中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氏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但不詳爲何許人也參潮州書不如錢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屬參爲之鏡獨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收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也世傳舊唐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經字樣相刻在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跋略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六上自周穆王下迄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設是自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或失於采摭未免類於目睫了所以擒撫者尚遺數娥矣尋事之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志漢魏石經既亡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矣近刊於石學者東閱有游于者故其傳之

顧炎武日知錄云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篆籀之學重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愈遠而為說日以繁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今西安府學向拓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并屬諸生補此書之缺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泚博之訓予于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石經考異下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蜀石經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石經周易周易指畧例共十一卷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兆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畧例有邢璹注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璹注畧例不同者又有餘字并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可正姑兩存焉[illegible]

周禮真書經文有群字皆闕其畫亦國民字之類蓋孟氏本猶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云云十步作又三十步字盤庚若綱在綱皆作網字沈括筆談云宋上黨作大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為綱未知孰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禮記二十卷僞蜀[illegible]經文書不[illegible]年月[illegible]文云
刻當是在知祥僭位之後也[illegible]以月令題云御删定
蓋引皇也休甫當是李休甫也[illegible]
[illegible]
氏傳三十卷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
及國朝諱而闕孟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石國史藝文志云僞蜀刻五經備注傳爲世所稱其
[illegible]石視之不惟[illegible]亦有之後散毀[illegible]
[illegible]
識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闕唐及僞蜀諱而闕[illegible]字
以故知用石當在興宗[illegible]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
[illegible]
論語十卷僞蜀張德釗書闕唐諱[illegible]石當在孟知祥未[illegible]
之而其文[illegible]字說 字又近而第[illegible] [illegible]下有[illegible]
之三字[illegible]人行必有我師焉下又有[illegible]
校其[illegible]而後其食[illegible]以今[illegible]不[illegible]者此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貢於成都學宮云僞蜀時刻六[illegible]於石而獨無孟子經[illegible]
未備大哉成於孔氏嘗有闕[illegible]其論既精又多誤字如
以類顯爲斷不可勝計
[illegible]
志云以上石室十三經[illegible]孟昶時所鐫故周易後書廣政
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
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
日乙巳工畢又書將仕郎試國子四門助教[illegible]學講說何
[illegible]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illegible]學說書[illegible]來傳林[illegible]試
祕書省校書郎守[illegible]陽[illegible]尉[illegible]學[illegible]官[illegible]尚書何[illegible]郎祕
書省著作佐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尉管勾州學
[illegible]參本[illegible]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勸[illegible]
農事及提舉[illegible]騎都尉借緋提舉州學[illegible]程[illegible]本郎尚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及提舉[illegible]

中都尉借緋提舉州學兼提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
兼本路勸農提點公事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郎護
軍賜紫金魚袋益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
農使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上騎都尉賜緋魚
袋借紫曹穎叔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益
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勸農使充益利路兵馬鈐轄駐泊本城
兵馬鈐轄提舉益利路諸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
都尉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
蒼齊額爭入成都石本諸經其字畫亦皆精謹推之傳
於今凡九年方畢工殊不苟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後蜀石經於高宗太宗諱有闕者

與之浮淡矣
楊慎丹鉛錄云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毋昭裔之在雅
州有文學故物不受兵火使文士故其所製九經宋子
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石刻鋪敍云考異一冊乾道六年庚寅二月日東平晁公
武校石經與監本不同者作爲此書易五書十詩七周
禮十儀禮二十禮記十左傳六公羊一穀梁七
孝經四論語八爾雅五孟子七凡此經不同者如此
傳注不與　古文尚書一冊　卷首有大資政公古尚書簡
傳本中廢郡呂大防得之於宋次道家傳至宋乃見於
下壬戌鍍板乾道六年庚寅公武跋其八石經官張

大剛守監刊　益都石經孝經於孟蜀廣政忽逆士大夫皆
書者傳刊入石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首
改元圍遂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寶於太明七年
詩書禮不書歲月迨春秋三傳則皇祐九年九月訖工
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前政元年數蓋之百
凡一百二十九慎成之若是其難也又今石經乃年
癸卯席貢始湊鐫孟子進刊彭慥其成乾道六年
庚寅晁公武又鐫古文尚書暨諸經考異洪文敏公邁謂
孟蜀所鐫字體精謹有貞觀遺風雖傳寫不遠前此
引魏證應世所稱爲秘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
書者爲書手蓋欲字畫端嚴可以傳久是以自唐以後
并士大夫所書皆不著姓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
所藏僅十數紙曹中又因翻刻大石與長安謂開元中藏
拓本於御府以開元字小而非之是元宗時已不得況
今又六百年後邪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云石經已載前記是已乃作考異
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凡有得失其間訛誤爲所
當辨正然在今字畫少不同而其通用耳考異所序凡
十一碑其在石經堂中殆無成都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六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
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建殿以祀孔子稱爲其廡
爲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當師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

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
今石在經堂時人故求於石經堂從以諸生行所至者
生前經半頭自開以始終皆不合我聞此經昔中都中郎
所製乃其刻迹求舊訛已在失於本體能傳錄上錄上門
位傳拓除獨此仍為磁所取為有嚴鎮守再為護以錄入
學遂官刻之學官說無意說門刻文在吏五人門明稽洲
蝌蚪形神洪鐘所律昔後生不復事於鉛抵死惟知守膠
漆當首隨日交蜆書號書分毫謬無辭日月當天空委照
青符相與紛與觀石經神古余爾何人競傳今不傳者行
行剝白拔既鈹戲剝昔村質指挂磐錄碓免絕蟫蠹隨道
爭來宅抵毀此間鄰人借問為問石經誰是主一作敵

門肆河斥幾度向精誇假傲發發開闢懸金縋貼耳敲雲
乘雹兩蟻蕪煤染迹作卷玉軸錦裝如束柿說無物解
檮蒙幾紙才堪博士糊餬之所得何久麻我則何由覓呼
肘挺只作一字淘淘今尚于康復毀石經之害此其大
縱有鬼神都可鄙憶昔嘗為博士官首善堂中容接武心
知不是世間書長淡淼然城自塔恍惚常所有餘地忍使
石經留外府便當運輒下報嫂飛上三山如插羽練細舛
課鑷割貽天餓說客一無補幾幾玉帝殿中央河洛東西
冀能虎雖然斯文局與廢常究有心天亦許作詩來用提
韓公考篆庶幾追石鼓

胡元質蜀石經跋六行經歲年多更變故唆遷徙鏟蝕惟
剝食之餘甚至取為柱礎乃他石者 [illegible]
唐初魏鄭公首坊本之十存其一 [illegible]
得降刻於一二故寔此朗斷不肯然殘其 [illegible] 可當道
因以鍰之錯官西使 [illegible] 補存之闕文 [illegible]
[illegible]
胡公何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為徵爲諸日用老於屋壁所
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喚石經肆豐補旁搜博訪合
諸家所藏得祭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且皆書
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
石永貽不朽

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石本九經在成都府學

曾學佺四川名勝志云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十
二子像石經碑記有數段在合州貢館中吳任臣十國春
秋云毋昭裔河中龍門人蜀左僕射以太子太師致仕嘗
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孫逢
吉成都人廣政中累官國子毛詩博士校定石經分刻蜀
中逢吉與何中正之功尤多

宋開封石經

朱翌猗覺寮雜記云本朝石經刻板所書係行寔許允括
筆談
楊慎丹鉛總錄云淳化中刻今猶有存者
錢塘王延年嘗考開封石經云宋史仁宗命侍王延英僧

孫克纘與朝臣分隸石經丹陽謝復善集於國子監立石經名爲直講又宣和書諸闕人京久而工匠篆法與楊南仲篆石刻於國子監而藝文志有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是皆宋開封立石經之明驗也顧唐石經在西安府學者斑斑可考而宋竟無片石傳於人間意亡命北行時盡爲金人所攜去耳金劉彥宗於伐宋日謂宗翰宗望曰逵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令則也二帥納之是其證也

江都汪存云鄭燧癸辛雜識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則臨安之前開封之石經猶存也未得據金史之言爲證然汴當元時未嘗有所毀雖如楊璉臨安之厄則石板之在當在元末不然明初周邸剪伐其地世搢紳推不應反見石經而聽其忽焉以亡也

宋高宗御書石經

石刻鋪敘云紹興丁未夏四月皇宋中興高宗即大位改元建炎至紹興十三年癸亥逾十九年金人侵凌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偏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諸孟悉迷成均九月甲子左僕射秦檜請鐫石以頒四方卷末皆刊檜跋語

淳祐咸淳臨安志云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今石經惟建炎以來爲對續記憲聖慈烈吳后云已

成化杭州府志云正德十二年巡按監察御史宋廷佐檄知府留志淑遷仁和縣學石經於敷門外南偏道統十三贊於尊經閣下大學上刊從楊一清爲記因監察御史鈕纘宋石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石經者目在仁和縣學因往觀之多斥棄苑囿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顛斥在是復乃進杭州府知府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圖志稽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即詣建學於太學紹興二十三年丁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學記諸篇刻石於學京兆趙磻老建閣尊閣以儲之二十四年復製宣聖消顏曾以下七十二賢贊并李伯時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又以所製伏羲以來道統贊刻之附諸石經之末宋亡學廢元西僧楊璉真伽謀運致諸石爲塔址賴廉訪經歷申屠致遠之力而止然亦僅存其半矣後改學爲西湖書院諸經碑實在焉國朝洪武十二年即書院建仁和學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吳公訥慨石經殘缺屬知府盧玉潤收集之得全刻及斷缺者若干分庋其中天順三年改建學於今所其諸石悉徙以從

因十年於茲宋君曰歲久而廢物理固然惟茲廢興廢與
之興則有由矣豈不以學宮專崇於鄉遊設上者簡咨廟
祠春秋釋奠亦惟知有御學縣雖有學概莫之至焉知所
謂石經者而曾之乃檄府命移置諸石於府學爲偏得
理其事又命通判咸寧尚濟董工役門徑關像於首皆關
下甃以甎甓石經及表忠觀諸碑則徙於儒學門北之兩
偏周廊覆之既甃既堅其屋之數在二十有二經石如之
有之數圖像十有五贊八易三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
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觀諸碑十有四既訖工留君其書
爲使者謁予記惟經書之在世猶日月天水行地不假
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久者也顧金石漢聚之餘不絕如

綫並常之變或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
不發記諸貞石以壽於無窮亦維持世道計耳洪中郎
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經實與臨安後先並美今長安故
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棄至此比吏於茲土於茲者將不
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爲君復讎撥亂懲勉多矣史稱其博
學強記繼禮守文有足嘉者理宗之嗣統無足齒錄然能
表章先賢崇正學變士習功不少視其所以固不朽者
而其所存可知已書家今斯錄雖所道君子猶取其長
故虞以降殘碑裂石至一宮觀一浮屠之微世寶之如金
玉矧茲文教所關並崇長與歸游心未技者比是同可重
而高宗之書特於有法遺之名家中亦烏可棄哉抑又聞

長安古石刻尚多散逸不一往往爲都民鑑鑿以至磨滅
宋韓縝修灞橋捋丁急民於碑石以供砌此之厄存者遂
鮮後直移至西安郡庠保全至今夫于替之厄異同灞橋
而郡學之建其設心行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
厲修改存乎其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
惟不肯爲亦固有不暇爲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獻爲
務關風教留君志足以承上才足以濟世而任勞於下又
有通判尚君敘一指畫之間而百年之廢隳以集是固可
書而詔後之人有後不能謹守而保厥成者則非今日之
所知矣正德十二年秋七月立
沈儀兩湖應談云傳仁和學宋岳公飛第也飛被禍後第

爲大學元爲西湖書院至我朝爲縣學在按察西今之學
人順木移建則貢院基也學有理宗御書道統十三贊高
宗御書四書五經李龍眠先聖賢七十二賢像高宗贊碑
刻皆太學故物也正德戊寅巡按張公承仁欲遷置府學
精學諭府學李公雖懇留而止至戊寅巡按宋公廷佐卒
遷之時李已陞任無有敢能留之者矣自宋迄今四百年
而此碑始不爲苔蘚所有物豈亦有數哉
朱彝尊杭州府學宋石經跋云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
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澂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
趙磻老建閣於太學追日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
作序楊沂中跋李心傳陳騤王應麟洪說友記之詳

奕宋大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眞伽造白塔
於行宮故址取其石碑砦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
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即治所西偏建西湖書
院以祀先師設官由長掌書庫其後明宗與吳訥乾州宋
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砌之廡或甃以瓴甋梁破未歸地
乃嵌諸壁中存易二書六詩廿有二禮記向有學記經解
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序石存偏其前則理宗大
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
卷通計八十七碑諸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古者所
當藏弆者夫秦檜一跋已爲納椎碎其詞見於杭志院中
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自秦燔棄詩書經籍道息執經者分別門戶黨同伐異百
釋騰口各出意見名曰師承實爲曲說漢末始立石太學
六經迺有定論惜今石本久亡漢儒訓詁與宋儒講說門
戶異同長於鑿昔學者傳得從　二好事之徒觀其考訂
以洪适知論諸石經考於惟孝洪适黃伯思皆注
亦於故本作乎可知今本乃以孝於惟孝爲句觀潘岳閑
居賦可知後史誤作書云孝乎必因乎字可讀遂習而不
察耳是雖長興板本尚不足據而況傳寫帝虎踵謬沿譌
復失意義固已遠矣非洪先生輯錄石經考異并特行挍
討斷校合鄭譜爲儒氏功臣始即以獲古之益爲尊經之
首也夫仁和趙昱

昔人言聖經與皆上關天運下洞淨翠太學石碑之在漢
者猶與皆一人同遊隋書五代史志歷序諸家經學之傳
如梁邱氏施氏高氏之易亡於西晉鄭康成之易絕於隋
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亡於永嘉之亂以及齊魯韓詩大率
與存而後亡以伏生然其時雖完書不可得見而大指則
未嘗亡今以宋中蔡邕殘碑觀之詩齊魯詩行世以齊韓
之說又別爲二詩則因家之詩具矣春秋與有嚴顏論語
之盍氏爲何晏所未錄猶之諸經知其皆備藏二漢經師
異同向使石經在今無從有從復多有存者後人參考而
致詳之否可復通何可復已也自傳之致不特遂成謬然
非七經六經九經之目　字　字之寡史臣俱以吾校謬

豈不更可太息耶因次行紛世足云其搜采。其中且今

附所行之本多可以考論者今世之書終不亡爲之意者

謝先生所著述追踪德近補亭林於經學爲功臣所折以

糾前史之失者其亦綴文佐隣內，反是抄驗附識其誤隨

之日若此欲攝簡端

史通二十卷

（唐）劉知幾撰

明萬曆三十年張鼎思刻本

史通二十卷（內府藏本）

唐劉子元撰。子元本名知幾、避明皇嫌名、以字行。彭城人。弱冠擢進士第、調獲嘉尉、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累遷祕書監太子左庶子、崇文館學士。開元初官至左散騎常侍。後坐事貶安州別駕、卒於官。事蹟具唐書本傳。此書成於景龍四年。凡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蓋其官祕書監時、與蕭至忠宗楚客等爭論史事不合、故發憤而著書者也。其內篇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有錄無書。考本傳已稱著史通四十九篇、則三篇之亡、在修唐書以前矣。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文或與內篇重出、又或牴牾。觀開卷六家篇首稱自古帝王文籍、外篇言之備矣。是先有外篇乃撮其精華以成內篇、故删除有所未盡也。子元於史學最深、又領史職幾三十年、更歷書局亦最久。其貫穿今古、洞悉利病、實非後人之所及。而性本過剛、詞復有激、詆訶太甚、或悍然不顧其安。疑古惑經諸篇、世所共訶、不待言矣。即如六家篇譏尚書為例不純、載言篇譏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譏尚書不載八元八愷寒浞飛廉惡來閎夭散宜生。譏春秋不載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種曹沫公儀休甯戚穰苴。亦殊謬妄。至于史家書法、在褒貶不在名號。皆暴如幽厲、不能削其王號也。而稱謂篇謂晉康穆以下諸帝、皆當削其廟號。朱雲之折檻、張綱之埋輪、直節凜然。而言語篇斥為小辨。史不當書。遜璞位列大夫、未嘗棲隱。而品藻篇謂高士傳漏載其名。孔子門人欲尊有若、事出孟子、定不虛誣。而暗惑篇以史記載此一事、其鄙陋甚於褚少孫。皆任意抑揚、偏駁殊甚。其他如雜說篇指趙盾為弑、不為非食議公羊之誣。并州竹馬、非其土產、議東觀漢記之謬。亦多瑣屑支離。且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則史官兼司掌故、古之制也。子元之意、惟以褒貶為宗、餘事皆視為枝贅。故表歷書志兩篇、於班馬以來之舊例、一一排斥、多欲删除、尤乖古法。餘如議後漢書之採雜說、而自據竹書紀年山海經。議漢書五行志之舛誤、而自以元暉之科錄為魏濟陰王暉業作。以後漢書劉虞傳為在三國志中。小小疎漏、更所不免。然其縷析條分、如別黑白。一經抉摘、雖馬遷班

固幾無詞以自解免。亦可云載筆之法家。著書之監史矣。自明以來。註本凡三四家。而譌脫竄亂。均如一轍。此本爲

內府所藏舊刻。未有注文。視諸家猶爲近古。其中點煩一篇。諸本並佚其朱點。此本亦同。無可校補。姑仍之焉。

續校史通序

唐長安景龍間劉子玄在東觀商榷諸史著史通二十卷傳刻弗廣余家有抄本齊六趙肖十居一二以故宦轍所至必先購求復得二三抄本雖各有舛譌而叅稽互正庶幾可讀玆承乏江臬同寀諸公一時士望聚會

之間縱言至於史方伯莆田吳公曰此有史通太史陸儼山氏守蕃時刻也子其讎之余念儼山先生才雄學博其于是刻用心良勤然恨無别本叅對若有望于後人余豈敢辭因出篋中本更爲校勘篇章有應合應岐者合之岐之書名有應刪應益應定

者刪之益之定之曲筆篇爲增四百卅餘字鑒識篇增三百餘字而去其自它篇羼者六十餘字因習上卷巳卞刻中數行宜削而不削者愼之也它無可據者姑仍其舊校竣竊喟然曰嗟乎史職之難久矣左史以降作者比肩靡不自謂鞭撻狐南睥睨游

夏而子玄横加訶詆所與完璧者僅王君懋一人而巳由斯以談柳子厚之不就豈無見乎然子玄身秉史筆不自成家龍姿美業未聞光闡鷄晨穢德未聞昭戒至其論史則信冢書而疑墳典譏堯舜訾湯文誹周孔不少顧忌故宋子京有工拙之譏柳炤

之有析微之論刻之不廣大率爲此要以序體法明典要爲作史者準繩則是書亦豈可少哉夫其上自唐虞下及陳隋網羅千祀貫穿百家雖謂前無古人可矣此徐堅所以有座右之許也觀所上蕭至忠書雖苦積薪

「與蠹室然讀白首有期汗青無日之語其志有足諒者余深悲之故于茲編三致意焉

萬曆壬寅冬十月穀旦後學長洲張鼎思譔

史通序錄

唐劉子玄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還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宦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推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旣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曰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九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旹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刋正史通序

昔人謂史通一書宜置座右史法存焉耳我蜀藩司板冊熙新以屬來掊其意一也然人雖得而蒓之不免豕翳之患舛訛煩亂齟齬惟艱脫簡缺文坐令荒惑不有先覺將為聚訟之書也儼山先生頃膺方伯蒞蜀省閱是本憫其亂亡乃秉公暇肆筆裁訂或考同辨異輯類次編或會文疏義聯屬血脈或衍去支離蕪穢以就九例反復內外諸篇有所謂足其所未盡補其所

未圓白其所未瑩貫其所未一者嘉惠之意可淺言哉夫隸古定著有稗壁經石鼓剔苔光價百倍愚也嘉史通之遭經先生之筆文既足徵史法于是焉在博雅者可以無憾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奉
勅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成都門生王闓
撰

史通上卷

內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

第二卷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第三卷
表歷第七 書志第八

第四卷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十一
斷限十二 編次十三 稱謂十四

第五卷
採撰十五 載文十六 補注十七
因習上十八 因習下十九

第六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二十一 敘事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二十三 直書二十四 曲筆二十五
鑒識二十六 探賾二十七

第八卷
模擬二十八 書事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覈才三十一　序傳三十二　煩省三十三
第十卷
雜述三十四　辨職三十五　體統三十六
紕繆三十七　弛張三十八
右定凡三十六篇幷前序及志第七篇共三十八篇

史通卷第一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搉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

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迨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此疑有脫）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元舒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

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

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示也所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

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

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録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録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

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第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録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

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録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抜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録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録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

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

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既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史通卷第一

史通卷第二

內篇

二體　載言　本紀

世家　列傳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

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二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

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麤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逸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

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

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瓅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覩綱紀有別荀悅猒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

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

矣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序叙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

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册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册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

備矣晉于寶議撰晉史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

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壽權假

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阼是以弘嗣其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謚間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

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
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
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
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周之
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

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
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
以他稱名為世家其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
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
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
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
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
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
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

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
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
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
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
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
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
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
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
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

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
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
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荊楚葭莩之屬並一
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
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賓終亦受
屈中朝見稱偽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
帝王牓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
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
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

周史南記蕭答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

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皇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拔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

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嫌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

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盖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郤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

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遺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史通卷第二

史通卷第三

內篇

表曆　書志

表曆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為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効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

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為

詮擇殊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著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

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群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書志第八　典序　天文志　藝文志　五行志　雜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記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

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古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上已

書志 總論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為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為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析台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亾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已上天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旣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輙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

志著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闕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兹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已上藝文志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壞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

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梁師之營鵩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誣候相軋有與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折隕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蟘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禭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

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灾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地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氷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假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

相去九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定成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莊後世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 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 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拱生劉向以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大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成都於亳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 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 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 春秋僖公三十年十二月殞霜不殺草劉向以為是時公子遂專權二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柄來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 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大為國救為強妙贊著青邑貢鑾匪中國

之蜚 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蜚負蠜也劉向以為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蠜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 鸜鵒為夷狄之鳥 春秋昭公二十三年鸜鵒來巢劉向以為夷狄之禽按鸜鵒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 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 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魯宋弒君易許田劉歆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 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為晝象夷狄劉向又以為蜮生南越劉歆以為盛暑蜮所生非自越來也 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慚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畧求徵應者難誣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

禆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烏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强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已上五行志）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疏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茲況九州言語各與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尒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眾史諸志

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

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艸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

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

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盍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

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已上雜志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盍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諜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

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殷格盖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盖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事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盖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史通卷之三

史通卷第四

內篇

論贊 序例 題目

斷限 編次 稱謂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

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揔歸論著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搉丘明君子曰若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

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薄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孤堅辭惟温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玆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

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

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讀詁之作多録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往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畧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

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閲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絶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

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
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

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起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准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之辯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

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政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按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

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
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愼斛律光之徒
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
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
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侵切惟録皇后者
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
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
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
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
尚書檮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
多以書記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
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
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劭曰志
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
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而論之其編年
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
爲最也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
至理按呂陸二氏（不韋　賈）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
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
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牓之
以畧考名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
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
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
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
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
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

在子長史記別㧾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不可更
摽書號改書爲志義在反文而何氏中興易志
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
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爲
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羣
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
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顧後來作者莫
之遵劾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載記表名可

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藥艸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

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夫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踳駮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

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埽群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表劉呂而已若進鴆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東令之誅既不列于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讃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互相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歸貞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耶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横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傳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

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鱉橋復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豈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

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編次第十二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

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傳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荊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舉謬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

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窋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蓋逐兔爭捷瞻烏靡定群雄僭盜為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鷃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為格言

尋夫本紀所書列傳仍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誼將荀卿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繆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

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作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逮作者之書事

也乃没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於魏
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
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
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忿忘
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
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
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
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
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

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
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
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
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兼為孝元帝也）齊武成
昆季（兼言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王國之庸主
不謚虛謬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
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
勸沮之義杜偷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
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

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
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晉
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沙朔
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
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
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
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
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
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

共和之相楚殺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
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
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
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
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務
成篇題（籍音）若王晉之處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
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
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
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

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妝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形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

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王則謂昭烈為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敘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丕夫以淫亂之臣揔隱其諱淫謂董賢亂謂隗囂正朔之後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班固哀紀贊曰與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才猶其若是而況中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史通卷第四

史通卷第五

內篇

採撰　載文　補注

因習上　因習下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缺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温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

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録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畧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録寸有

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産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駮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

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甚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劭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琅邪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妝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拔前史尚如此誤況後史編纂者耶）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燕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瞰越也）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絶胤嗣死遭剖斷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録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

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秕以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眞僞者乎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

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況炯篤書河北以爲王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鷄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

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

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
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
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
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
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
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
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
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

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
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
已下則僞謬雷同権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
設二曰厚顔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
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
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
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
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
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

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
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
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
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
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
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
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
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螗蜋之拒
轍此所謂厚顔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

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
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
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
端何事不録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
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
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
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
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
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

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之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

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氷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猶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刱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録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

其纖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

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虫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贄虞之三輔决録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羡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

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絶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悋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

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献自比蜜蜂兼採但甚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切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

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

名既書題曰叉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牓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彭城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狄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

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創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顯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氏將崩覇國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討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李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它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

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因習上第十八（此篇終有缺文不可考矣）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懼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

言多爽實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夷朝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寔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張晏云遷殁後亡龜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群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為三十八篇篇繫一事惟因習分為上下篇上篇舊稱文缺今本存三十七篇比因訂正曲筆鑒識二篇錯簡乃類為一篇以還之於此六必其本書也而文亦頗綴矣知幾之為此書也高自標致嘗謂國史以叙事為工叙事以簡為主故自子長丘明而上皆涉抨彈然此書之冗長亦不少矣笑前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嗚呼修辭之難也如此深謹記

因習下第十九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

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唯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荊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

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
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
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
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
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邵
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
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

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
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邴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其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畢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明為明氏出於平原畢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
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原氏至於它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之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
流俗之常談志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
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

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
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
事高楊數丨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
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
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
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
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
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
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史通卷之五

史通卷第六

內篇

言語

浮辭

敘事

言語篇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縱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

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荅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荅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與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

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爲偝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乎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顚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而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

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爲魏收弘爲牛弘）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也劭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

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黑獺本索頭故當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燋梨狗子齧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欒河中狗子破尒苑又西帝下詔爲齊神武數其罪并諸如此事雖可棄道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竝雖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華嶠比

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竝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竝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

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粗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

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為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傳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禀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

如偽會鄰國進計行伐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惟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

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輙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遙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産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訐私於一隅未暢傳又云狀受賜財賄今故為深傳多其惡是則二說各異）

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一理不同（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故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如歸命盡種誅夷雖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無旨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皥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闚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夐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

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令德棻是也（齊史魏收李伯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其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鑿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須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荊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爲二叟立傳仝採

左班之録而其傳論云二吏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子音愈又）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統紛所謂勿

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敘事第二十二并序（簡要 隱晦 妄飾 拠 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楊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

後深與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口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滯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

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王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

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俊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

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輿襃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

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尼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覶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于下　右敘事當序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

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

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
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
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
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
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
其詞曰篳簬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
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
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
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
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
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
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進敢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古人丁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以則既述才行又以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祠故致福於君將食之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功又載言語也又近出史人有行事美惡若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事跡紀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梁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法丁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能獲免者盍十無一二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
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
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為鈍人也禮記中已有註解則明
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
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
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

又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
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
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
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倉
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
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
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
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
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

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釣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右簡要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

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

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蕭潰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

牝牡狸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期(魏志鄭袁王傳口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客貌之言而分已為三亦敘事為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觀之書保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擬求安記率是六言)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

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右隱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世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

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琛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曾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虞思

道稱邢卲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剏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轤子長所書魯始為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

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龐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二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愁山定犢彰於載讖杜臺卿齊載讖云牛首入西谷逆犢上齊丘也中狗子戕衛苑也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劭齊志載謠雅羅頭圓圓阿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于或存扶而除屈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

者也　右敘飾

史通卷之六終

史通卷之七

內篇

品藻　直言

曲筆　鑒識

探賾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録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

之責也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顔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 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也 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 聃甥騅甥養甥 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 即第七等 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决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 三甥皆在第六等 而已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 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四等士會在第五等 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軻亞之秦武陽居末 高漸離在第五等荊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六等 斯並是非瞀亂善惡紛拏或珍瓴甋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

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按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輙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頗回邁瑗獨不見書蓋以二

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楊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百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卜謂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牓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誥處潘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梟感並列隋世皆謂楊玄感為梟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輙與詞人共編隋書列王頍在文苑傳也吉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營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

矣

直書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趍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

以受害也况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吴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塡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

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兹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録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干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叙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沈

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諭其高下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兹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

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籍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

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

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是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

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

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宜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隠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鑑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准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爲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焉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永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志述貴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浹備紀事詳悉觀者以爲甲於太史公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士人評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敷固之不如遷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脩短遞閒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爲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爲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輙編高后按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宫時天下無君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

戚譽夫成為孺子史刋攝正之年厲亡流彘厲紀共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纂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一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

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蒼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若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酧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邵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

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名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耻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夫以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

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盡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殁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按曲筆篇流汗刮席下便寫至如朝廷止言多爽實凡三十七字蓋史之為用也上絕不屬鑒識篇不可同年下云故知劄席不敢視云云劄席疑承刮席為文逮漢史繼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難為

章句始知其為錯簡因加訂正如
此此書外篇別有點煩云回易數
字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
寔公言也故改如例云爾是歲嘉
靖乙未秋七月既望雲間陸深謹
識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録難為爽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刱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吴楚則略荀悦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與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

魯邪危為迂闊丘明所録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陬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册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為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

夜光之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二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歿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

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為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剌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

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疏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

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尔而擅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玆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得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

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愽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之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

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

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玆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胷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史通卷第七

史通卷第八

內篇

模擬　書事

人物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開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一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比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亡〻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

行握紀海內大同君臣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二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

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

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而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嘗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

也世之述者銳志好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亦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肖者哉蓋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籑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

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殁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於江湛僵仆於是始與

励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湛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子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

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聽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

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力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張子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

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于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

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諱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擿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

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無纖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

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

之史瀆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載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凡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伍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葉捃摭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損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剏史有尚

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

海荀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
激貪厲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
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
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
事跡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
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旣而孟堅勒成漢
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
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略
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兎而雞肋

是棄觝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
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揚子
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
斯亦網漏吞舟過為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
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
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
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
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
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

氏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
戕賊零陵乃守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
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
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
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
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賢君
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
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
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

存滅興亡所繫旣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
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
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
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
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
何足筭也若漢傳之有傳寬靳歙蜀志之有許
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憓若斯數子者或
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
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雖盈其累而史臣皆責

其譜狀微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咎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通卷之第八

史通卷第九

內篇

覈才　序傳　煩省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目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茍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俳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按伯喈於方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無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與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西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

上兒戲異乎眞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其鋭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此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

章而無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温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爲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傅玄有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

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

間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

而靡施於家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敘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

學子名毋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尒志由也不讓見哂無禮歷觀揚雄已

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約先後之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

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篡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叙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煩省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録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患者久矣及于今昇寶字令昇晉人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

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輔字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翳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遠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國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國者四百三十一計年數略同而國數加倍此遠略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見之矣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

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朝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俱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録家譜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

承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一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𡨥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

教晉以拔旆城者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栢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疏遺尤其率畧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休文梁人著宋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所記事倍於孫孫盛字安國晉人也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

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可則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史通卷第九

史通卷第十

內篇

雜述　辨識　自叙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

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摧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晉天卒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爲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裴汝

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

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

刋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笫莫不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者體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墜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墜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

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

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者覩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兼既難為覙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鄶無足譏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為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

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勣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真斯乃特為難遇者矣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叟

之修春秋也不獲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喜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代康帝詔咸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舞陽長信指揮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恠矣大抵監史

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捉揩搦管操觚歸其準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為謎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咲可為長歎也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畧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綉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

中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悋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切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

以左氏朞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叙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

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序果以二史為

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過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惟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

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

遅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改今之史臣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記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

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沉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殁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絕無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

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楊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

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錯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懋芥者矣夫

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輙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

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詶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踆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

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非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史通卷之十終

史通卷第十一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於其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

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其一條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

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興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

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按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高勢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

其㝡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竝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其二條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 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者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

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竟無它稱 其四條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 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 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

而仍領著作郎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涉謝旲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 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按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學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偽辭

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 其六條

偽漢嘉平初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郎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常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

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 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虯之獨步關右王邵魏澹展

効於開皇之朝諸葛潁劉炫宜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 其九條

槩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厥館宇華嚴酒饌豐厚得厠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部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切

聞近日已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詭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始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于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 其十條

又按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隷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

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為載筆之別

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其十一條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掚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内朝則有女史内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

隋世王劭上䟽請依古法後置女史之班具錄内儀付于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脩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其十二條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按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湎麴蘖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措置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

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云某代著其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曰舜之事吾知之矣此則劾歟其十四條

十一卷終

史通卷第十二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右說三墳五典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議刪爲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繆其言百篇而各爲之序屬秦爲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兆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謬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古文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爲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絶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馬融鄭玄杜預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

或前秘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王
內史梅頤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
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
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
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為世範齊建武
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
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
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叙稱伏生誤合五篇蓋文句相連所以或合舜典以有曰若稽古伏生鎔云昏耄何容由是遂不見用也
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

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
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

右說尚書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
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
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
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
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
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
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
世口說流形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
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
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
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
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
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
復用還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
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

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

右說春秋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
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
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
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
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
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
秦襄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

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録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黄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恊厥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録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遷殁後亡失此説非也）元成之間會

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糺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右説史記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觀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録家書

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初

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右說漢書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世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

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等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里志至　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

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逸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記殘缺至晉無成大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作綴其所聞起于光武終于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

帝紀十二皇后紀七十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冣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十三

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右説後漢書

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紀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隷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録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録至少帝時更勅

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為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多採録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録異聞錯出其流寔多宋文帝以國志載紀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右説三國志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留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録晉書及功

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為

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記兩帝近則唯敘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勑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序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

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右說晉書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勑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熈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右說宋書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

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後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右說齊書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

鮑行卿秘書監謝炅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無修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右說梁書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傳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奏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述爲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右說陳書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譔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紀後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仲華護羌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

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
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
繼著述符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
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
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
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
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
馮翊車步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啓頻纂成其書
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

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
刪為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
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
都仕魏為左氏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貞天水
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世並受命著其
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
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
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唯此三者
可知自餘不詳推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

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
書曰錄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
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鴻集稍備
而已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
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歿後永安
中其子緒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僞史宣布
大行於時

右說十六國春秋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為十卷而條

例未成暨乎元明廢而不述神嘉二年又詔集
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
等撰國書為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
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
續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
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
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
而已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
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

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
勑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
大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
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
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
修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
所撰盡於斯矣齊天寶二年勑秘書監魏收博
採舊聞勒成一史又令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
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

擢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
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
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九百三十卷
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
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
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
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
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
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

史者皆獲重罰或斃於獄中群怨謗聲不息孝
昭世勑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
諸群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
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勑著作郎魏
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
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
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
又勑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
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

為主焉

右說後魏書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
名曰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
宣征討著皇帝實錄惟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
平後史官楊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
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內令史李德
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
以所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志序云三十卷）

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勑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録雜採它書演爲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右說北齊書

宇文周史大統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叙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勑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爲周書五十卷

右說後周書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爲書十八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勑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仍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讃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爲五代紀傳并目録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不入史閣唯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

右說隋書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爲實録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

子少卿總統史任更增作傳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弘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篹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叙事罕能自達或言皆比興全類咏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胷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叙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二十卷

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朞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編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史通卷之十二

史通卷第十三

外篇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游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然乃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

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成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惟有百

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按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

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按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虎

其錄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
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
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魯多淫僻豈無刺詩
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
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
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
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
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言其疑事以著于篇
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
又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
造奇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
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
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
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
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與此三族俱稱
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

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
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
以驗堯時群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
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之
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
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
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
足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觀也何者據山海經

謂放勛之子為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
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奸
雄奮發自號霸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
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
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
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
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
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領人風婐劃地

氣歔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復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耄殁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知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役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効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湯誥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已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

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書絕秦
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
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孔子曰桀
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
據婦人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
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
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
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

言然恥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
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戴髮何以
為貌既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
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慚於義
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為目必如是則
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斃雪怨
衆敗身殲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耶其疑
七也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

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
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愧畏此則春
秋荊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
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
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
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
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
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
其殁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

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
說也其疑八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
德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
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
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
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
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
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玆王體從彼被髮

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
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蔿為申生之
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
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
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
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
九也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
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

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上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
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
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
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
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識而周公自以不誡遽加
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宥阜陵一何遠哉
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
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事其作者述事如此
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
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
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
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
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
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
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
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三代堯舜禹湯

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
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
其傳疑孟子曰盡信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
二三策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
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史通卷第十三

史通卷第十四

外篇

惑經第四二十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輙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讚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

春秋切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元年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僖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麇卒鄭伯頑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擬指顯録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其一條）

又案齊乞野幕之弒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弒（乞謂齊陳乞比謂楚公子比也）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邦之闇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

而亂卒斯亦罪之大者曷不書弑乎 宜書云閽弑鄭子
其所未諭二也 其二條
蓋明鏡之照物也姸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
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
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
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
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
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
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

是也豈不使夫君子靡憚宣尼章雖玷白圭無慙
良史乎其所未諭三也 其三條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 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二年注云盟不書何恥之故不錄也 桓二年公及戎盟
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
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其四條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
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

盜入于讙攜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
何哉且弓玉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
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其五條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
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
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其六條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
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
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

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
為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
靡別者矣 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之故難通既未釋此疑其編於未諭他故此也 其所未諭七也 其七條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
教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
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
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
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按汲冢竹書

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之事無大無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其八條）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傳者何公子陽生也（左傳曰納北燕伯欵于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齊之事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

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襃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其九條）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畧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其十條）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晉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倣此至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

不均繁省失中（此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為踈闊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諭十一也（其十一條）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

十二也（其十二條）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其十三條）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推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按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弃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弃師出瑣語晉春秋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能而殫說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其十四條）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為其虛美二也（其十五條）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二（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五（有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弒昭哀一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其十六條）

又按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

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其十七條

按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弒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耶其虛美五也 其十八條

考茲眾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眾善焉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眾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 其十九條

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 其二十條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書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籠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其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榷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

氏諸傳而於國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服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

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辨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爲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刋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耆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竟造異端强書他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

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筆削孟堅雌黃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

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奥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郯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學誣之類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文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

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胷臆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太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

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愧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

無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有失得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按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
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
之賊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
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
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
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
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
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

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
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儁乘丘而
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
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新書子罕
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
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
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
叶而云諸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
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

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
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
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
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
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
棊申誡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
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
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
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
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
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按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皙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
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
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
釋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藉為晉紀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
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

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史通卷第十四

史通卷第十五

外篇

點煩第六 十一條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雌黃並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閒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為則）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必憑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

今果如期而卞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四字）家語
曰胥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
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悦矣宋殆未
可伐也（除二十一字移三字）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
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者不
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不之丹朱而謳謌舜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
云 堯舉之（除二十九加七字）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

鯀之父曰帝顓帝顓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
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
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除五十七字加五字按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父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備可盡乎）項羽本紀以項籍者下相人
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
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
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呂氏本紀曰呂

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王及
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
高祖嫌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
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
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
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
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
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爲重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畧而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

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
立是爲昭公昭公父公孫糾糾父褍秦即元公
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
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
眜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
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
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
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
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

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

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

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畧點簽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

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抄撮他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

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
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
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
詔書雖門下賛詔亦録後予聞此說每喟嘆而
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
知史官之愚其来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
嗣而已哉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
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
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

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
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
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
喜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
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絶除十
五字加〇十字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
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
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
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

安釐王使將軍晋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
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
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惟秦雄
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
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
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
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
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

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
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
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
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
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
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
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洩

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
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
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觀秦
稱帝之害也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云吾將使
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甚矣
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
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

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
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
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
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
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
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
千金為魯連壽云云除三百七十五字加七字屈原傳漢有
賈生為長沙王大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賈
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

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謫
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其詞曰
云云賈生為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
坐隅楚人命鵩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沙卑濕
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
云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
餘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字加三字扁鵲倉公傳
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
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

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
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知人死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
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
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
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
皆何如其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藥醫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
淄元里公乘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

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
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
可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
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
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
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
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驗然尚未精也
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決死生有驗精
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

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
言也已上皆述一生醫療效驗事除一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物云襄公嗣位仍諱為宋襄公不去宋襄
公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句踐每於其號
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嬰
公形容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數演
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
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
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

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
功曹以為王生每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
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
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
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
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
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
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

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　上
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
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
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
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
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辭又藻麗遂駐聽久
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所誦詩即其詠史之
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
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　從桓溫北伐作北征

賦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温坐温
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
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虞者疚尼父之
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
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
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
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
勝宏應聲答口感不絕於予心遡流風而獨寫
云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楊州刺史自

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
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以
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顧者無不歎服時人歎其卒
而能要焉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一十四字加一十九字十
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
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
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
婿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

求快女婿其人也除二十三字

史通卷之十五

外篇

雜說上第七 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楚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哤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惟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枯自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又安有咲啼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哉

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則謂智不如花花猶善笑智不如鳥鳥猶善啼皆可謂一例也而左氏録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爲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輙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怪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鱠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為非食著之實録以為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録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説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耶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黄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

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于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賣民曹壇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

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秪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弃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関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

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司馬遷序傳云為太史公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廼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畧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

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

辱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檿弧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褰與襦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

其將興也亦然蓋魏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其不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

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其而上徵見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遠則德教不設而深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夜見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讀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諦知冥數非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各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榮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惟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吝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

輙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書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説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 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

録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固於馬楊傳末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昔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弑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説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

也斯言為是乎荅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忽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通卷之十六

史通卷第十七

外篇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王隱檀道鸞）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前石虎為後石也）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氏為慕容沙漠西南地歸司馬遂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撰多聚異聞其為踳駮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

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謂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發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撫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馬遷持論稱堯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首此云首發凡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記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載篇輒敘娥姁之事其為率略不亦甚邪揚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宋略一條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繁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師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旣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

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哀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下蕪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姧矯言欺衆且所爲草槀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宋年美事遺略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所書（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依違飾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師婚不許此言尤可信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

述非他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旗之主親屈己以求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可欺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爲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一（出關東風俗傳）奴耳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邵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

遂具錄休文所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拔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眞僞難辨者矣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貫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

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溪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破宇文於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為夥廬江目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禮反）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畛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謂長為蕭益為姚長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

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

為新史覩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是為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之撰齊書（謂李伯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宗犯太宗文武皇帝諱也）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成苟除兹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爐

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虯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兹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乎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往句而令狐不能別求它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古故致遺略）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謟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案隋史識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敘錄煩碎至
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卲思書為奴所侮此
而舉載其失更多可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
矣

史通卷之第十七

史通卷第十八

外篇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

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

邉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天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謨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恵智所委

安能援引古事以訓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覩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晉嗣未變胡俗王宗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乃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於齊遠矣）而牛弘王劭並學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則為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瞎收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宗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於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敘鵩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之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

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郎降而隱罰減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借溢梁王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姓名此由須對語儷故也又姚最梁署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子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子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溫子昇永安故事言帝朱世隆之攻沒建州也然痛之響上徹天閣酸若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商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避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字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

鄺吏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敍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僞迹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倬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德宣之令江陵之建梁地獨數千餘里德宣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僞可見或書成并部

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失此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秩進累遷足驗也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編王公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及於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遜勸進斷表文詔入奏請注一時頻盡則始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唯王邵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人以爲辭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劭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今故因其成事呼爲史臣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其斯之謂矣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

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缺如禮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之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爲乖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

謂晏子曰昔景公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為昔卿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
可知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
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
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
偽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
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
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
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

尤甚者矣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
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
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
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
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
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
彼烏有特為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
如伯奇化烏對吉甫以哀鳴宿㾊隱形于齊王

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
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
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
楊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
氏傳惟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
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
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
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
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
化而為鵑荊屍變而為鱉其言如是何其鄙哉

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
者交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處西域
昆戎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
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
著錄劉昞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
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
聞於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

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荅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并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耶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顏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以謬矣況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褕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蘇代所言雙禽鷸蚌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二錄何止褕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鱉競長蚿蛇相憐鶯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定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

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則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觀世之學者或躭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悞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

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爲其斯之謂也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圭璧不行綴緝無紀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

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司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内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宜尼睿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恠哉

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爲主嫉惡爲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無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

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簿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爲詳焉

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

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
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
可也至於近代則不然其有雕虫末技短才小
說或爲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著
書纔至二篇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名人錄一卷其類是也莫不一
一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紀云撰搜神記同姓名人錄陳書姚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成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事同七畧

臣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
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
身止計吏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
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官通顯史臣載筆
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
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
常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

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者矣

史通卷第十八

史通卷第十九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䟽為雜志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勞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勞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不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其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他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災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鷸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

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之不同也

第二科

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摽舉年號詳略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子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止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

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而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入此科又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叙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揉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録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

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也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續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三年續後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其重言事也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胷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按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責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大夫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灾告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志云嚴公嚴公謂莊公也漢避明帝諱故改曰嚴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水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

可祈禜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亦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倚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數演多端準的無主者也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

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淩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

昔人同罪矛盾自已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為當有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

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斂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二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疎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臣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

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
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略何甚此
所謂解釋雖讜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孕三
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
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
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
後有定準至在孕甫爾遽以啼聲者亦由物有
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

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
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
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
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默無說
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
云崩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鬭於鄭水或伯宗子
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

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
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
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他說以茲後
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嫂者
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捨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
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
胷懷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

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
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
以為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鷁退飛是也案舊
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
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為害
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
又詳言衆怪歷敘群妖述兩氂為災而不錄趙毛
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

志大擧輕略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愽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左傳云宋人逐猰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它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爲犬馬之禍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訶按左氏所載斯流寔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鬬

鷄而傳芥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殺萌於解黿郤至奪豕而家滅華元烹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蕪揉左氏遺逸甚多也

按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襃擧識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二十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日之中或時擧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雞豕爲禍桃李冬花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一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三年綏和四年皆地震賈石九四十總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都山崩

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成二年大雨水二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兵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花實皆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擧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崩七山者漢

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来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由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采知音君子幸為詳焉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遺誤最多 總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按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絶苞茅

覲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為其時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按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云無氷凡有三載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按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譏愧叔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按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别而

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按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巳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釐即僖皆依本書不改其字巳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巳應之者邪非唯叙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弒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按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是世懸殊言何倒錯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云按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曾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十五年）華合比奔衛（事在昭六年）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不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

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氷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相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

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它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誤也當為州滿事見王劭讀書志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

事遂七人若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按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疏闊若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

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

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按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申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鬭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强吳鄭當其衝不能脩德將鬭三國以自危

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按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强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畧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按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七馬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

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　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史通卷之十九終

史通卷之第二十

外篇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矣夫髮經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厄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云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

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絳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傚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諜從

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恠況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後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爲者哉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

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長無子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師商可方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推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

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新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令

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
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侯難曰夫公家之
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按
子房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
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群小聚謀將犯其
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
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
為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
忌為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

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
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難曰按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
之有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
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
流漂杵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
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

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
之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
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止於野亭
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
侯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塡
咽彼草萊稚子齠齔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
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襜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
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

長吏黃綬群官率彼吏人顒然佇候兼復掃除逆
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
止無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為良二千石固
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
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
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諸商賈不可多得況在
童孺彌復難求群戲而來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
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

琰在座而已捉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主或王遵屯衆或朝羅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覇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

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兹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説閭巷謏言凡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兹實錄故特申掎摭辨其疑誤者焉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慙項籍况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群臣焉得恬然無害也

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粮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

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之借客察其厚薄知不然矣

或曰觀諸史所載兹流非一如張湛爲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爲廣州貸夫侍客並其類也必以多爲證則又可無疑然人自有

身安弊縕口甘饜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繆矣哉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毁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杵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旣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其旨在念則觔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况乎溺情肫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毁骨立乎等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毁及譽皆無取焉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

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六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年矣又云其本

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擻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群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

相乖非復牴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假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一為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埽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

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謨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

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駁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

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禀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

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僕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爾抑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利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皆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覉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鈙

鈙故推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馹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属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縉紳縻我以

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餍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輙敢方於

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
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
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
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仕惟以守愚自得寧
以充詘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擊拘就役朝廷
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
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
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爲恨況僕未能
免俗能不蔕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

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有芸閣之中英奇接武
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
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
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
以酬荅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
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
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史通第二十卷終

題蜀本史通後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鍾家獲見
史通寫本訛誤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力既
往善本未忘嘉靖甲午之歲叅政江藩時
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遷自川蜀惠之刻
本讀而終篇已乃采爲會要頗亦恨蜀本
之未盡善也明年乙未承乏西來得因舊
刻校之補殘刓繆凡若干言乃又訂其錯

簡還其缺文於是史通始可讀云昔人多
稱知幾有史才考之並信兼以性資耿介
尤稱厥司顧其是非任情往往捃摭賢聖
是其短也至於評騭文體憎薄牽排亦可
謂當矣善讀者節取焉可也

前史官陸深書于布政司之忠愛堂

凡校勘粗畢謬舛尚多惜無別本可叅
對也方俟君子昔人以思誤書爲一適

斯言殆未可廢也故宜如右廿又四日深

再題

跋新刊史通

同年儼山陸子牧蜀三越月嘗病蜀本史通難讀乃公暇釐訛續脫芟其繁蔓間勘决其識舉前失之失辟光彌一講令子儀軍氣色益倍寒朗平反楚獄辨疑亡而多理出蓋其沉酣史館者三十來年才擅三長稍出緒餘即義例峻凜論嚴取恕作史觀史之法斯備嗣今學史其知務脩據豈直嘉惠吾一方茲一時焉耳矣截短於為材其長也自足於用也子玄復生當喜增價何庸手釋蒙

嘉靖乙未中秋日內江高公韶跋

史通者唐鳳閣舍人劉子玄所著也子玄生秉異質少有偉志甫總角即能上下諸史包括寰區是書蓋其再入東觀所成皆商確校勘諸家精語奇詭畢陳如闢草叢螢栽剪掇拾光采裒聚吁亦勤矣然語激而氣輕於道或未可會耳按子玄語張說入證魏元忠事曰無誣青史為子孫累及答鄭惟忠所問文士史材之說世稱篤論

子玄者正亦不媿良直也已余閲史事如繪家數種種貌形肖物逼真者名家耳昔有中貴人自慊其陋每畫史為作者愈似則愈不當其意爰有移他眉目娟好以媚之者遂蒙厚賞焉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書師固亦稱史也要之人文與時升降聖王在上典史職者無亦聖人之徒故夫虞書所載四仲厥民析鳥獸孳尾諸條讒二十八字耳後之候氣觀象者所不能違萬世律歷之宗也視夏小正秦月令何如邪禹貢一書豈禹自修今雖陵谷變遷天文地理民風物產居然可見山經地志祗益紛紛耳乃春秋則仲尼約之以經世者可以例論乎哉彼丘明遷固而下世亦有作未暇深議史通歷有評品或者未免遺論中間然有可以質諸仲尼者子玄嘗以史通

自擬太玄謂後世必有如陸公紀張平子者印可千載矣詎知我儼山陸先生子淵以館閣宿望出參江藩內外所著亦既富矣及左轄吾蜀謂史通漫漶不可讀暇日節易而翻刻之豈亦憫其憤欝勤苦者哉子玄有知寧不抵掌九原矣夫

嘉靖乙未歲仲冬九日漢嘉後學彭汝寔序

刊正史通序

昔者孔子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味斯言也則雅頌在當時見者亦衆矣必俟孔子後正者何也蓋權衡該輕重乃明尺度懸長短斯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賢者誠萬世之權度哉愚舊讀史通見其缺文棲意繁詞冗意心頗疑之掩卷而思展卷而玩莫可為懷者矣

儼山先生帥蜀之初乃取而正之篇章旨趣各循其軌意愜而文暢事核而理瑩自是始為完書此無他蓋先生以江南鉅儒養之翰苑復三十餘年其學邃故其思精其思精故其見高如扁鵲視人五臟皆見庖丁遊刃目無全牛故錙銖之下銖兩自明分寸不爽固其所哉厥功豈獨倍於作者殆升孔堂以續雅頌遺音矣近世有訂周禮之誤以補冬官之缺或謂事類而功倍未知然否且舉書之誤尚不止此先生將次第正之其嘉惠後學之心益宏且遠矣敬當立雪以俟

嘉靖乙未長至日後學李佶謹識

跋史通

方洲山人楊名撰

儼山先生既正史通使者來繊以示名且委之為說名敬受而讀之至三四過則見夫井井乎如珠之旋縄炳炳乎如鑑之脫垢洋洋乎如韶之叶律而琴之定徽也乃起而歎曰邈哉淵乎先生之用心矣夫尚友則詩書是資畜德則言行有賴故雖塵

籍蠹編小辭淺說罔不有至理存焉者聖賢固弗廢哉況知幾以良史才三為史官徘徊司籍之曹歲月寖久其所以沉潛考證之者當不寡薦則其著而為書固宜兼備諸體網羅百家馳驅列代幾自成一門户獨惜夫評議狗於意見是非謬於聖哲不能使人無遺憾焉雖然作室而先式則羣材無淆織錦而預圖諸様庶百舟之不

相雜此其道在我而權存乎心爾夫既曰尚友矣畜德矣則凡詩書言行之云皆足以輔吾志而助吾力罔見有或病吾事者矧曰辨類考故推時核勢案迹之實係乎然則先生茲刻雅意其在是也已矣若夫徐宋柳子所稱說者見則有異同言則有得失或未足以語此名且將質之於先生云

嘉靖丙申歲秋七月朔日跋

史通通釋二十卷附録一卷

（清）浦起龍撰

清乾隆十七年浦氏求放心齋刻本

史通通釋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浦起龍撰。起龍字二田、無錫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蘇州府教授。史通註本、舊有郭延年、王維儉二家。近時又有黃叔琳註、補郭王之所闕。遞相增損、互有短長。起龍是註、又在黃註稍後、故亦採用黃註數條。然頗糾彈其疏舛。其中如曲筆篇稱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三家皆不註、起龍亦僅引困學紀聞、謂王應麟不知所出、定爲無考。而不知秦人事出洛陽伽藍記。蜀老事出魏書毛修之傳。又卩闕單失力、但引盧照鄰賦旁證。而不知清異錄實有訓釋、不煩假借。小小疏漏亦不能無。然大致引據詳明足稱該洽。惟疑古惑經諸篇、更助頹波、殊爲好異。又輕於改竄古書、往往失其本旨。如六家篇尚書條中、語無可述四字之下、若此二字之上、題有脫句。而改此字爲止字。更臆增一有字。又如列傳篇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句、立字不誤。而乃臆改爲宜字。此類至多、皆失詳愼。至於句解章評、參差連寫、如坊刻古文之式、於註書體例更乖。使其一評一註、釐爲二書、則庶乎離之雙美矣。

史通削繁序

史之有例其必自史佚與矣沮誦以來先遠矣考之周策
紀載之法惟散見于左氏書諸以爲周公之典也遷班而降
體製漸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迭相掎摭而不
已劉子元激于時論發憤著書于是乎史通作焉夫春
秋之義以例而隱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
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隘乎並知之人
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自余穿鑿而滋晦
然文士之紛繇則如劉氏之割裂無規矩準繩以繩之是巧偏
錯愕時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泥例而撰史不可無例劉
氏之書論義筆之主其必顧其自信大勇而其立言之太盡
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臺遜色而偏駁太
甚之處亦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雜併
併其精者亦不見其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注其書
者凡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爲後出雖輕改舊文是其
所短而詮釋較爲明備以暇日取其本細加評閱以紙
簽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沒者則
以紫筆點之除三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尚皆相貫因鈔
爲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於其原書亦大略備于是矣昔郭
象注莊子言其多刪節凡以去其冗滓標指歸論亦
而今本不載其序竊所慕焉姑先存之例出先民通歟作古
持雅君子諒不賤之 紀昀記 壬辰八月日河間紀昀書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傖父年七十客將以我生之日
為之以壽傖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壽言於史
先是己未庚申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
焉既歲舍去乙丑歸老諸知僑來起居傖父方手衰亂帙
歲又以已書生習氣毫墨故紙術皆耶傖父唯唯則有疑
予敢復質所校字西江郭孔延評本贈對如略嘯而已益
剏通大致云傖父曰稽古之途二編年史學備矣六經之
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以今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
而史不備師而歆七略不為類至唐千年人為體例論罕
通館而史之失吹起城劉子元知幾氏作通為學指原原
委委傳沿與家分孫恭觀詞所為通行之宗改竄之部彷
羅山傳之殊制記合傳往之休持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
宜是殘闕無缺遺紛浮之刪削名者非指陳脉絡豈非一
大決歟揭夫劑史經比司馬郁而非秦樂瑚刻之燼燄
者歟領其書辨體存名存節去贅除創而孤其政防政論
以衍其書詮蘇識古以名開聰其迷而歸其數莫能自也
郭本其尤已進問春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黃除請
評世稱佳本然其改當而隸何宜為當何而出為何質

叙　一

未見其法別從也止劉氏世職史而文洛齊梁間今又千
年所推遷揮舉已太半矣嗣所建立樹指又苦騁技長語
述贊莫容此其可以復舜故事乎吾嘆夫弋名治古
而術習之據於中者四焉則也攝也涉也獎行也踊亡
則之疑乎所校之說而進之以中按之鈐時以求無缺其
排揆何傖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同彼於所出亦適乎
通者之衢而已問是既而生之一言之要一事之會周顧
而多賓習取而篩擇之以際闢後之以曉摘持之以不
止求首是日以勞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
涂脫然不自知其業之集可且自引補有以北平新本
至若否正又如千條益九月訖卅寫印以史通通釋與質
彼名云爾益七十更之生十月三日也私為簡牘而附
其首也生不欲至是舉觴為壽而為語之曰老子論交古
制作前哲注解後進所書成生日詩詞何我空氣射絲
若乎晉樂方勿傳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晚舒其端三山
傖父者晚自謂也歲十月初吉
次例其之可及則知交詩悼空又可踦期不自意刻
竟成何戊辰中為戊五適乙世事如風懸幹枝之

叙

次者八而藁兩脫後易者又三既入木復脩刊者卅有奇昔李江都注選至五乃定今益過是焉蓋其纇固褰拙之如此亦將彌其所謂務事忘義之憾而務相與為之盡也是役也王子五福（廷範）蔡子敦復（炳）實共啓之而約克昊紛敦復力最勤（未弁事而亡每一展弓不勝懸書見竹之感）嗣是其在予初篁（龍孫）許子修來（采然）方子駿公（懋福）張子蔭嘉（玉綬）朱子蓀林（廷芳）施子（泥）文（禹）鄧子濟美（凱）劉子體匹（元興）華子居敬（南枝）蔡子體乾（煜）新篁（樹孫）倪子時行（龍鑲）內姪黃子大山（巖）族子啓東（樹暉）錦文（廷梧）渊士（思學）遯躬（志學）皆洽學嗜古先後起予而予諸外內羣從與參校者名亦分見卷端年運而往老不歇事毋忘已毋隱勞徵同好云乾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

山館又識

別本序三首

張齋父先生弃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竣寄家君縣中張先生手校為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為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為諸生乃不諸生也間取蜀本吳本弃校之刻中如于寶之于揚雄之揚邢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寫誤可發舊本細為校定延循環校閱弃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為著其爵里間以己意為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秪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字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西江郭延年序

余既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復欲取史通

注之中年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雕龍之例注焉歷八月訖功然此二書譌處甚多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故書之校視文心爲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覆注以至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爲盡是聊以備遺忘爲他日削槀之資耳河南王惟儉序

書以通名如白虎通風俗通之類義同箋故漢封司馬遷後爲史通子史通之稱見焉劉知幾博論前史摭撮利病作史通内外篇蓋兼取而義云馬貫與經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首列是書本傳謂知幾幼時受古文尚書業不進聽讀春秋左氏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三十年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如良人嗅金時識高下如神醫眼照垣一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過執已見以裁量往古泥定體而少變通如謂尚書爲例不純史論淡薄無味之類然其箚捽披擇鉤鈲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史在文史類中允與劉彥和之雕龍扣匹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信也綜練淵博其中瑣詞僻事非注不顯注家王損仲本爲古林居多暇爲爲刪繁補遺重梓行世使當時自比揚雄擬易以爲必覆瓿者千餘年後復紙貴於蘭臺石室閒亦昔古之士所欣慰也北平黃叔琳序

門人古梅里聚蔡焯敦復氏學

二科十別

書不必醇乎醇書惟其至於至居巢劉氏之史通是也注書戒自我作故注書欲推心置腹山[illegible]先生之通釋是也凡注之用二辨之通與不通而已是書行本相高猒心益寡每於通處僞以荆榛而趣乖於不可通處通如炙轂而瘢積𢿱也久矣先生曰趣乖者法宜訓正瘢積者道在刊譌例摠二科科各有別列如左方

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不徵辭弊且流爲束書不觀是謂蔑古炫博貪奇者役辭而不問義弊又滋乎靈臺曰汩是謂褻天兹用䟽義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爲也訓正之科其別六

一曰釋篇 者節之積也節[illegible]而篇[illegible]歷[illegible]評本觀乎外篇條別質欠未張驗其通體支離[illegible]步伐者矣故爲之釋以清之釋之爲用析節而䟽其義是實是主是影是神前後相銜中邊交攝宏多從事之所先即其命名之所自間有省文不用唯於經說爲然自昔漢唐經䟽通例墨闌釋眼於釋字少用之

二曰按 按亦釋也[illegible]以會之指也趣所[illegible]墨閒體[illegible]地矣況史通以[illegible]之復按[illegible]全書吐納[illegible]鮮[illegible]有[illegible]史釋以之爲書也[illegible]文牢籠全書吐納吟[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等[illegible]則[illegible]以見遠[illegible]明者爲則將[illegible]有[illegible]者[illegible]之所加[illegible]條[illegible]頭亦惟篇[illegible]異[illegible]等[illegible]之[illegible]按此[illegible]此[illegible]挺之[illegible]獨非等[illegible]雜[illegible]職[illegible]近[illegible]局[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以其[illegible]一例按此[illegible]揭釋三條二條者無缺施准下[illegible]

三曰證釋 謂取證古書用以釋其始取其[illegible]所[illegible]公[illegible]令義也語[illegible]求徵之[illegible]本心事於[illegible]

四曰證按 凡[illegible]及[illegible]祖辭公[illegible]左傳[illegible]節縮[illegible]或無[illegible]書而可[illegible]

三國[illegible]一注[illegible]也[illegible]位在[illegible]

五曰夾釋 [illegible]全[illegible]如[illegible]書[illegible]志之篇[illegible]原本[illegible]一曰[illegible]當[illegible]按[illegible]之[illegible]皆是也[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便[illegible]觀之[illegible]書者[illegible]

六曰雜按 [illegible]

刊譌者譌非一端而已或流傳舛譌或原本差池所致之塗既雜於是有緣出有倒施有脫遺衍所叢之類繇

與刺眼而葉落連翩膠牙而泉流濇咽文傳饋食怪曲水
序之猶迹曰思誤書歎小屋人之不作或考諸家刊得者
十一待刊者十九焉刊謬之科其別四

一曰字之失 [illegible]

二曰句之違 [illegible]

三曰節之淆 [illegible]

矜己之與

四曰簡之錯 [illegible]

編次總目附

史通通釋序

別本史通序三首

史通通釋舉例科別

史通通釋舉要

劉氏原序

正書目錄

史通內篇通釋十卷

史通外篇通釋十卷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增注

書本傳後

蔡焯編

史通通釋擧要

史通開章提出四個字立柱榫曰六家曰二體此四字劉氏創發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評家認此四字者絕少

此四字管全書

六家中二體更是主腦史通首奉左班左班二體初祖也非史者不祖故退公羊穀梁史非斷代成書者不祖故乙司馬

史通所痛斥者後魏後周兩家是是劉所代與拓跋所忌魏收北齊曰為島夷造立詭名義殊索虜其史誕誕者不信黑獺弑主罪浮賀六蘇綽巧盖文以周官方之義新得無類是其史愆黙者不直不信不直史之賊也

劉氏開發史例後史不能易者十得六七悉於自叙篇略經點出

只緣史論有工詞古人一語便認史通作持撦苛碎之書又緣山谷以文心雕龍並稱便認史通是締繪浮華之冊枉屈不少

評者集矢劉氏有故為疑古諸篇也此是公家見解評者集矢劉氏又有故為推奬王劭也此乃隨人走趨劉之起疑由莽操師昭不由舜禹伊周王劭由觸諱得悪傳劉獨直之人皆怪之怪之由由異傳直之由由觸諱

史通支離在載言書志等篇史通破綻在品藻人物等篇出言易則制法不行見理粗則論人雜出若疑古惑經是學究之所駭明者不與較也

劉氏不喜煩稱不喜小說惜史體故執此太堅往往言過其直然到煩省雜述內篇書處卻一齊拉轉既防襲史仍防廢書非偏任者

劉氏於諸作者輕口揮斥曰愚曰妄甚至曰邪說曰小人乃真非過是渠無素養之證見亦是渠積素憤之由来

凡著書必不能無謬誤他人之誤由記分生劉氏之誤由記分熟生者不到透熟者不覆勘

史通通一部成一篇但拈一篇者於史通無預通釋釋一篇照一部未了一部者於通釋亦無預

通釋之成在北平本未行之前中間徵事頗多暗合若在見後增加必不撿其所自容有消埃所及小益高深槃與天下共見之

求放心齋新筆

史通原序

唐彭城劉知幾撰

長安二年（武后臨朝第十九年至此十六改元）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舊脫兼字）脩史皆如故（兼脩史以領職言脫兼字則非）。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東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釋首叙歷官）。自惟歷事二主。從宦（一作官）兩京。徧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傷脫東字自叙篇所謂三為史臣再入東觀也其言之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舊誤作司）其憂。不遑啟處。（此經上歷官拈合當釋緣撰史事即以引起）嘗以載削餘暇。商榷（一作確）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此六句叙史通之作）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釋館史通）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釋此明題通兩引古史）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凡八萬三千三土除所闕篇古字以見命名所本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按字數今不可定姑仍舊本存之）于時歲次庚戌景龍

四年（中宗復辟六年凡時癸）仲春之月也。

按此劉氏自序。當在正日之首。諸本錯置後人序例之間。非體。觀此一序。簡明典切。即可徵其史筆之潔。古者經疏文選。凡有自序者。皆與正書同注。王本此篇亦有注。思亦遵用之。

大駕還京（集作時事篇紀）

馬融三入東觀（後漢書本傳永初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件太后旨禁錮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桓帝時）

張華再典史官（古之於大帝除著作佐郎惠帝即位以）

（為大子以傳數年代下師王以為司空論著作建）

白虎通（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作白虎議奏集其事傳大夫子曾諸儒白虎通六卷唐藝文志通德論下令固撰集其事萬字）

史通子（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史通目錄

卷一（自卷一至卷十為內篇凡三十六篇）

六家第一

卷二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卷三
表歷第七　書志第八
卷四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第十一　斷限第十二

卷五
編次第十三　稱謂第十四
採撰第十五　載文第十六
補注第十七　因習第十八
邑里第十九
卷六
言語第二十　浮詞第二十一
敘事第二十二
卷七
品藻第二十三　直書第二十四
曲筆第二十五　鑒識第二十六
探賾第二十七
卷八
摸擬第二十八　書事第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卷九
覈才第三十一　序傳第三十二
煩省第三十三

卷十
雜述第三十四　辨職第三十五
自敘第三十六
體統亡
紕繆亡
弛張亡
卷十一 自卷十一至卷二十為外篇凡十三篇
史官建置第一
卷十二

古今正史第一

卷十三
疑古第三

卷十四
惑經第四　　申左第五

卷十五
點煩第六

卷十六
雜說上第七

史通本目

卷十七
雜說中第八

卷十八
雜說下第九

卷十九
五行志錯誤第十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卷二十
暗惑第十二　　忤時第十三

凡所駁者皆用朱筆圈點

浦氏釋注很詳，紀昀所駁凡於元本注引皆事實出處，所以本有點無駁者

史通通釋卷一

長洲方懋福駿公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里　蔡焯敦復參釋
　　　蔡龍孫初篁

內篇

六家第一（合起結共八章）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按此篇序也。史家[illegible]此六家，六家各有宗委，其本數也。[illegible]領也。其[illegible]也。按[illegible]而後[illegible]，則族亂，是六家損從之畛，余也注家[illegible]不清要領，全沒。今爲顯說之：一曰[illegible]記言家也，二曰記事家也，三曰編年家也，四曰國別家也，五曰古紀傳家也，六曰斷代紀傳家也。會此分肥以觀六章，觀下[illegible]如[illegible]矣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此節述刪錄之周書……

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祕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

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不必倣為也

按宋子當言古史之體可見者皆春秋而已史通首此二家皆談史不談經注家執經言經猶引義疏都無交涉其首尚書家者劉氏特以記言之體當之云爾家不類族不備人非其倫書是其體則以其族歸之不特七十一篇之周書為其緒餘若衍若卻等書皆是記言之族故亦以類相從郭本紛紛識劉氏以狗尾續貂正緣不識家字所由昉動浮言也。上古文字何例可說專以尚書屬言其說始自鄭荀語云篤論劉氏不此之辨而其書例之不純固散言也劉說蓋本鄭典孔疏。尚書固是史家開體然不編年不紀傳原非史體正宗故後世難為其繼亦不必有繼劉氏識衍卻為守株蓋虎尙通識也

尚書百篇 漢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 按古語本孔安國尚書序凡百篇蓋古尚書數也 [illegible]

孔安國 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 [illegible] 孔安國尚書序 [illegible] 魯共王壞孔子宅 [illegible]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illegible] 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illegible]

璇璣鈐 後漢方術傳樊英傳注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叶圖徵稽耀嘉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王肅 魏志王朗傳子肅 [illegible] 又按 [illegible]

為例不純 [illegible]

又有周書 [illegible] 並則非又難左 [illegible] 之篇餘劉 [illegible]

職方時訓 [illegible]

孔衍漢魏尚書 [illegible]

撰本百餘篇[illegible]漢尚書十卷[illegible]尚書六卷[illegible]

王劭隋書（[illegible]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illegible]）

（[illegible]卷之言以類相從[illegible]）

守株（韓非五蠹宋人耕田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

（篇用其語稍詳）

家語（[illegible]）

（[illegible]）

臨川世說（[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家（[illegible]）其先出

於三代（[illegible]）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

春秋（[illegible]）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

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

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

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

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

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

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

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釋[illegible]）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

（[illegible]）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

假日月而定曆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一作[illegible]）

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

獨行（釋[illegible]）又案儒

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

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

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

異於此者也（釋[illegible]）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

其宗旨如法（[illegible]）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

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

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釋[illegible]本節指出後史之帝紀爲）

（[illegible]春秋[illegible]）

按此春秋舉紀不舉傳專以記事爲主與尚書對舉

而此為確配非尚書家記言比也於編年意則帶及之至下逮左傳家盡之其標義也以孔子為宗法其微名也以前所稽者為原始以後所附者為虛稱其苗裔也以遷史所開諸帝紀為其體合而觀之家字之原委離合備焉○本紀取法春秋一語破的紀所加詳者惟在開𠞰之世及凡詔令之文耳後來朱子作綱目之綱固是仰學春秋亦大率取裁本紀

春秋家者至盡在魯矣此段詳據與杜氏左傳序首孔疏參錯相同

汲冢瑣語隋書經籍志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

羊舌肸外傳晉語悼公問德義司馬侯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問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嚮使傅太子彪

竹書紀年杜氏左傳後序余放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紀年最為分了其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按汲冢書有目詳後申左篇

百國春秋北平黃氏補注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墨子言百國春秋當即是書也

周禮舊法杜序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微婉志晦杜序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繫日繫月語見杜文序

包夏兼冬杜序史之所記必表年以始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疏云春足以兼夏秋足以見冬魯頌箋云春秋猶言四時是也

晏虞呂陸亦謂春秋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孔叢執節篇春秋註名晏子書亦曰春秋貴服不施同名也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為趙上卿卒去趙不得意乃著書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曰虞氏春秋漢藝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高誘呂覽序呂不韋者陽翟富賈為秦相則筆儒書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名呂氏春秋布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漢書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史記本傳索隱賈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

左傳家者○〔釋〕是為編年正宗其先出於左丘明○釋傳為左撰亦可其先志家之所始也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舊作授非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舊亦作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釋名〕也○所以傳示來

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

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附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的準者編年也。凡異名而同體者，悉羅列之於家字乃無例

元經[illegible] 故吾史不及見之

按春秋經以提綱，傳以述事，事必繫年，編年之法由是興焉。然編年之義，史通不以繫經而繫傳者，事待傳而顯也。傳有三家，史通唯取左氏，不及公穀者，公穀主釋義，左主載事，公穀非史法，左具史法也。故左傳一家為編年家法之祖也。自左而後，樂資、荀悅以及張孫干徐裴吳何王諸所述，撮皆其流也。章內錯舉國策遷固，殆為樂傳荀紀起本。獨宋東水氏採十七史以為通鑑所本者，知傳家而所成者乃編年體也。此處頗要略，綽定知所斟酌。又唐之先有王氏元經，薛收傳，正擬是家史，通獨不及之。因思隋唐二史皆不立王通傳，至司馬資為之補傳，謂其事其書出其家人，參差不實。然則皆雖有究，在依託與否間，況其家所以推之者，趙分興，嘗有白牛谿，存曰山似尼丘，泉似泗矣。更為之作文中子世家，以眦遷史。是其濫名僭，罪甚揚雄，法亦在所必斥也。

安撰作傳

樂資

[illegible]

荀悅 [illegible]

張璠 [illegible]

孫盛 [illegible]

干寶 [illegible]此吾也[illegible]

徐賈 [illegible]按隋書經籍志於干寶晉紀之後有徐廣晉紀四十五卷皆與此[illegible]

裴子野 [illegible]宋書[illegible]

吳均 [illegible]

何之元 [illegible]

王劭 [illegible]北齊志[illegible]

舊注悉取其所著書刪列一處使家數不淆見文編年類于邵北齊志十七卷外篇正史篇王邵[illegible]起居注廣以異開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六二分體甚明

國語家者【釋】此是國別家惟分非分割之代有之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此二字或作列於或作列為皆非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釋】首節疏明國別之體因推稽纂所由兼及注家章句如此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謂時序故即簡篇策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一字疑策謀因謂之戰國策【釋】繼國語而起者國策正其流述及之而以兩義疏明策字也故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謂國策遷史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因述其後語并標其前作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

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釋】此節因國策數衍而出在舒元作之咏覺多事在史通引之卻是類推蓋以家述者絶少故及之也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洲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釋】此書乃是本家的派國語一家從此止矣 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

替矣【釋】末節正見國語家久廢雖自魏以來多有分國之史大都祖述班荀均之國別而體則非矣

按二國均為國別家史通雖專以外傳標目其實左馬迭舉。自封建廢而史統於一靡事殊塗矣其或光岳氣分各職記注而編年紀傳小大相師亦並不用條綴體式若是乎國語一家幾將說部置之史通不列為家而不可列之為家而體非正用筆末筆參進退不類他家有以也

內傳外傳【釋】韋昭國語序昔孔子衛觀史以爲法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可謂博物善作者也其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為國語其文不止於經改號曰外傳[illegible]

[illegible]

賈逵注 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illegible]九世祖誼[illegible]逵身長八尺二寸[illegible]

王肅注 [illegible]

虞翻注 [illegible]

韋曜注 [illegible]

孔衍 [illegible]

戰國策 [illegible]

九州春秋 [illegible]

魏都許洛 [illegible]

晉宅江淮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迹錯糅，前後乖舛。於是遷乃衆彼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至梁武帝，又勑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別，紀傳群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按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誡……閒人通患在誇多。代遠文繁……以誡也。史通蓋為通史科錄無編……之。其別家於班正，復為此評，者不察，認是誣謾遷史，誤矣。

南北史之爲體也，行習紀傳，越代相連，而一姓數傳，多繫家不繫國，於正代各爲文[illegible]設若八朝各立限斷，如承祚國志之式，則子元不以入史記家，是尉亦不受此詞矣。至歐陽五代史，年祚太促，不得以此例繩之。嘗謂昔人所以甄綜古近，通爲一書者，爲其時未有彙刊衆史定今故耳。識者鑒此，乃有十七史之刻，嗣是而爲廿一，爲廿二，循代接編，各還原委，無篡合之勞，亦免散之患，實自斯始。後之劉氏，豈非史部功臣。

採訪家人 [illegible]

傳史稱名史記 [illegible]

通史 [illegible]

科錄 [illegible]

斷限 [illegible]

南北史 [illegible]

北史凡一百[illegible]

[illegible] 書史一同門列以延壽書

胡[illegible] 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 [illegible]

參甫 [illegible]

[illegible]家存釋 [illegible] 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

記終於今上 [illegible] 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 [illegible] 至子固乃斷自高祖

盡於王莽 [illegible] 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 [illegible]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 [illegible] 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 [illegible] 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 [illegible] 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illegible] 自古 [illegible] 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 [illegible] 紀年 [illegible] 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

始釋慇觀以下皆論斷之辭以此規擬前史或系代連眾或一代不完從無斷限今代者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作一家釋唯漢書為斷代正體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釋此之易封史記之難自爾一作適一作迄迄今無改斯道釋章未總從斷代處下先令東下結分出

按紀傳家自隋唐以來經籍藝文諸志皆列史部首科謂之正史先馬次班此定例也劉氏以時近者易為功代遠者難為力有鑒於通史科錄之蕪累故特標舉斷限借史漢二家以示適從云爾奕深持論有意矯枉其

言既悖至評者認此為乙馬甲班直不曉文義矣○自孟堅有斷代之書自知幾有無改班書之論向後諸史靡弗由之言出而為定式夫豈孟浪之言

彪固漢書敘傳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天下雲擾著王命論有子曰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官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紀表志傳凡百篇按敘傳竟不及父彪續史事欺可生欺萬世糾班史考當以是為自然後漢書本傳彪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東觀曰記書錄解題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按書郎劉珍除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紀二十八篇于永初中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有嘗補續按外篇正史篇詳述其書官於者

三國曰志晉書本傳壽字承祚仕蜀為館閣令史及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為孝廉除著作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

紀年不逮魏亡竹書紀年終未盡魏家而止正與漢書全代對此敘述不為下去之

於是考茲六家商搉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尚書春秋國語史記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釋此六家總結也以起篇序故專另條單行舊本漢書家章末名非是

按是篇如奕若開枰布子通領全局以該史家之體即以辨史體之家該體故借陳辨家在協用就於篇尾預作轉樞記言尚書而不落疏序也記事春秋而不詳顛末也國別國語而不歸典式也非編年非紀傳代遠史記而不立限斷也此所謂四家體廢者也若乃經年緯月敘時事則銓次分明左傳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漢書此則所謂祖述惟有二家者矣即結本篇六字即提下篇二字脉理連絡史通通部為全局即此可見

史通通釋卷一

孫利和侯復校字

史通通釋卷二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里 蔡 煌體乾 王廷範五福參釋

男 敬數官虞

內篇

二體第二 ○二體者，一編年，一紀傳也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一作以己闕如。釋 篇首揭過非編年非紀傳者）既而丘明傳春秋，（編年之祖）子長著史記，（紀傳之祖）載筆之體，於斯備矣。（釋 既而四語通幅全提）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釋 總上為二體出丘馬，大旨立自序，言分為史家千古宗也）惟此（篇既此字）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釋 四語又一挑下，分編年紀傳兩為各言其利害）夫春秋者，（一謂左傳也。此論編年）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釋 長即利也，謂本編年之體所應有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其人關國政者）必盱衡而備言；

跡在沈冥者，（其人無預國事）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故事要也。故實也）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釋 短即害也，是其不及如傳載也，其所以不及亦編年之體自不免也）史記者，（一謂舉漢史。此論紀傳）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一作序）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釋 此其勝編年處，故長而詳也。亦紀傳之體自應有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項羽事及）則云語在項傳，（高主項賓故）於項傳（高祖事及）則云事具高紀。（項主高賓）又編次同類，（如屈賈）不求年月，（時代）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釋 此其不及編年處，故短而害也，亦紀傳之體自不免也。○兩體利害對較而出）而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釋 前一語分承上論，此借寶語一語起二體合勘）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

之然閡諸之外尙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句只說寶語一駁以下申第之二駁 左單駁編年文答編詞意定五勸也）向使丘明世爲史官（一作而十）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眞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身隱位卑者）晁錯（一作晁）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文煩事博者）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郭嚴黃鄭）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晁董劉谷）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頓挫此句提）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并列於十二紀中（一作事非）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illegible]）

（[illegible]）故班固（以更制）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褒之有踰本傳（[illegible]）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編年）宋書有徐沈（紀傳）而分爲裴略（編年）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illegible]）

按此篇與六家相接六家□史體之大全二體定史家之正用先分論其得失不以有失而不行後合勘其兩行不得偏任而廢一以左荀等字當編年字觀以班馬等字當紀傳字觀會此持身乃得縣解自後秘省勅撰唯此二途撰史部必先二類知幾是篇誠百代之質的也　或問持身云云何謂也曰時舉多書總歸二體蓋括二體之兩行非評論書之優劣也其利害短長體中既有亦不妨兩有非此利彼害之謂更非利優害劣之謂但謂二體既立一以診歲時一以究事行國史乃無偏缺耳若不會作者身分遂皆抵體而議其體

兩書煩贍攜都錯一下究六一節缺因畢得五才足善讀書人○二體兩字貫徹全書綱維羣史　人言自袁樞紀事本末出史體添而三矣余曰亦從二體出非別出也且降史官爲類書法不系立故其書不由史館不奉勅亦編

荀悅張璠（[illegible]）

華嶠（[illegible]）

（[illegible]）

絳縣老 左傳襄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illegible]

杞梁妻 [illegible]

柳惠不彰 左傳文公二年[illegible]

賈誼屈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 [illegible]

曹沫劉軻 史記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 [illegible]

作書製

前漢嚴彭 [illegible]

後漢鄭黃 [illegible]

史通合纂一

晁錯對策 漢書晁錯傳 [illegible]

向永上書 [illegible]

關單 [illegible]

王虞 [illegible]

干紀 [illegible]

徐充 [illegible]

裴野 [illegible]

此提未審不是而矣
諸史詞臣述竟字人
列傳奏議[illegible]
文動要論[illegible]
另為諸文列為[illegible]
學習滴氏[illegible]

載言第一。（此篇[illegible]下附論 紀傳一體中分條著論）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以文作
訓紀[illegible]合而題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斷紀（一載也作）
記秦師敗績終公議與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隱
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illegible]尚書釋[illegible]記事記言推原古體本不相兼合以引下文）
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傳[illegible]者[illegible]不伏[illegible]愆
釋至左氏則言事兩敗[illegible]上下相連[illegible]文至於史漢則
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記繁富為多是以

賈誼過秦董仲舒求方朔答[illegible]傳唯上[illegible]錄言罕譯載
事（釋[illegible]）太方述一事得其紀綱（一作[illegible]）
而陽以大篇分其次序（序一作[illegible]）今披閱之者每所惜然後
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分[illegible]援古今是同釋[illegible]
（敘事中間者若[illegible]之備[illegible]指）
篇名其廣而唯[illegible]言無獨[illegible]錄[illegible]諸凡為史者宜
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illegible]若人主之制冊誥令
臣之章表移檄啟之[illegible]紀傳悉入其部題為制冊
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

史籍考釋例卷一 載言 六 內

者也（若也[illegible]於文勢當有）釋（此段制冊章表等皆朝典奏疏之言）又詩人
之什什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
章生馬若羣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
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
入書中（[illegible]前例亦當自題[illegible]文既）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
五子之詠者也（釋）（是詞人[illegible]）夫能使[illegible]史體如
是然幾春秋尚書之遺備矣[illegible]一
也首[illegible]千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illegible]丘明其臣下委
曲仍為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
之所宜尊釋[illegible]是乃敢同於彼愛立茲篇
庶幾也作者親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按上二篇標列史體已備自此而下別出己議也彼編
年一體稍無雜出而紀傳則名類多門商榷宜審是篇
蓋就列傳而言方敘事涉夾長篇未免文氣隔越故
設此論當審計之就如賈生董傳方朔馬卿秦作要言
無他改竊其生平不朽正在陳書對策詩頌論著等文
設損去之以何據且使此冊果立幾與釋度流別同
科即劉於載文篇亦言非復史書更成文集不且自矛

史籍考釋例卷二 載言 八 內

乎況乎後世著述如林彌滋轇轕矣此論不可行

韋孟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詩文曰子孫好事者述先人之志而作也

揚雄出師 [illegible]漢書揚雄傳[illegible]

文選王元長序[illegible]

國乃召雄[illegible]

則史[illegible]

通諜以為[illegible]

馬卿封禪 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illegible]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

賈誼過秦 按漢書賈誼傳不載過秦論於陳勝項籍傳中[illegible]又按史通取史記之文[illegible]一篇[illegible]入傳中[illegible]並入林[illegible]頌藝去當[illegible]者用示擇言之例耳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 [illegible]其書有十二紀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 釋[illegible]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 [illegible]天行度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 [illegible]雖地遼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

終莫之能易也 釋[illegible] 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 [illegible] 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 [illegible] 如繆至於西伯莊至於襄 [illegible] 而名號不一 [illegible] 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 [illegible] 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 [illegible] 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 [illegible] 而不共世家等列 [illegible] 與本紀同編此

尤可怪也 釋[illegible] 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 [illegible] 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 [illegible] 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 [illegible] 春秋吳楚僭擬 [illegible] 如列國 [illegible] 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illegible] 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 [illegible] 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illegible] 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 [illegible] 曹武雖曰人臣實同

王者以未登帝位因不建元淶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
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illegible]後來作者宜準
於斯而陸機晉書列已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
編何紀之有[illegible]夫位終北面
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illegible]吳史不紀
孫和[illegible]故實非無往例[illegible]伯起[illegible]之次魏書
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應門[illegible]武[illegible]欲使
百[illegible]世之中若為魚貫[illegible]
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

史通通釋卷二 本紀 二 內

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illegible]其義也如
近代之撰魏書作者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illegible]
[illegible]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
他事巨細畢載洪纖備錄[illegible]
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
詳[illegible]
按史記索隱釋本紀曰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若是
則凡紀人事皆可通稱不已泛乎史通則曰繫日月以
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其於列傳篇又曰紀者編年

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其時事也似
此析義則凡泥假是名如項羽前附秦年後附漢年全
錯本身絕不待辯而其非灼然矣裴世期論史目云
天子稱本紀諸侯稱世家斯其本系故曰本是則劉說
之所因歟 傍須於州吁無知乃看似過細按其意特
以未成君者之耳非以逆何也或曰魏武權假漢年紀
是乎曰帝名文者易所必然猶曾三祖也何[illegible]業也
非是則[illegible]宋太之生世矣[illegible]於元魏[illegible]篇序之
孫和元[illegible]一條斷制最嚴[illegible]與[illegible]可息

史通通釋卷二 本紀 十二 內

自此至題目篇條疏抽論皆是紀傳體中之體例
后稷至西伯[illegible]
伯翳至莊襄[illegible]
[illegible]
無知州吁[illegible]

權飯漢年（[illegible]平志武帝紀建安年[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紀十五年獻帝

陸機晉紀（[illegible]）吳郡人祖遜父抗[illegible]

弘嗣吳史（[illegible]）

伯起魏書（[illegible]）

武皇帝長子也著作郎二年詔悉改於東宮（[illegible]）

（[illegible]史臣曰恭宗[illegible]太武紀下[illegible]）

（[illegible]不合[illegible]）

庾周（[illegible]）

魏著（[illegible]）

李安平（[illegible]）

文[illegible]封安平縣男（[illegible]）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當一（無當字）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各國自用其年）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illegible]）創設名義之故已（[illegible]）案世家之（[illegible]）聞何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illegible]）且諸侯大夫家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爲列諸臣[illegible]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譏管氏之三歸反坫（[illegible]）又（[illegible]）列[illegible]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illegible]）[illegible]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

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官一作）天朝不臨方域（[illegible]）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illegible]）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illegible]）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荊楚葭莩之屬並一概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illegible]）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越（[illegible]）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偽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

妾梁主敕撰通史定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illegible]）次有子顯齊史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illegible]）但近（[illegible]）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illegible]）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illegible]）

按由周而來五等相仍當乎武時漢封猶在故立此名目以處大臣人而亦君人者自余以降去古益遠濫設封耗史無世家時為之也隨時之義四字乃持論主句○三國南北朝體勢相埒各為一史理事當然宋之遼金亦猶是也晉十六國載記統之唐之藩鎮是不一姓凡此諸朝都無置世家處獨唐末五代十國擅世僭陵遂法龍門纔列茲體比於揚益魏虜之云似較隱當亦時之適宜也然設以十國接諸載記亦旅安協○帝魏則傳蜀帝蜀則紀漢蜀不得異吳例故獨不可世家○位孔子以世家先儒非之焉謂史記乃從其世及而世家之也故敘後系獨長至十一傳宋同而與己同時纔以子卯孫驩而止厥後遂成褒成宗聖奉聖崇聖恭聖紹聖衍聖之封與世無極焉乃皆世家二字千古

唯孔氏顛撲不破史通斜史於孔子與綴詞其亦有會於斯歟（[illegible]）

三晉（[illegible]）

慶與始謂得立為諸侯 [illegible]

田氏 田敬仲完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illegible]

氏為出氏 與魏 之田 侯列 [illegible]

蕭 [illegible]

去太去甚 [illegible]

子顯編魏虜 [illegible]

八題為魏虜

牛弘周史 隋書牛弘傳 [illegible]

[illegible] 牛弘 [illegible] 多為史 [illegible]

蕭 [illegible]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

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 [illegible] 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 羿無世君 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作者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

精論可喜

此二例古未有[illegible]說

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illegible]）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釋[illegible]）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蹟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釋[illegible]單行傳體可以不為合傳[illegible]）

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廢（一作[illegible]）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釋[illegible]附出謂附見他傳[illegible]）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illegible]）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召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釋[illegible]）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聞一作[illegible]）死無異迹（[illegible]）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釋[illegible]）

按初謂列傳宜與紀例之思又疑史通何多牽步之辭久而後知其辭也枯出本紀（[illegible]）互文（[illegible]）須直稽曰紀者紀年也年仰他人者雖紀實傳年得自主者雖傳實紀片言折杖包法定而後傳例清焉迨乎文勝益流甚者勝斥稗史紀傳諱書其或多寡實錄之靡衡篇後發又是傳者通病子長之偶傳首也曰非附青雲烏施後世子元之叢傳例也曰生無令聞虛占篇目舉意故殊辭有彌遠國史館尊可使冕於家乘哉

后升[illegible]

范后妃紀[illegible]

陳志孫劉[illegible]

旻〡現武宮於尊號改元黃初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
陵亥帝服議負家皇侯劉豹等上言宜即帝位以羣二
相萬土靜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山之南爲文曰惟
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
后土荒守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弒光武皇帝震
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操子丕
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人爲社稷裂發備宜修
之嗣武二士冀行大司率土式望在備一人謹撰元日
經百官登壇受皇帝璽綬建元章武後主傳改元二曰
建明之既景補按二國主傳皆不用踰年實犯禮也

餘耳勝廣 史記漢書竝兩人合一傳

四皓列王陽之首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敘內云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呂氏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安車迎而致之四人之太子見高祖客而敬侍之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注〕吉本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

理〔注〕

毛義在劉平之上 後漢劉平等傳傳首亦有敘敘內云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劉平本傳平字公子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

紀季入齊 左傳昭三經紀季以酅入於齊杜注酅紀邑紀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按史通與附附書類只亟舉皆以前傳之附出者

郃平紀信 漢書郃平附見蕭何傳紀信附見項羽紀

沮授 范書袁紹傳紹領冀州牧引沮授爲別駕授進曰將軍忠義奮發威陵河朔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各邑號令天下其功不難興平二年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日授曰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紹不使紹攻許且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探曰國家未定方當與君門之授曰速死爲福乃誅之軍衆法獄帝嘩曰沮授廣平人存研樓集近宜興備命元大文孫有且授協傳

陳容 記志臧洪傳洪須袁郡表臧興兵救之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說兵洪隨洪爲東郡丞見洪當死謂以曰將軍紹有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人會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史通通釋卷二

孫元揆庚三校字

史通通釋卷三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欽修來
朱庭錫蓀林參釋
吳縣張玉穀蔭嘉

內篇

表歷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釋）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春秋）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釋）觀（一作睹）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釋）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釋）

既而班、東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釋）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釋）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為限乎？（釋）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釋）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僭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釋）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釋）

之書結之

按表自三國而下暨乎南北朝皆無之（後漢書初不無表宋無り補入）自一（今本[illegible]有[illegible]國[illegible]之[illegible]）劉氏謂分國時可有一統時不必有故是酌分寸列枝葉之言然亦難以槪後世矣揆之史法參以時宜視若宗房貴如掌執傳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沒脊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歸安吳挺學大受言國史有表以類文質省文。外篇雜說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郭評據此以駁兹篇良是大抵內外篇非出一時互有未定之說兩存參取折衷用之不爲無助。近時四明萬季埜氏補作歷代史表六十卷論者推爲史氏功臣云

桓君山（表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illegible]帝[illegible]讖[illegible]出爲六安郡丞[illegible]二十九篇號曰新論[illegible]）

周譜（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illegible]周[illegible]本[illegible]）

六義五始（詩序六義[illegible]五始者[illegible]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illegible]）

是以春秋作五始

法盛（晉中興書[illegible]唐藝文志[illegible]何法盛[illegible]卷）

諸僞十六家（詳見外篇正史篇[illegible]）

韋昭洞紀（韋昭[illegible]吳[illegible]獄中[illegible]）

（[illegible]）

帝代年歷（[illegible]）

書志第八（序論 論天文 論藝文 論五行。五項舊注未協本非原文今列正）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illegible]）傳之外有所不盡只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釋（[illegible]）書志之（[illegible]）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舊作[illegible]）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illegible]）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釋（[illegible]）於其[illegible]則有前曰平準（史記[illegible]）後云食貨（漢書改名）古號河渠（史記）今稱溝洫（漢書改名）析

郊祀……如斯種類，不可勝記。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一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

按此篇序論，序中令最推其讀儀之居多，後乃篇下之辭也。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榷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

記之作該代甚廣，故首列天體星象之文。班史斷代，不應襲書而越限，而小朝促祚，尤無取繼張也。

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

賢於班馬遠矣。釋四人皆有志本朝象緯者

按此條就書志中抽出天文論之所論非謂歷數也謂日月列星之象也日之黃道月之九行千古不變三垣之昴立四七之參布亦千古不變見之一史足矣何必凡史悉陳但當取其變者志之劉氏之意如此然歷術屢更而宮度改移宮名革易亦未可不約舉其目○蓋為晉隋二志而發二志成於李淳風標舉星象致爲精整然所列天體經星七曜諸條二書兩載衛既並時複由一手以此蒙誚也顧此事愈推而愈精近法推算郭

術矣至西法起而體象俱為改觀諸西術言三垣列宿有古今多少無之異時矣詳見明史天文志明貝端於晚明而大闡於昭代乃爲千古立極是其發端表象有不可不特書者

裨竈梓慎並見左傳

京房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李郃後漢方術傳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熒惑退舍呂氏春秋季夏紀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名子韋問焉曰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飢民飢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果徙三舍

中台告坼晉書張華傳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及倫秀將廢賈后華遂遇害

星集潁川世說德行篇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注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月犯少微晉書謝敷傳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星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製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釋藝文之志始自班史故首言之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頻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釋述由下到後史隋書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令渾圖天周髀之屬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

經秘閣之華莫不各附之錄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殺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眾作勤成二志騁其縣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榷（此言書益增多史益用之文附說）假作史之立志非徒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此篇甲折以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書志單錄之並文）

史通通釋卷三　書志藝文　九　內

按此條抽論藝文也為文史日多而發與天文同旨故嗟學古之蓋藝文之志始自虞班研谷以燼藜照殘有幸心焉陳范以還斯志中絕唐初勅撰隋書下乃顏孔分編史志復有經籍之目故篇內所指唯此兩家其言有砥瀾之功亦有微嘆之辭書有五厄里仁牛氏三致意焉宋崇文私省諸目仍登四史而明史則祇載一朝撰述毋亦僅監於史通而仰頗不勝叢錄乎自邇學士購藏家往往私為目錄輒以陳籍是以當史補續

通考者所宜亟收也

五車（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四部（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鄭默始著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諸子兵書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詩賦圖讚汲冢書）

七錄（梁書處士阮孝緒傳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經典錄二紀傳錄三子兵錄四文集錄五技術錄六佛錄七道錄）

闊眉半額（後漢書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言當時競也）

史通通釋卷三　書志藝文　十一　內

宋孝王（北史宋隱傳隱世孫孝王學涉為北平王文學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成三十卷）

雖有絲麻二句（左氏成九年傳）

大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壞又語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皆占氣數說）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首節如犯天人不相雜糅）且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眾竿壞幡亡梁北京師之營鵩集賈生之舍

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此節中歟休咎皆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釋二句提起劉向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釋是正字之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

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言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失其事

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illegible]

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庶年[illegible]

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illegible]

鄭荊國始僭稱王[illegible]

[illegible]生桑穀[illegible]高宗諒陰亳都實[illegible]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illegible]

月屬見五行[illegible]

信末年三桓世官[illegible]

卅九頁

壞敗[illegible]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illegible]斯皆不悉[illegible]句首取[illegible]

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釋 任此意毀，速就其文

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強草，鶖著青色，負蠜非中國之蟲，鸜鵒為夷狄之鳥[illegible]

[illegible] 三

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釋[illegible]

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釋[illegible]

自漢中興已還，[illegible]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慚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精審也。釋[illegible]

[illegible]然則天[illegible]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illegible]作於黃[illegible]取[illegible]知言[illegible]

[illegible] 四

必有如於無意[illegible]不然[illegible]事也[illegible]往後來[illegible]成此[illegible]見其老生常談，徒煩[illegible]者矣[illegible]

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書，受嗤千載也。釋[illegible]

按此條抽論班志五行[illegible]黃氏[illegible]雜駁[illegible]史生[illegible]附[illegible]

其流益奢矣世祖中興喜徵符讖盖於撰史特志五行亦嘗爲其適歟其文博而與其說聰而膠蓋史部之奇文而經學之死句也劉論明通與歐史司天合并可作外篇錯誤題解○杜岐公通典無二文五行門遂史不志天文

麟鬪鯨死 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竭 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山崩 左傳成五年梁山崩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大歲在酉四句 [illegible]曰太歲在酉[illegible]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知其有自然之理

周王決疑 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於有戎之隧大雨卜而龜熸散宜生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禱祀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武王順天地犯妖而殺紂其所禱見者精也其事亦見齊太公世家書泰誓正義引之云周本紀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論人矣誤以齊世家爲周本紀也

宋皇誓衆 宋武紀上公任盧循至左里公所執麾竿折幡沈水衆懼公欣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爾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

梟止涼營 晉書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鵩集賈舍 漢書賈誼傳誼爲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服似鴞不祥鳥也迺爲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

思誼微之

江璧 漢五行志中上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爲我遺滈池君令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沈璧也

柳植 前漢書[illegible]昭帝元鳳二年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巳當立符節令眭弘上書言當有匹庶興坐妖言誅及宣帝起民間乃以弘子爲郎[illegible]帝初名病巳

門樞白髮 漢五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佰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曰外家丁傅並侍[illegible]指象以覺聖朝一曰[illegible]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桂樹黃雀 成帝時歌謠[illegible]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illegible]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也見五行志

春秋恒事應答徵 秦人[illegible]使在文十二毛伯錫命在文元[illegible]朝魯首五[illegible]七晉聘魯十一楚三皆所謂恒事也其間災咎不絕書

宋氏百篇 沈約宋書凡一百卷

拾遺語錄 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illegible]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移的盜鍾 其移的句負而未詳所出者[illegible]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

後生可畏二句 見魏文帝與吳質書

裨竈 左傳昭十七有星孛于大辰鄭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十八年夏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文伯（左傳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士文伯曰衛大夫魯小其將上卿八月衛襄）
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矣可常乎
祥（[illegible]其有火災乎梓慎曰[illegible]今茲火出而見今此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山火
四月
衛陳
鄭乎
竈（[illegible]可以占人事者[illegible]）
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妙頭[illegible]）
夜（[illegible]以望氣[illegible]）
單颺（[illegible]黃龍[illegible]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

（又五十年[illegible]復見譙郡人殷登默而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見譙其冬魏受禪至）
篤（[illegible]嘉中[illegible]升堂[illegible]明堂也何為[illegible]）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一作）廣聞見難
為刑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一作[illegible]）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
焉釋（借前一項引出後一項皆非貨[illegible]也）夫圓首方足（一作趾）含靈受氣
吉凶形於相貌（一作兒）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

支六腑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
急也且身名並列（身謂人形名謂天象）親疏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
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釋（[illegible]天[illegible]人是一項[illegible]）
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illegible]）輶軒之使譯
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
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魏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
志乎釋（[illegible]）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
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
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

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
所未曉（[illegible]）歷觀眾史諸志列
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
工権而論之皆未得其最（[illegible]）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
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釋（提綱二項）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
則千門萬戶（[illegible]）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建鄴）帝王表其尊
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
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

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一作於）兩漢之都咸、洛（咸陽洛陽），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

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

史通通釋卷三書志復論　五　內

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

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代氏南徙，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

蓋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或問曰：子以

史通通釋卷三書志復論　六　內

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案帝王建國，本無恆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司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

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舊作土風。）二厥類衆夥
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作）水經加注酈元
編而不窮（總括）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釋（物可考）言方凡此諸
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
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盡在擇之而已苟爲魚人
近者何慮山海之貧嚳哉釋（古者則取材不難但當擇而用之耳）
按此爲篇後餘論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以決
天文藝文之當除耳四者相衡洪纖雅俗學究能辨之
知幾須爲此數論乎其後三說乃是商語然嘗致之都

邑則略其於地理非同輿服之無附方物則雖出於外
域豈比食貨之有經至如氏族一門自是譜牒相沿四
姓尚官之習而任子積輕後世尤不可通行（劉氏書官氏志兼及）
（氏族）知幾議論大率偏於枯寂不圖此處忽生葛藤。所
字雖不行於史家然後來漁仲實與諸人已被他從動

參處

爾雅釋物（按爾雅無釋物篇此謂釋木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卿採孟軻（志第四句宋書大）

劉向洪範（王訓故漢書云劉向[illegible]上古以來歷春秋六[illegible]周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其占）

七略 [illegible]
許慎 [illegible]
揚雄方言 [illegible]
蔡邕 [illegible] 登大保
代寫天京 [illegible]
時謂 [illegible]
王會 [illegible]
邛竹醬 [illegible] 馬巨雀 [illegible]
鄭子 [illegible]
籍談 [illegible]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
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世本 後漢班彪傳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有記
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
本一十
五篇
三閭 王逸離騷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
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
劉以兩
圖十
符瑞釋老 三幼宋書志四十卷其五行志之前有符瑞
志二卷魏書志三十卷其末曰釋老志
漢三輔典 按隋唐二志俱無三輔典之名即謂三輔
黃圖也漢人撰撰人名具書內載皆都城
宮苑辟雍明堂宗朝注社康
無橋變之蜀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 隋唐二志皆不載通志略載有東都
記二十卷鄧世隆撰未審即是否

宋南徐州記 唐志地理類山謙
之南徐州記二卷
晉宮閣名 按此指東晉若隋
唐二志亦不載
洛陽伽藍記 隋書志記二卷元魏羊衍之撰魏遷鄴洛
陽一時王公大人多遠佛寺或舍其私第
南之故僧舍多為天下寂內之載其本末及事跡
其曾書針舒毛以滴宋之亂城郭亞據志述斯記
鄴都故事 荷方黃補中書志有馬溫鄴都故事二卷
文上六嘉代時人其書發出非劉所六
三輔決錄 後漢書岐傳岐字邠卿初名嘉字臺卿拜太
常著三輔決錄曰序云三輔本非州地世世
先公卿史二千石及為贊者以隋諸淩五方雜曾非一
閩之咸其上貴於名行其谷失習努進推余實學黃
髮之士姓名明字于真與余宿占善恩之閒無所依
是命漢筆者書之從建武至於斯末石朱紫由此定矣
設謂之
夫錄實

摯虞族姓 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
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
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
足以備物致用類多明之益
兩王譜 志諸系譜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
二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正王僧孺撰
方司選格 唐志著撰郡後魏方司格一卷又柳沖傳魏
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
梁選格名
曰方司格
臨海水土 唐志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按
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地無霜
雪草木不死四面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
不穿耳地有銅鐵唯青嬉方為以作弓矢
陽羨風土 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馳號恣
肆州曲患之曰三害未除處曰何謂也曰南
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曰吾能除之乃入山
射殺猛獸投水殺蛟而入吳之一僅學入各以身殉國
內

不西評傳著點語及風上記并
撰質吳書隋志風土記三卷
地理書 南隋志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
隋志陸澄地理書之曰陸公書一百四十
水經注 九卷一東書百六卷
中射闕石大使史歷覽而書注水經雜書本傳道元序
著長沈陽人鄴元以為余欽撰成新人水經三卷後

史通通釋卷三

孫利和俟復校刊

史通通釋卷四

南豐秋浦起龍二田釋　孫　淮音德星
同邑許卓然修來參釋　姪孫　璣房表

內篇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

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

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采，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

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

□文省可知者（[illegible]）也（[illegible]）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illegible]）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illegible]）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illegible]）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illegible]）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illegible]）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四 論贊 三 內

（[illegible]）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子顯）李（百藥）南北齊（[illegible]）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illegible]）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釋史以議論平是者作收局）

按是篇不分編年紀傳仍是紀傳為多論贊二字截講其於論也辭散而不攝於論後之贊則辭決而加絕白是唐後諸史有論無贊皆陰奉其說可知劉說之當理也、子長淡泊無味蓋對漢篇書論非要強文爲言觀事無更出文省可知八字三昧仍首馬次班也、又因此知紀傳跋尾當名史論不當云贊贊銘類也韻體也人以扶風史論皆作贊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從讀此

史通通釋卷四 論贊 四 內

○元史紀傳不綴論贊其凡例述勑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也

謝承（[illegible]）

揚雄（[illegible]）

劉昞（[illegible]）

袁宏（[illegible]撰後漢紀[illegible]）

列其所號 [illegible]

臧 [illegible]

孫安國 [illegible]

習 [illegible] 太原人十歲避難 [illegible] 遷秘書監著魏氏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春秋 [illegible] 太后 [illegible] 皆 [illegible] 太守在郡時著 [illegible] 言 [illegible] 謂三國時蜀 [illegible] 至文帝平蜀乃為 [illegible] 稗受以明天心不可 [illegible]

唐修晉書皆詞人 [illegible]

完衣裸 [illegible]

班排賈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 [illegible] 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 [illegible] 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 [illegible] 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 [illegible] 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illegible] 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

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筆端，欲罷不能；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一作如）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解嘲（一作揚雄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釋曰：[illegible]）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准。（釋曰：此下[illegible]）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釋曰：[illegible]）唯令升（[illegible]）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釋曰：[illegible]）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駿（華嶠字），

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釋曰：[illegible]）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皇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於今者，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釋曰：[illegible]）又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釋曰：[illegible]）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此所謂序，皆篇序，非總序；其所謂例，則篇序中附出之例，及總左發凡之例。大指謂序貴簡，例貴嚴明也。中間雖帶引左氏，其實皆言紀傳家。後篇皇后一條當從前卷本紀、列傳兩篇入解，不爾不明。

劉江王貞（[illegible]）

爰始御史大夫數言闕失，書高紀主云以上並華僑之詞。

諡觴禍可以盛稱古其殺也按此其鶴謂始出之微後人王肅注

多月

七文七有七錄七解七七故之流，沿七也七中七釋七烟七決之，後文心雕龍白七，為七有七數七鈞七略七悟七設七依七，欲七七緒七記七七奔七說七祭七激七設七子七，依七七七興七七，七十七讓

七諫七諷七召七故七訓七辯七鸛七七篇七名七述七修七禮七孝七序七元七章，惟七諭七

備七七傳七考七人七抜七引

夫子修經，凡例之傳，崔成章，崔成十四篇（七錄七名七者七五七述之），書而序之，如而勸誡者非。

人誰能修之？杜氏見也。

為（何休）注書者，本其傳記而修之，非也。

鄧粲十篇，按元明帝紀，晉中興書以中宗元帝肅宗明帝紀，少人以高宗著名元明帝紀。

史通通釋卷四序目　九　內

道鸞不言烈宗。南史文學傳，檀道鸞字萬安，高陽人，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二十卷。書孝武紀太元二十一年，帝崩於清暑殿，時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遂暴崩。按孝武帝廟號烈宗。

仲容明月。中宗按晉書高允傳，見高宗其字明月，仲容；律字明月，其父部律金，北齊書斛律光傳。光字明月，其父斛律金。南史有傳，史無傳，不言其字，亦不書其名。

傳後二人皆無有以字行，其字無傳，史書但以其字稱之。

畫蛇。蛇足，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

其右手，未成，蛇足。

題目　全書十篇，皆一篇一名。一謂此篇義一名一謂。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

批叙明快

志、乘。如左傳：楚之檮杌，晉之乘。卷以前之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釋〕首言古自成名，言書記紀略四者是為史名。後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榷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各

史通通釋卷四題目　十一　內

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歟！一作歟。〔釋〕此總上言二體唯前名而駁失其實者。自五代而後，紀傳名為史，編年別本名止是編名，又相綱目矣，論此者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釋〕此下析言諸名。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釋〕史遷之失，自當前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釋〕

〔注〕子長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
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注〕易志為記
〔注〕此則貴於革舊未見能取新〔注〕夫戰爭
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
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注〕漢籍董袁群賊附列
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辯彼此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
諸人列為載記顧〔注〕後來作者莫之遵效逮新晉〔注〕
〔注〕始以十六國主持〔注〕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
巧於師古者矣〔注〕觀夫舊史列傳

題卷靡恆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
字煩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
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
格足為詳審〔注〕至范曄舉例始全
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
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
過於此竊〔注〕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
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
〔注〕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

有魏世鄰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
域之號〔注〕至如江東帝主則云僭晉司馬叡島
夷劉裕〔注〕河西酋長則云私署涼王
李暠〔注〕此皆篇中所述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
其撰兩漢書三列志題諸僭偽亦當云偽西楚王〔注〕
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
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書者一〔注〕也〔注〕
〔注〕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選[?]之數篇即可謂滋
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

一字以為褒貶者矣〔注〕
按此亦載兩格前論統名兼二體言後論篇帙題名專
主知傳〔注〕就中列傳名題頗多分條細論尤所加意
假設不注都歸載記史通殊有理據但陳項輩流於
勝朝名號於興代則上號諸劉石苻便同科況載記例
載卷終而羣雄先事從其名號並除列之行自於分非
越故李密王世充韓林兒徐壽輝等唐書明史並不闌
臺不宗東觀也讀者於此宜深思遠又柳州有言史讀
古人一傳數紙已後排三中叅以氏姓於文殊失純

此簡補下八字，十一字，六字每取下

嚴正多忠亦題目加詳宜勿深責也自餘皆定判矣。
此上八篇大抵多就紀傳體抽論可以都爲一帙○後有序傳篇在第九卷方以類聚亦應移置於此

何之元劉璠〔何之元撰梁典三十卷見陳書劉璠撰梁典三十卷[illegible]〕
魚豢〔魚豢私撰魏略[illegible]〕
姚察〔[illegible]〕
外戚命氏〔[illegible]〕

平林下江〔[illegible]〕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釋[illegible]〕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illegible]〕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illegible]〕其殆侔於此焉〔一作乎〕〔釋[illegible]〕蓋總所出起於司馬氏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illegible]〕史記帝紀數千年之事頗所不容漢書者總十二帝之時仰限斯極而分兩之記引其封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一反三豈宜〔不謀作〕若是膠柱鼓瑟不亦求前史之跡驗斯理不謬而後之作者成習其事〔[illegible]〕宋史則上括魏〔[illegible]〕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

言其理可爲歎息〔釋[illegible]當魏武乘時撥亂[illegible]〕張孝雄錄錄之〔[illegible]〕呂而出於〔[illegible]〕不[illegible]歸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illegible]〕筆卑納於漢當帝末之際既不列於漢史何太〔[illegible]〕大漢[illegible]獨[illegible]復職其陶謙劉虞孫〔[illegible]〕生於季和自相吞噬[illegible]非唯漢太[illegible]則[illegible]小[illegible]漢[illegible]

者也（釋：此下況紀傳言董臧諸人魏志皆列入傳者是更不明斷限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孫策字）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釋：此指沈約魏收二書言晉建蜀漢魏建高齊猶漢之首嬰後策耳約書與收如收之推尊歡武以作齊紀者然雖別之篇目可以越限律之矣）。不有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一作朝非胡真五胡言也），故氐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魏太武元太平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傳故東晉），北吞諸偽（匈奴內羯浅河氐羌等），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二帝）之時，中原秦（氐符羌姚）、趙（匈劉羯石）之代（並在魏前），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其時尚職），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寔）、李（雄）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釋：此篇所譏魏書載東晉及十六國也晚出猶事踳駁任代附增何醜）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作蹊字訛），非所聞焉。修門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節（舊作首字）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

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錄（傳有其字）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釋：複駁漢志地理全寫禹貢此更益出斷限外矣故推類列後）。若夷狄本系（四字截句舊作係此）、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亦作盤）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一多若字），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一無之字）者，曾不知前撮已著（一多而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一有之字）所聞（釋：此史推到外域種系久載前史皆沿史不知截限全錄舊文尤為駢贅也）。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語見文賦）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一無之字）許也。

按此史紀傳為正，紀傳斷代為正，劉子頻頻提關，是其截斷衆流句，故首於史記外別立漢書家。此於條目後亟綴斷限篇也。向者極表班書，今尚首糾越限，向以標法式，今為釋封畛，有相濟無相背也。○評者云：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亦見其可。此誤解也。班書高紀

顯帶子嬰劉非不見劉但謂不復爲嬰立紀耳魏收銓敘獻武崇飾其詞非所施於臣子劉氏以爲纔同齊紀無復限制耳豈謂上下交涉處不須及之耶又有以董卓臧陶皆非與操無因而譏劉說爲過者亦是誤解與前評王同盧循傳不入宋黃巢傳不入梁詎曰疎脫

傳首董卓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 [illegible] 太祖乃迎天子都許 [illegible] 傳於魏未有 [illegible]

臧陶劉孫魏志臧洪傳 [illegible] 洪爲東郡太守 [illegible] 袁紹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和 [illegible] 有傳 [illegible]

沈錄金行 [illegible] 宋書 [illegible] 晉 [illegible]

魏刊水運 [illegible] 魏 [illegible]

方水之德 [illegible]

與午 [illegible]

膜拜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手 [illegible]

於年論地 [illegible] 甲子 [illegible] 是後 [illegible] 戊在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亡 [illegible] 卒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驗 [illegible] 天子 [illegible] 錫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至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地謂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行不由徑見用雜列說于上語 [illegible]

淳維史記 [illegible] 匈奴 [illegible]

槃瓠 [illegible]

[illegible]

馬 [illegible]

氏渾與魏二部馬關相傳鹿魏軍曰馬蕃也所在馬而
妃及人邪弁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按其文亦見
宋書安西編皆
書復採用之
晉書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
斷限始紀年王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賈謐
之泰始為斷事下三府議從謐議限
宜知也二字見史傳如此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
閱之者雅得其序然可尋繹（言皆編年記紀傳之體，未嘗有此次序問題也）
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
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顛
倒蓋可得而言者矣（釋曰：如傳列體例，分編次序，皆是也）尋子長之
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
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
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
相應者矣（釋曰：言史記龜策是志體，不宜入傳例）孟堅每一姓有傳
多附出餘親（一作親一作戚）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
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
王（高祖少弟交）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
能獨載一卷者（當作成）蓋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

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國又別適使分楚
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荊（高祖從兄）代（當作高祖子姪）並編析劉向
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王吉）京（京房）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係各班史所不相同何欲於逸以類王傳）（代不相襲皆古逸以類雜王作）又自古王室雖微天
命紀改故名進責（自古）（書）周王君叔繫頭且云
況神器在劉火德猶存而居攝（王莽年）建年不編平紀
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
求之正朔不亦厚誣（釋曰：班固漢書元后平紀之後其年莽已竊位矣）當漢氏
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
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謂更始）弟及歷數相承
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
窋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
（釋曰：宜入本紀，後漢書猶仍東觀之舊）蓋逐兔爭捷瞻烏靡定
群雄僭盜為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
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公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
蜀書首標二牧（謂劉焉劉璋）次列先主以繼焉豈以蜀是
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鵠鷺一也何大小之異哉（釋曰：蜀
以二牧居首先主為本紀之體亦宜以先主紀首）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

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露親不預其
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
說明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
甚與釋[illegible]一條言兩代之不君者[illegible]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
東昏帝[illegible]術和而遂列和帝煬帝末終而已編恭紀原其
意蓋不以和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然永元
東昏[illegible]而寧中興[illegible]而徒大業[illegible]苟欲取
定當代遂乃輕侮前[illegible]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
[illegible]為格言[illegible]
又見自釋太甲篇[illegible]
三
[illegible]尋夫本紀所書官傳乃顯[illegible]表志異體不必一
[illegible]相非實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
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illegible]既而
子顯齊書[illegible]史不及[illegible]何重違[illegible]擇善而行何
有遂近舊義不從是否安也[illegible]
[illegible]者乃先賢[illegible]後外成而生成
[illegible]老子與韓非[illegible]實訓[illegible]
[illegible]宜君[illegible]不合紀末宗劇張[illegible]入玄成傳[illegible]
如斯雜[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今時其尤甚者耶故不復一

一而詳也[illegible]
按諸吳紀傳[illegible]中離合[illegible]比而論之苟非
大段[illegible]能有此即[illegible]分[illegible]林[illegible]昌邑之續篇
[illegible]非[illegible]而改[illegible]不[illegible]有別行之
紀外論似未安若史始之[illegible]入關先王上
軼[illegible]建[illegible]年下[illegible]作紀[illegible]也[illegible]
有之[illegible]光武為其部將[illegible]之初也
[illegible]其後紀傳孫
行至本朝[illegible]合之[illegible]語知唐時
[illegible]
二
[illegible]本而自合行但[illegible]紀傳後又不知何時析去舊
外篇[illegible]十志未成而死則此云蔚宗釐革者
[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作[illegible]自手定也陳
氏[illegible]公孫[illegible]成傳[illegible]太祖
[illegible]世紀[illegible]王雖天子[illegible]諸侯所[illegible]責於
作歸[illegible]
中[illegible]
[illegible]
騎信[illegible]

狩文武不 之不出 [illegible]

惡稱 [illegible]

公者 [illegible]

鬱林爲紀 [illegible]

謀使 [illegible]

穎達隋之 [illegible]

孫弘傳 [illegible]

中語 [illegible] 顯時 [illegible] 是傳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四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illegible] 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修之楷式也 [illegible]

此亦公論乎帝蜀之外又自爲一義

此論大公 [illegible]

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 [illegible] 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不其懵乎 [illegible] 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 [illegible] 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四

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 [illegible] 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甚 [illegible] 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主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釋

（此論曹魏中夏諸國迭興作史者準胡服用凡之僭紀存其謂諡可也而覺傳稱荷分非得實）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於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納言必欲加之）其唯武王（謂魏武止可矣乎）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成（楊作穆非）穆兩帝剛簡二明（一作成）（朝設）梁簡文兄弟（如梁如紀如也）武成兄季（如晉北如虎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諡靈厲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一作濫）濫之原者乎（釋此論祖宗之字或有非所號）

（按竹簡世已不變錄綱而下俞哲已知行論不究）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黃初）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知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魏元起）起於邊（一作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書卷首名）襲其虛號生則（字下同）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釋此論開國追尊號必世數有紀世均之綱無綱魏之安以尊則名其位必前有以魏號言此論以血號言勿足）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

準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弒（舊作殺）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盜賊則黃巾（張角）赤眉（樊崇）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凡此諸名（此四字本大字）皆出（舊多於字）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一作所）頗慕（一作）斯流亦時採新名列（一作）成篇題（如王隱）若王晉（晉書）之處士寒儁沈宋（宋書）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魏字）書也乃

以平陽王為出帝（魏孝武帝字衍）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文故）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宇文）黨魏則深誣江外（晉即宋）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一誤作伊）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刊諸竹帛終罕（一作）傳於諷誦也（釋此論前史雖出一時之史事多若此難本當時）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旌若已亡而致敬無闕當而節之凡厥便書之以

名者乎近代文帝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
莊帝 漢明 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
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聖卿 班史名贊述董賢 也而
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 [illegible] 也至一二禪止曰嘽王得主
于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 [illegible] 裴引魏鈔則曰文帝爲曹丕夫以強
[illegible]
亂 [illegible] 之匿忽 [illegible] 其諱正朔之后反 一作呼 其名意
好奇而輒爲文遂顛而後佰 [illegible]
[illegible] 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
按公功史士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四 稱謂

史通多此知上才猶且 作 若是而況中庸者乎今略數
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illegible]

按篇內所譏凡五項一斥魚豢三國名儲名植也一犛
志十六國直書爲溢也一譏齊後嗣世概加廟號也一
譏二魏閒閒逸尊可笑也一部收書題目創名賊見也
其前後二條乃帶及之○承祚志蜀篡用紀體二主皆
不書名志吳則降榮以後仍書名斟酌權宜愈於魚豢
韓遠矣○傳曰季敬無文王文尚質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也之制也後人[illegible]加弱痛由唐而來[illegible]前
變為世典禮時為上母亦質文之流於既溢者歟稱祖
稱宗一禰可作廟溢議之冊府
[illegible]
[illegible]
成務兩常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四 稱謂

二八

[illegible]
當宜 皆出不入 皇帝私藏 [illegible]
宮宮携春 [illegible]
[illegible]

共和[illegible]

緜教[illegible]

十七年[illegible]

平陽子[illegible]

二此索隱封樂列傳中之
王隱晉書已亡無可考證
此爾雅[illegible]
帝爲斛斯椿等所[illegible]信間阻袁武
天下怪患[illegible]七[illegible]道出於長安
害周文帝[illegible]魏[illegible]武帝將圖長
宋使太祖[illegible]月[illegible]未逐從洛陽
陽見東陽[illegible]以孝武爲出

史通通釋卷四

孫[illegible]公校[illegible]

此篇持論最覈亦劉中之士愛奇之疾

史通通釋卷五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吳門方懋福駿公
同邑　朱庭鈞蓀林參釋
倪龍鏡時行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illegible] 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厦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受經立傳（舊作授經）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此節提出丘明）（馬班諸史非不博識[illegible]雅正所以可貴也）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

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云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蓋以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斲，蓋亦陰過之所致也。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

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寶之所糞除，王隱、虞預之所糠粃，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

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北以為王偉所作；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卲。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訪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

時（後承前古）竟有八風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淮南有此[illegible]）此之乖濫往往有旃（[illegible]此語）（以之[illegible]宜擇）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孫盛）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釋〕今本第上三篇 採撰者致誡

〔按〕此篇持論正大方嚴劉子嘗言作史三難首尚學識即此可以證其本領

殺青書（注）後漢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

青汗（注）[illegible]篇曰戰汗[illegible]

禹生啟石（注）淮南子[illegible]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illegible]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illegible]

伊產空桑（注）呂氏春秋[illegible]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illegible]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海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illegible]乘槎而去[illegible]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illegible]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illegible]

姮娥（注）[illegible]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illegible]獨將西行[illegible]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illegible]

王喬左慈（注）後漢王喬傳[illegible]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illegible]又左慈傳[illegible]少有神道[illegible]慈走入羊群[illegible]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illegible]

非聖不觀（注）[illegible]揚雄[illegible]非聖哲之書不好也[illegible]

皇覽（注）魏志文帝紀[illegible]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illegible]

徧略（注）[illegible]華林徧略[illegible]

五儁（注）[illegible]為五儁[illegible]

八龍 之荀淑傳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以其里為高陽里

曾參殺人 戰國策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曾子母織自若有頃又告尚織自若頃之又告之懼投杼而走

不疑盜嫂 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不死 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移檄討莽……破而亡後漢王昌傳昌一名郎……詐稱成帝子子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百姓思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史通通釋卷五 採撰　六　内

諸葛猶存 蜀志魏延傳亮出北谷口病篤密與楊儀費禕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營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嘔血 蜀志諸葛亮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歐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歐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歐血乎

馬圈 魏書高祖紀……崩於穀塘原之行宮南齊書魏虜傳……中矢

沈炯罵書 陳書沈炯傳……王偉……侯景……

行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為景報書澄問誰作左右曰王偉是偉文……此則以……景……非偉……也……

魏收草檄 北史魏收傳……收為檄五十餘紙……南北……邢卲……

師曠軒轅並世 ……師曠……黃帝……軒轅……

史通通釋卷五 採撰　七　内

公明方朔同時 ……字公明其……未詳

堯八眉 淮南子修務訓堯眉八采……尚書大傳……堯母慶都出觀……生堯眉有八彩

夔一足 呂氏春秋察傳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堯曰夔一而足矣使……非一足也

烏白馬角 史記刺客傳贊……風俗通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頭白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犬吠雞鳴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有八公詣門……八公……伍被……安……

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人間去時辨學纂類 大統喙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釋：以文之不載於史者引起）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釋：四語本文）（釋：已上載文起因）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一多故字）譬如（一作以）女工之有綺

縠，音樂之有鄭衛。（釋：仍從文例引入下）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一無而字）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姦詐，而前後史之載，皆書諸列傳，（一脫諸字）不其謬乎！（釋：已上是載文之弊，凡一反一正）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

下，則譌謬雷同。榷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釋：此出大字所載者之綱）何者？昔（一無昔字）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迹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陸，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一作加）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釋：其以禪讓為名，偽揖遜之文，載之史策，豈非虛設）（此脫乃字）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一有以字）

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一作如一字）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一作一）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貫甲，類螳螂之拒轍。（當時諸書中語，史中以此者為厚顏）此所謂厚顏也。（釋：其一當敵而言，已勝則欺彼英強，張詞則多為詆誚）古者國有（一有詔字）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群下。但使

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釋其一舉書詔而言主多遣詞臣所撰盡出文人是假手）

蓋（一無蓋字）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隗囂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筲下（一作不）才罪不容誅夫

史通通釋卷五　載文　一　內

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釋其四舉取下而言褒貶無定前後相違史並載之非自戾而何）

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一作古）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暗其準的此所謂一概也（釋其五舉頌上而言時有隆污詞無進退史等載之非一概而何）

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創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累牘罕逢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釋此節總上而言所載皆妄不足信也）

若乃歷選眾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者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

史通通釋卷五　載文　十二　內

飾詭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釋前節總此節列舉其要以實之）

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

與五經並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擇（此節文以示史的與傳）文（公似此白當登載耳）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一無之字）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一作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釋本乃斂歸載者轉借載省以警作者）

按前之載言。欲擧出篇文。此之載文。就擇言著論。五失大半皆褒亂偏小時文字。標而出之。信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也。其於賈班諸人之作。不復以踰越敍事為言。足可彌縫前語之隙。著書家參互相採。視諸此矣。

唐置中書省。宋設內外制。大抵王言皆歸官掌。假手一條。不可泥。然讀此亦足當訓詞爾雅之箴。余讀五失而悉然也。間嘗泛覽史材。凡九錫禪代之文。徵詔勉言之作。撮其艷句用備荒穀。以為不虛度矣。而此種學問。古人鄙之。謂之流宕。伊川玩物喪志之訶。亦為讀史不知擇言者戒。與

綺縠鄭衛（王訓故。漢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兩都（後漢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關中耆老猶望以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以折西賓之論）

虞成（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以鄧太后臨朝。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融乃上廣成頌以諷諫）劉備吾儔（魏武帝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高歡不死（北齊書。諸將口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北史。字北建州。高歡不死。口高歡不死矣）移都（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鋒）泮冰（北史。兵西渡。以冬月中可推冰而渡）智昏菽麥（曹魏文孫繼之。未辨菽麥。按語本左氏。謂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則借曹之詞以刺蜀）

也（按蔚宗之辭。當為未補其文。未定是非）古詔命（齊紀。後漢光武詔曰。司隸州牧。人主自制其文。言無天子之詔。文光武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第五倫讀詔（後漢第五倫傳。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慝萌（後漢劉聖公傳。更始為百官里之命。王匡將軍舉三輔軍之欽嘆息曰。長安布衣。得見此詔。無歎其言乎。昔將軍拜辭受天子命。今是也）猗與之頌（小序。那。祀成湯也。商書首篇）魚藻之刺（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起居（唐六典。起居注。記天子言動法度。自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魏晉以來）

[illegible]

諷諫嫉邪 [illegible]

過秦王命 [illegible]

張華箴女史 [illegible]

數蓋曹紀載之也

張載銘劍閣 文選善注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illegible]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載字孟陽[illegible]晉書本傳

諸葛表 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即此表也[illegible]

王昶誡 [illegible]

劉谷晁李 [illegible]

荀伯子彈文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五 載文　十四　內

[illegible]

次敘不倫

班志已[illegible]注

[illegible]

補注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illegible] **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illegible]**也**[illegible] **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五 補注　十五　內

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 此兩類異夫儒注入史注 **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眾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 [illegible]

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吝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釋（此節是言居史職而自為補注者）[illegible]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松之字）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釋（此論松之注三國志）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摭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一作披）

竊惟（此論劉昭注范書）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釋（此論劉昭依前所刪之注）[illegible]（下當有[illegible]今缺）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此論孝標注世說）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羊（蕭謂[illegible]羊謂[illegible]）之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釋[illegible]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illegible]）或自我作故（[illegible]）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釋[illegible]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釋（[illegible]）

按篇首云傳者轉也注者流也以訓詁為主此三言者即本篇立說之主乃若聚異同以長煩蕪拾遺棄以多聞旁證非劉氏所喜後世顧以撰遺錄別為多知博辯之資錄子曰古今人不相及此之謂與宋人著班馬異同一書分抉字句之間足資參互之用而劉云此缺彼增採摭成注有昏耳目其太銳雖考對之小辯亦注例之一端也

釋裴駰[illegible]

裴駰史記集解

史記……陽人……

摯虞三輔決錄注

陳壽季漢輔臣贊

周處風土記

常璩華陽國志

松之三國志注

史通通釋卷五 補注 六 内

陸澄

劉昭 劉彤

孝標世說

蕭大圜

羊衒之

譙周

王肅

何休

馬融

因習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耶？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為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於仲豫……

史通通釋卷之五 因習 元 内

（荀悅字）仍踵前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乎釋（此斥指班荀三史帝漢紀因之失魏志武紀起事之時直書太祖至建安初封武平侯改書公二十一年進爵魏王乃書王凡公王之上皆不書魏字劉氏此論也況既身爲其臣體史應爾近有以漢帝二字爲并者爲嫌取其文以證之）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

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釋（此節指習因今字之失）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一作誤）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劉隗字）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一作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釋（此節言何書既誤二書因仍其誤先事於前誤於後也）尋班馬之爲（馬一作異）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卷中謂傳中也）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則（則一作既）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

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釋（此節指范史既用司馬標類之例而又添列姓名則因而不因矣按此與題目篇複意同其論太尼）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illegible]）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父子二句）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君臣二句）求諸往例所未聞也釋（此節指魏收島夷南士至如別斥南來歸者傳并且不能自因矣）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爲僭

盜故阮氏（孝緒）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一作符）姚等書別創一名題爲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依（一作同）阮錄案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眾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釋（此斥隋志偽史二字只當偏紀二字用古近偏紀皆可依類同編而隋志泥定晉人適類傳收劉石等書是亦滯於因習而不知變者）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

若乃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司馬昭）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一譌作李）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百藥）刊齊史顏（師古）述隋篇時無偪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謬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此篇言勝國拒命之士興代被以逆名後來脩史應申其節李顏輩因仍曲筆大非也○條駮止此已下總結）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

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一多者字）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按本篇因字誤義不同有在昔爲是而在後因之則非者有前人既踈而後人因之仍誤者有因往例而不盡因者有自爲例而不自因者有當代書例則然而異代不必因不當因者條分乃晳混舉則棼○僞史一節舛難會悟議者大率於十六國史牢執僞字於越絕書牢執子貢作三字遂生多少驚疑愚初亦鍥舟以求不能灑脫至第三易葉乃始悟劉之意不過曰凡方隅偏據之史皆可收歸一門語殊平直也蓋東晉之十六國正如殘唐之十國也考宋史藝文志於史類之末分置霸史一門首列越絕九州春秋等書次則常璩和苞范亨諸志記其後則南唐蜀閩吳越荆湘湖楚諸小史以及劉恕之十國紀年并錄無遺兼該數代以是知子元所言早爲宋史闢其藩籬也歷覽前後史諸志藝籍者從無一門止收一時之冊而隋志獨立此狹門唐志復因之狃於阮錄不能自出宜爲通識所嗤矣○崔鴻十六

國春秋唐志有宋志無不知何年散佚

膠柱刻船（史記廉藺傳趙王以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故窓瑟又用淮南子語呂覽察今楚人[illegible]劍墜水遽契其舟曰吾劍所從墜也[illegible]通刻也）

曰薨曰卒（公羊傳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劉隗（晉書隗傳隗字大連避亂江左帝以爲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按今晉書議獄事收入本傳實大具刑法志一語不發藏爲通史之誤矣）

劉昶沈文秀（魏書劉昶傳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又沈文秀傳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按義隆者宋文帝之諱也文秀則世爲宋臣宋書亦有傳二人皆出奔仕魏者魏書爲其君父而臣里其子臣是使父子君臣異籍也）

闔閭季札 按史記吳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諸樊餘祭季札諸樊子光是為闔閭於季札爲從子也

孫策虞翻 吳志虞翻傳翻為孫策功曹 [illegible]

田范裴段 [illegible]

劉石苻姚 [illegible]

杜宇 [illegible]

蜀記越絕 [illegible]

江表後梁 [illegible]

章耿 [illegible]

欽誕 [illegible]

荀濟元瑾 [illegible]

王濬蔚迴 [illegible]

葛巽 [illegible]

笑林 [illegible]

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凡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陽蕩覆

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
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 二此 [illegible]
繫（一作其字）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 二句有亦可省 [illegible] 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
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 [illegible]
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 [illegible]
欲求實錄不亦難乎 釋 [illegible] 且人
無定質（舊作所）因地而化故（一無故字）生於荊者言皆成楚居於

史通通釋卷五 邑里

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一作左）非唯
一世 [illegible] 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
則孔父里於昌平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紛子源乘
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關（一作魯）鄭之士求諸自古其義
無聞 [illegible] 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
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
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

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
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
者皆云鉅鹿 [illegible] 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 釋 [illegible] 在諸史傳多與同 [illegible]
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

史通通釋卷五 邑里

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
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琅邪王褒新野庾
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
釋 [illegible] 凡此諸失
皆由積習相傳浸以成俗迷而不返古語曰難與慮始可
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
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
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釋 [illegible] 通識之難遇也
按詳篇內注語為當日身預史局書地招笑而作邑里

從令不從舊定理也好議論者云僑置本州猶存正首歐陽甯頗仍署廬陵以謂子元失豺獺之義夫論事者亦論其所歸而已請即近者徵之由宋迨明國史班班任舉一人一傳其曰某處人者有不書當代郡邑者乎假令明冒宋州宋蒙唐縣有不起而非笑之者乎小言詹詹徒多事耳 ○野客叢談載高從所跋呂黎盤谷序稱隴西李愿隱者也云云隴西去太行數千里而序之文曰居之其題曰送歸殊不相合此亦舉其郡望之一徵也即此可悟襲舊之不足從矣

江左僑立晉地里志晉都河南仍魏名為司州元帝度江僑置於徐非本所也後於尋陽僑立弘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兗州則僑置於京口後改廣陵為南兗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留郡山陽郡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京兆扶風河南廣平等郡王志徐荊揚三州則凡此其青并雍京兗豫諸州邑名錯寄其中多不勝錄

居晉齒黃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按文選舊注蝨頸並有義證而齒黃獨無蓋當時已莫詳矣史通直用康語也

昌平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家語曰宋微子之後宋襄公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

陰氏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胡三省注風俗通云管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其後氏

馬氏族大全修管仲七世孫也後漢陰識傳秦漢之際始家新野漢地里志新野鄧屬南陽郡

應劭孔融後漢鄭玄傳袁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楊彪傳]曹操奏收彪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公今橫殺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去[融本傳]融字文舉

龔遂趙壹[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按]遂非楚國而曰楚國壹非漁陽而曰漁陽標所望也

王庾高楊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隋書高熲字昭玄勃海蓚人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按史通本節引蕭鄧賈董漢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而近時王庾高楊必以郡辭文漁頌垂矣故曰豈四省文

史通通釋卷五

孫正恒天照挍字

史通通釋卷六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 朱庭楷竹表 許卓然修來 參釋
孫 元揆庚三

內篇

言語第二十 (謂口說之語也方言之類載在史中者)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
對古之所重也 [illegible] 夫上古之世人惟樸略言
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

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 [illegible] 洛
誥牧 [illegible] 泰誓是也 [illegible] 周監 [illegible] 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
秋載呂相絕秦 [illegible] 子產獻捷 [illegible] 臧孫諫君納鼎 [illegible] 魏
絳對戮楊干 [illegible] 是也 [illegible] 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
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
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
相秦 [illegible] 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 [illegible] 言天下士為人釋
[illegible]

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
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
秦張儀之業遂廢矣 [illegible] 假有忠言切
諫答難射書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
獻直 [illegible] 秦宓之
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 [illegible]
[illegible] 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
足觀焉 [illegible] 尋夫戰國已前其
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

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
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
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
識者哉 [illegible] 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
不失其梗槩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
戰策足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
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
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 [illegible] 左傳愛子長者則

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於斯

史通通釋卷六 言語 三 內

時也先王桑梓翦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辨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

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鑒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為工蓋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從以是乞師其枝指也〔〕〔〕則筆狀南史張可於班固華嶠比肩皆足者歟近

史通通釋卷六 四 內

有敦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仿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

蓋擬萬世為事已成古迹猶然今已若者取謬其文猶今者乃矯其質夫天地長久（一作久長）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一作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一作）儀而並存經千載其（一作如）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釋此節所以明時俗遷流近真）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此釋本篇正意也）

（是貴取其實貴其是地與古今異當不得咸）

按元人採遺山史撰金史特載國語解一冊謂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其得子元氏之遺者歟予元於拓跋六渾默傍詩史屢惜其遺落國語捨棄本色自此篇始之裴松之有云已言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無實君子所不取也此語可稱此下諸篇◦夢溪筆談慶歷中河北大水有公事使臣到闕仁宗召問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對曰如喪考妣上嘿然既退詔閤門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請

此因觸及之不覺失笑此乃言作史務在紀實其語從其實史法也

弄丸飛鉗 [illegible]

（[illegible]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illegible]蘇秦張儀[illegible]變俟方好窮燕序惡張斬成篇周免爲馬帝蓄往冠上細時鉗子叩大斷雲通市[illegible]）

析槐 [illegible]

理輪 [illegible]

秦宓對吳客 [illegible]（蜀志秦宓傳[illegible]吳使張溫[illegible]天有頭乎[illegible]）

王顧客使 [illegible]

鶡貢

左傳[illegible]

鸜鵒

公在乾侯[illegible]

山木

[illegible]

轓車

[illegible]

輪腹

[illegible]

原田

[illegible]

混流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六 七

[illegible]

裴讓孫歲

[illegible]

中閭

[illegible]

楊由聽雀

[illegible]

鳴喈

[illegible]

介葛聞牛

[illegible]

張太素

[illegible]

郎餘令

[illegible]

單同揭康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六 八

樂廣銜

[illegible]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illegible]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illegible]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也足句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illegible]

忻述晉靈公序欲[illegible]增刑法以不君而稱[illegible]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illegible]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illegible]此為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illegible]所謂論事之助也[illegible]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illegible]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illegible]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illegible]加字不愜[illegible]

[illegible]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illegible]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illegible]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易[illegible]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上[illegible]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將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illegible]又云[illegible]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illegible]

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illegible]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illegible]

[illegible]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illegible]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illegible]而史辭稱三良以婦發辭音不求讓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illegible]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沮所移[illegible]而輕

此段尤揆

事歷彫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illegible]尤多如
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
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illegible]漢高[illegible]所說多類於此
采魏氏始興邊鄙少識典墳作[illegible]推奮而鳥官
創置豈關郯子之言[illegible]奉春之策[illegible]無[illegible]
何其甚[illegible]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
詩曰號亡垂棘反[illegible]齊平寶鼎[illegible]陳周弘正來聘在館
贈韋[illegible]詩曰德星猶未動真[illegible]東[illegible]背來其爲信弘正
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於[illegible]非其倫由來尚矣必

史通通釋卷六浮詞　二　內

以庾[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則其所[illegible]非止一人成宜取其
符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釋[illegible]若乃題目不定
首尾相[illegible]則[illegible]是也[illegible]心揆
愛憎詞多[illegible]則魏收牛弘是也
斯爲[illegible]非[illegible]識不周而輕弄筆端[illegible]情高下故
歸縣雖治而[illegible]取[illegible]知見[illegible]識釋[illegible]
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則才藝者貴數句而方決
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邊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
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

高士記各[illegible]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
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揆
揣古意而廣足[illegible]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
詠秋胡至於臨穴[illegible]下[illegible]中[illegible]語多[illegible]本傳而事無
異說蓋[illegible]雖[illegible]則非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
哲[illegible]昔夫子斷唐
虞以下迄於周[illegible]其[illegible]要故[illegible]之道坦然明
白[illegible]自[illegible]史籍[illegible]多得失是非[illegible]能刊究殆有
才推[illegible]而以人廢言此[illegible]所謂[illegible]謂秦無人吾謀適
不用者也[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六浮詞　三　內

按字之云者[illegible]辭也岐辭也而生之以餘音足句最爲
理致[illegible]篇中[illegible]加[illegible]連行不容
殊[illegible]而有若[illegible]論[illegible]則[illegible]又云輕摩曲紛
無取[illegible]而假以[illegible]則[illegible]皆法言也
獨[illegible]之論[illegible]右後[illegible]之論高士傳贊其失
則滯而開判而大之巧[illegible]史通此等故應分別觀
之。批摘所主仍在北書通前後篇一氣
伊[illegible]句化用雕龍章句篇文其原文云夫

巧宦 [illegible]

摩笄 [illegible]

知韓信賢 [illegible]

陵獲充詘 [illegible]

屠伯 [illegible]

首鼠 [illegible]

登園名宮師少能 [illegible]

道武結婚蔡漢高 [illegible]

髮頭 [illegible]

孫本馬女傳已見卷七 知其文未刪去 [illegible]

秋胡詩第八 [illegible]

敘其 [illegible]

春秋之策 [illegible]

元行恭得 [illegible]

周弘正來聘 [illegible]

絳甚二老 [illegible]

詠三良 [illegible]

歌秋胡婦 [illegible]

危脛 [illegible]

敘事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

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釋(從敘事大意寬起從出作者曰聖起下尚書春秋)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春秋)疏通知遠之旨(尚書)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舊作旨誤)深奧誥(一作詁)訓成義(尚書)微顯闡幽婉而成章(春秋)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舊誤作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一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

先曰五經次云三史(一有故字)經史之目於此分焉釋(此節推尚書春秋爲敘事祖未舉馬班二家爲史體宗去)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其言八字亦可芟)垂翅不舉懘籥無聞(如杲日星寢也)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如既夕星粲也)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一無亦字)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二字過當)而晉宋殺青又(又字脫)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

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釋(此節意從二經跌落二史以迄於後史之遞降)然則(作然句用)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之(舊無之字據下書例句當有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其中多鄙人故然見亦過辭)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

難矣釋(此節轉論起羨紀史美拙亦大抵文飽有殊都因事決非一強欲同之不能也)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翦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泊(一作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釋(此再申透上意當駁雜只好就事叙事)以見時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

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illegible]爲者皆[illegible]
而共嗤王氏夫江左事雜其事所以專工中原[illegible]王文
由其廣記比較原[illegible]務飾[illegible]志存實錄此其
所以爲異也設使江明重出於長非生[illegible]於賀六渾之
朝書事於士尼干[illegible]之代所謂輟毫栖牘無所施其
德等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illegible]而論得失[illegible]
[illegible]夫敘事[illegible]其
[illegible]分類欵定爲之編列
之於[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六敘事　十六

按此一章敘事之敘也[illegible]未能脫賓境入指古時
風通降則文亦隨之爲[illegible]不已二經正是各成信史後
有作者述事敘事當兼無古今而真無古而徵彼浮
議之爲異爲說不足徇矣苟能從王注射北四
敘[illegible]
用[illegible]
軍事[illegible]
賀六渾[illegible]
習其[illegible]

士尼干[illegible]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illegible]自古作者
精[illegible]尚[illegible]務於[illegible]於省文
斷[illegible]然則[illegible]作[illegible]文約而事豐此述作
之尤美者也[illegible]文自爲美乎[illegible]史之

文史通義卷六敘事　十八

文日傷煩而[illegible]已降流宕[illegible]其煩
詞一行之[illegible]數[illegible]夫
其敘[illegible]於章句不[illegible]莫隱載
之無[illegible]敘事之體其
別有[illegible]其才行者有[illegible]而
可知[illegible]至如古文
尚書[illegible]左事[illegible]太祖之
狀目以美秀而文[illegible]所謂[illegible]所謂直紀其
才行者[illegible]又如左氏[illegible]自縊而亡

[illegible]史稱[illegible]而死[illegible]此則不言其
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也[illegible]又如尚書
稱武王之罪紂也其[illegible]以人多罰[illegible]左傳紀隱
公之論楚也其詞曰華路[illegible]以啓山林[illegible]使歸將
[illegible]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illegible]
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illegible]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
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
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illegible]此則傳之
與紀[illegible]所不[illegible]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

論而自見者[illegible]行事[illegible]
竊不[illegible]
[illegible]
自古經史通多此[illegible]

[illegible]非復色符益十無一二[illegible]
[illegible]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
曰省字[illegible]
[illegible]於宋[illegible]人以為[illegible]夫以[illegible]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
[illegible]則[illegible]省句也[illegible]於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數之[illegible]加以[illegible]字太
[illegible]求[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illegible]
[illegible]然[illegible]

若[illegible]者已[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必事加
非[illegible]則於文[illegible]句也[illegible]年老口中
[illegible]於此[illegible]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
而三字[illegible]省句為易[illegible]
者難[illegible]此[illegible]
人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巨魚
者亞其千[illegible]而得之在於一[illegible]
之由於一目夫叙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
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illegible]

此評陸機[illegible]
居處[illegible]
[illegible]
一筌[illegible]

勝文當是且釣必妝其所留者唯一筌一日而已則庶幾
滴置之義騈枝王注云諸本作騈賦誤盡去而磨垢都捐一作華逝而實存渾
去而藩在矣差乎能損之又損而去之又去輪扁所不能
語伊摯所不能言鼎也釋說所以所言太牢北平之如[illegible]
尚何以此章當在尚簡下[illegible]行[illegible]嗨也諸本標簡要隱非是
按右一章言敘事尚簡也四則[illegible]法得間入
微是史通全提之正令是敘事不二之法門行之雖疑
識法者惟[illegible]高亦栫弓後訓取致原非史部家言劉公
特拈句示的耳勿以不知文說之○論古考言設身

史通通釋卷六 敘事尚簡　圭　内

處地劉公時所睹諸近史如何臧之所晉南北之八朝
其所載記太半皆騈章儷句劉已筆世之篇屢卷翻然
浮文妨要公有激於此東之窣[illegible]之途所謂矯枉者直
必過讀者諒之而已
[illegible]
成雷折軸[illegible]
[illegible]
篳輅藍縷[illegible]
啓山林[illegible]

非事書斷
衛青傳史記贊大將軍不敢親附士大夫招賢者侵人主之柄奉法遵職而已按其文全出蘇建口語
史公運之[illegible]傳文省矣故劉氏引之[illegible]
孝文紀[illegible]
[illegible]
魯人以爲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敗秃致[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六 敘事尚簡　圭　内

[illegible]
口中無齒[illegible]
[illegible]
一筌一日[illegible]
[illegible]
輪扁[illegible]
[illegible]
伊摯[illegible]
[illegible]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
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
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以
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
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
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唯覺其
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
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
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
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
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
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
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啟呱呱而泣
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
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
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
小技所能斥苦其說
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

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
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
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
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
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
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
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
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
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
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
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
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
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
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
不知所裁是以處[illegible]受嗤於少期[illegible]
非不幸也

益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跡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叙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釋此節雙綰雙收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原注國謂三國志晉謂晉書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此下似有脫句夫讀古史者明作闇其章句皆可詠歌；[illegible]觀近史者悅一作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illegible]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褒揚而其理自見矣。

釋[illegible]

按右一章言叙事用晦也。用晦之道，尤難言之。簡者詞約事豐，晦者神餘象表。詞約者猶有詞在，神餘者唯以神行，幾幾無言可說矣。叙事至此，豈復望之五經三史後哉。故止得前幅累似，如尚書左傳史漢數條，僅合章旨。向後著語，便經一鈹，何也？如所云不隻皆雙，及處道子昇受責取譏諸法，祇從煩省比量，移置前章，皆可，亦得此則反括互勘，於義稍親，亦猶見晦法入微，無文對舉也。故曰尤難言之。

言文[illegible]

斥若[illegible]

晉盜奔秦[illegible]

如歸忘亡[illegible]

犀革[illegible]至挾纊[illegible]

不知牝牡[illegible]

可張雀羅[illegible]

處道[illegible]

昔文帝既作，比興由生，敘以娛賢，還草木以方男女，詩

人雖敘言之備矣，釋……有……

子中代其體稍殊，成……人必以其偷成史事多比於

昔當黃氏之臨天下也，君……稱理與成……乃封王名

非留……而作……

加建……而史……亦……

文……知……動……今語……色之……於此……

之遵堂叢卷六 敘事要略

……至如諸子……

……則以……

……理無……非……

……

求今方以類聚，然當時人如王……諸……

獲曹參之神，作為……於中見卓勞，有能竭之如

其事相稱言之議知，而盧照鄰……不……自東

門於已知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推得人心，雖李將軍

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引古……

必雜而非常者矣……

……

所刊後史取從足以美初立……子長所……

……明是……

之遵堂叢卷六 敘事要略

文意微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

……

……以推……

……

……如……

以他……

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譜牒列一隅以三史傳諸五

經未聞後進談譜別加刊定況齊工注例語其則之定及訛猶

彰於載識……河邊之狗若於語

……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

不書何以示後釋……諸節名乃色推不到無能飾可而飾者之亦飾如也撰……亦

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

而留或止存狄而除庫……可求諸自古

罕聞茲例釋此因時文筆者有傳類……昔夫

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

史通通釋卷六 敘事妄飾 內

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

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

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

成反類於鶩者也釋結言史亦尚文但虛假不可耳

按右一章論敘事妄飾也通首歸結在此爲元高字文

不作虛詳厥指一言詞令之出幅員不可欺一言服物

之制通稱不必變一言名號之傳語誠不容移所爭在

借與直非貪俗惡典也與言語篇同意論者不審幾疑

提塘邸抄雜詞窮白亦可班之國史矣豈謂是哉

劉氏獻百牢……

元日會萬國……

諸葛挑戰……

蕭容……

史通通釋卷六 敘事妄飾 三 內

邢劭喪子……

王琳得人心……

漢初立轄……

魯始爲髽左襄四邾莒伐鄫臧紇救鄫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杜注髽麻髮合

結也喪多不能備以服弓鄭注去纚不紒曰髽髽也男髺紒音計按左傳合男女言禮乃以爲婦人之也

作河橋晉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以孟津度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

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

男子笄魏書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通直常侍王肅之來奔也宴於華林肅語次曰古者婦人有笄

男子則無喪服男子冠而婦人笄芳曰冠尊故夫其笄納也非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

總男子有笄明矣肅以爲然時人號爲劉石經按伯文北史作伯十六兆圖者書儀皆而無降致兩皆莫載簪記

易盤以案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時堅計姚萇萇軍渴有

三尺營外寸餘而已長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奪筆賊營

變幘爲冠北齊万俟普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按北

史亦同而知志亦無考矣

翼犍黑獺魏書帝紀昭成帝諱什翼犍周書帝紀文帝宇文泰字黑獺

字蠕名鄒書主庶降八歎中一人別精衛莊公名利家傳亦有其人嗣猶有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

公名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曰黑臀

姓複從單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者皆複姓考文遠各改爲單姓之史憲其煩仕後姓今按北

翻譯史亦非盡改其省改之入於魏書官氏志具列之

去万紐留于周書唐瑾仕魏爲驃騎將軍開府文歎異之賜姓萬紐于氏華岳頌碑結銜作万紐于

璅讀書官氏志勿忸于氏後改爲于氏通志氏族略勿紐于疑與万紐于同慮按勿忸無他據而万紐有據疑

魏志謂也又易万作萬北史儒林樊深賜姓亦然則又傳寫者誤也

存狄除庫舊作存扶除厚按官氏志無厚字連扶之氏但有乞扶氏改爲扶氏則似除厚應爲除乞

矣然乞之與厚聲形俱別不應爲轉乃爾時考本志有庫狄氏後改爲狄氏庫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故當是

也又北齊臣如庫狄迴洛庫狄盛之屬多广頭去點尤與厚字頭同廣韻庫始夜切姓施有之

史通通釋卷六

孫元詷燮公校字

史通通釋卷七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修來
吳縣張玉穀蔭嘉參釋
姪　犢暉啓東

內篇

品藻第二十三

蓋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

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眾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昔班固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

言甚高其義甚博及至篇中所引乃不副於其叙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求諸折中未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寧人負我得非致力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三甥而作在未節自身而立何得止列在中庸下次而已哉又其以有文之臣佐也令

之儔為上人次士今其亞之辭為居末斯並是非而品而猶以又王大躬語於實而不列王孫其一生更無他而與朱雲同傳不同古今人表及列傳分合就若乃學究別編雜傳

諸如此類其異名多矣劉向列女傳敘婦之次則妻稱婦

其始末了然不待可稱有以然哉[illegible]大抵川而死[illegible]

於古治向御異於曹如此者[illegible]之類人張名之作婦[illegible]

[illegible]撰與其列為傳有非其[illegible]者[illegible]又稱虎爲士

倚其所載者廣矣而[illegible]猶不具蓋以二字難[illegible]

道者[illegible]安賀守志而拘名教未[illegible]俗也[illegible]正

[illegible]董仲舒揚子雲不[illegible]以科物騷六籍斯孔門之教義

服膺國之儒風亦是禮法[illegible]然此何殊而乖可致絲大明坑

可[illegible]而[illegible]可謂[illegible]而不知上者[illegible]也稗

[illegible]史臣所[illegible]求其平實亦

性往而[illegible]紀騷[illegible]當有宗之代柳

劉卜之徒[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別加標[illegible]

編於[illegible]如作[illegible]飾[illegible]

而[illegible]乃與[illegible]小品[illegible]都以用[illegible]王[illegible]不足武

[illegible]居多[illegible]或[illegible]

列[illegible]即宜[illegible]

士為[illegible]

[illegible]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

宗[illegible]光武則[illegible]於[illegible]

在方[illegible]

之妙然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

歟史官之[illegible]大矣[illegible]能中[illegible]一字多

別流品使小人君子具味得用上智中智[illegible]有[illegible]則樂

惡勸善永存不毀斯揚[illegible]不朽者矣

按班史人表[illegible]判[illegible]作可[illegible]他所論

列亦殊異[illegible]未易[illegible]自論史自論人矣論人

者[illegible]一[illegible]放何主[illegible]是篇

輕犯誅戮 高士傳一節[illegible]其界[illegible]乃[illegible]其旨

收揚[illegible]也[illegible]又[illegible]多[illegible]勿設

[illegible]

晉之臣佐
左傳二十七八年文作三軍魏犨為戎右潤
曹魏犨傷於胸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城傑之
戰舟之僑先歸晉侯殺之以徇於國文公五晉陽處父
聘於衛寧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天為
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是以
去之久上會見叙事用瞬篇

江充息夫躬
〔篆善注〕江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息
夫躬幸於哀帝上變告東平王實造詐誤
之〔篆按漢書〕二人
與蒯通伍被同傳

石顯
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以政事為
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
中傷
人

楊王孫
漢書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且終
令其子曰吾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
以身親土

秋胡妻
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
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
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
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受秋胡子遂去至家母
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束髮辭親五年乃還當
馳縣來至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棄是忘母也不
孝好色淫泆不義妾不忍見遂去投河而死
詩人夫既不樹皿婦亦太剛南言嚴死劉殊夫

古冶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
禮晏子言於公饋之二桃公孫接田開疆以吾勇
不名子功不表于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
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
亦挈領
而死

曹娥
後漢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能撫節五月
五日於縣江泝濤迎父屍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
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尚為立碑〔注〕會
稽典錄曰度尚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題八字曰

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晉隱逸傳夏統曰
曹娥德過於宋國人為歌河女之章

識二五不知十
〔注〕書劉峻傳峻著辯命論曰言而非命
有亦敬高齊劭城埋吟吟聽辯形之異
也朝秀辰終邁鶴十歲年之殊也閒言知響智昏於麥
神之辨也知三者亡乎造化禁尋之境衝曰由人是知
二五而未器于十其藏
一也益用越世家

陽瓚
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彭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
崩壞王景度出奔界度司馬陽瓚瓚守不動衆潰
於而不澤
為勇祈綏

劉卜
〔宋書〕乘仁劉康祖傳大祖夫琛北攻東祖軍出許各會
傳東祖自真祖及於尉氏大戰一日一夜矢中頭死勇
示彭城為如步又元劭傳元凶劭文帝長
子也元嘉三十年劭齋帥張超之手行弒劭進至合殿
中閒太祖左細仗主卜
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

紀僧珍
南史恩倖傳紀僧真少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
東留罷益州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曰我
子弟異才改是諱可曾真德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詢
新孝容窮入東門僧真與左右拒戰賊退除南臺御史
曾真嚴紀言吐祖有七興
〔按〕真作珍說語謂道氏也

王頍
隋書文學傳王頍字景文自書
志按漢王諒府諮議參軍諒隋晚兵法有樂慎之
兵反多頍計也楊素至高澤頍渭其有興志文帝易舉
於是自又漢人諒傳祖劭兵子漢子曰德章出為
於州總啟諒自以所居天下情兵兵王諒字侯殊王頍
曰王所管將吏家蜀甚任關兩宵長有興國既反王
不及掩耳部楊素襲高軍諒欲道師驅京都所謂迅雷
頍諫不從窮感降陳名為武絕勸

龐韙張邈
魏志張邈傳見之為韙志邈使紹守孟卓太祖表紹
韙與邈友紹既為盟主使太祖殺邈太安不
勝曰孟卓親友也邈與大祖終為紹撃已心不自祖太
紐將陳宮等共謀叛說邈曰此亦紂稱之一時也邈從

之，遂以其衆迎呂布，城[illegible]開門自出[illegible]帝之難。

許郭（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裴王（宋書裴松之傳[illegible]齊書王儉傳[illegible]）

通王、彬秀（[illegible]）

直書第二十四（直書 一作直筆）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一本由作曲）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釋：[illegible]）況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一作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釋：[illegible]）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

內

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一有於字）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全。（[illegible]）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釋：[illegible]）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illegible]）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栫辭而相避。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釋：[illegible]）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之謂歟！（[illegible]）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

內

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釋[illegible]乃言然[illegible]欲白寫素懷

按此篇與忤時同旨，低迴史筆，表孫直材，非黏論也。其以矜作手正以概時情也。文有形有神，讀者神遇句外，是爲得之。彼扣盤捫燭者，雖與說日也。

直如弦四句 樂府集郭茂倩注云後漢書順帝之末京都童謠

爲於可爲一句 [illegible]

董狐 左宣二年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書崔杼 左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述漢非 [illegible]

韋昭仗正 [illegible]

崔浩犯諱 [illegible]

[illegible]

張儼默記 [illegible]

遼東本 [illegible]

金行 [illegible]

渭曲見屠 [illegible]

虞臺取傷 [illegible]

董統燕史 [illegible]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

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釋（有用諱義者以曲而直者紀此處曲字）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一作射誤）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釋（此段下標出二種曲筆此種係私見之曲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下字[illegible]）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釋（此種[illegible]其詞[illegible]）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illegible]）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釋（明上二種標作下數語第下）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

釋（此證後漢之史曲也）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一作何所）而書（一多之字）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釋（此證蜀志曲筆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古（一作世）無聞至公國自稱（一作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元魏國號）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史謂）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釋（[illegible]）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一作員）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王本作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李百藥字）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一作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釋（[illegible]）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illegible]）而輕肆其誅此所謂

秦人事見楊衒之

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於此論之作蓋由君德書法不隱
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以彰直醜
正盜憎主人之甚乎 釋 身加一罪亦是刑然非叛卯也故書劉之所謂逆故重乎之刻魏之
又至以自夫史之曲筆至此之十爾莊鑿或篇彈射矣之下 蓋霸僭交下始見貞
私之撓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 曲在
魏 曾初之諸葛誕 一作卦 音賞 曲在 齊興而有劉秉 一作秉 袁
梁 曲在齊 周滅而有王謙尉遲迥 曲在周 皆破家殉國視死猶
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
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

士蓋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釋 此斷罪諸史之曲
凡前朝夫造之忠義率多受枉也 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
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
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
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
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 釋 此以貞觀時修前史當
仍不免隱徇貴留之曲也 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
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
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 沈約 宋書多妄蕭武 梁武 知而

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宮寬而無隱故令史臣得愛憎由
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
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釋 爲枉歸到功罪失乎勸懲
附斯爲撰本家語益道前篇寄概還奚
按呂黎人號天殃之說戒心不小懼曲也評者有意斥
劉則而悉力祐史夫古人往矣信否何憑秉史筆者請
之能勿知懼○聖公列席一段與蕭言宜列帝紀相因
其言識別然論人於成敗之間代興之會貽案正自可
存○史通歸美王劭書果於犯衆忌而不去口何耶蓋

觀齊亡之際罷聚之謠類於其書見之推此而知近藏
辭黜遺跡如勘名猶深矣彼隋書一傳爲殺其著書而
獨勝其所紀求盛生平耶卻即未云佳士史亦豈無情
詞李安平叙崔浩被誅嘗其所著曰備而不典備者弗
隱也不典者無飾也率是道也亦憎詞也知幾之在史
曹極情裁筆以此忤時激而爲言言及君懋則進之及
伯起則抑之伯起者尤工爲飾者也所揮在飾即所進
在無飾河上之歌曰同病相憐此之謂與
虞預相凌 晉書王隱傳太興初典著作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

訪於隱并皆隱所若書孟嘗之後更疾陽形於古色隱竟以謗死歸

休文釋紛 南史裴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

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光擢陸此取之請兩韓焉

王沈濫述貶甄 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為衆論所

非按光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無考其詳也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事彰曹魏也

陸機虛張拒葛 陸機有晉三祖紀見本紀篇按晉書宣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諸凡兩拒

蜀丞相亮

受金借米 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篇柳虬注因學紀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壽傳有謂丁

異子覓千斛米丁不與竟不立傳之說但有敘云二字疑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伯升之怨 後漢書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篡漢兵東起伯升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

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之

明皇所定 後漢東平王蒼傳顯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因上光武受

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按顯宗明帝廟號

馬后攸刊 後漢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肅宗即位尊之曰皇太后自撰顯宗

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

蜀無史職 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黃氣見秭歸 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軍秭歸於猇亭駐營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羣烏墮江水 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烏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有景星出 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無宰相氣 費禕傳延熙[illegible]年[illegible]成都望氣者曰都邑無宰相位

父辱受髡 晉書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

北衣無隱南之才識者以此少之

李稱[illegible]錄 語見浮詞篇注

公輔大名 北史李百藥父德林少[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illegible]以此字之[illegible]言故左

傳云魏大名也故大名句見左傳閔元年

元歎 吳志顧雍傳字元歎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伯喈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

名與[illegible]故雍與伯喈同名也又吳錄曰雍為伯喈所歎故以為字焉

惡直醜正 語見左傳昭二十八

盜憎主人 國語周語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十五

董承耿紀 蜀志先主傳曹公遂許時歸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與承

等同帝紀式紀嘯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舉兵也市左年承等謀哭大冰按耿紀攻許燒營見固普篇

人魏武紀土二輯夫錄曰知字季行為承相救又獻帝春秋曰牧紀序所新之紀呼魏王名以恨吾不自主意

竟為葉兒所謀耳

諸葛毋丘 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景紀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

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於西門之外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敗宵遁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

欽毋陳誕字公休儉字仲恭儉都督揚州反敗見夷咸誕不自安朝廷微知徵誕為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

諸曰命歌等千載有生之大故鄭以邑為[illegible]首人人首有
[illegible]之又按[illegible]

劉秉奏梁[illegible]
歸終薪有興[illegible]
右今使攻薪王事[illegible]
捷身踏付榮子取[illegible]
前斬之父子供嘆[illegible]

王謨剸迴[illegible]篇見[illegible]

秦人不死[illegible]

蜀老猶存[illegible]

[illegible]考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illegible]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一作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一作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illegible]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一作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門人，才識本

[illegible]

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illegible]乃腐儒之妄述，貴[illegible]太宮識智士之明鑒也。[illegible]

[illegible]

安知遼(遠)致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

鄙陋，非遷本意。案[illegible]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illegible]其言之鄙，又其甚也。安得獨引其精，而全宗馬氏也？[illegible]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漢氏之時，天下無主，[illegible]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以編年而野雜行事。自具外戚。[illegible]史刊[illegible]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中，而同名二公，各世家有傳。[illegible]班氏式遵，[illegible]殊今事，[illegible]謂雖濟發於巧心，反

受嗤於拙目也 [illegible] 劉祥

撰宋書序 [illegible] 錄 [illegible] 諸家晉史 其略云 法盛中興

荒莊 [illegible] 少氣 王隱徐廣 淪溺罕華 夫史之敘事也 當

辯而不華 質而不俚 其文直 其事核 若斯而已可也 [illegible]

必令同文舉之含異 等公幹之有逸 如子雲之含

章 馬長卿之飛藻 此乃綺揚繡合 雕章縟彩 欲稱實錄 其

可得乎 以此詆訶 知其妄施彈射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書之爲用 亦復如是 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 春

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 而自秦至晉 年踰五百 其書隱沒

不行於世 既而杜氏 [illegible] 杜侯訓釋 於後見重一時

擅名千古 若乃 [illegible] 老經撰於周 莊子成於

楚年 遭文景而始傳 值嵇阮而方貴 若斯流 都可勝紀 與

故曰 窮與時也 窮達命也 適使時無識寶 世缺知音 若論

衡之未遇伯喈 太玄之不逢平子 [illegible] 將煙燼火滅 泥沉雨

絕 安有殁而不朽 揚名於後世者乎 [illegible]

按曲筆以 [illegible] 以明時 異同言曲 [illegible] 是史

之書人 [illegible] 是人之 [illegible] 史兩篇本無一語相混 錯簡二

百字 [illegible] 之

三王獲 [illegible]

[illegible]

五霸見 [illegible]

左氏不列學官 [illegible]

[illegible]

膏肓 [illegible]

左氏膏肓 [illegible]

[illegible]

賈餅太官 [illegible] 左氏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充著書 [illegible]

[illegible]

敘輯 [illegible]

褚先生補 [illegible]

[illegible]

劉軌思 [illegible]

野雞（封禪書野雞夜雊注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巧心拙目（陸機語見文賦）劉祥（南齊書劉祥字顯徵性韻剛疎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代上衡而不問後徙廣州按後周亦有劉祥字休徵以字行劉璠子也結定衆典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本刊正）徐廣（見左傳家徐貫注）文舉公幹（後漢書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為北海相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者國孔文舉氣體高妙理不勝辭又云文本同而未興又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子雲長卿（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人好深沈之思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常擬之以為式又司馬相如字長卿相如奏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

梅氏寫獻（隋經籍志尚書孔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成五十八篇晉世秘府所存永嘉之亂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多二十八篇於是始列國學）杜侯訓釋（晉書杜預傳預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老莊遭值（史記老聃著書五千之言而後世好之為遇於五經自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自漢初言黃老者尤盛晉世嵇康作養生論阮籍有達莊論也於何王亦於向郭而史通第舉文景嵇阮為言約辭也）太玄逢平子（平子張衡字自以為詳）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釋首節標出述指之旨見探賾大意）昔夫子之刊（一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蔡始作春秋（此四字舊脫今補）夫以彼聿修傳諸詒厥欲求實錄難為爽誤是（一作事）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莓一作莓皆誤當作探）而𥿋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傳者（傳者案內凡二見並作儒者當由書傳為傳作儒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釋此節論春秋始作當以祖孫續語為正探知也說之非作者條標書）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一無而字）貴諸夏也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資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本傳不嘗此任撰時勢折之耳）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傳多以字）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闊丘明所錄

安能備諸此也以發冤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
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
人品寂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埒
宗周爭長諸華威陵一作强晉而可遺之者哉傳書楚事其多正謂
在此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表裏皆均
非是獨簡略一作胡鄉而偏詳漢室盛就疏正明之類異楚
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强奪首詩為凡曲者也擇一作
如一孫盛所論者或所略歟讖左首之說鄙為未的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
璧不能無纇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

史通通釋卷七 探賾 壹 內

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强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
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
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
有德也案史之於所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
一作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
馬蓋唯首陽之山一作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代一作
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二如出或可以敘暗之故今者考
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恒常一作也烏可怪乎必謂子
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

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
類簡一作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一作分為數卷也又
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
為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一作為
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而退處士此
之乖刺復何為乎言此乃為彼列而發若項紀直關惡刺生釋此一條探葛以表善人
後為位疏伯置說亦未的也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
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案曹公之創王
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

史通通釋卷七 探賾 言 內

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疏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
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
渝終始如一…

順逆之理，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逆節。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冏（一作）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一作）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此二字一作俯字）而就也（借諷之作之紙有短篇無巨帙）。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上六字一作其情以濟物），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王命一論亦止一篇）？求之人情，理不當爾（此理不當爾也，爾作耳非。或釋此一條探檀論）。

習書失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以上並收書鴻本傳）。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義，安得以偽（魏書作）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檀氏祖宦（一作）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受懵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鄉，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

我偽，伊起解左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諸推崇江表，所以觖望，言崔志用紓魏羞（上出河曲）。且東晉之書，宋、齊（一脫此四字）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傳者增篇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知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然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魏（此一傳探此收之義為全是私心，旨云安者心傳探盡此世）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此云探賾論史者說），或妄加向背，厳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猖，成其詿誤，

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釋此後人無異說也）。

按此篇亦非論史，是論論史者。易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之其形容。序書云：賾通嘖，然則探賾者探衆論之嘖，有煩言而辯正之也。郭評云：孫盛失之迂，猗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懟，魏收失之悍，其能逭於子元之指斥乎。○愚嘗論伯夷篇之為傳首也，當作七十列傳總序觀，傳非本紀世家之比，人無顯晦，事待表章，龍門寄慨於首篇，所傳在伯夷，所附託乃在孔子也。雖

川之見偏居巢之說脆似皆未得其實

吾祖始作春秋 孔叢居衛篇宋[illegible]子思既免曰文王困羑里作周易祖君屈陳蔡作春秋[illegible]吾今因於宋可無作乎作中庸四十九篇按太史公以爲自序及公羊篇首注並宗此說[illegible]又按孔叢子先書多[illegible]病其雜也書有夫子思門人[illegible]以魯[illegible]公年推之證其祖孫之世不相及而[illegible]孔子家語[illegible]書孔光傳證其世譜出自子[illegible]之手非[illegible]也[illegible]

攫每 孔子望見顏淵攫其甑中而食之[illegible]呂覽任數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illegible]孔子[illegible]食[illegible]而[illegible]顏回[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illegible]

上計先集太史 太史公自序[illegible]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illegible]

褒其職 漢儀注太史公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illegible]按[illegible]本之衛宏漢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上置太史公[illegible]置[illegible]而不爾向上一篇[illegible]無將與[illegible]

駒支 [illegible]

[illegible]

長狄 [illegible]

墨翟 史記附見孟荀傳其文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illegible]

先黃老二句 漢書司馬遷傳贊[illegible]

李譔陳壽黨蜀 [illegible]

孫正恒天照校字

漢賊 [illegible]蜀主[illegible]魏武受命乎[illegible]

賊后逼主 [illegible]後漢伏后紀[illegible]曹操[illegible]

[illegible]

蠶屬當柏執政 [illegible]

[illegible]

騰烏逐鹿 [illegible]

豪士賦 [illegible]

文史箴 [illegible]

崔鴻十六家 [illegible]

崔氏祖官 [illegible]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八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長洲蔡焯錫鼎采
沙縣劉元興體正參釋
外孫王　宓齊參

內篇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名書作苻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釋篇言模擬者以古之義也間向前學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釋貌猶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下作兩句屬之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考字脫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集內殺多作煞其大夫李斯。夫二字脫此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書大夫第一則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

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但當作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春秋第二則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一作戍典午之善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左氏第二則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一作用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仿王正第四則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某一作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

史通通釋卷八 模擬 一

即咎都豈題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

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及今狐德棻撰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

釋

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

釋

蓋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

釋

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而弑之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至九年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之是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為元凶所殺是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

只見國曰（當作爲）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
桓玄則下云（作玄舊誤）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
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氏書人名之法第二則）左氏與
論語（忽不論語古文參錯處是）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
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
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
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傳論語對答省曰字之法第四則）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
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六年）至

史通通釋卷八摸擬　五　内

蕭方等（等字一衍）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
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氏敘事義不行者之法第五則）夫將敘其事必預張
其本彌縫其說無取於隨……之義……曰如左傳稱叔輒日
蝕而哭昭子曰子（一字衍）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昭二十一）
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
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釋（節左氏書後驗之法第六則）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正明
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中當作）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二）夫不言爭舟亂以刃斷指
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
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
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
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節左氏事外見意之法）
（右節敘……之下……）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
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
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
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

史通通釋卷八摸擬　六　内

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
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
之喻也……泰山……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
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
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
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
哉釋（……以爲結……古神似）
按此篇所論前論兩後論兩法也六朝著述喜趨摸
擬子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頗使仙凡立判貌同

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illegible]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叙一人名封字謚傳中錯出讀者若之必斟胖産僑之爲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 [illegible]

范曄參賈誼 [illegible]

往往不成過秦論

貌同心異 [illegible]

譙周古史考 [illegible]

江外忘亡 [illegible]

春王正月 [illegible]

帝正月 [illegible]

陵字立政 [illegible]

字之曰奴干 [illegible]

蒼梧人 [illegible]

姓孔字仲尼 [illegible]

江淹 [illegible]

羊斟叔牂 [illegible]

子產國僑 [illegible]

偽或稱公孫偽而不稱同偽王伯厚當對之
愚故疑同字當作曰字以配下曰對揚之句
桓玄敬道按本宋略竟玄字敬道但云所論二書法未有明證而宋略又不可得因取宋二史與桓事有
步之人如劉道規都何無忌是語蓋史家改易字句不蓋
十餘人傳編閩之觀何無忌語詠之傳愚之諸篇長民等稽
文此等處可即以史
通作故實書也
殷鐵景仁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湛生嗣傳劉湛父斌文父成未悟其機干祿不
仁求劉敬文侍宋遂往謝甚贖問府殷景仁曰殷景仁日無殷景宋既素宮末重不仅
南史范泰傳太宰議曰
可王弘撰檀以君生
十重散鐵今北太武爲南報
張長史乎此城之語也
南史引又增呼明曰句
與裴略小異字字少
史通通釋卷八模擬　九　内
蕭方等謂見前稱
蔡容恪在晉書載記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傳暐時有恪智勇中齊方可大耳當及儁將終謂曰吾所以死者亦與卿同爾其傳魯將大
山上掛絲北齊書元帝紀張亮傳亮字伯德自宰太中大夫蔡夢於高陽王叱列平等同謀稱伯之亮以夢小異
染血滿袖乃於雍州爲朱陂國亦合戰大敗挾之水而神北馬陵與高昂台舒不勝之高季式以
見七騎追奔野遠與季式遠血舞袖
七曰喪吾弟矣久季式見高敖曹之死公見哭
葉公好龍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盡以
竊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
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按王
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司馬彪注世猶存之今
亡後漢書文選注多有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干寶釋五志不必與五志分貼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釋首引言是宋書范曄人以此爲五志分貼然必謂故無遺漏，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

史通通釋卷八書事　十　内

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以補五志也亦不以後人闕貼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釋此節皆指作史當書事之道已上二節與後大致類環及對是爲首言總提中但自一字無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釋總提二節也益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

爭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激昂此說引用成語以見作史取易招致物論自）班
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
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
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節中作[illegible]）苟目（[illegible]）前哲之指瑕校
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
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
矜夷狄而陋華夏（[illegible]）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摘窮
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此（[illegible]）
數家見之矣（[illegible]）抑又聞之怪力亂神

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
亡而已（[illegible]）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漦而周滅厲壞
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
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
（[illegible]）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
巷瑣言（[illegible]）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
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illegible]）
（論書事之得失）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
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illegible]作）狐言

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
也（節中[illegible]）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
喜載調謔（[illegible]作）小辯嗤鄙異聞（[illegible]）雖為有識所譏
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illegible]）至如王
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
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
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撫掌
（[illegible]）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

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illegible]）夫祥瑞者所以發揮
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
如䴥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
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
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illegible]作）彌多政逾劣而祥（[illegible]）
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丰劉石應符比曹馬
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
其煩一也（[illegible]）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
伯自相君臣（[illegible]作）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

通盛之瑕疵于德所及此皆關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
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
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與春
秋之義[illegible]知夫後[illegible]其君
覲其父卹性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繁其
煩二也釋[illegible]若乃[illegible]自職一
遷除千官黜免其以書名本紀者蓋惟而已故
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
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

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北南)
(諸史以後大抵皆然)贊唱為之口勞題之四其力倦其之史臣夫何
足觀其煩三也(釋四煩之)(書列傳載為)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
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
璞籍之先世為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之後廊廟相承(史記萬石傳)
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
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一作而)乃叙其
名位一二(一作)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釋)
(世官為四煩之四)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作近)之所作有足驗積習忘返

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釋)
(右書事四煩後敘歸有在此)亦有其事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一作記)闕其文
傳亡其事若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
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昊之官叔向之賢
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
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列傳)則知當時正
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
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illegible]而及冢

所述方五經而有殘缺[illegible]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
補陳壽之闕劉昭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
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
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
其利害者焉釋(未又帶及經傳正史之外根拾載所表責當也)
按書事與敘事篇各義敘事以去言書事以理斷法戒
浮華理歸體要用濟戶牖殺也局分六截旁引正規森
如律令

荀悅五志(語在荀紀高祖第一紀)

班彪司馬 見探賾篇 屬多採一句以

傳玄貶班 晉書傳玄字休奕御史中丞遷太僕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傳子爲內外中篇

笑他人二句 陸機豪士賦序中語

指蹤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吞燕卵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啟龍漦 國語鄭語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夏后卜請其漦而藏之吉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是爲褒姒史記周本紀亦載之

厲壞門 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鬼謀社 左哀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八年宋滅曹

江使返璧 注見書志篇 按前注鄭客春秋後傳作鄭容

圯橋授書 事在史記留侯世家 徐廣曰圯橋也 音怡 李奇云下邳人謂橋爲圯 二字連用似謬然其後雜說中有蠶江目橋爲圯之文知其非失考也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 見採撰篇

史通通釋卷八 書事 三三 內

廩君槃瓠 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長乃共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乃共立之是爲廩君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槃瓠見斷限篇

語林笑林 隋書經籍志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啟撰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世說俗說 世說即臨川王劉義慶所撰見因習篇俗說三卷沈約撰

驅蠅 魏略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持螯 晉書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膳痂 宋書劉邕傳邕所至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南史劉邕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傷贅 南史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儜劣齡石使舅臥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畏懼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也

嘉禾 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秦得若雉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號曰陳寶按雄雉漢書郊祀志作雄雉

史通通釋卷八 書事 三四 內

魯獲如麕（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贊謁稱藩臣不名上自甘泉宿池陽宮遣長夾道陳上登渭橋稱萬歲）

肅慎來庭（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晉文帝紀陳留王景元三年肅慎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石砮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晉武帝咸寧五年肅慎來獻楛矢石砮）

黃能之祟（左傳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對曰今夢黃熊入於寢門）

（于樊門人設子抑羅起於子延口百若綿之遵帝命往之于仃山七人爲蕭莫以入于羽貫為夏郊二代祭之公閭室少卑言實羅之其敘看和單夏書邦語之黃能奔澳傳諸無財向閭語史通以誤）

射拾沈遺（對神宗拾遺十卷　見書志五行事）

人物第二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此篇前半以有關大政之人當見史冊者說）觀夫史籍紛紛史有尚書知遠跡遺綱羅歷代至如有虞氏時宋元凱夏氏中微周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益世雖時薄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趙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亦作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歟（首以尚書春秋有關闕漏）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

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夏商居首何雜載之甚乎（其古與當刪誤）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其（實行）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吞舟過為迂闊者釋（以上述馬班壽傳諸史多有闕）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

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戰詭胡子受辱虜
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
傳標列女徐淑不載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
的釋此論是後漢書取舍失當也文當刊二闕而皆之前緣是婦女故多闕文裴幾原刪略宋
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宗忠作道
一作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二宜何以加諸鮑照
通
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袁湖之流事皆闕如何以
申其褒貶釋此老于野宋略傳中有闕也此載上言當傳而不立傳者下言不必專傳而傳者
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有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

史通通釋卷八 人物 九 內

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一無明主二字
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
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
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一本此三句中干作
干字無亂字紀故不可闕載耳是引下之辭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也此段釋書應有關書虛者有關圖
但近史所列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
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暴揚其罪
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釋近史闕
碌宵小亦書不足示戒矣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

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
虞丘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
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益其
累而史臣皆書其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殺無列傳不
亦煩乎釋言史於有常亦品分書不之示勸矣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營所不該謂明能遍不理
無足咎焉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安珍齊竽混
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
之士其慎之哉釋單故撓者不必專傳者一戲

史通通釋卷八 人物 十 內

按以古善皆惡植史體以勸善懲惡宏史才若善不足
以勸惡不足以懲則其用無所施而於體不宜褻乃史
或闕書焉或濫書焉兩皆失之論非不讜也雖然談何
容易非矢質鬼神之公心而炳俟百世之明識其孰能
與於斯○兩截臚列或荒塗或細碎舉之恐不勝舉與
品藻篇一類不免翰墨煩勞
元凱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寒足 [illegible]

飛廉惡來 [illegible]

散宜閎天 [illegible]

由余 [illegible]

百里奚 [illegible]

言蹇 [illegible]

蠡種 [illegible]

曹沫 [illegible]

公儀休 [illegible]

甯戚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八 人物 三

田穰苴 [illegible]

傅昭 [illegible]

楊僕 [illegible]

顏駟 [illegible]

史岑 [illegible]

元則 [illegible]

仲景
由撿猜岡長主絕無其人識劉急首謂張仲景耶宜
其仲末景醫有聖諡與猜陀仿華陀行精於獨識仲景并謂妙於仲景方出人益
之理或巍然初聖也與陀并名止隋志書華陀不亦人知建安中其名數於王叔和撰次仲景方論
廣宮長沙太守著書論傷寒書二十二篇南陽人外名醫簡古文辭雅其方書有三百九十七
十七去一百一十二方為傷寒論撰錄云仲景南陽內外名醫推其名重許洛地
古今合傷寒未有能出其外者趙史通云文辭簡古與許洛地
亦合

何楨
廬州刺史何楨字元幹有文學器幹其偉世昌
書何楨傳之子元幹龢多至大官自後累世
魏大夫學博以字孫人也遺晉

許詢
世說文學許詢與王荀子高陽人在會稽西寺講亦不許
諸人說文學許詢少在會稽西寺講許大不平
便往與王論理許復執王理王復執許理更相覆疏
支道林許詢並師許去大屈何至相苦邪按許掾即許詢也字玄度
王復屈支論理文學
更相覆疏

劉峻晉書按
度人字 云書青見明月照無步霓旌若羽翼

秦嘉妻徐
字玉書郡鐘嘉辭家婦奉詩寢身及諸侯贈答詩
淑鬲情嘉夫而去時於悲婦以詩別遂
略以身令乃不命遂成家來不獲贈詩序爲上郡掾
令妾身不遂獲成寢疾還家不獲別詩上
昔羽翼奉高逸東歸旅思離別詩云嘉
無芳年有命不遂飛離寄書與寶鏡之
根發有期別婦不歸明鏡一枚送婦
人奉盤寶別及許錄集十聞文詩
寶鏡及書錄觀察親舊可玩
嫁贈明鏡
一枚

董祀妻蔡
容疾奠夫婦秦嘉詩
賈弟婦書媛人光
書媛夫郡有財寶
霊圖作嘉錄贈書
日之財寶
中臼與鉞
當適夫不
季見書列
學嘉及丹
宗自詩銘
大說存錄
警往窺子
書津目觀
至亭可歎
事鄉浦文
如病擬玉
夢亡明月
一鏡一

也後名漢陳留列女傳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禕
張禕陳留郡人少有操行嘗鴆帝以為不如鴆死帝怒欲鴆之其人自飲而死鴆出于世所傳見劉
令鴆帝以禕受命自飲因自死禕按劉之所云
易代之史體自應爾
可無闕如之

鮑照
東海人南朝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
青頌序其詩賦世為佐史照為臨川王國侍郎
為文多古雅子頊曰照才盡而實不能及也按鮑照
避武后諱世稱鮑昭
多作

三叛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齊豹以其大者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書齊豹盜三叛人名
邾庶其黑肱以地叛不書齊豹而求其名不書
所以懲不義也按春秋書齊豹盜而三叛人名求名而亡欲蓋而名章
口益書

傳靳
傳漢書傳靳蒯成傳周緤傳按傳當作
周益靳歙夏侯嬰傳靳歙周緤傳
周益人中叔功周緤事常少也
七人中叔功常傳寬居
彰

許慈
蜀志許慈傳慈字仁篤南陽人師事劉熙善鄭氏學與許胡潛並為博士
典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
挂其辭已如
故至於此

虞丘進
宋書本傳進東海郯人少時隨劉裕征伐以功封望蔡縣男
將本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
書宋書本傳
口諸將皆自陳功大而丘進不言
封
篡之報

王忠
此本傳崔瑗年八十九
抑本傳崇字淵則太祖之見曰
此孫也學禮行之進嘗制縣令
尸曰

作此
史臣

燕石
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十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異
宋人之得燕石
蓋胡

齊竽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
其說在內儲說上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
韓子

士爲王吹竽王說之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史通通釋卷八

孫元調燮公校字

史通通釋卷九

南梓秋浦起龍二田釋

姪 錦雲章紱
男 敬輿子洪參釋
敬思瞻李

內篇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釋起言史材實難揀擇宜慎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本或作劉不書名而書字非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一無觀字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釋自舉四人皆有心掌故而未及成史者此下分評蔡伯喈於朔方舊誤作方朔或誤作方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揚摧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經志一語評蔡邕與論天文同旨皆孝標持論談理一作析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山栖一志直論一作論是文章句恐有訛字難以偶迹遷固比肩陳范者也

釋一曆評劉峻孝穆在齊有志一有梁字梁史及還江左一有而字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釋一曆評徐陵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迭不觀一作既字其鈍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釋一曆評劉炫上分數四人見如此名才留心撰述猶離經許則史才豈易言哉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一作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聞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釋此至提出本篇論旨文與史本非二途但唐初以詞賦才而成二史者惟沈二局則非其倫矣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謳頌之宗潘江一作成銘贊之序一作筆溫子昇尤工一作文語盧思道雅好麗字作製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駮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釋此段所舉諸人正證上文異轍史筆之不相入也

史通通釋卷九　覈才　二　內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有當字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一作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一作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一無其字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釋此言任之者之所當務非數也昔傅玄或作有云一云字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

史通通釋卷九　覈才　內

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一無也字上並傳玄語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一有之字所歎豈獨當今者哉釋一篇當以下二語當之眼在拘於時句收時事所力而雜反也按此文之言曰文之將史其流一也敘事之言曰其為文也編字不隻捶句皆雙旣必文之與史較然異轍蓋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既興文筆雖爭為史筆其理然也麗於色者必靡於質工為偶者必拙為疎當公

之時值唐初運連斡六朝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故對時局再三言之。或疑諸史叙事究與六朝碑版不同何累以俳體題之噫讀書亦不審矣盍姑取晉宋諸書觀其叙言乎其中章奏大篇無論他如立談口語決難猝辦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儷乃至徒河羯氏之流竊時裔種耳應荅言句文必叠雙其爲矜粉飾逐風氣顯自筆頭出矣非俳而何疑者退而撿之皆是。史通極詆儷詞卒亦自爲俳體正所謂拘於時者乎然其言已爲退之習之輩前導也

晉令 隋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職官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侏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伷頗外行差萬人往討濬曰五千兵足可擒伷伷實無才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朱儒觀一節之驗也按成語似別有本候考

朔方上書 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illegible][illegible]業剌寵臣下獄減死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唯陛下留神

自叙山栖 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又嘗爲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後詳自叙篇

孝穆在齊 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禪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爲梁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按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

光伯自叙 隋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于時盜賊蠭起教授不行乃自爲贊曰通人自叙風徽余敢仰均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雨散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云云

兩都 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

八詠 八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暮愍衰草四霜來悲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按詩虔州八境八詠聊同沈隱侯王注云約爲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按東陽今金華府陸曾望二境詩序云東陽多名山金華爲最守山東指此也

羅含 晉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自此藻思日新太守謝尚稱曰湘中琳琅於城西小洲上立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

謝客 按謝靈運見論贊篇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吐言天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謝弘微傳客兒靈運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塘杜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客兒

蕭繹 蕭繹即梁元帝參本紀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爲布衣之交著作多行於世

江淹 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所著述百餘篇并齊史十志

溫子昇 見叙事篇

盧思道 北史盧玄傳玄之孫思道才學兼著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長安終散騎侍郎參內史事集三十卷

麗詞　文心雕龍有麗辭篇[illegible]

江總　[illegible]

庾信　[illegible]

蹐駁　莊子[illegible]　世書有作蹐駁者[illegible]小步失其義矣[illegible]

沮誦失路　[illegible]

靈均當軸　[illegible]

傳玄有言　[illegible]

陳尹　[illegible]

杜馬　[illegible]

劉朱盧楊　[illegible]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illegible]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illegible]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此則敘體所始而不述其先者。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讀做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illegible]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自此乃頂接史公開出議論。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

之朝，苞括所及，（一作聞）逾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諜，（一作牒）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一作每）見其失者矣。（[illegible]）然自叙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爲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舊作及）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

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釋：此兩[illegible]自叙之[illegible]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illegible]）然則人莫我知，君子不恥。（舊作所恥）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吾每自（一作日）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之先（一作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之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言（一作言各）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一作梅陶）、葛洪之徒，則又逾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釋：此節乃本[illegible]）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illegible]）其蓽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illegible]），俱稱拓拔之始；河內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一作沈先約炯）之言（一作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一作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叙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釋：[illegible]）

按：篇何以作？爲史家以自序殿全史而作也。史記而下有自序者，漢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與史遷而四耳。而旁及於相如、揚雄者，史傳即其自傳也。又及於王充、魏文、傅玄、陶、葛諸人，序見本集者，彌類而長，藉以起諷也。以龍門爲初式，以蘭臺爲踵事，以沈身證祖爲失體

以誇尚妄承爲進規㮣而辯迨後官局分編傳之例彌繁〇篇當次
前序例題目之間恐是錯簡〇唐柳仲敷論氏族曰天
子建德因生賜姓以國則齊魯秦吳以謚則文武成宣
以官則司徒司馬以爵則王孫公孫以字則孟孫叔孫
以居則東門北郭以地則三烏五鹿以事則巫乙卜陶
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始尚官七相五公所
由興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晉宋因之賈
氏希鏡王氏弘譜學興焉自有譜局史職皆具過江則爲
僑姓山東則中號郡姓代北則虜姓凡三世有三官者

曰膏粱有令僕者爲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甲姓九卿
若方伯者乙姓散騎太中者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
謂之四姓又唐書高儉傳曰太宗以人尚閥閱嫁娶取
貲謂之賣昏詔儉與韋挺等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
正真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
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
九等號氏族志後李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令孔志約楊
仁卿等裁廣義例各以品位高下次之縉紳恥焉目爲
勳格至鄭漁仲作通志謂五季以來諸志錄皆散佚云

譜冑源流興廢可考見者如此史言貴昏求財汩喪廉
恥至風教又薄譜錄都廢而公靡常産之拘士亡舊德
之傳矣然水心葉氏又言𤤳向以築郤胥原狐續慶伯
降在皁隸憂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憂國行不必及
民但爲門戶世有顯寵如晉宋王謝北方崔盧此𤤳孫
約所謂世祿非不朽也因閱此文附記其說
離騷陳氏族篇首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按庾信哀江南賦自敘氏族較詳
相如自敘爲傳按漢書本傳無自敘明文詮之後史知其言詞有本隋書劉炫傳自爲贊曰

篇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故傳洎末葉云云蓋子長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不越史記之年太史公自序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摘此總紀史記全書也而
本序之始終亦括此三言
追敍近錄漢書敍傳其有曰班之先令尹子文之後其末以各實歲終之時則明帝永平年也焉
序雖史官之由來班引止於述姓故史通自異辭
篇要相如傳相如自梁歸臨邛令王吉爲具召之時卓王孫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乃與馳歸成都
論衡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汎擔載就安錢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即充父與豪家丁伯等結怨徙處

[illegible]

學子名母[illegible]

三千之罪[illegible]

揚雄自敘[illegible]

魏文帝[illegible]

傳玄[illegible]

陶梅[illegible]

[illegible]始均[illegible]

[illegible]

河內馬祖[illegible]

吳興沈先[illegible]

真律寧楷[illegible]

胄纂伯僑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

家傳[illegible]

致也[illegible]

煩省第二十二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illegible]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辯[illegible]者久矣[illegible]及干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illegible]原文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

遂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
是班不如馬也（[illegible]）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
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甚（[illegible]）自魏晉已還年祚轉
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
矣（[illegible]）釋（[illegible]）以為近史繁累識則有
論亦猶（[illegible]）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釋（[illegible]）求其本
意略而論之釋（上下對分析兩）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
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一無）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
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一作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

史通通釋卷九　煩省　四　内

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
之大啟東南地僻界（一作遠非）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
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
襄已下數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知聞見者記載（一作）不
詳年近者撰錄多備（[illegible]）
（[illegible]）
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釋（[illegible]）
（[illegible]）及漢氏（一作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

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一作日）馳於郡國作者
居府於京兆（[illegible]）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
無隱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釋（[illegible]）
（[illegible]）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
富才良高門甲族代（一作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
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
所以又廣於前漢也釋（[illegible]）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
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一作内）

史通通釋卷九　煩省　六

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illegible]）蜀中巴梁
語詳於二（一或作）國（[illegible]）如宋齊受命
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
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
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釋（[illegible]）
（[illegible]）夫論史之煩省者（[illegible]）但當要（一作求）
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
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釋（[illegible]）
（[illegible]）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

志夢於天駿，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谷，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衷也不熟於也，從可知矣。釋：此御史就下成所論之二書挨計其也義言彼所謂煩省之說并亦未確也

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

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一作令非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同後來舊作後叫誤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踈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宋書南齊書，事倍於孫習皆有晉史，華謝之所編皆後漢書，語煩於班馬此四句舊本錯亂不成語錄見篇後，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釋：後御史從煩一邊指證出與簡並勝之義任令勢字身分愈高而文情亦與會翔舞

按篇意都從荀卿子悟來。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持此四語括此一篇，大致了了，不須復贅疏義也。其曰但論妄載闕書，不論厚薄多少，說理尤為圓足。史通著論不難，其綜覈難，其寬和如此篇，醇乎醇者也。○此篇用意與敘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後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與言事增文簡之法。又內篇至此將竟，特以斡旋前論偏枯，史可識者書補救之法。○讀武帝乞漿一段，識史筆之謹嚴；見讀書之精密，遇此等不放過，便能處處得師。

遠略近詳　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按文之意從劉勰文心來文心云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意亦自背

令昇世偉　令昇干寶字也其說見二體篇世偉殷觸字也注見鑒識篇

介葛　見言語篇

天駿　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私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吾子長矣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卒亂其室

拔旆 宣十二邲之戰晉師奔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棄甲 語見篇首

乞漿柏谷 [illegible]主上微行嘗從[illegible]谷舍於逆旅閉從乞 [illegible]主人翁門無[illegible]正有[illegible]耳且延上為[illegible] 人如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上為聽嫗飲 [illegible]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 欲[illegible]之主訪為縛之所披部不間更誠故 言所出後事得之

獻計天山 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illegible]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illegible]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一角得出鄭氏[illegible]計鄙[illegible]故秘

長沙戲舞 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王卑溼貧國 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揚僕移關 漢書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以故關為弘農縣 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三百里 [illegible]已上四條 皆所謂班氏不錄者也今詳考漢書果皆別見而郭本 [illegible]以班書正文串錄為注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 與本行[illegible]謬乎至楊僕一爭但[illegible]結吏本傳尤與移明 事無[illegible]矣只此校訂頗費日力後詳王本大平得之是 其勝郭 本處

城濮鄢陵 城濮事在僖二十八鄢陵事在成十六所謂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

有窮少康 有窮后羿見人物篇又左哀元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澆求之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illegible]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王莽光武 二漢終始傳紀 [illegible]之凡數卷

桓玄宋祖 晉書之叛臣及諸葛長民何[illegible]等[illegible]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illegible]規等傳范載其事亦數卷

為秦開蜀 戰國策秦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伐蜀遂定蜀史記略同

鄧艾鍾會 魏志鄧艾字士載鍾會字士季太傅繇小子也司馬文王以蜀將姜維屢擾邊陲[illegible] 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illegible]諸軍三萬餘人[illegible]甘松 沓中綴維會統十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移檄蜀將吏 士民云云按魏志蜀志及晉書 文帝紀其事專載[illegible]載不一冊

沈蕭四句 初注此書[illegible]有二本文興而誤同正疑想 明張生玉[illegible]共[illegible]之[illegible]所兩有太所兩美

而四句出遂刊定之後見別本一字不與也 二本大小書雜亂謬誤錄後

一本 議者苟嗤沈約 休文梁人 著宋書衍 字子顯● 著齊書蕭之所記事倍於孫 孫盛字安國晉人也 當晉書[illegible] 字彥[illegible] 亦著晉書習鑿[illegible]之所編語煩於班馬

又本 議者苟嗤沈約 休文梁人著宋書 蕭衍 字子顯著齊書 所記事倍於孫 孫盛 字安國晉人 著晉書 習鑿齒 字彥威 亦之所編語煩於班馬 按二本皆[illegible]文[illegible]注之互

[illegible]也其文不可以句而行字當字等之誤更不待言 邢子才言曰思誤書更是一適余讀此閱極始悟不禁為之解頤

史通通釋卷九

孫正恒天照校字

史通通釋卷十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吳縣張玉穀蔭嘉
沙縣劉元典體函　參釋
同里華南枝居敬

內篇

雜述第三十四（謂史家之雜著）

在昔（舊作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舊作）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釋（篇有所列皆謂紀載正書用以托起雜述）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釋（[illegible]）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一作記後同），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釋（[illegible]）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一有公字以備句從刪）載記，王韶（本名韶之）晉安陸（當作帝）紀，姚最（舊脫最字）梁昭（舊脫昭字）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釋（此謂短述之書[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　雜述　一　內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釋（此謂私之書）（[illegible]）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釋（此謂補遺之書可史家所資參考）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己。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illegible]）談，此之謂瑣言者也。釋（此謂消閒之書略供史料亦助談資）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illegible]）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釋（此謂鄉邦誌乘之書也史家所錄）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釋（此謂門胄之私書比史體為始）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illegible]），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釋（[illegible]）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

史通通釋卷十　雜述　一　內

象於何不有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本名台之志怪干寶
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釋此溯搜採
怪異之書足當爲史勸誡乃佳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
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
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里書者也釋此兼風土
人物言其書亦史志地俗一類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
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
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釋此指帝京規制言其書亦史志
都城一流○以上十條書十種各依其類而畢其概四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

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
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
焉釋自此以下論其得失○首一條合論詞似貶而實取切見聞知之作足供史氏采也逸事者皆
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
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
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
甚者也釋第二條之得失前者易說故著此戒瑣言者多載當時辯對流俗
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
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笫莫不升

之紀錄用為雅言則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釋第四條之
得失此條所戒宜用書削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
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或作炳非
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釋第五條之得失
鄉賢升選年增歲益闕此為之起類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
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一作雖非苟薪
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釋第六條之得失世家子當味其言別傳者不
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
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

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釋第七條之得失前半言
嘲謏遺乃貴者以此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一作餘氣可以
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
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
無取釋第八條之得失前半言足當勸戒乃佳若以此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浹
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
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
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
故實鄙哉釋第九條之得失大主名但鄙之戒居心皆者擇之都邑簿者如宮闕一作

玉屑滿篋之喻 論衡之文

關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一有故字或作於字疑衍〕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一無能字〕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釋第十條之得失關於尺寸物者根株以非無益〕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為覶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鄶無足譏焉〔釋此節總結十品拈出史字作眼雜諸不以史名亦皆史之雜也又以不足數者括其餘〕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一無然字〕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

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釋此又就子家者流別出近史者以該之〕蓋語曰眾〔一作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釋此統論全篇雜家一抑〕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當作〕博聞舊事多識其〔恐當作奇〕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

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釋以場篤收而歸結到擇字本諸太史擇言尤雅之擇〕取是請右隄防

按從上三十三篇論正史者備矣至是乃旁羅雜乘洪纖靡遺莊諸稗錄可謂具體鼓吹者乎於正史則嚴核之不嫌於孤於雜乘則廣收之必竊其類可知子玄是書非諸洗伐特欲令著作之庭淨無塵點耳非敢天下設棄薦言也○核本史道用猛矣而如彼上篇卒以持平者怪物情收雜述道用寬矣而就中分論仍以袪猥者關文紀庶以濟寬寬以濟猛其諸公孫僑之為政北宮文子所謂有禮者乎○其流十其舉似者四十流別雖多不雜史屬隨而不亂也舉似似煩而約約且取小

小冊見收大者可知也約而盡也

神農本草〔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于志寧傳帝問本草別錄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經為錄說故引衆合而錄之〕

夏禹山經〔胡渭禹貢錐指山海經十八篇劉歆以為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者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縣皆後人所羼也竟曰此生〕

泰之書非禹伯
發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
漢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
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諡名號

偏紀四種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 山陽載記
隋經籍志樂資撰十卷按山陽公謂漢獻帝
禪魏降封 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
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按
晉安帝紀即此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北史有王韶
乃隋之武臣此以蜀對省之字耳 梁昭後略隋志姚
最撰十卷按隋志無昭
字新舊唐志並有昭字

小錄四種
竹林名士隋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
庶子戴逵撰唐志亦作七賢論 漢末英雄
記隋志王粲撰殘缺 蕭世誠撰懷舊志隋唐志梁元帝
撰九卷按世誠元帝字也蕭繹見覈才篇 盧子行知
己傳隋唐志盧思道撰
一卷按子行思道字也

逸事四種
和嶠汲冢紀年按紀年見春秋家皆簡編科
斗文字讀書志所傳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
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 西京雜記新舊唐志葛洪撰
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賁所記 顧協琳語
隋志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 謝綽拾
遺見書志五行篇又書事篇古謝拾沈遺即此

瑣言四種
劉義慶世說見尚書家 裴榮期語林見書
事篇隋志裴啓撰按榮期蓋其字也 孔思
尚語錄新舊唐志作齊語錄十卷亦見書志五行革
陽玠松談藪書錄解題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
撰事綜南北八朝
隋開皇中所述

郡書四種
陳留耆舊傳隋志漢議郎圈稱撰二卷 汝
南先賢隋志魏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舊唐
志斐作裴 益都耆舊傳隋志陳壽撰十
四卷 會稽典錄隋志虞預撰二十四卷

家史四種
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即採此為之其說詳
序傳篇 殷敬世傳唐志作殷氏家傳三卷

敘欽撰 孫氏譜記內[illegible]五卷無撰人名
蓮宗系歷唐志作異部陸式宗系傳[illegible]獻撰

別傳四種
劉向列女傳[illegible]字劉向所序凡八篇
及崇文總目皆辭十五篇嘉祐中蘇[illegible]定其
書後為八篇以下
上為四篇語以往
逸民為國臣志四人作頌按鴻所撰即此不當云
賢采成國傳為民後漢書本傳鴻仰慕前世高
攻志徐廣芳傳中有注字句旁者傳寫載耶
舊唐徐廣貴志忠臣傳但有梁元帝撰采無

雜記四種
註唐卷徐書得合 搜神記晉干寶撰三十卷
中記隋志十卷劉義慶撰幽明錄
二十卷劉敬叔撰異苑十卷
宜未亡而後史漢志李闕傳卷缺無
二秦按後英之皆撰

地理書四種

湘中山水記三卷晉耒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注
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人事物後入附益也 又按地理與
郡書稍有撰郡書主志人似地理
主風土但其中華陽中記闕入

都邑簿四種
陽記隋唐志一卷以關中記三輔黃圖
宮殿無攻卷文按都邑簿見書志篇
都邑簿四種

洞冥拾遺
東方朔別傳稱漢武帝洞冥記
苑記西京雜記

劉昞
其撰人有詳論貫正史十點煩三篇
撰敘煙實錄十卷凉書十卷
說推理陳迹義絕世而晉傳
晉書竹昭然
與昭也字趙年遡

朱續闞駰〔朱續按隋志地理書已著錄百六十家，其多零失，見存四十一家……〕地記增多，唯本八十家，亦多零失，見存〔…〕考其所引一見存書皆無〔…〕朱續撰九州書名皆在〔…〕州志〔…〕

辨職第三十五〔職一作識，誤。〕

夫人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一作授〕，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真〔字或作求其，若之一作求其若此〕，斯乃特〔特一作時〕為難遇者矣。〔釋之〔…〕藏見〔…〕出史通之數〕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東莊〕

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釋[illegible]〕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釋此下論領局之弊，案出近世故事〕案〔…〕居〔…〕誌識〔…〕若〔…〕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武陵才非河獻〔…〕職與徒而慨以彼藩翰兼斯〔…〕精求諸辨職無聞焉〔…〕既而齊撰

〔…〕和士開總知監修，本於徐世〔…〕監修〔…〕夫使爾陽〔…〕指撝〔…〕鄧〔…〕彈壓朝雷之右，斯亦怪矣。〔釋…〕為言但指出所領非人，士開總領原用監權，本文正以〔…〕人改易〔…〕作解事〔…〕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者。〔…〕若使自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一作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然後〔…〕和使夫〔…〕一日之事，精為模〔…〕指撝管綜，歸其儀的〔一作的〕，斯則可矣。〔釋…〕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

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釋…〕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擢〔一作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嫻為諳練，以不斟酌為說言之，可為大噱〔…〕何為者歟也。〔釋…〕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狀；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釋…〕唯

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一作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兩人字仍帶領而省者)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知)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一作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釋此層崇領而者卸入居局衆修者言領局之設杜散佚也這婞清崇嗣置史曹副戮翤勁同虛飛為俞關與竄矣)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悋彼典刑者乎(釋說已備故事娟宕一筆)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一作)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釋此上論設局之非古而參像僚句冊數語局者連章之旋)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釋結言惟其如是志士所以恥居之也仍對領局作收○皆自寓之辭)

按內篇研辨史事無勝義矣至是竟作史局議一篇終之尋夫左氏以來三國而往編年紀傳都非局課自東觀開而局興焉馴而修必於局矣馴而局且置監矣江左河朔踵成故事爰暨有唐定制加嚴史館則移入省中監修則通勅綱掌凡所爲禁防程督之具靡弗備至而古風由是盡變而敝弊相仍益滋劉氏原始要終至說病處領者修者分曹遞勘如扁倉之胗疾抉根因就傳滋摭撤結真可謂洞垣一方吁室創山藏之轍不可復循而儒生迂議卒自孫行不發如此篇是○此議對甫卒忠徙發與忤時篇相照

真將軍(書[illegible]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轔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也)

史佚(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傳王為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成日李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杜注史佚周文王太史)

倚相(左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又楚語左史倚相曰夕以[illegible]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illegible])

晉起居注(隋經籍志晉起居注自晉泰始起居注一十七卷[illegible]凡二十部[illegible]劉道薈撰)

武陵王(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元帝子[illegible]無學術而有武幹[illegible]建元初領[illegible])

河獻淮南(於漢書河間獻王[illegible]淮南王安[illegible])

好書致賓客詳自叙篇

禮書士開總知 北齊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因此親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王又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

本草世勳監統 舊唐書李勣傳勣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勣以犯太宗諱單名勣高陽姓李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弘景本草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

辟陽長信 前漢高后紀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右丞相初呂后獲於楚食其以舍人侍得幸及為丞相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毐長信侯

馬鄭 見稱主篇

周勃張飛 史記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為材官引彊高祖功紀勃以中涓從攻戰木彊不好文學惠帝時以列侯為太別蜀志張飛字益德涿人也先主長坂也走飛拒後表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欣盈德也敵無散近者所湖戰克封西鄉侯論相侯按諡德華陽國志作冀德

桐雷 侯主素史黃帝主盤樂之呂有歧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歧伯雷公作內經桐君能處方盡

按二字東辭于志寧傳亦方之見雜志篇止

應仲遠 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叙篇

坐嘯畫諾 後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不樂不開 二句未詳

史曹地處禁中 舊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槐樹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為館地按史謂第三移已在作史通事後總之皆在禁中也

語云雖無老成 後漢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按史通益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云而曰語云

丕明辟時 見申左序述漢號荀文志語

成書家庭 班固傳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詔上其書顯宗甚奇之

草志私室 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卒范頵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按此二條二史各篇亦見之

汪猴獸狀 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皆賀寬饒不行請之乃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為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寬饒卬按款狀妒篤也許咱外疾思寧侯

自叙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 按自叙起不衍世系是自叙首書體非史家叙傳體也 年在

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

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

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

不復怠矣【釋】（首表平生與史爲緣始由宿植）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舊作疏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釋】（由其宿植之優得洋未約經劇通全史駒射足白）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釋】（四語略頗）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一作遂其）本願旅（一作旅非）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釋】（予是并史在旁雜書不兼綜博）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亦作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有一字脫）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爲舊脫字）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疑當作事）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

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釋】（至是則進退章旨中有定主矣）及年以（已通）過（一多而字）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可期管紀例用行未）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舊作異誤）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榷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釋】（以上自敘與史言以知名不孤之喜）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一脫姚字）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致一字脫）驚末（一作世）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迴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舊作以）也【釋】（此節敘到欲出手眼釐定史局頗春秋始爲前卻之詞）既朝廷有知意（恐字之訛）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

此段全文 註

東觀〔[illegible]〕每惟皇家受命多
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起居實錄[illegible]〕至於紀傳及志○
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一作年 一作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illegible]〕○
及今上〔中宗〕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
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當有言字〕
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恐當作所〕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
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
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恐當作善〕志不遂〔美志用左氏郤黑賂傳語〕欝怏孤

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
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illegible]〕○
〔[illegible]〕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
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
家無遺力矣〔[illegible]〕
〔述〕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絕一作[illegible]〕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
衆〔釋下四句作[illegible]〕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
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
言生焉〔釋法言主說理〕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

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illegible]〕牴牾自相欺惑故
王充論衡生焉〔釋論衡主說話〕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
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
故應劭風俗通生焉〔釋風俗通主博洽〕五常異稟百行殊執〔一作軌〕○
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
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釋人物志主辨才〕夫開
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
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綜一作非〕故陸景典語生焉〔釋典語主評品〕
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
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
焉〔[illegible]〕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
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
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
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納諸
胸中曾不慸芥者矣〔[illegible]〕
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
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
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

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六字一脫此)斯之謂也(釋王此收引史通作而竊取之義見矣上擬春秋以與前總遙應)

昔梁徵士劉孝標作叙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釋此下又引子雲爲比者蓋自慕作此書之身分以俟後世相知定文奇意辨遠也)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技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釋第一層在未作史通前見志氣)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

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二也(釋第二層在方作史通時見功力)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漢書作解難)以詶(一作酬)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此篇本書不存)以拒之其似三也(釋第三層在既作後見主張)揚雄少爲范踆(漢書作逡)劉歆所重及聞其撰(一無撰字)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理難一作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釋第四層通前後時情而言見知希自貴)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一作特)以自慰(釋鈎勒以四)

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卽徐(堅)朱(敬則)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陸績)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釋末一層似抑如揚以疑爲公今時後日世尺在數心從對面點意自昔求賢士至此)(釋一重一掩呈結無遺)

按史通非史也而史肆也故於正集之終擬史作叙亦

不全乎叙傳也而專乎叙書也體例然也其始循年銓綜其中泥古著述其末待後論定其骨岸然其味油然

篇中云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密矣商畧者遠矣發明者多矣又云談經惡聞服杜之嗤論史憎言馬班之失而多譏往哲獲罪固宜由今觀之所言皆實蓋攻劉見智者鮮有不索其瘢而纖唐編史者固非不持其律乃好勝之私與同然之是交援而不能自斷卒出於騁辯之一途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吾不知其何說也○曷言乎陰用其言也曰第取唐後成書印證之斯可見矣

自其以編年紀傳辨淮椽也而二體之式定自其以史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紀於未帝之先也而開創無旨越之篇自其擬世家以隨時所適也而載記有變通之義自其論后妃釋紀或寄外戚皆非也而傳首始正自其論篇贊複衍更增銘體尤贅也而駢儷都指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舛讖緯之蕪自其痛詆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絕誕妄之目自其以書地因習爲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叙事須飾爲深誠也而瑣瓌半落判章約舉數端後史可

覆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望兩漢之雄俊則道遠於六朝之藻飾則頁喪唯夫約法嚴以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爲之鄉道者史通也綜往飭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者曰工訶古人心愉者曰導吾先路願以告具眼讀書者○每讀新舊書徐堅等七人傳益使人想重劉公不敢哆口譏也七人者皆皎皎亮節士也語有之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其弗爽矣夫

東海徐堅舊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常訪質疑又賞其文章典贍稱

[illegible] 集賢 [illegible] 撰 [illegible] 按徐 [illegible]

[illegible] 詳義取 [illegible]

牙期管鮑 [illegible]

永城朱敬則 [illegible]

[illegible]

沛國劉允濟 [illegible]

義興薛謙光 舊書 [illegible]

河南元行沖 舊書本傳行沖博學多通以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猶蓄聚

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病疾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祕書監馬懷素卒詔行冲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爲羣書四錄卒年七十七按行冲又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之謡今見雜說中篇牛繼馬後注

陳留吳兢 新書本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初卒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壽春裴懷古 舊書良吏傳懷古爲監察御史聖歷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廷默啜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效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乃禁錮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新書懷古清介舊傳在幽州時韓庇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爲國名將云按所舉知交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末及之

觀史籍 至 **訖于周** 凡八句皆孔安國尚書序原文

淮南子 漢淮南王傳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別見採撰篇按本處益指內書言即今所傳鴻烈解

法言論衡 揚雄法言見論贊篇王充論衡見採撰篇

風俗通 後漢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劭自叙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恥以不才畢爾所知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昔畫者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其難矣

人物志 三國魏志劉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皇覽作新律篇著律略論作都官考課條作說略著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阮逸序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劭人物志十一篇其述性品之上下才質之無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哉一家之善志也

典語 隋志儒家主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新唐書志陸景典語十卷按是書隋志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者存而知綴又見之則亡者當仕指別二卷也錄作語或作訓未知孰是

文心 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

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論之既成沈約取讀謂爲得文理常陳之几案

孝標比敬通 梁書文學傳劉峻字孝標其自序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家道轗軻三同也其異之四曰敬通雖芝殘蕙焚而爲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所同秋草此四異也按敬通後漢馮衍字

蔕芥 相如上林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字善注刺鯁也字典亦作慸又作蔕蔕芥之蔕顏師古音叢果蔕之蔕唐韻音帝

揚雄草撰 漢書本傳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雖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所劉歆及范逵
敬焉而鄙處俟逵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
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桓譚曰必傳
顧譚不及見也數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按讀太玄經知
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與五經擬其自然與聖人同乎
續述之雄交氣純和輯真金道建立玄經與聖人有請
桓譚謂之絕倫又法言以宋衷注言者為時有請
門了雲用聖人之法言以為世法東齊孝敬為之注

淚盡繼血 下疑脫字 成公事篇

體統亡

紕繆亡

弛張亡

按三亡篇據本傳見內篇目錄之末今並已補列於此但自敘後不當更有餘篇當闕章宮篇目山內

考索紕繆篇殺在煩省之下其二篇者不復及而先舉其總曰乃卜錄篇目固有其文而莫定其眾大目錄考唐書本傳皆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與今行本數合疑亦史氏錄於其始乎

史通通釋卷十

孫正恒天照校刊

史通通釋卷十一

南朽秋浦起龍二田釋

鄧凱濟美 同邑施

王廷範五福 禹龍文 參釋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舊有注曰總十四條非也其文本通首一片偽注分節可耳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 隙一作隟 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 釋 求史之所為作也史者千秋金鏡只從名心設想口耳 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 俱父考 之與曾閔 但一作 但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 釋 抑出有史之功用 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

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
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
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釋此總論史功用
按此一段似是儱侗總冒第言史之用重而無專注之
語似於史官正史二篇皆可通用又其舉意出辭頗淺
庸近俗宜可芟薙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
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
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

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
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
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
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
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
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釋自首至此總敘史官之名以及王朝侯國建設之制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
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
史氏無廢蓋蓋字一無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爾字一有有直臣書過

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
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年某
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義也然則
者史臣姓氏始見於史傳者王朝侯國皆有官雖無闕而書有遺
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
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
太史向摯呂覽作向摯此本作高勢誤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
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
太史書趙崔之弒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

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年上文所引皆稱書此亦當作年晉韓宣子來聘
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
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
按此當為第一節是建置原始之正文宜至秦為截其
前統敘史官名號其後專歸太史一官為漢法緣起也
此篇本通首直下非分條體也循代為節從古先敘
端播本劃條小注皆非原文並去之

倉頡沮誦 說文序叙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 初造書契漢獻紀沮儁注風俗通曰沮姓也

黃帝史官沮誦之後衛恆四體書勢科斗古文勢序云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

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其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

眺彼鳥跡始作書契按荒略之世史官有無奚肯深究

如上所列亦可據而古已郭黃諸本曾不知掠

此但執所謂歸雲集者碑碑辭駁太似不必

孔甲尹逸 傳主歸雲集云孔甲黃帝手書史之吾執育 纂記言動准實文史記云武王立於社南名

公薛贊來師尚父李柱尹佚筴祝於逆通佚

疑即史佚今以二人屬夏殷豈別有攜邪

伯黶司籍 見書志篇 籍漢主

趙鞅直臣 【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於門三日簡子問 之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之過

而書之日有記月有 效歲有得也簡子說

田文侍史 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 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澠池會 廉藺列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請趙 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令趙王

鼓瑟請相如奉盆缻秦王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 如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

終古向摯 呂覽先識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夏太 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於

甚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 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

義也以其圖法歸周閣 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

且曰七子 左昭元鄭為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

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 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博學章 漢藝文志小學家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 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

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 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

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談卒。

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釋】跟前 太史說下微諸漢初職專 記載最為隆重其後漸輕

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 一無以字 著

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管 窺天器 一作度 數司馬遷既殁。

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

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

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釋】申明上意謂 記載反屬他

職而本職反 專占候矣

【按】此為第二節竊意分節之法宜從三代為界前用遠

古作頭後用漢興居首分割尤為定當也史通通部

論史而任史職者史官也故外篇首詳其建置意綦重

為漢興司馬氏父子相繼為太史公而史記始作故太

史一官遠溯終向下逮談遷名又綦重焉至孝宣之後

專司占候而其名始輕官亦尋改自是蘭臺東觀著作

之名以漸改稱矣此節實史氏職名沿革之關鍵也○

馬貴與象緯考序本此

武帝又置至行文書而已 並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之文〔按〕如淳據衛宏漢儀注云云 臣瓚非之以為百官表無太史公有太史令宗隨因之 以為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而所作實遷之詞 衛宏稱位在丞相上謬也正義又非之以虞喜志林云古 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 猶居公上尊天之道也諸 說相非不定錄以備攷

兼掌歷象 前注已顯又〔按〕太史公自序談為太史公曰 余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報任 安書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 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歷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 十七人分占壁龜畫宅日 時易筆與禳禰醫等事

褚劉馮揚知史務 史記學武帝下年稜曰褚顗家傳云 少孫沛帝時為博士事大儒王式故 號為先生續太史公書漢藝文志孝武建藏書之策 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

又向本傳採取詩書所載賢貞及孽嬖者序次為列女 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又藝文志馮商所續太 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 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 列傳未卒又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 教化者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法言云云〔按〕向 雖知史務又見正史篇但如是 所稱皆不言知史務未詳何傳

張單王高知占候 後漢張衡傳衡字平子安帝徵拜郎 中再遷太史令遂研覈陰陽作渾天 儀著靈憲算罔論又方術傳單颺舉孝廉稍遷太史 令韶見書志篇王立未詳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魯 高堂生後也明帝即位為給事中遷侍中領太史令又 魏略曰太史推步為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天文又 精詔與尚書郎楊偉太 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

行初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當有言則右史書之六字今缺 此其義也○

〔按〕此為第三節莽何足志而班史百官表言王莽篡位

篡從古官蓋其時多所變改史職名銜亦見紛更既

載之故劉亦及之

柱下五史 王莽傳居攝元年莽置柱下五史 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一有著字 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此當有著字 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為謂著作 任著作之務也時未立 著作之名故謂字誤 竟無它稱○

〔按〕第四節志後漢也蘭臺東觀著作之所也班固楊子山著作之人也前漢百官表不載史職而有太史公書可據後漢更無專稱故但以其所其人證之○子山於史未見成書然能為哀牢立傳亦可以驗史才矣史通故與班氏並舉

蘭臺令史 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 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百官志蘭 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按兩志史 太尉司徒以下諸府屬多有之非史局之專稱

楊子山 後漢書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年十三為郡小吏 顯宗徵詣蘭臺拜校書郎按傳無哀牢傳之文

論衡佚文篇子山為上計吏見三府為作哀牢傳不成歸君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後漢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守王閎按今為雲南永昌府

東觀見前又見後卷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原本佐改著作郎舊作著作佐郎釋此上述舊官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思其憂作司[illegible]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此晉通之以無字見十難之意若中朝西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東晉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illegible]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illegible]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釋此歷標舉名其職者以證之

按第五節述魏晉及南朝也著作之名始於此其列出諸人氏名意不在表其人意在就其名銜證當時職制耳

中秘著作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尚未名官

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惠帝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以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illegible]

束晳[illegible]

蘇寶生[illegible]

劉陟謝昊顧野王許善心[illegible]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illegible]按蜀志稱王崇補東觀[illegible]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內篇篇第二十言之詳矣[illegible]吳歸命侯[illegible]時有左右二國史之

職。薛瑩爲其左。華覈爲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

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釋已上言吳。○此二國所據本謂偏閏也。僭字貽吳說。此處截。及非

偽漢嘉平初劉聰年號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

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

苑撰其國書。蜀李李義門訂本有字。但本無與西京二三一作非朝記事。委

之門下。南京主自孤孫儒作孫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

郭韶儒作郎誤爲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一作部多

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釋已上錯五胡十六國

國有可徵者及之。其無者不及也。此總所謂偽朝也。

按第六節旁及偏小僭偽。敘爲周密。舊本截作二條。則於節首四提句不全。故當合之。又諸許不知以人證職而泛覈史才。浮文妨要。是誚顧子失按

王崇許益陳壽蜀志。秘也。王崇皆稱許所稱未可志。郤正謂壽撰蜀志之時。則不及三國志所言。明人又不推帝常蜀華陽國志載王崇名見卷末。官爲蜀人所稱。有述作。王崇許益仍亦絕無其人。獨見於此。又奇天詞其職也。有天驗置史之一條。其後曾有補東觀至志。掌儀許益。高江村士奇天詞不識。餘有考史所出何本言蜀補史者則抑。當見高立論。然漫報其文不書。所出至天下。鮮矣。了取此立論。然漫報其文不書。不推尋也。竊既讀書底裏求到地者至天下鮮矣

郤正爲秘書蜀志本傳。正字令先。爲秘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令。又孟光傳。後入爲文秘

上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

蜀不置史官蜀後主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

之類。猶有未周焉

歸命侯吳後主也。撰後主也。

薛左華右吳志。薛瑩傳。瑩字道言。爲秘府中書郎。孫晧即位。爲左國史。華覈傳。覈字永先。遷東觀令。領右國史。

周處左史晉書本傳。處吳時仕爲東觀令。又爲左國史

公師彧見晉書載記。劉聰時。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事。

劉慶晉書。張駿傳。內外不及。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

曹摭集關內外事。劉付慶。索綏撰涼國春秋。亦不及事。劉慶也。索綏爲錄。略有云。命西

蜀李西京蜀李書。十卷。後改蜀書。爲漢書。常璩撰。蜀李雄字仲儁。以李勢爲漢。蜀國號成。後改號漢。此以二朝。後改爲蜀書。蜀李雄之時。蜀李正史篇云。常璩撰漢之書。十卷。國號成後改號漢。故此云蜀李書。西京蜀李也。議蜀李雄興學校。置史官。增高門學士。按劉涼李

下二朝。當在其事。蒙記也。

南京郭韶。晉書載記。禿髮傉檀。僭號南涼。郭韶爲國紀祭酒。中州之才。名士。天錫武威王。涼。張祚得其才。方授

所稱儒本。書錄所記。時不知其國紀祭酒也。

和苞見晉書。載記劉曜時。和苞與其錄。苞爲略。后晉記於紀。其書十卷。和苞撰。

董統皆晉書載記。慕容寶時。董統受詔草後燕書。有史傳。撰國史及錄。其略。十六國春秋。本以下

一已上條五胡之略。正史篇。可見矣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恒厥職。故如崔

浩高閭之徒唯知（知如御史知雜之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三史一作參史）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下同未詳）不過一二而已普泰（前廢帝元或為作晉泰）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釋此上微其建置）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或為置）史曹及洛京之末（孝文遷洛）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謂部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郭本注以纂僞為之）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釋此會述其任用）

按第七節述元魏史職也置郎略倣魏晉而添設翻譯則國語傳偏任代人則史事廢稍寖貶焉

元魏史臣（官氏志天興四年置外蘭臺御史總屬內省其太和中百官皆令秘書監在從第二品中）

崔浩高閭（崔浩見自書篇魏書高閭傳閭字閻士早孤文才儁偉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為閭而字焉漢加昭鈺為二高之啟拜中書侍郎領東徐州刺史以功進爵武將軍為中書令委以機密軍國書檄詔令）

谷纂（魏書谷渾傳渾昌黎人曾孫纂字靈紹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纘緝郭注以纂儁易谷纂儁字樹顯其先代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與山偉合傳）

山偉（魏書本傳偉字仲才其先代人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秘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與書高法顯密理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遂封東阿伯按本節國史專任代人六句並櫽括偉傳之文其中儁偉並罰與傳合郭注殊有見）

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釋述）（三明如七）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諡（當作號）雖易而班秩不殊（釋宇文覺古周官故抽述）如魏收之擅名河朔（高齊）柳虬之獨步關右（宇文周）王邵魏澹展效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釋各舉其人以徵之）

按第八節述高齊宇文周而并及於隋也○前辨職篇云大臣領史局自晉康帝始而本篇於晉代不言至此始見乍疑前後不符及觀下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之云乃知文章有互藏之用凡研辨古制必彼此參詳愈得定準書固不可以輕心掉也

上士下士（周百官志周太祖方羈定改創章程遂師之陳職其所制班序內命上士二命下士一命闕王制法之內臣命）

柳虬（周書本傳虬字仲蟠不事容飾遇王季海徵為行臺郎中掌文翰周使見太祖被留上陳言古者立史官非但書事所以為監誡也漢魏已還密為記注無益當時既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與橫議亦）

且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伏請諸記事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遂施行秘書監領著作不參史事自斜為丞始令兼掌焉

魏澹 見本紀篇魏著作注

諸葛穎 隋書文學傳穎字漢建康人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帝嘗賜穎詩曰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北史江都道中如此洛陽撰劉賦北巡記奉

劉炫 隋書儒林傳炫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李德林甚禮之炫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牛弘其善其言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一無而字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

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釋】首述國典史職密近清華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由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illegible]

曹一本作殆一作成虛設【按】此非是

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此四句即制所修史等句雖居史職之意不得輒聞畢歸於餘館語意不甚清恐有不謙字【釋】局中之段述大概事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敘事推工許敬宗

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釋】末亦證舉任職之人 此獨善惡兼舉由其胸中早已積而不化一遂輒露乎角見其少涵養處非本篇正義也

按第九節述本朝史局之制也敘盛典則備其辭敘事局則略其梗蓋志體應爾至其節尾之未融小注論之矣○史官建置正局盡此

史館通籍禁門 見辨職篇

鸞渚鳳池 即謂鸞臺鳳閣 唐志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太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神龍初復舊 按兩省之名起魏晉下為鸞臺中書為鳳閣杜詩晚出左掖門下則黃門給諫遺補等官屬之 又按中書通事舍人等官屬之 即此中書則主書近禁門故亦通謂之北省 兩省則南北 元中又號紫微尚書省者外也

又按文意兩京言在東京也程大昌雍錄武后臨朝多

李仁實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前後修撰國史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胤李仁實前後撰史[illegible]直筆 新書官至左史 李仁實以記事見推 敬播 唐書儒學傳敬播蒲州人貞觀初舉進士詔詣秘書內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 又與房玄齡等撰晉書 少時播參詳論者所 敬播遷著作郎兼修國史 許敬宗 唐書姦臣傳許敬宗本曲於高宗大中 凡例皆播所發也 許敬宗為史官 記事阿曲 太宗朝事愛憎 曲書辭以武后已 改其中者多 曲筆 自陳 高祖太宗兩朝實錄 敬播所著 删改甚多 牛鳳及 新舊書俱無傳 王溥唐會要 長壽中撰唐書 志不錄其人 宋以後書鄭樵藝文 大抵其書見棄於有識久矣 之卷 牛鳳及撰 此書 唐 一百十卷

又案晉令書名著作郎掌起居集注〇集注而撰錄諸言行勳
伐舊載史籍者釋本作另撰起居注一篇此句即撰錄諸言行勳伐也〇元魏置起居
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記一作紀錄帝言及賓客訓
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釋至元魏則專掌當時記錄多以官兼掌耳至隋以吏部散騎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
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
是外史宜立起居史是內遂置起居舍人二人職隸中書省如
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釋
隋代起居之職則始無正員至煬帝乃始專置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

與舍人同此之舍人亦曰起居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
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
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
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
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太素凌季
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者一無者字也釋唐制起居郎與舍人同職分侍
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
不隨事記錄言惟二字恐當作載言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稱恐是
籍籍字之誤王本作因之以成功即依義門訂本一即字一誤作命字今為載筆之別

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釋此一書特為此官作注脚也
按第十節別述起居注一職所謂載筆之別曹也載筆
者開局纂修之員已前所述皆是起居注則專掌侍朝
記錄杜子美詩云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從收封事
正誅是官也以其與注釋史官者職有攸分故曰述附
於斯

庾崔虞蔡隋書文學傳庾自直[illegible]不安[illegible]人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唐書姚[illegible]也[illegible]傳附隋煬帝時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illegible]又虞世南傳世南字伯施餘姚人隋大業中累官[illegible]郎煬帝疾其峭直弗甚用又文藝傳蔡允恭[illegible]起居舍人煬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

舍人釋入宮闈解又按隋書虞綽傳云綽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常居禁中文翰待詔恩眄隆洽
郎左舍人右唐百官志[illegible]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illegible]起居法度天子[illegible]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illegible]有命[illegible]聽之退而書之[illegible]如記事之制[illegible]以記[illegible]
令狐德棻唐書[illegible]傳德棻[illegible]博[illegible]史[illegible]起居舍[illegible]
自[illegible]撰[illegible]之[illegible]
呂才唐書[illegible]傳[illegible]才[illegible]起居[illegible]
蕭鈞[illegible]唐書蕭[illegible]傳[illegible]起居[illegible]

益罪死鈞曰恐天下重貸輕赦任言絕帝曰真諫議也揭示陶下書起居官

褚遂良（唐書本傳遂良字登善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工諫議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臣職載筆不敢不書之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

上官儀（唐書本傳儀字游韶貞觀初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起居郎高宗時武后得志帝不能堪儀納忠自是許敬宗搆儀於后而帝殺之矣）

李安期（唐書李百藥傳百藥子安期七歲能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刃安期泣請代盜釋之貞觀初為符璽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尋同東西臺三品句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

顧胤（令狐德棻傳附胤吳人父覽隋秘書學士胤永徽中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

高智周（唐書本傳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七調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崔知溫等參國史智周監修致仕卒年八十二）

張太素　凌季友（太素見言語篇季友無傳）

又案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釋　就詩指出女史之古名）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之（此十一字舊本無之今從脫此十二字不成語矣）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釋　就晉楚事證出宴私有記則可見女史之置職）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釋　又以兩漢禁中撰述為證）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周禮宮人女史之職掌於天官此球書劭本以言事連累文帝不許遂不施行釋出劭傳以上皆補）按第十一節更是空中建議之詞謂女史亦當修職古有證據卒莫興行可惜也該舉史職至此備悉包羅識議卓絕○攷唐志內官如六尚司記掌言司簿典闈掌籍等職皆載有女史員額史通何不及之蓋所謂錄內儀付外省之制既格不行則女史雖設猶不設也

形管（毛傳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按此四句本毛傳正義引）

驪姬夜泣（外傳晉語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

蔡姬許從（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逐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

至漢武帝八句（語具文志篇卷耳與此同略載藝文志）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釋二句是總結建置之文兜

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疑脫穀梁赤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釋以官非史職而史有成書者終焉

按第十二節兩句作一截是為總收八句另一截是為以不詳詳之蔑復遺餘矣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釋先指其分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如本旨上聲釋卒歸於同

按第十三節判出當時後日之二流雖為相須成業之一揆以此歸宿史事亦辨晳亦融洽如畫沙如連環而論文於兜羅收裹處更復矩疊規重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釋此八字是末節之主

案劉漢紀曹魏志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

阮籍亦預其列一作例誤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麴蘗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錯綜一作置時事裁成國典乎。釋借二史所列逸籍二人為附名起例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是非真偽指列名言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借一作以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盡才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云某代者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謂如此錐性性而有遺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此段一本作夾注一本作正文按若作正文其文複沓無理作矣注肖亦誤既非疏體又無別義亦無既而二字定法細玩之

蓋是初本如此後來改就今本夫於唐太編書者說綴其間實乃義文耳昔魏帝有言一言字脫舜為之事吾知之矣此其則舊作効歟釋引言取義識其無實益名也末節蓋慨憤之辭

按此為篇尾末節其言仍與自敘斥時一合相觀處雖忘習氣如此○節內細書反覆研辨悟到失汰羨文私衷得解自謂有功古人○論史必原職史之官猶買珠并買其匱也故首外篇為其為體也主考稽其為文也主敘述與史家職官志同方為杜鄭馬三通發軔○通觀之有提有來有挨編有抽并元元本本一氣呵成焉

得以條列之例例之

王逸後漢文苑傳逸字叔師南郡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賦誄雜文凡二十一篇按逸列名史事

朱辛

阮籍晉書本傳籍字嗣宗父瑀魏丞相掾籍魏晉之際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為常言聞步兵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又文王之傳籍

魏帝有言賦讚奏在口齒為之事者知之矣

史通通釋卷十一

孫元揆康三校字

正論

史通通釋卷十二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孫　正恒天照
准音德星參釋
利蒼我備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舊本總十八條四字按之不合刪之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疑當作傳蓋指主經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相疑當有倚相二字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典一作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釋已上是原如之文爰及後古世一作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而其一二勢歸行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上述唐虞已上之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釋此唐言荒遠無稽不足據蓋是繳掠之文

按第一節爲正史發端，是裝頭體，不作正文用。○舊本有右說三墳五典一行，是以無徵不信之書爲史家首，項殊與節末文義自相違反矣。凡此皆非原有之文，今概削之，後倣此。

伏羲氏（至）言常道也（並尚書孔安國序文）

神農已前（史記貨殖傳老子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至老死不相往來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

顓頊之事（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

案（一無案字）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爲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言百篇，而各爲之序。（釋數語提清尚書序本）屬秦爲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一多孔字）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一本作詞掾漢書作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illegible]）咸疑其繆。（釋一番[illegible]）古文尚書者，即

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遷字舊譌在故字下）屢訪（一作採）其事，故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爲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illegible]）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釋又一番[illegible]）晉元帝時，豫章（一多王字）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illegible]），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illegible]）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illegible]）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illegible]）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

元出於姚氏者焉[釋]至此所述始為定著今本

按第二節述尚書也史通卷首六家冠以尚書春秋為史家之祖故茲敘列古今正史亦必從二經起元本節雖次第二實正史之初節也顛末依據節節詳明自此節始

百篇之序 [書]經傳說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孔疏此序知孔子作者以緯文而知也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孔惠壁藏 漢藝文志注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藏尚書於夫子舊堂中而漢紀尹敏傳

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按隋志又不同云孔子末孫惠藏之史通同隋志

隸古字寫 [卜]孔序作隸古定隔若隸按隸古定是一行科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隸文為可識也按註即今之真書

伏生歐陽夏侯河內女 漢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治尚書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注伏生名勝[隋]經籍志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馬遷屢訪 漢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得之安國為諫大夫司馬遷從安國問義故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王肅梅賾 王見尚書家梅見鑒識篇篇中多已散見合啟賾書疏 按此節所述內文志儒林傳隋書經籍志并孔安國尚書序孔穎達舜典疏五證之則其文皆具矣

劉炫 字光伯除大學博士見穀才嫣又隋書本傳自為狀云禮詩尚書公羊左傳孔鄭王何等注雖義有精以並進講校著有尚書等經術議百餘卷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一誤作所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一有盡字十二公行事[釋]已上言春秋之經已下言傳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

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釋]述傳先揭左氏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釋]左及公穀及鄒夾並就四傳中抽存公穀二家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一作用逮一無逮字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

補釋（後辛專歸左氏）

按第三節述春秋也而必牽連傳家者春秋與尚書不同尚書義具經中春秋事詳傳內故原經者必原傳其說已著於六家也傳凡五家而舉一（左氏）冠四（公穀鄒夾）倂四歸兩（公穀）抽三（左公穀）剩一（左氏）則專以左傳爲主中主焉五傳絢晦不以優劣言但以乘除言考古之體則然○尚書春秋傳在六家篇只辨家數在本篇必求原委一略一詳各適分際○本節又爲編年體立根腳

丘明恐失真（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公羊穀梁（……）

鄒夾（漢藝文志春秋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董公孫治公羊（……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穀梁蔡千秋議置（……）

鄭興父子（……）

陳元上書（……）

杜預注（見識篇）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檮杌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釋 雜述篇引諸書名）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釋國語）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釋國語）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幷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

夫陸賈紀錄時功（一作攷）作楚漢春秋九篇（釋以述春秋已後於漢初已）

（諸舊本連書下段）

按第四節介在二經之後史記之前作上下束峽蓋正史以二經爲發原之祖以史記爲別子之宗法應分別標舉舊本此節與下一連殊失斷制

百二十國書（見自篇左傳家自開春秋主）

左丘明 至 末（多採班彪傳略論之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

楚漢列國（舊本脫國字今從班彪略論補）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一作趾誤）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一本二字倒置）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釋已上正宗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illegible]）元成之間（多[illegible]指二字）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古本脫等字今本於等傳下有其策日者五字）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釋此述書成之後事）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一作紀）其謬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正釋此述後人繼事）

按第五節述史記也攷班史藝文志原本七略未立史部以太史公書附著春秋之後至隋經籍志纔經標史史記升居部元遂爲定次故須如此列節也

孝武之世至百三十篇（皆班彪傳略論之文）

厥協五句（太史公自序原文）

外孫楊惲（漢書楊敞傳敞子惲字子幼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

十篇未成等句（太史公自序裴注及漢書顏注所引張晏語並同晏語原無龜策日者傳句張守節別引則有之）

譙周六句（按周見模擬篇其六句之文見晉書司馬彪等家人諸子記傳作俗語百家而史通兩見其語皆作家人當是王氏筆舊本以文譙周原句如此也）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班彪傳作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班固集作段肅[illegible]）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釋自此作漢書緣起）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

新〔一作偽 褒新室又 一本新作新並〕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釋 此見後漢書〕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作授〕讀。其八表及

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一無尤字〕不類本書。〔釋 此見續漢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釋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一無遂字〕與五經相亞。〔釋 已上皆言前漢紀傳體〕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一無體字〕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六〔一無六字〕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紀〔本篇作傳誤〕傳並行。〔釋 此另述荀氏編年紀〕

按第六節述班氏漢書及荀悅漢紀也。文雖煩簡不齊，卻是二體並舉。舊本但以說漢書三字作標段括一放一，既於節意不全，且使史體偏缺矣。內篇之首云四家久廢，二體角立，豈忘此提唱耶。

太初後闕〔[illegible]〕

劉向等十五人〔[illegible]〕

〔[illegible]〕其言鄙俗〔[illegible]〕

雄歆褒新〔[illegible]〕

採其舊事〔[illegible]〕

至建初乃成〔[illegible]〕

坐竇氏事〔[illegible]〕

曹大家〔[illegible]〕

馬續所作〔[illegible]〕

注解二十五家〔[illegible]〕

按〔[illegible]〕

如淳孟康並魏人張晏項昭皆不著代韋昭吳人晉灼劉寶郭璞蔡謨並晉人臣瓚崔浩後魏人以上師古所述止二十二人合師古止二十三人其二人不可詳矣又按班贊不著姓宋景文筆記以爲于贊而水經注嘗引及之也見掌衍之記跋

荀悅漢紀（見左傳家又荀本六撮叙表志總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大略粗舉凡為三十篇數十餘萬言光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亦顯）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班固傳作異舊本作眞）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釋歷述後漢書賓軼晉節是爲第一）自是以來春秋考紀（此句舊本作春秋世三字王本世字下空一字）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尤或譌作允）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光武元）訖乎永初（安帝元）事業垂竟而珍尤（尤一作等）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釋第二）至元嘉元年（桓帝元）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孝穆五字傳寫脫皇字一作獻穆崇二皇后）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

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釋第三）熹平中（熹舊譌嘉是靈帝改元）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本傳作十意）會董卓作亂大駕（此二字一本脫）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及一作無）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本一作初）初已下闕續（釋第四）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漢字脫）殘缺至晉無成（釋第五自以上並以漢記說作作）泰始中（泰始武帝年號一作太始）祕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元光武（於傳作）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貫傳作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本傳作一）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或作後漢書誤）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一作典十又以十典上置）列傳七十譜三（嶠本傳作三總序錄二作總三）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釋入以爲第五第六自斯已往作後作者相續）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所存一作僅三一也釋總此八句又一勒已上所述編年語以紀傳語多矣二體勒也御內四族五家二句切當是）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

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釋〕紀傳體結對范書止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十或誤作十三篇〔釋〕編年體結到袁紀止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袁一作范二家而已〔釋〕二句總結二書為本節主腦

〔按〕第七節述後漢諸史也亦紀傳編年二體並述自漢中興下暨劉宋時閱四朝作者尤夥故其敘述源流較他史倍煩

始詔班固 至 二十八篇皆本後漢書班固傳之文

春秋考紀漢書敘傳述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注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范固本傳章懷注謂帝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也按帝紀通有此稱史通用成語也舊本王本皆譌脫失考

劉珍李尤劉珍見覈才篇後漢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和帝時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安帝時為諫議大夫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按珍尤二人同傳同事郭本誤作李充充在獨行傳無非史職注乃引傳為徵不考之甚

伏無忌黃景後漢伏湛傳湛封不其侯傳爵至玄孫無忌桓帝元嘉中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邊崔朱曹延後漢文苑傳邊韶字孝先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崔駰傳駰孫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才蔵能高召拜議郎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朱穆見覈才篇曹壽儒主字世叔即堅班彪女昭者也延篤傳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按〕五人者作左見推曹壽無共職之文

雜作后傳後漢皇后紀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孝崇匽皇后諱明蠡吾侯媵妾生桓帝和平元年就博陵尊為皇后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后以德進不敢有驕妒之心安思閻皇后元初元年入掖庭二年立為皇后延光四年帝崩臨朝按後漢皇后稱紀始自華嶠而范曄因之其史本稱傳也

儒林崔篆按今范書儒林傳不載崔篆

順帝功臣及蔡倫傳按今范書孫程鄭衆蔡倫並在宦者傳唯郭願不收蔡倫即用樹膚麻頭始造為紙者

馬蔡楊盧按蔡邕傳注洪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融之族少與楊彪盧植蔡邕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終邕楊彪盧植並見覈才篇諸人著作各互見〔彪〕傳注彪與日磾植邕著作東觀植傳植與日磾邕彪補續漢紀〔邕〕傳董卓被誅王允收邕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所坐無名爭允不聽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著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死獄中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

秘書丞司馬彪 至 續漢書並與晉書司馬彪傳同文〔按〕彪字紹統高陽王穆之長子也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

散騎常侍 至 九十七篇與晉書華嶠傳所次篇目正同嶠見二體篇又按本傳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紀為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咸以嶠有實錄之風藏之秘府

范曄宋書本傳曄字蔚宗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遷尚書郎左遷宣城太守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後以狂悖誅獄中與甥姪書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此中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云云

十志未成陳氏書錄志三十卷司馬彪撰梁劉昭補注雖本書未嘗有志也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合之而不著其為彪書也今攷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按唐時范史其補志本與紀傳合行見編次篇又范紀注載宋書謝儼傳云十志託儼撰及曄敗悉蠟以覆車今閱容齋四筆亦及之異說備攷

後漢紀晉文苑傳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謝尚鎮牛渚引為參其軍事語見點煩篇後出為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隋唐志編年類先有張璠撰者前於左傳家見之宏即採摭璠紀為之也宏紀自序史傳之

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建立班固源流周贍荀悅經綸足為嘉史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末吏區區注疏而已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一無監字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一作擇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釋此一段原魏志起本皆魏世所撰者此下本應入蜀志起本而蜀無史局勅授之書故闕之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一作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勅韋曜

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并作之中曜一作推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一作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召一無召字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釋此段原吳志起本方吳有國時所撰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前仍分二國此云三國者據陳所撰書名言也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釋此段述陳壽撰志附其身出處之事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

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一作甚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一作紀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眾書補注其闕由是世一無世字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釋此又述裴注相輔而行

按第八節述承祚三國志也馬班而後史家之作高簡無如此書然簡失則略非得西鄉注輔之徵事考言減趣不少故後段特詳裴作前於補注篇以煩蕪刺之而於此必以注本全之論取嚴文取備也○曲筆史官二篇深斥蜀無史職之言謂陳壽厚誣其君相然觀此節

蜀志之先獨無撰著又似壽言未必盡誣豈或官局雖存而勑修不預與抑子元尊崇史體回護武鄉姑爲斡全之說歟

衛覬繆襲 魏志衛覬傳覬字伯儒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 劉劭傳劭 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 [illegible] 注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 [illegible] 御史大夫 [illegible]

誕璩沈籍該玄 [illegible]

時爲武官至侍中 注 文章叙錄 [illegible] 王沈正典著作 [illegible] 阮籍 [illegible] 撰魏書 [illegible] 孫該 [illegible] 任城魏書 [illegible] 郎中有魏書 [illegible] 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 [illegible] 外郎 [illegible]

魏志之繆襲否侯考

吳大帝 至 召 [illegible] 大段皆韋曜 [illegible] 其丁孚項峻周昭梁廣四人并見吳志 [illegible] 史官 [illegible]

曜終其書 [illegible] 者可知 [illegible] 終之者曜矣

著作陳 壽 寫其書 陳與陳壽見漢晉同文 [illegible]

夏侯湛 [illegible] 晉書本傳 [illegible] 湛字孝若 [illegible] 散騎常侍著論三十餘 [illegible]

[illegible] 別爲一家之言

異聞錯出 按裴松之注所引漢晉間書凡 [illegible] 有餘種 其見錄魏事者則有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秋 [illegible] 魏晉魏紀 [illegible] 文章叙錄 [illegible] 魏末傳魏名臣奏魏世譜 [illegible] 漢魏春秋典論魏 [illegible] 傳魏 [illegible] 武故事 [illegible]

錄蜀事者則有 [illegible] 蜀國志 [illegible] 蜀記 [illegible] 常璩 [illegible] 吳錄 [illegible] 張勃吳錄 [illegible] 江表傳吳 [illegible] 環氏 [illegible] 會稽典錄 [illegible] 後漢書孔衍 [illegible] 謝承後漢書 [illegible] 漢晉春秋 [illegible] 干寶晉紀 [illegible] 徐衆 [illegible] 列傳 [illegible] 名士傳 [illegible] 皆世所述族 [illegible] 高士傳 [illegible] 注見 [illegible]

裴松之補注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 [illegible] 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

王銓 一誤 [illegible] 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 [illegible] 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 [illegible] 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爲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爲其同僚虞預所訴 [illegible] 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爲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 釋 [illegible] 述盡西晉而止

江左史（官守）一有自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王韶之撰晉紀）在巴
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叙八朝（八朝□□）至宋湘
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釋（此書）
（東齊書）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此二）
（句述兩書始合）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
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說成）作
說數十餘部兼引僞史十六國書爲紀十志二十列
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叙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
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內有編年紀傳之異）競從新撰者焉（釋 歸 唐初刊）

重修晉書遂爲行本（自此本定而晉諸編年實故一體單行）
按第九節述唐修晉書也叙舊本詳叙新本簡與後漢
史相類。上起三國下終五季棄編年而行紀傳史體
偏缺者五百餘年至宋司馬氏光始有通鑑之作而後
史家二體到今兩行墜緒復續厥功偉哉。晉之後宋
齊正史外尚有裴吳二編年今亦失傳
陸機東晳（陸機撰晉紀見隋唐志其書已見本部偏彼有存疑之說宜參會求皆見史官篇撰帝）
紀十志
王銓（并子隱及）虞預（並見二體及曲筆篇）

私錄晉事（見二體篇 王隱［illegible］）
干寶晉紀（自見［illegible］）
鄧孫檀王（鄧粲［illegible］）
（陽秋［illegible］ 尚泰元［illegible］）
（秋［illegible］作［illegible］）
遠兩帝近八朝（［illegible］）
（［illegible］）
何法盛（［illegible］）
（紹之［illegible］ 雜說中篇［illegible］）

臧榮緒（［illegible］）
（［illegible］）
貞觀纂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晉史十八家（按隋［illegible］）
（雲蒲子顯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之語是就既修後言此云十八家則兼舉之是就勑修之始羅致群書言

十六國書（詳後第十三節）

宋史元嘉中（文帝元）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沖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一經之字）言孝建初（孝武年）又勑南臺侍御史蘇寶生（成治山下同）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孝武改元）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勑為一（一作成）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

取信自永光（廢帝元）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釋（已上）原宋世（所撰）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史始（一時字脫）自義熙肇號（晉安帝改元）終乎昇明三年（順帝末）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釋（此述沈氏宋書已上言紀傳體）。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釋（此述裴略係編年體）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按第十節述劉宋二史也紀傳編年兼舉。注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而世頗疑三國及南北之梁陳齊周四朝皆無志以為欠事不知實無缺也斷限篇云宋史上括魏朝隋書仰包梁代已見其端矣惜此節不另詳宋史之所該不若後十八節補述隋志之為明備耳及晚明太倉朱明鎬著史糾嘗言蜀魏吳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其言可補此節之遺改不改姑勿論而使觀史者恍然悟志體之皆全洵讀古破迷一快語也明鎬字昭芑老布衣見梅村集祭焯云

何山裴孫蘇（何承天宋書本傳五歲失父母徐博學幼斯茂劇儒史該覽除著作佐郎撰國史）

（山謙之見宋[illegible]爰傳裴松之目補主簿又本書頃國子[illegible]）

徐爰（宋書恩倖傳爰本名瑗字長玉[illegible]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illegible]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爰便僻善事人長於傳會故援寄尤重前見二體篇）

臧質魯王諸傳（在宋書列傳第三十四三十五諸人皆稱兵為亂者）

沈裴（沈約見二體篇裴子野見左傳家）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
十（其一）志以見其才沈約後著齊紀二十篇釋（已上以齊世所撰。）
（此下當句又六）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書成表奏
之詔付秘閣然升明（宋順帝元）之年盡永元（東昏）之代（此八句諸本脫
據本傳補入寧言也不敢謂了事也）為（此亦補字）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
合成五十九篇釋（此述子顯齊書已上述紀傳書）時奉朝請吳均亦表
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
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
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

史通通釋卷十二 正史 卌 外

蕭氏所撰並傳於後釋（此述吳均書係編年體）
按第十一節述南齊二史也亦紀傳編年兼舉。已上
二節攷隋唐志裴吳二書並入編年部而史通內篇之
首亦以附左傳家不與沈蕭本同門以此知宋齊兩代
亦二體兼舉惜此二書後竟散亡愚是以歎五百年史
體偏缺也
江淹十志（梁書本傳淹字文通記家都任州任事建元初為建安王記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通志序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不能為也按隋志江淹齊紀十三卷亡南史本傳云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為條例無所聞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即指此也其傳末云齊史十志行於世）

沈約齊紀（見二體篇又本傳所著齊紀二十卷）
蕭子顯啓撰齊史（啓撰諸句見梁書本傳按沈紀蕭書各自為史舊本脫去蕭子顯啓撰等句遂與沈約混為一書而本文二十篇之下緩有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又十六字如何著辭且其後又有與蕭氏所撰並傳之語根經何處來鄭蕭字有明文齊書非遼史其為脫簡灼然無疑故餘十贊補入）
吳均齊春秋（見左傳家）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
書監謝吳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元帝元）淪沒並從焚

史通通釋卷十二 正史 圭 外

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
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
勒施功未周（謂加功於簡人所未究者）但既當朝務無知（一作悉）國史至
於陳也其書不就釋（此段述梁史之舊本此處與下作其功未就段分節未是）陳史
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
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宣帝元）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
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
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一作且）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
荏苒竟未絕筆釋（此段述陳史之作前功亦未就○兩史皆姚察未竟之業也自隋文旨至句已）

學陳學士合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王本作述爲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釋此合述兩史之成。成於姚氏父子繼述之功也。二代亦缺編年書。敘二代史事至此獨未了。越至北齊周隋二史後另節了之

按第十二節述梁陳二代之史也。二史皆前代未成。成於本朝。又皆父業未就。就於子述。故用變例合述之。體看節末一段自明。編者不察。率意割裂。其非元始分支益信

沈周鮑謝撰錄沈約屢見。又梁書本傳。著高祖紀十四卷。周興嗣。梁文學傳。字思纂。爲員外散騎郎。佐撰國史。遷給事中。撰史如故。唐藝文志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五卷。鮑行卿。梁書無傳。唐志鮑行卿乘輿飛龍記二卷。謝吳。梁書無傳。見前卷第五節。

何劉合撰梁典按陳書何之元周書劉璠二傳各言撰梁典二十卷。隋唐二志亦皆分載二典。而史通以爲二人合撰。則梁典殊是一書耳。足正二志之岐出

陳史顧傳所修顧野王見前卷第五節。傅縡陳書本傳。字宜事。北地人。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難。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禮。哀毀骨立。世祖召爲撰史學士。隋志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縡陳書三卷

陸瓊續撰陳書本傳。瓊字伯玉。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名。少領大著作。隋志陳書四十一卷。訖宣帝。陳吏部尚書陸瓊撰

姚察子許思廉姚察見題目。舊唐書思廉傳。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授秦王府文

學。王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吳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按謝吳。隋志作謝吳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劉淵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封號和苞撰漢一脫莫字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釋前趙匈奴劉氏史第一揭過。公師彧書以和苞所撰作勒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舊無二字石事。集爲舊無爲字鄴都記。趙記一作紀等書。釋後趙羯種石氏史第二揭過。徐王等書以田融王度等所撰作勒前燕慕容載記儁傳有起居注。杜輔全疑注字脫旁錄以爲燕紀。後燕[illegible]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釋前後燕鮮卑慕容氏史第三第四揭過。杜董等書以范亨等所撰作勒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南燕二主名。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釋南燕亦慕容氏

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李書（一脫書字）。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釋：蜀成漢人李氏史第六，以常璩所撰二書作勒）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通鑑苑作）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一作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釋：前涼張氏史第七，所述凡四，唯此無書勒）前秦（苻堅）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

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一作商南）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一作始）。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爲秦紀十一篇。（釋：前秦苻氏人氏史第八，揭過趙淵等六七人書，以裴景仁所撰作勒）後秦（姚弋仲）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爲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釋：後秦羌種姚氏史第九，揭過馬衛等書，以姚和都所撰作）

夏（赫連勃勃）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勃勃元）、承光（昌元）之世（之世二字無）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一脫燒字）。其（釋：夏赫連氏史第十，其史無存）西涼與西秦（乞伏），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且渠氏，韓顯宗記秃髮氏，失名記馮氏，唯有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釋：後涼呂氏、西秦乞伏氏、南涼秃髮氏、北涼且渠氏、北燕馮氏，史第十一至第十五，其書失名者並於此，北燕有記，作者姓名失載，故云四書可知）魏世黃門侍

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宣武宗元）求諸國逸史，逮正始元年（宣武宗元）鳩集稍備，而（一作而已，有以字，一本作已爲上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一百二（此二字一作十）卷。鴻殁後，永安中（魏孝莊元），其子緒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釋：崔鴻書始於此，舊唐書作行定本）

按第十二節述十六國春秋也，雖不得並於正史，而嚴豫分据地，亘川遠戎馬交馳，事關江介，其書頗可廢哉。

顧崔氏書自宋史藝文志馬貴與通考皆已闕載至明乃有屠喬孫之本賀燦然序之曰晉記流行崔書放散逸之博考旁稽綴遺搜逸爰訂斯編吁何其不學也屠果博聞欲起斯廢毋假初名毋襲原數謹術纂體顯號補亡各於正史載記之餘人見書其人事見書其事而條疏其下曰某人見某書某事見某書豈不卓爾大雅功高津逮哉乃計不出此而匿所自來掩非已有舉一切真書僞變而爲贋書愚因是歎書之既焚棄者猶小竄亂者甚焉冒出者又甚焉明穆神之際是已時則有

若豐坊之魯詩世學僞語傳經王英之天祿閣外史僞稱舊古紛紛仿傚僞種朋興若屠氏者其爲冒出猶在陰陽形影間視彼諸家差當末減耳或云杭本漢魏叢書所收十六短錄故是彥㒸之舊是說也余猶疑之

十六國史 史通所記諸家[illegible]卷當時已多列籍無從[illegible]引然細[illegible]節[illegible]諸所[illegible]與隋唐三志 歷歷相符則趙隋書志十卷唐志作二十卷[illegible] 范撰後趙則[illegible]書[illegible] 田融撰又二石傳二卷[illegible] 北中郎參軍王度撰二石[illegible] 僞燕尚書范亨撰燕書二十卷[illegible] 燕中書郎王景暉撰南燕[illegible] 書九卷華[illegible]國志十三卷並常璩撰前涼則[illegible] 書十卷燉煌[illegible]錄十卷唐志作二十卷並劉景撰唐[illegible]

[illegible]

附

[illegible]

十六國春秋

[illegible]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二　正史　三三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䴥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三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敘國事，無隱所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

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莊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保二年，敕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惟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訴。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於

史通通釋卷十二　正史　三四

獄。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
外。武成（武成孝武弟世祖湛也王本改作書成非）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
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釋（此段加傳詳一）
論 至隋開皇敕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
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
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敕
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
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釋（此帶述魏書而以世尚收書）
勅生

按。第十四節。述後魏書也。其初但作編年體。其後專行
紀傳書。公取不滿收書。故加多一段評。泊然亦以托
起。勅改耳本處勿黏看

鄧淵國記（魏書本傳淵字彥海太祖定中原擢為著作郎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崔浩等撰國書（事見魏書鄧淵傳 [illegible]）

中書郎高允 [illegible] 穆有力焉 [illegible]

[illegible]

李彪始為紀傳（[illegible]）

宣武時 至 號為穢史

通十五六行以非魏收傳對證諸人所引辯諸

[illegible]

辨宗室錄 [illegible]

魏澹撰史 [illegible]

劭同周史傳

楊素別撰（隋書本傳素字處道高祖受禪加上柱國封越國公大業元年改封楚公有集十卷別撰）

事見下

潘徽歐陽（隋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人煬帝嗣位詔徽與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

（魏書會素薨而止 褚亮字希明 詢字信本傳入唐書）

高齊史。天統初（後主改元），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

黃初傳天錄（或無初字）。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

著皇帝實錄，唯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後主改元），史官陽

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釋 逮一作迨）

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

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

十有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又一本有字）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

八篇，以（舊作已）上送官，藏之秘府。（釋 述隋時王志編年已成，李書紀傳未竟。）

皇家貞觀初，勑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

演為五十卷。（釋 至唐初紀傳乃成）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高齊史二體並東之，此節與後周、隋二節事皆未了。）

按第十五節述北齊史也。當時無有二體，迨後王志廢

矣。

祖孝徵（祖珽字孝徵……）

陸元規（……）

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

王劭、李德林（……）

百藥（見本紀 李百藥安平人）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虯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

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

八篇，略叙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勑

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

十卷。

按第十六節述後周書。

柳虯（見前卷第八節……）

牛弘（見……）

德棻文本[illegible]

隋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illegible]皇家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illegible]

按第十七節述隋書也宇文周史本無編年隋雖有王劭書止錄詔敕等為記言體非編年類也故二代皆一書歸史

王劭書[illegible]

王胄[illegible]

劭[illegible]

[illegible]

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illegible]

具於上[illegible]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illegible]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illegible]合為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illegible]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illegible]

按第十八節乃總括五代[illegible]一詞此五書事蓋往代史定無朝忌入一家與舊五史故另詳之○初閱舊書職官志貞觀年修五代史五代二字殊覺突[illegible]及閱是篇翻然令人悟案前乃始實然並其時八史唯南北二史操孫之舊新唐修故也釋語何云上元即是正月耶因自笑平生歷事不經心處不知凡幾只此編書所滑耳

五代紀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周隋時禪代梁氏稱邦[illegible]陳建[illegible]有續 息之乃時而簡牘未編[illegible] 故有大[illegible]實資良直云云詔下數年竟不能就貞觀 二年太宗敕德棻與岑文本修周史[illegible] 思廉[illegible]陳史德棻[illegible]魏徵總監[illegible] 修[illegible]周史[illegible]敬播[illegible]顏師古孔穎達[illegible]隋書等撰[illegible] [illegible]隋書本傳[illegible]北史[illegible]

五代史志(史通同修五代史志人新唐書可證合者李淳風傳則云除太史丞預撰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序[illegible]同撰[illegible]功臣[illegible]證[illegible]史事通俗[illegible])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隋恭帝元)武德(唐高祖元)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一作[illegible])編年體，號為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釋(此本朝國史一[illegible]已上為編年[illegible]體本[illegible]) 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高宗改元)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一作書)，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釋(已上為紀傳起本) 龍朔(亦高宗元)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師(一作卿誤)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高宗初元)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釋一作)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於蔡邕矣。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一作世)，功業未終。至長壽(武后年)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弘道(高宗末元)，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謂家[illegible])罕能自遠(一謂[illegible]於俗[illegible])。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四家[illegible]所謂[illegible])，而總入編次，了

無節制。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之[illegible]也)，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釋(此一段[illegible]牛鳳及[illegible]以推出重撰緣由也) 長安中(武后年)，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釋(此[illegible]是紀傳體[illegible]) 神龍(中宗元)元年，又與堅(一無)、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三(一作[illegible])十卷。釋(此是編年[illegible]) 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期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

釋 [一條，舊本連在上篇下節非]

按第十九節述本朝國史而以當職手撰者終之○須知所云八十卷三十卷者正如王隱之晉書干寶之晉紀山謙之裴松之之宋史草創起本爲後來史局之藁底耳非定書也修本既行其書遂佚往代皆然說者乃謂知幾善譏訶鮮撰者不亦寃乎○叙古今正史畢

創業起居注 [唐書溫大雅傳大雅字彥和武德元年歷黃門侍郎 [illegible] 撰創業起居注三卷 [illegible] 唐書志紀 [illegible]]

房許敬等立編年 [唐書房玄齡傳房喬字玄齡 [illegible] 中書 [illegible] 貞觀三年代長孫無忌 [illegible]]

[許敬宗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 [illegible]]

姚長孫等纂紀傳 [illegible]

猶敬衡之緒 [illegible]

[illegible]

李仁實 [見上卷第九節]

牛鳳及 [無傳，與前卷第九節參看]

朱敬則徐堅吳兢 [三人並見自叙篇此云撰唐書八十卷 [illegible]]

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爲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偏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釋 [得此二句 [illegible] 正史二字 [illegible] 清楚]

按第二十節乃通篇總結○讀此篇須將二體篇處處印合○史通一書皆議論體獨史官正史二篇屬叙事體觀其所述自史漢而下悉按序傳原文至梁陳以還成錄見聞所接全書談史要可不辨史皆全史就評安可不綜史部議論叙事相須爲用是二篇者雖外篇之最緊實內篇之括囊史通正本已盡於是

史通通釋卷十二

孫正恒天照挍刊

史通通釋卷十三

南枰秋浦起龍二田釋

內姪黃　巖太山

姪孫　斑玉階參釋

琳龍躍

外篇

疑古第三 [illegible]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illegible] 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illegible] 凡有遊談、對敵、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illegible]。其於事也則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illegible]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illegible] 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illegible] 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illegible] 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他事。[illegible] 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於世。[illegible] 又孔門之著錄也，[illegible]

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釋[illegible] 然則上起唐虞，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釋[illegible] 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釋[illegible] 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illegible] 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釋[illegible] 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雖有其美，不加[illegible]；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illegible] 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釋[illegible] 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

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芬亦不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終而奮[illegible]
子之刪詩也凡諸[illegible]國風皆有然則在於[illegible]獨無其
[illegible]
詩同姓不同敗敢問對以知禮[illegible]
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釋[illegible]
[illegible]
其詞簡約釋[illegible]推者雖[illegible]缺滿無補遂令後來

史通通釋卷十三　三

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敢有如[illegible]故評[illegible]其疑非
以爲於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按此疑古之序也不入條數古字專指尚書其爲疑字
解說則疑古於古文隱諱適見十條頗序古理罪無辭
矣然讀書尚論其前有可推者敢一實之知鑒眼見
近古自新莽始稱以及當塗典午南則劉蕭陳氏北則
齊周楊堅累朝踐代類以揖讓之詐飾爲推挹之文雖
速李唐篡奪其除其猶必虛推代邸粉飾禪書一則曰宜
遵故事再則曰一依前典引經作冊居然行登[illegible]誅伐

爲張[illegible]揖讓而復踐凡資口實[illegible]陶姚於是古帝
前王青天白日氣象淪於霧塞五六百年於此矣作者
惆悵[illegible]之篇及兵孔僞之遺編所傳在二姓
改玉之交所以行九錫升壇之禮[illegible]蓋曰古賢且蒙
疑於此事[illegible]借面引辭至兄[illegible]無地耳
其所提防篇在於此[illegible]知若不學無術以文害志
忘行[illegible]何其遠哉不揣檮昧頗推其本意
而條之如左
以爲名官[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三　四

[illegible]
御注拜職[illegible]
居群笑況[illegible]
[illegible]
清姑伯陵[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魏文漢景三言（孟子語見風俗通正失篇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魏文語見魏志文紀注前史官篇已引之漢景語見史記儒林轅固生傳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隱閔非命（左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公曰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閔二年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惡視不終（前見編次後見惑經）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俊德（峻一作俊下同）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人（本作比戶新語無）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比一作此）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且（但一作）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群小在位者矣（一脫矣字）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按十疑之中不言堙代之事者獨此首條耳亦見凡在盛朝鋪張善治必不免於溢辭爲後此諸條作引也

比屋可封（新語無爲篇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元凱四凶（見左氏文十八年傳文已略具渾沌之沌左作敦讀如字）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于一字）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誤書）某地（誤地名）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睹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爲帝丹朱（經脫堯子句）而列君（君一作名）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古一作世）有奸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按本篇所疑堙代之事自此條起即提破近古姦雄可以知其意之所寄○堙代至元明始暢然後僞禪絕直道伸

汲冢瑣語（見春秋家又詳後雜說篇之末）

帝亦未[illegible]

[illegible]姆與又云死十餘日方乃死注云[illegible]於[illegible]之野[illegible]

[illegible]若於楚山川洞[illegible]桂地[illegible]

起山連亙[illegible]入[illegible]地[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逆泥以爲[illegible]必以[illegible]

華[illegible]形[illegible]可[illegible]以[illegible]

之作[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邊[illegible]則[illegible]楚帝[illegible]

[illegible]其類[illegible]有如斯[illegible]也斯則[illegible]方之死[illegible]

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按此條[illegible]出文命之志一句志在劉宋之於零陵也[illegible]

零陵[illegible]位之君罕得全者

注云[illegible]

[illegible]六年[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又曰

[illegible]正經其書

大甲[illegible]文丁[illegible]凡[illegible]

[illegible]人多不[illegible]故[illegible]引

[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伊尹也[illegible]於正[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如敘[illegible]也何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事不[illegible]伊[illegible]大近古[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正[illegible]亦由[illegible]之[illegible]乎

[illegible]亦猶[illegible]

[illegible]而獨致[illegible]者乎其[illegible]四也

按此條[illegible]於[illegible]可見已[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

大甲文丁[illegible]

[illegible]

湯誓序（[illegible]）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慚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殷祝句[illegible]）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蹤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一作[illegible]）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一作[illegible]）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一作[illegible]）去其鄙事直云慚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按千古無稽征誅但有偽揖讓如此條借影殷祝篇文必欲移征誅而傳諸揖讓[illegible]獻矣即劉氏假雜出之書以擬彼華之醜[illegible]然彼爲膠柱之解者吾不敢以善讀書許之

殷祝篇[illegible]

湯讓務光[illegible]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爲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爲晉絕秦陳琳爲袁檄魏（[illegible]）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競（一作[illegible]）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臨（[illegible]）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弒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illegible]）惡者必以桀紂爲先（[illegible]）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按此條非冤矣因之流言也欲其代興以罪而爲之辭

也

陳琳檄[illegible]

曹瞞臨朝[illegible]

[illegible]

叙子之叙爲序[illegible]云祿武庚[illegible]父郎

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illegible]於父首懸，母[illegible]分裂

未言從此生人[illegible]作其向使其服事周而全[illegible]保其

妻子，此何天許地何以爲生，含齒戴髮，何以爲[illegible]而合

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illegible]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若

[illegible]

諸名教，生死無慚。議者[illegible]苟以其功業不成，便

以頑人爲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

[illegible]句亦當[illegible]取殺亦當[illegible]徒編名逆

[illegible]也

按此條[illegible]黜晉而下，諸未造解。蓋以[illegible]也。寧爲高貴鄉公

死，莫作常道鄉公生；寧爲袁粲死，莫作褚淵生。臣子之

於君父，其義一也。以[illegible]爲頑[illegible]而已

武庚祿父[illegible]

[illegible]

申包胥[illegible]興晉

[illegible]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業尚

書[illegible]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illegible]夫姬氏爵乃諸侯

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illegible]無與異此，則春秋荊蠻之

滅諸姬，[illegible]氏之伐[illegible]也。又案[illegible]書曰朱雀

云云[illegible]文下定命[illegible]云云。夫天無二日，地

唯一人，有殷猶存，而王業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

而陵天子也。然則殷紂以[illegible]周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

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

六馬。及其殁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illegible]姬之事殷，當

比馬之臣魏，必將[illegible]大[illegible]其

疑八也。

按此條亦[illegible]破司馬昭爲[illegible]前操後務等，皆比於一

科。

九錫六馬[illegible]

[illegible]

荀勗猶謂人臣[illegible]

隱當書曰弱性佞媚良史當書佞倖傳藉其人媚貴賊害者也況其前論焉傾皆可知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案呂氏春秋（書名恐誤當是吳越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詎且大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大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一作猜）猜忌[illegible]雖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獲者焉又案春秋晉士蔿見（[illegible]字）申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按此條獨不指尚書蓋因西伯條而及之也太伯之德三讓之指理學大儒訖無定解如幾一以後世情事揣之誣足與辯夫亦心惻於隱太子之事乎

呂氏春秋（按此句定誤當取其書所謂十二紀八覽六論綜觀之曾無一語及太伯事者謂抽吳越春秋覆之乃過其文令錄於右）

所載云云（[illegible]）

衛伋（[illegible]）

楚建（[illegible]）

雖斷尾（[illegible]）

為吳太伯（[illegible]）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蔡（一作蔡）蔡叔夫豈（舊誤真）不愛王室故也（[illegible]）案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一作[illegible]）而周公自以不誠（當作[illegible]）[illegible]（此下一本增明[illegible]二字）寬阜代語護加縲紲與夫漢代之（一作[illegible]）[illegible]故淮南[illegible]

陵[illegible]何逵我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書[illegible]之所述用爲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按此亦與上條爲類劉之不足與語周公猶其不足語於太伯文王也然考此說者於晚[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不寓於微辭焉

[illegible]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illegible]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illegible]參而會之以相研覈[illegible]如異於此則無論焉[illegible]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illegible]事罕甄擇使夫學者[illegible]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illegible]

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illegible]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策而已[illegible]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illegible]

按此十條[illegible]所以不入[illegible]而殺青所書[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曉人之辭也[illegible]而出我[illegible]語與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日[illegible]明[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哉

史通通釋卷十三

史通通釋卷十四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 朱庭鈞蓀林 許東然脩來 參釋

姪 思學洲士

外篇

惑經第四 題下舊有自注云作于……指二十二條皆未見今併去之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抑揚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釋 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效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釋 此言頗覬疑義上揭題旨起下 已

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

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擬其史文評之於後

按此亦序也但自表作書之由不參別文所云聖人則只是地高明

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 十二條亦列下

按惑經專主春秋通分上截曰未諭曰虛美此曰句為末論諸條作總挈也經何以惑為傳惑也為傳惑易為左氏經傳主事經主義義權也事物也有物於此雖然而集者備吾受而權之而等者款焉變者勝焉矣在物乎在權乎曰在權春秋事同其異事異書同故惑在經矣曰以經求乎曰然乎是將由經而作經不可知惡能知其不知而為之辭是非聖也然則奚而不斥也曰和庸也何常義類何聖惑而疑聖人弗禁雖然傳有類之聖人筆經不筆例傳者例歧而經歧 以為可以經自此名實 曰歐陽子言之矣捨君子而從聖人捨君子者捨傳也捨傳可乎曰吾不禁子以可吾將窮子以能乎能比十二公之傳而捨諸乎將擇而捨諸也

擇而捨諸則子奚擇而捨之非聖不可捨傳不能十二未諭之云吾以過而存者存之〇十二未諭不得與疑古同科

何者盜以無辭伐國駮聚爲人杞伯以夷禮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所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illegible]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illegible]與本文理文並皆失大今依春秋世大列之弒

文史通義本古今考[illegible]

三

夫臣弒其君

外

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爲正卿反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罪[illegible]顯綜嫌疑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又案齊乞一作[illegible]野幕之戮一作[illegible]事起陽生楚比一作[illegible]乾谿[illegible]之縊禍由觀從[illegible]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弒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及必如是則邾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illegible]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以一以字脫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一作不書弒乎其所未諭二也

案已上二條皆弒君事故連類言之〇先召嫌比遷利王皆法所不逮知幾多此一惑由思守杜注故

趙盾之爲人[illegible]

杞伯降爵子僖公二十七年經杞子來朝傳杞[illegible]用夷禮故賤之[illegible]

文史通義本古今考[illegible]

四

外

虞班晉上[illegible]

楚長晉盟[illegible]

齊鄭楚弒以疾赴[illegible]

反不討賊[illegible]

藥不親嘗（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illegible]）凝脂所生（按古文苑注燕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為[illegible]）齊乞楚比（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弒其君荼[illegible]楚公子比[illegible]）

[illegible]

郢闕池魚及（[illegible]）郢之閽者（[illegible]）

蓋非鑄之晦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縣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

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為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其所未諭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之。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滅衛不書（[illegible]）召王稱狩（[illegible]）吳盟不書（[illegible]）公及戎盟（[illegible]）

按已上二條，傳注互有為君諱之文，故亦以類舉。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于讙（讙一作邙）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

獲麟記，城邑失守反不沾（一作具）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此條因入譙以叛之下，杜注有略家臣之說，故舉雞戰亦志為案，以賤例賤，以書別不書。

以地來則志（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以濫賤而書名，重地故書也。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也。）

入譙無聞，弓玉獲記（定八年，陽虎盜竊寶玉大弓。傳：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不書，家臣略也。）

案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以名（書字舊在以名之上）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弒，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弒同科。苟弒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其所未諭七也。

按已上二條，以子臣連與子之卒從書名不書名起疑。○北平本書及其大夫簡端云：文義甚明，不必致疑。愚謂準之後史，則疑生焉。後史凡於預君難者，必書曰殺某官某，否則曰某官某死之，未有統臣於君而云及者。

般野以名書（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傳：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襄三十一年子野卒，傳：毀也。）

惡視云子卒（文十八年公薨，襄仲殺惡及視，宣公立。書曰子卒，諱之也。前詳編次篇。）

弒君及大夫（已詳本文）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按此條專指爲本國諱言

隱桓戕弑 隱十一年經公薨桓十八年經公薨于齊實公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illegible]

昭哀放逐 [illegible]

姜淫奔殺夭酷 [illegible]

送晉葬與吳盟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四 惑經 九

外

[illegible] 諱之也 [illegible] 與吳盟見前

爲齊止爲邾敗 [illegible]

盟不至會後期 [illegible]

晉春秋及紀年 [illegible]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 此經文向伯于陽 [illegible]

者何公子陽生也 [illegible] 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illegible] 夫如是則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乘牘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爲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按此條駁公羊也或經何以駁公羊以其有孔子語故及之

伯于陽公子陽生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四 惑經 十

外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

經既不書傳又闕載（謂定六哀元之間其於許事必有闕文）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按此條無經傳爲說

其間行事不書（鄭許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是則雖執許未亡也哀元圍蔡之許男即元公成也子元夫考按春秋闕書劉摘非過年表之文當取以補經傳不必強劉）

案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宗常作）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斯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閔公時事言之甚詳（謂晉事詳說亦往往見於春秋前）斯則聞事必書無缺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倣此至於夫子所

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宋本作鶂）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illegible]）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均字）繁省失中（[illegible]）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爲疏漏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郭本自比夫至此二十八字誤作小注）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一無者字）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僞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按已上二條皆就他國赴告說亦是連類○通觀十二未諭除陳乞楚比外皆不能無疑劉氏惑之焉得爲過然茲之敘者傳實爲之注又附益之劉氏雖赦其子而譴其母是爲不知類耳

晉滅三邦（左閔元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滅霍

注三國皆姬姓）

不以敗告不以弒稱（不以敗告者左隱十一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也　不以弒稱者即篇首齊鄭楚弒君而以疾赴之事也）

宜名不名應氏不氏（不名如隱七傳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又如莊二十五傳陳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又如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言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之類是也　不氏如成十五經宋殺其大夫山注云不書氏傳言背其族之類是也）

春崩夏聞秋葬冬赴（按句不當言此聞證例月春夏秋冬字不必死如傳八經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云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二月丁未告是即崩聞之不以時也至諸侯書葬則但有往會不會書不書葬緩葬速藏闕月之文而赴不以時竟無的次）

凡所未諭其類尤(一作猶)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墻
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某也寡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
其與奪請謝不敏

按此數語束上之文也不應入正條之數舊注有十三條字非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一作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一作知)指實榷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

按此是虛美總挈　十二未諭皆自出之說五虛美則摭舊說以為翻案未諭猶約其辭而虛美則公然指斥是直罔知忌憚矣法當絕之勿使並進者

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出(一作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一作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按此條據太史公書為談柄書有筆削之言遂尋出家書同文及存而不正以為翻案

又案宋襄公執於楚而誣之以得罪楚滅六蓼而書之以殘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考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一作彰)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按此條據左氏[illegible]為談柄傳有勸懼之言遂尋

出誣罪赴亡承告無革以爲翻案

執滕子（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案例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傳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此言罪在執者也時宋襄人執鄫子故而書二國之君曰以罪責在執者也）

弑鄭敖（見篇首）

又案（案字本作...）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爲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疑當作直）而不隱（宣二）南史執簡而累進（襄二十五）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

史通通釋卷十四 惑經 三 外

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本國之弒（弒一作殺）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按此條摭孟子亂賊懼之言爲說柄因尋出弑逐缺錄使有逃名以爲翻案

晉司馬侯（...）

謂德義矣（...）君側云義（...）

甯殖出君（...）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畫一（...）故太史公曰孔氏（史記作...）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史記多）諱忌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史通通釋卷十四 惑經 二六 外

按此條兩摭論春秋之成語爲說柄而傾還言以翻孟案也其實以爲辭微則非任罪者

孔氏著春秋五句（史記句奴...）

又（...）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矣（...作）

按此條談柄強扯漢書微言二字以當左氏婉晦之旨遂舉晉楚兩事證其未絕謬甚矣況兩事並與婉晦不倫似此剿察尤成詭辯

江乙（事見劉向列女傳江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江乙之母曰亡布令尹不知母曰昔妾子為令尹也亦豈知之然終坐之令尹獨何為而不以是其察之）微言絕（漢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按語本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考茲眾義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眾善之必察焉（一本之下有字五十五字）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壽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眾

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一誤作云）

按此十餘句專束五虛美辭也

孟子語（見風俗通 見疑古篇）

昔王充設（論衡）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一作破）一端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

按此數語總結全篇與前節俱不入條數〕夫子曰述而不作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不揣愚蔽輒察于言為信春秋者據魯史之文直書以雖孟子亦作恐亦得之

傳聞也然則其所以修正諸經之說出自劉歆范甯孔安國述之而復盛於七緯家言以為有刪有定今一一考之皆未見其然夫子惟大易有傳推明觀象觀變之方而亦非有所作也夫子所以功在萬世者當是之時羣言爭鳴道理湮塞夫子於百千喧雜之中表舉六籍以授七十子之徒者不在此科者皆不使進由是學者得不岐其所往而經由此正統由此一所夫子舉而表授之即成之之六籍皆一聖人之六籍矣固不必刪之定之而後爲功也夫子之整其之論語於易曰學於詩書曰

雅言於禮曰執曰約於樂曰知曰闕（獨有樂正一語止於次詩篇）至於春秋且言有言焉故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然則諸言作亦作云者其後起之騰說歟〕又思之言語之言史有亦有二曰文勝質則史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玩此二言則春秋之不輕改作益明

問孔（王充論衡凡十卷其第九卷篇曰問孔其言甚謬）

申左（序第五〇郭本序與文作兩 箴合諸本 償序肯非）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〇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當有之〇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〇劉

歆始重左氏，而竟（一作書）不列學官。（釋：首原三傳行世，獨左氏最後）大抵自古重兩（一作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義左氏而譏（一作議）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一作自）朋黨，哤聒（一作聒哤，一作聒聾，一作哤聒）紛（並為）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止（一作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一作也）。至（一脫至字）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一作）滯，莫得而申者焉。（釋：以上述論者之紙）必揚搉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釋：以引下文，出此句本指）但自古學左氏者（一無者字）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一作訾）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一有為字），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釋：自但自至此古[illegible]）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一作文或）不足觀也。（釋：左徵邀評諸說，評此諸家紛爭，論競如[illegible]）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歸，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一無所字）

史通通釋卷十四　申左　十九　外

疑，列之於後。（釋：結到申左本旨）

按此是總序。

（哤聒：譚鼎沸則其言哤聒。說文曰：聒，讙語也。管子[illegible]……）

左氏長義（[illegible]賈逵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義[illegible]……）

在秦為劉氏（按[illegible]……）

陳元（[illegible]……）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釋：提一句）案春秋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有當[illegible]）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釋：[illegible]）又案哀三年，魯司

史通通釋卷十四　申左　二十　外

繹如旬宮敎救命周人出御書 [illegible]

八其時於衆文籍旣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群書至如

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

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illegible] 論語

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

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

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見聞其長三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如穀梁公羊都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

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

又見直解卷四中五 三 卅

與親見者爭先者 [illegible] 近世漢之太史皆之當作

撰成國典時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illegible] 語林世說竟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

自委卷而將 [illegible] 抗衡詰古老而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斯則難矣彼二傳之

為左氏亦異於 [illegible] 其短一也釋 [illegible]

[illegible] 在氏述 [illegible] 納 [illegible] 內史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 [illegible] 辭說 [illegible] 如

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

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幾嶽

事與之文漢書錄 [illegible] 賈生之筆 [illegible] 其實也豈是子

長 [illegible] 作 [illegible] 劉孟堅 [illegible] 所構者或覩二傳所載有異於此

其錄人言也語乃 [illegible] 共 [illegible] 大如是者何哉蓋

假 [illegible] 史官之 [illegible] 此傳 [illegible] 故使隆促各異豐儉

不同其短一也釋 [illegible]

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

[illegible]

述遠古則委曲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敘近代則循環

[illegible]

必 [illegible] 其功用 [illegible]

時 [illegible] 色 [illegible] 成 [illegible] 有成文丘明但

編而次之 [illegible] 如二傳者 [illegible] 載事失

彼 [illegible] 無所準繩故理

[illegible] 多 [illegible] 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釋 [illegible]

[illegible]

案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麇
卒[illegible]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illegible]及公穀[illegible]
作傳重[illegible]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illegible]也
[illegible]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
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
輒拒而不納[illegible]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
始重儒者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
爲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
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知之[illegible]矣[illegible]其短[illegible]也
[illegible]
之理[illegible]斷然可知釋此[illegible]必執二傳之文唯
取依經爲主而於內則爲國隱惡於外則[illegible]
而書其本事人半失實已於[illegible]經所載之[illegible]
[illegible]義之作也[illegible]
[illegible]修之亦存[illegible]
舉[illegible]彰真僞[illegible]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
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亂臣賊子懼又曰

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illegible]左傳所錄[illegible]
[illegible]則傳之與[illegible]
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illegible]
[illegible]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
如楚鄭與齊三國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內則[illegible]如
若然則左氏立傳其事無由[illegible]使後人尋春秋而

史通通釋卷十四申左

唯取兩傳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
來學者[illegible]
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
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楚方強而云屠岸
[illegible]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illegible]魯侯御宋得雋
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illegible]楚晉
相遇唯在郢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illegible]
子罕相宋睦於魯而云[illegible]及於陽門

[illegible]師戍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illegible]桓
[illegible]戍春秋爲賢者諱[illegible]襄公葬畢君臣和叶而云
諸侯失政[illegible]傳作大夫皆執國權[illegible]其記
時也益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刑平[illegible]夫人
[illegible]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陷楚莊[illegible]葬陽
[illegible]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illegible]年
[illegible]扁鵲遇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
[illegible]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
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諫[illegible]

釋[illegible]已上六項[illegible]記時[illegible]兩
[illegible]成以先爲後成以後爲
先[illegible]日月顛倒上下翻覆[illegible]古來君子
曾以所錄[illegible]及左傳所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
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釋[illegible]然自丘明之後
迄乎[illegible]魏晉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
獲書全同左氏[illegible]故束皙云若使此書出

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
相明王接荀顗[illegible]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illegible]
[illegible]干寶藉爲師範[illegible]由是世稱
實錄不復言非其言漸行物無異議[illegible]
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
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不可以
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
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
非則其[illegible]傳者於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illegible]此而言
則三傳之優劣見矣[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前事後廣所徵作事詳明大致皆與二傳
對勘故申左者申左於高宗非申左於聖經也莫謬令
○倫莫大於君臣父子禍莫大於子臣弒[illegible]史通此處
叙楚蔡故三國戕君而以疾赴則諾之[illegible]衛鄭迫父
而以國攘則責之論語是待世大閑[illegible]斯義之作一
段謂左承聖哲[illegible]之功孔實總之矣再觀

故孔子曰一段舉出授受諮据歸到功由孔經則向之惑今悉解之矣此知申左一篇是惑經回向文并是懺悔文○是書譌句脫文羨字外篇較多如此篇其尤也評家訓家居然黙句罔出疑情敚於沒文理儧字數著可異哉

司鐸火 [illegible]

授經之託 [illegible]

周內史 [illegible]

閔馬父 [illegible]

自我作故 [illegible]

公穀依違 [illegible]

成方遂 [illegible]

事有故太子方賤 [illegible]

篤引公羊 [illegible]

其言河漢 [illegible]

晉劉 [illegible]

魯僞馬鬻 [illegible]

遇郳兩榮 [illegible]

睦晉覬覦 [illegible]

臧項為諱 [illegible]

尋盟失政 [illegible]

秦穆 荊平 [illegible]

完

外

韓魏 楚莊 [illegible]

列子 鄭穆 [illegible]

魏公 簡子 [illegible]

趙書 晉文 [illegible]

荀息 晉靈 [illegible]

外

汲冢書 [illegible]

涉論語易國語二三篇[illegible]名雜論語師春一[illegible]先生叙也總之語十數[illegible]生封[illegible]篇一世一篇周穆王[illegible]傳五篇[illegible]大書九十七篇[illegible]

王贊[illegible]人劉歆[illegible]

題[illegible]中東又[illegible]家[illegible]

以今文[illegible]不復[illegible]

劉歆作五原守[illegible]

[illegible]不同[illegible]不[illegible]

王接荀顗[illegible]

[illegible]

志在春秋四句[illegible]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四

孫正[illegible]天眼校刊

史通通釋卷十五

南梓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修來

朱庭筠樟林參釋

姪 廷煒錦文

外篇

點煩[illegible]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illegible]刪錄七[illegible]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illegible]此二字一作居字一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illegible]易爲釋[illegible]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illegible]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青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illegible]令輒[illegible]其中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上[illegible]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脫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illegible]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illegible]非是[illegible]

按河東云參之太史以皆其潔潔非瘦削之謂也劉子則以削爲宗然當六朝淫澤之餘從未有此辣手例此服者故是韓柳董前驅也可惜傳刻失真點去文留碑耽古者空邈廢墳而已

聚米爲谷（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也田上林苑中帝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多疑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畫地成圖（漢書張湯傳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有必亡二字）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右除二十四字

按篇內加除標數舊作小書繫本條大書之下茲緣增有小注及摘辭語因移置次行低一格大書除上加右字○標數必不免有差誤點失無考惜哉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郭無而字）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悅矣宋殆未可伐也

右除二十一字加三字（加一作移）

按此條亦見檀弓○點煩本點史筆之煩而首之以家語二條者蓋倣前古複疊文法以示其端隨手涉筆偶及之非有所定主也已下大概皆就史記點之亦是隨筆所至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史無之字）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史無之字）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謌者皆（古本無皆字史但云謳謌者不謳謌丹朱而謳謌舜句句不之字一作之字一作六字者當是除並入此一句中故加皆字以該之）則其下丹朱而謳謌舜（已上堯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古本舜年以下有俗本脫年字）堯舉之（已上舜紀）

右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按文內如百姓之三字及之字皆字等即細書側注之所加也傳寫者濶入之今特標出而存者遺落不全耳又節內有空格者以意起例別斷文也如謳謌舜之下則堯舜二紀分界處用者云云之下則舜紀中間節句處也凡此類後皆倣是○舜年二十復出之文見舜紀

篇尾劉所點除正在於此古本有之而郭本削之點安
所施北平本反從郭本未之思耳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
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帝字照史補）顓頊
之孫也禹之曾大父（舊字曰字訛）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
人臣
右除五十七字加五字（除數太多恐有誤）
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
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

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爲人臣今就於朱
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按此上四行舊本與除加標數連下今離列之似較
清豁也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字照史補）初起時年二
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即字照史補）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
所殺（史作戮）者也項氏世世（史有爲字）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右除三十二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按此條皆史記原文不見有加字處蓋其所云細書側

注者已盡失之矣抑恐此條所鈔亦當不止於此若止
此三行亦安得有三十餘字之除革乎況文內殊少煩
複異於他所摘者亦安所庸其除革乎更恐此條原本
全失但存項羽本紀四字後人聊寫篇頭數語以當之
耳
呂后（郭誤作氏）本紀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史有女字）
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
如意高祖嫌（史無以字）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
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郭脫如意二字）類我又（史無又字）戚姬

幸常獨（史無獨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以（史無此三字）
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
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史作爭）之及留侯策太子
得無廢（郭注此事見高帝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爲重叠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略而不言。）
（劉氏所删并不點矣而史既有之故仍其文點之）
右除七十五字加十字（原文止加八字）
按此除加一行舊亦與前注并寫今照例離立
按文亦多高祖嫌文獨如意以錯字欲去煩而須轉語
矣故知皆側注所加之文也而點則失之益見加不見

除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史無此十字皆如書闕入者景公
卒糾之此二字史作宋公據上易糾之字此公字亦當省則子特攻殺太子而自
立是為昭公昭公者此下史有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九字父公孫糾糾父
公子郭脫此二字褍秦史褍秦二字疊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
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據所加則自昭公者以下大半皆在所點除也
右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博文止加十一字
按諸條間有加字闕入處而無除去原文之文獨此失
元公曾庶孫等九字必是宋黃所點點或稍重侵入字
裏傳寫者遂遺去之實亦應留受點者也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
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
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
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史無此二字下同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
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郭脫宮字

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郭脫守字尚
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
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
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
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
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
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

下御史臣謹郭脫謹字史作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史疊二千石二字臣賀等
議曰史無曰字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
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
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
宜奉義遵職愚憃史作憧音義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
臣湯等郭本此上脫二十二字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
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右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據文加二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竄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

宜削除令輙具列於斯藉爲鑒戒者爾凡爲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句疑當有誤）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記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鈔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諸本作去）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輙減詔書自是史官竊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從于關此從每盈數（又作嘽嘆）紙（並誤）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甚矣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按已上一段是引例語亦係另文舊本混作正條謬甚今刊置之

按御史敘錄霍蹤大似近代公移每轉行一番必全敘一番所以然者一以免鈍吝之稱句失當也一以防姦吏之舞文售欺也乃若無爲史法安可不知所裁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微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史無以故以下十五字）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照史作故）（舊）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名冠此下史作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奉祠（二字照史 郭王本誤）民不絕也（史加以上數字）

右除十五字加二十字

按此條亦見加不見除之一證（一）傳贊加字反覺退味此其手筆落時處攻者顧莫之察要是此書敗端也愚不敢赦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史作俶）儻之畫（史作畫策）策而不肯

仕宦(王調作宦)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趙(照史趙字)孝成王時而
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史有兵字)遂東
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軍字照史亦作兵)魏安
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
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史作以)急
圍趙者前與齊湣(史下同)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史無號字)
今齊湣王已益弱方(方或脫子)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
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史衍)王為帝秦必喜罷
兵(而字)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史有仲字下同)連適遊

史通通釋卷十二點煩　一　外

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
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
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照字史删)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史作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
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
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史作且)為君責而歸之平原
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
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交之於
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史作國字)之高士也衍人臣

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史有既字)已泄
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
視居此圍城之中者(考字照史補)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視
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一脫為字史又有久字)
居此重圍(史重圍作圍城)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　梁未睹秦稱
帝之害故耳(一作也此二字)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
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連曰云云　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史作嘻噫亦作)嘻亦太(一作太字)甚矣先生
之言也先生又惡(一作烏)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

史通通釋卷十二點煩　十二　外

(說作)矣吾將言之云云(諸本云字衍)　今秦萬乘之國也梁
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史作各)有稱王之名觀其
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舊多而字)
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
云云(六字脫)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
軍秦軍(舊脫秦軍字)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照史)
(疊魯連三字諸本脫)辭謝者三(史作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
(舊稿改)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
右除二百七十五字加七字(一作…)

屈原賈生二字舊脫傳曰依例當有曰字今補漢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云云二字亦依例補謫謫字史作乃以二字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史有行字聞長沙卑濕自以爲史無爲字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云　賈生爲長沙史有王太二字傳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一脫長[illegible]字卑濕自恐恐字史作以爲一字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　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二字脫照史補無狀哭泣二字脫照史補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三舊譌二矣

右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一脫氏字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決嫌疑以下六句古本有俗削多驗云云二字亦依例補　詔召召字照史補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者字照史補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譌作與照史改其病之狀皆何如具一作其悉而一作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史疊醫藥二字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字史脫后八年舊多中字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諸本慶字作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論字補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

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史有[illegible]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史有所字明歲即驗之有驗一有驗字脫照史補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諸本脫即字嘗作常以爲人史有治字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史有所字臣意年盡三年二字脫照史補三十九歲一脫歲字也齊侍御御字脫照史補史成自言病頭痛[illegible]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illegible]此十一[illegible]是一

右除二百九十五字

按本節前段先有決嫌疑六句二十二字亦由點重侵

字而遺者古本有之須悟是篇諸所採摘文愈複則點煩之意愈顯注家以為此數卷也竟東史不詳孤負多矣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立（一作位）後（詳文義當有後字諸本脫）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一多公疑衍）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起世家云句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辯案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數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數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

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按此一節再就史記純摘之以概其餘亦非點煩正條故亦用亞一格之例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史作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諸本作每照史改）嗜酒亡節度不可使（諸本作從照史改）遂不聽（聽字史作逆疑逆二字）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諸脫所字）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史有言字）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　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

右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史無此六字詳下文有即其詠史句不應此處先提恐是衍文）詠聲既清會（會字照史補）詞又

藻麗（史作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諸本為項照史改）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　從桓溫北伐（史作征）作北征賦皆（皆字照史補）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舊衍桓字）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北或為）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或為受）體於虞者疾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諸本衍便改二字不成語）移韻徙（諸本訛從照史改）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

未盡治云得益窮韻一句或爲小勝（史有溫曰□□益之六字）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云云　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宏字彥伯）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傳謂冶亭）亭時賢皆集謝安欲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顧字□□）就左右取（晉本作照史改）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服（史無復重出亦□六字而□□文出□道□□□□及劉義慶世說）時人歎其率（率或作□）而能要（□□此□）

右除一百一十四字加十九字

按節首云新晉書注又云事出□劉益是新晉採二書之語入史也但文內兩漢句不類加字細書亦決非彼書如此（[illegible]除也）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弟子字非本作弟子也）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中□一作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婿（婿或作爲）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魏書作肅）如（甚字勝）不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郭字昞脫）其人也

右除二十二字（文句不多除數恐不到二十有餘必有誤）

按此節文與魏書劉昞傳同

總按點煩一篇點既失傳然後捨煩矣然深心嗜古者按切史篇循文審校亦自理緒可尋諸家或未暇也故謬漏尤多云〇點煩所列皆摭章句最繁繞者爲條總十有四而輛遷史者乃居其九蓋舉正史首部以發凡也太史公雜取國語世本國策之舊書而彙爲一書疊見複出古趣自流數畧行大家弗厝雖煩亦復何病然劉氏之前論之者已振衣有辭矣班叔皮曰一人之身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也觀是書者切磋究之固不必爲煩者病亦不得謂點者苛（補按史有[illegible]一事所[illegible]式也[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五　孫元調夔公校刊

史通通釋卷十六

族孫　閭復源禹曾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姪　嬸暐敬東參釋

志學逢躬

外篇

雜說上第七（二十五條）

春秋（[illegible]）

案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illegible]）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而書其事豈以{此}[illegible]續經不顧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按論語陳恒弒其君請討之聖語森然所弒者以名矣而春秋乃書人劉子摘之是也

稱君稱臣（宣四年傳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illegible]）

齊人弒公（[illegible]）

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郢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illegible]）惟取國名不稱都邑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踳尋二傳所載（[illegible]）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經獨爲謬歟（[illegible]）

按此條糾左也不以入左傳條而以入春秋何也此事左經與公穀經不同仍本經以爲言也入楚入郢若此類猶書略去者何限可概以從省

釋經曰入（[illegible]）也

入陳衛鄭許（[illegible]）

吳入吾郢（[illegible]）宮

二傳云入楚（[illegible]）

左氏傳三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哤（甚溷作吡）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穫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一字句）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疵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按此亦申左之旨也申左多論敘事之合離此條乃論文字之工拙○衡二傳太軒輊矣乎

哤聒（字本蜀都賦註中左亦段論作）籠罩（此又作吡賭者唬說也）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蓄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衡作）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一有安字）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者（有字此）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按傳評謂葵猶衛足似詩家興趣粘皮帶骨則眾矣知幾此條誠不免是知不如葵舌端浮泛無關垂訓劉氏如曰此非聖人語則入理矣

葵猶衛足（成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怒以告□□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一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後為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感神明固以（通已）方駕曾閔連蹤丁（蘭）郭（巨）語事親不遠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亦（一有此字）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誣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無理者輒不於論之意）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

類言之可爲嗤怪也

按弒與孝是善惡兩端頭處故以併失其倫怪之

許止弒[illegible]

丁郭[illegible]

俱出門人[illegible]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案齊

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illegible]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所鮮經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則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飧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盜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於段奇觀乎爲菲食著之實錄以爲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按土物貴賤語云一概然辯亦釋矣且又無謂史通往往有此若晉陽無竹之類

上客中客[illegible]

食魚飧[illegible]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illegible]殺季歷共伯名和[illegible]

在文丁之上鄭桓公僖王之子[illegible]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史是[illegible]出乎者爲古所蔽則代成聲許無由覺悟也[illegible]嗚呼向若二書不[illegible]

按此亦疑古之餘也贅尾數語尤爲害理觀本傳其子彙當以汲冢諸書皆後人追僞非當時正史特著外傳

以判之意亦不負其父說歟 雖說中凡此類皆出成卷書之前蓋其平日觀書隨手錯記之所存也若已作疑古篇後豈復綴此耶唐人[illegible]類句迄見錯出不自削棄多似此

共伯名和 [illegible]

鄭桓厲王子 [illegible]

史記八條

[illegible]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illegible]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illegible]見左氏內傳敘云近見皇家所撰晉史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罕聞[illegible]今[illegible]當然[illegible]若以古方今則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illegible]云非是

按疑此為八條之序此中不應有序例也知幾服膺左氏內傳謂司馬之未如故首條及之所云亦略見

採撰篇

所採多小書 [illegible]

曹干孫檀 [illegible]

稱其勤 [illegible]

蓋遷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伏一作其善敘事【釋】本條[illegible]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illegible]史記鄒陽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釋（扁鵲以上……以下分條又非）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

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論（[illegible]）召問其所長

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illegible]蓋同上）說夫上既有

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釋（摘論又一叙）案遷之

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釋（[illegible]一本劉揚此處）

（連下條非）

按此亦簡略點煩餘論○凡章節雖立名有定分即如

此條所言皆屬敘事而首尾呼應復有劉揚句眼其為

片段較然明白諸本此斷彼連當闢反合皆所謂隙中

觀闕者也

向雄皆服（[illegible]）

文帝幼景帝立（[illegible]）

（[illegible]）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諸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

其本書（[illegible]）以為時俗所存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

行於講肆列於學官（俗本作宮）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

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

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論語從何處節採劉子能見其大至史公之傳管晏

論其軼事意固別有感也然以史法繩之畢竟劉言為

正

列於學官（[illegible]）

（[illegible]）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

可以一介標神（[illegible]）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

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illegible]）

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

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按此段人多誤會細按之非嫌儒林循吏之絀四賢乃

嫌子長之以貨殖累端木也蓋為范白猗卓之間闌入

聖門弟子而發兩層文勢側注而先以德不稱力比例

引端意可知已。後閱王厚齋考史已得此解

孔子趣關（孔子誠待子子之助拔門之略不肯以力聞其稱招邪完切召幽單也所）
貨殖（收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又當未篇亦苞所差猶也傳於范蠡只有子貢第二漢書同之）
司馬遷自（一無自字）序傳（一作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敍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以（一作）實於刑又似為陵所閉（一作）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及班固載其與任安書中具述被刑所以懷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按子長以別篇自罪由推史體之致也子元即以報書

次自敘此史筆之恭也作者自各自不苟學者而有所取法焉□七年而遭句若刊云七年而以說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

與任安書（漢書遷傳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按本傳皆採錄史公自序特於傳末增此一篇故史通為出之）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記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未知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一少之字）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一作秋）（此項招客以下）共集異聞擬書前立（此句續思成書）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已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按從發憤著書得開此條開宋人說部家言

不韋（見春秋六家）

春陵（漢春申君封春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虞卿（見春秋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辭伏留行

臧堅抉死此閹宦（一作宦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按此亦惜史公不見左傳之一證

郭最（左襄十八年傳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注衛人殿師所以為辱）

臧堅（左襄十七年傳齊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

正論不刊

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代扶其傷而死。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釋：世家[illegible]贊語。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釋：[illegible]論句。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釋：[illegible]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檿弧箕服，彰於宣、厲之年；[illegible]徵褰與襦，顯自文、武之世。[illegible]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釋：[illegible]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彼此，安得於魏無譏者哉？釋：[illegible]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釋：[illegible]蓋媯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鸑鷟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釋：[illegible]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釋：推人事為氣數主。必如太史公之

論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顯其武略也。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其一作[illegible]。釋：[illegible]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議》、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釋：[illegible]小復引類，作餘波。

按：不信陵釋是知數識高處勝五行錯誤諸篇，當從說中，當推此作為最論，既入釋文，復成彙合，作可謂

敗晉於韓　僖[illegible]太子曰[illegible]下國將以晉[illegible]矣。見秦[illegible]昔鄭曰[illegible]右鄭慶[illegible]

亡秦者胡　秦始皇本紀[illegible]亡秦者胡也[illegible]人[illegible]

亥，秦二世名也。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檿弧箕服　周宣王時童謠[illegible]褒姒禍周事，史記本紀亦載之，其文略同。

九異[illegible]公陽入許

好後[illegible]

[illegible]奔齊[illegible]妻于[illegible]京以[illegible]為大夫[illegible]

畢萬必大[illegible]

水許獨異[illegible]于岐山下[illegible]外傳

中陽致詐 漢高紀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illegible]

魏略[illegible]體也[illegible]

帝王論[illegible]

諸漢史十條

漢書帝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已上皆[illegible]又五行志[illegible]

[illegible]酉上或皆[illegible]騎出入遠[illegible]

[illegible]小人相隨亂服[illegible]

御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成帝[illegible]

[illegible]四海人[illegible]

[illegible]者矣

按贊與志[illegible]不相[illegible]

[illegible]所接異後私奴色[illegible]行推之而

讀于[illegible]物[illegible]於[illegible]好[illegible]其

也故君子慎之

[illegible]

觀太史公之[illegible]於帝王則[illegible]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

年月列行[illegible]以相為[illegible]而相排[illegible]而

於徑寸之內尺牙可以類時程九代而於方尺[illegible]之中
條行有紋使讀[illegible]者閱文便睹其所可詳此其所以為
快也[illegible]如班氏之[illegible]人表者
惟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illegible]
承而亦褒貶重行狀習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
於今和殊表隨之誥而不大別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
終於下下並當明為標榜列升降以理相為篇章揚後
劣為次第仍分於篇後以右[illegible]若干品凡若干人亦
地理志肇述京華末[illegible]列州郡後[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書品設言故[illegible]亦假立之辭

按古今人表之[illegible]而名的以志名例以地理說格言將
云[illegible]也如[illegible]
[illegible]
議彼按已論之
[illegible]

之[illegible]非唯文句有[illegible]事理[illegible]
[illegible]又韓王名信都而稱太都[illegible]
了[illegible]使將其名姓全異[illegible]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
知[illegible]
也
按班[illegible]多有太因仍者即如後條所論司馬遷
傳可見已至韓王信云云乃子元誤非孟堅誤也後注
辨之
由徑由臣[illegible]

[illegible]

也中郎者又申於之[illegible]
王信師古注云按卽古[illegible]
了評史漢留侯[illegible]
定寂作雜司之[illegible]
張良之官與[illegible]
酌再韓王信[illegible]
王韓文且[illegible]
推而概已又[illegible]
名篇如蕭相[illegible]
無不可班氏[illegible]
獨留口號亦[illegible]
司馬遷口質壇[illegible]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illegible]，[illegible]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illegible]所謂大忘一有者也。

和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

史通通釋卷十六雜說上　元　外

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初一作]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曰其自叙如此。[此句傳後本有]

[illegible]按此條與下二條可分為三，可合為一。

大忘[畫生前已有此語蓋子敘聞之人有大忘乎]

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易。[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因於馬揚傳[illegible]]皆云遷雖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按合兩條，其序曰其自叙如此，觀之可得[?]為文之體，廬陵碑版多用之。　困學紀聞云：史通云相如以自叙為傳，今攷之不傳，未見其為自叙。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歐伯學似未見此節而云然。

馬卿自叙[illegible]

文園[illegible]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曲[illegible]煩碎，不類誥體。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illegible]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當[?]自叙也。但班氏脫略，[脫略者謂其自[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六雜說上　平　外

[illegible]故世莫之知

按東方傳之為自叙，史無其序，傳贊亦未之及。北平本識脫略亡歿等語，以為是小不考，洞冥記者噫亦失考矣。鄧析篇云鄭子校之洞冥，全構虛詞，用驚愚俗，其言[?]未見而小之耶。史通凡王喬左慈輩皆序其不經，洞冥荒誕之尤者也。紫海丹鼎，大雅不道。夏侯孝若序東方像贊曰：談者以先生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蓋昔人掃棄久矣。

蘇子卿父建行軍[illegible]成父瞻[作孟]德業稍多，漢書

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疑唐本漢書以玄成名篇則不以韋賢孟誤冠篇並其失也

按此條所論論篇題也蘇建子武韋賢子玄成並父子同傳而父之事簡子之事煩二傳亦同如此則宜一例標題矣今乃蘇傳以建名篇韋傳則以玄成名篇傳同例異故為此論○或笈之曰子未見漢書耶漢書明是韋賢傳子何據而言若是曰據史通是節也節之文曰蘇傳以建標名韋篇不以賢冠首故知題是玄成也古人詩集文集篇題一本作某一本作某者不可悉數史

史通通釋卷十六雜說上　廿二　外

傳何獨無之唐代未行版本隨手鈔錄流傳各異子元適見是本耳曰是則然矣其不曰父賢而曰父孟有說乎曰誤耳自孟至賢五世故曰其先韋孟家子元非惜豈未見之此又後人塗竄之咎也

蘇建按本傳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行事甚寡

韋賢按本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云云宣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百七十八字故曰德業稍多至其述孟之文止是傳前原世系之體附見事行不過二十字而已安得云稍多乎至所列二詩則又附中之附也孟字之誤無疑矣

班固稱項羽賊一作弑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理一少理字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按此與孝成帝一條相似然贊是史論賦祇言懷固非一概

于公高門于定國傳定國字曼倩[illegible][illegible]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史通通釋卷十六雜說上　廿三　外

嚴母掃地[illegible]史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按荀紀于嚴二句本辭人語

賦幽通漢書叙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云陳吉凶性命遂明己之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

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曰
春舊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馬遷（舊作遷固從人因易地句誤易耳及使上下不相顧）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鄙
辭有逾班氏（恐當作史）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按此即內篇煩省之說而其下語則煩省篇較平允以
此見雜說諸條非一時所作亦非作正書了纔作雜說
隨爾隨書或先或後故異時所必有合有離觀者平心
循理而進退之則得矣　此條合馬班言之故附分論
史漢之後

張輔（字世偉見晉識煩省二篇）
漢書斷筆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殁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
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恒（或作常）例者耶〔釋〕（言在班氏書遲之則是）荀悅
既删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釋（在荀氏紀後故之非）
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
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按兩漢之交凡所論著爲新莽作者前紀收之可也爲
隗囂作即與先漢不相及矣若叙傳家追稱厥考則雖
事關來代而鉅製必登論譔先美禮所尚也此種鈎董
明析諦當斑筆者其知所取衷哉　此乃糾荀悅漢紀
也觀已上二條知前所標漢諸史三字渾成該舉委是
原文至其下所記條數決非初數耳
彪論列末篇（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敗天下[illegible]）
賓戲幽通（漢書以事叙父彪載王命論引自叙載答賓戲幽通賦二篇以一篇荀紀不收故皆詰之）

史通通釋卷十六

族孫　珠龍曜
　　　琎玉階　校字

史通通釋卷十七

南枰秋浦起龍二田釋

蘇州汪洊謙自牧

同里 蔡焯敦復參釋

朱庭揩晉裴

外篇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六條 舊作七條 非

吳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檦著書 一作者 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按正史篇云貞觀中詔以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更加纂錄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棄其舊本焉呼自唐初一棄遂絕於今詢不能無湮滅可惜之歎後何從覩其優劣耶評者謂玉海言法盛書竊之郗紹識子元未考夫何果竊而書果善固無傷於居最一語也不亦所砭非所病耶況其事本見南史不待玉海 南史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法盛法盛曰君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爲惠紹不與書在齋內後法盛

詣紹紹不在直入竊之紹無本世遂行何書 輕才喜賞弄偏納敗缺也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 [illegible] 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 一作氏 屬慕容涉漢 一作漢南 而南地歸司馬遂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爲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 隋志作勔 一作動 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 一作撮 一作放 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按臧史謂苻雖狹於後石其言實疎而劉之所鄙尤在張勔也。晚明版行諸書傳刻而幷讀者編庋勝牙止如此條曰自遼而左氏劉慕容氏字當由民字之譌唐諱民爲人亦有信手忘諱者因民作氏竟復成語又曰沙漠而南地歸司馬自晉之東懸隔胡野逾二千里沙漠二字適從何來細推所自步脫止而成沙漠緣沙而轉漢雖而益遠遂失其宗人尚稱沭史書宜好刺眼自來評者於此類曾莫之省方且掉擲冷僻汨溺而衒多知不疑其所當疑而強釋其所不必釋援博文章無口書之受誣獨史通哉

涼蜀滌漢符氏燕之衆書前涼[illegible]張天錫十三年苻堅遣[illegible]所敗面縛降秦涼亡又前[illegible]李氏[illegible]初[illegible]苻堅[illegible]蜀[illegible]按[illegible]以爲[illegible]益州[illegible][illegible]

錄石趙出魯陽[illegible]當[illegible]年[illegible]大會[illegible]護[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

張[illegible]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撰，多聚異聞，其爲踳駁，

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

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作通]而收其流俗怪說。[諸本舊有其字]

[釋]此原飛鳧事所始，然怪則俗夫節意，則謂載在搜神書，非正史所取之可也。又劉敬昇異苑稱

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故梁誤]

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

言。[釋]此原劍飛事所始。[illegible]謂小說，不經猶可，[illegible]十國史則非正體[illegible]已下指[illegible]

[正史之說]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illegible]唐徵晉語，

近憑方等之錄，[illegible]編簡一定，膠漆不移。[釋][illegible]

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釋][illegible]

[更何問風俗通]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釋][illegible]

[illegible]遷一[illegible]摭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

其得之者乎。[illegible][釋]如小說之事[illegible]及正史[illegible]也。

按志怪異，必去諸撰史，自宜識大，語有軒輊，意有隄防，

非災非祥，罹勸罹戒，必嚴諸此，而後史之爲體尊而其

為用鉅。閒嘗取後史驗之，遇此等事，多放活句子，无教

之迹。搜神異苑，收之雜述之篇，存小說也。史而擬取

則從注歷門，標寢以可釋之語，徵異兆也。事無關係，則

讖不合全書，參互不知出語者乎？　可作箸好書觀，可

作注者家法。

殷芸小說[illegible]隋志[illegible]十卷梁武帝勅[illegible]長史殷芸撰[illegible]陳氏書錄解題[illegible]晉宋齊[illegible]帝[illegible]非劉餘撰明矣，故其

（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成編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按劉餗即知幾子也微之此條殊顯之非史不待辯矣）

蕭方等（困學紀聞蕭方等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也愍懷太子方矩字德遠世祖第四子也方乃第弟二名之共字也世祖謂元帝也惟宋藝文志亦誤削等字又按隋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誤方爲●万弁漢方考萬考覈之學良未易言）

市虎（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言而成市虎願王察之）

馬遷持論稱堯世（一說作齊）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譏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眞從僞知而故爲罪之甚者（北平本此載係非本條蓋論晉書前特引端之詞非泛論辨究也）近者（一無者字）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按與上條同指○許由之事史公亦非遽以爲無特設爲疑詞借其人挑起夷齊之見稱耳愚又疑莊列寓言人名有無顧勿深考若家語所稱少正卯誅其言行僞辟七日受誅然究無亂政實事更未聞請命行刑曾聖人而爲是急切專輒之舉乎亦鄙心之所不安也（左傳國語皆無其人）再詳此條蓋由新晉書採用世說而發義慶之書孝標之摘正如松之之於陳志何去何從亦未可執愚意史氏之文有傳聞異說者主其所共宗無廢其所別見疑以傳疑乃成信史明惠帝實獃而世傳行適令史以史宬爲徵信仍以遯國爲傳疑可以質鬼神俟百世矣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一以諸）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illegible]）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按凡例語止此此下疑有闕文）所不載者唯元后（字政君）耳（按今漢書外戚傳後別列元后傳此云不載殊費解若云元后旣不載外戚篇則王與呂氏同例矣又與下句牴牾）安得輒引呂氏以爲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篇輒敘娥姁（呂后字）之事（此四句文義亦不可曉）其爲率略不亦甚邪

按此條之駮晉史駮凡例也但文內似多脫譌存而不論。

楊王孫布囊盛尸。尸一作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譏。譏一作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事辯其反禮之經而其言合達人之議足矯奢葬之愆。伊以敏辭辯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釋此上見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矣。一本此注釋所糾在此警湯也

按合前所論搜神異苑世說及此條。劉知幾傳徵之列。除談放約勒編摩皆華士所畏惡者。故史通往往召謗。論者認得劉公是尊嚴國史。使自遠乎談苑說鈴之流原非其所禁絕也。

楊王孫本傳學黃老之術

伊籍本傳籍字機伯隨先主入益州遣使於吳孫權

宋略一條

裴幾原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一作撮要實有其加釋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

徐一作師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史作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史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羌威權負芒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論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略言之。故宜去也。論斷昔漢王數項羽。衷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書一作始明罪

狀必列諸國史豈益（宜一作 非一作）異同（論三斷）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論四斷）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一作下）下無復文理非工（論五斷）熙先構逆懷鄙矯言欺衆且所爲蘽草（一作草蘽）本未宣行（論六斷）釋（分論此畢）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注作）擇豈非蕪濫者邪（擇以似略此名矣）不得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他說則宋年美事遺略甚多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鄶無足致譏若蕭氏者（一有是字）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云

按此條須理會略字正名國史何妨詳載子野書既以略名而具列蕪穢則名實不相副矣與載言載文兩篇意皆各出○子元歷詆三國裴注爲其知博而不知約也裴注徵書甚富而擇言不精宜則務博者尚之如琛寶錄對孝標注世說引晉氏一朝記載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外亦是此意不精則識大者病之如宋子論李延壽南北史除司馬公通鑑所取其餘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說亦是此意

除徐傳官詔（徐羨之傳[illegible]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illegible]）

[illegible]

元后哀冊（[illegible]）

討二凶檄（[illegible]）

擬李夫人賦（[illegible]）

注國志表（[illegible]）

罪許朏詔（[illegible]）

珍張法靜宅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散省當病熙先為合一劑耀疾即損因此周旋熙先以羅賂之許曄當病因出先

逆謀甚許為內應熙先使耀作義康與湛之書同黨甚之詐撰上內凡所建及誅義康詞徐湛之書亦不宜宣示

之所收按裴駰史又收淨文不可得見故以今云爾反爾於裴史通云較

後魏書 二條

宋書載佛貍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詳乎魏史所書

則全出沈本〔釋〕所用如事有可恥

則加減隨意依違飾（罕一作非）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

以師婚不許（此一字非）此言可怪也〔釋〕（飾出魏）何者

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

自餘因一詰桑乾皆成禁臠此皆魏史自述非他國所傳

〔釋〕（曰王以所拒婚之飾也）然則北之重南其禮如此安有

黃旗之主親屈己以求婚而白登之陣反懷（乃一作致）疑而不

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釋〕（止此）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

必比伯起魏書更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一本有字）

奴耳〔釋〕（傳一本失此注）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

而笑明月者也〔釋〕（沈約書以收書作東）

按劉氏凡涉魏書只是一味斥詆

佛貍入寇（宋書索虜傳魏元明帝子燾字佛貍自號太平真君率大眾度河口自項城成民卓當東淝吳會以盡）

狩豫出臨淮至瓜步伐姑蘇之臺拔長洲之苑壽自彭城南臨胥海探矛六陂蕉上葦請和求婚太祖以手指天名而以馬鞭

食以祖結姻高接若饑為劉氏所傳自今不奇上華之臺復長洲之渡江飾壽使珍味於是賈以女飾求功為奇世祖結好乃欲女度於世隆義孫師延以貢祖

世祖義江湖行大宮躍欲於陵隆建宋業弟自今女求和女與遂許婚非太武也

司馬劉蕭韓王

（魏書島夷傳）斤略地楚之劉義隆公主為其第子皆以氏後為元帝故曰司馬

中時建攜龍斤…

知實不以禮具京師世宗禮之司馬南陽公主昭一千匠

常年以與遂司馬之大世宗入國之生德宗南平長公主…

宗入漢國二年禮具京師…

桑乾（宋書自序）…

禁臠…

為珍…

以藏…

尚主…

黃旗吳志權傳注曰吳書曰先是秘論紫蓋黃旗運在東南[按]語本江表傳又魏書李平傳平子諧為聘使至石頭梁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

白登漢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注白登在平城東南按平城地在桑乾即元魏所都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言釋此上糾魏收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抵一作相訴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釋此上糾沈約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按此段雖繫在說魏之條其實魏沈並舉劉氏深斥史家滑訛傳會之習最甚疑之○此與上條之說前者因習古語叙事曲筆諸篇累累言之矣此復賛言之故知雜說諸條多半是前書底本非後來續作也觀開章第一篇便云自古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可驗外篇非定在內篇後也

牛繼馬後魏書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瑯邪王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叡因冒姓司馬按王宋辯語無可考舊唐書元行沖傳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以登元帝是牛氏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謠讖著論以明之際行沖故拓跋之後自張祖純其言亦未必得實但夏侯語牛後翻言通鑑綱目皆屏不錄是知大雅正人擇集省因無取乎點點因據之淡也

拓跋之祖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又見序傳篇

北齊諸史三條○諸一作書誤不專論百藥書故曰諸史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當作常山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

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破宇文於邙邙一作芒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敗於鞍傳作案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按知幾稱君懋書不一而足似不得見矣此所論載四事非止述事乃論文也事最鉅而文亦最詳練今觀二李令狐所撰次大率皆藉為藍本故引注宜猶盡其曲折不得與他處節見事畧者同例

文宣逼魏禪北史帝從容沈雅有學文風教每王高以崔季舒為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登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等入奏事昭陽殿昶曰五行遞運有始

衆鄉公莫歎帝及出實館門陳思王詩云發帝曰云人云欲生不殺洋當遂[illegible]帝有終賜陛下[illegible]

常山廢乾明　北史文宣天保十年紀云初帝[illegible]天保有識者曰天保為一大人只十其[illegible]帝子又嘗問太山道士得幾年為天子十年曰得十年[illegible]謂正道文宣皇帝崩太子殷即位是為廢帝以常山王演為太傅錄尚書事廢帝乾明元年[illegible]太后詔廢帝為濟南王字正道文宣帝子帝不得及後常山王[illegible]

有見文宣之[illegible]陽燕[illegible]帝[illegible]濟南見[illegible]

其大諱有宜邪式見[illegible]以文

季逐昭公　昭公二十五年見上二十卷[illegible]

秦納重耳　僖二十四年[illegible]

欒盈起　襄二十三年[illegible]

乾谿　昭十三年[illegible]

高祖破邯山　[illegible]

周武平鄴　[illegible]

城濮鄢陵　[illegible]

敗于鞌　[illegible]

吳入郢　[illegible]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　[illegible]　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　[illegible]　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為夥廬江目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

乃若君卿中朝汝我（當作爾汝）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

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

釋 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

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 按 [illegible]

原注 重規撰志在文飾 [illegible] 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

而言 釋 自晉失中原國音逃 [illegible] 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

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

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 [illegible]

[illegible] 所謂君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

王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 [illegible] 凡如此

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 [illegible] 則了

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弘益（一作多）矣足以開

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

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釋 [illegible]

按知幾論史黜飾崇真偏於里音不惜紙費可云有質

癖矣

處士王孫 [illegible]

漢夫含長 [illegible]

[illegible]

多為郢 [illegible]

橋為圯 [illegible]

南呼北傖 [illegible]

西謂東虜 [illegible]

渠們底箇 [illegible]

乃若君卿 [illegible]

中州名漢北齊帝后傳受漢老嫗斟酌崔季舒傳洪兒文宣官連名總署按右果戚閻邊朔惟漢最久遂襲以為華稱關右稱羌師曠禽經張華杜宇注曰蠶叢魚鳧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號曰西州北史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鮮于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迥覲各陽齊將設部曰兩羌闕遍膏肓之疾按二傳古羌正指關右言臣奴易臣為奴史紬正指如北齊切為賢幸北史藝術傳云齊條貴珍指沈習僕役言也又北史李文師以蹋崔子爾為奴鄭子默所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此又穿晷洪潮之詞猶非正謂朝至恩倖傳云帝家諸奴文襄曰我家羣奴猶子所傳云曾怒含人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母姊姊本作姊北齊書文宣皇后李氏武成阿行通謝有娘太原王至閒不傳見據曰兒豈不知耶姊姊稱大故不見漂巫字典北齊太子稱生母曰姊姊主上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稱為大家此所稱戚紀何故羅大家人皆傳大家正作禁又大安去大家去師人包郎高祖傳言師人也數十謂人衆傳師人多書傳言師常高仙芝人呼謂所召募兵曰我於宗中名兒為文筆得少許物裝束未能足敘書事可見之兵文庾談號必項絕即偉皇家修五代史梁陳周隋北齊館中除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圍通鑑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非為是釋節首統舉以下專糾百藥北齊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illegible]

即稱謚焉至如變世宗祖誤作為文襄改世祖宗誤作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句意未足恐有脫字諸如此謬不可勝紀釋因避諱而又誤失者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瞀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illegible]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遂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燼一作盡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釋未詳

按此條糾百藥書所言改廟稱謚似非大病參時則不可然亦約舉以見失真之概也至首尾言除藁[illegible]掃舊章捐燼尤增浩歎矣本末而自屬受改移推其用心不殊於惡宕已而去其籍者恭慎君子戒之哉○愚緣磁此書有行本互異者必注一作某有更定謚謬者必注舊作某蓋深懼塗拂揩壇之為戾也

世宗世祖北齊書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武定河清魏孝武既入關齊神武迎清河王亶世子善見是為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北齊武成帝湛改元河清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illegible]）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敕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虯之徒從風而靡（[illegible]）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illegible]）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illegible]）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illegible]）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七雜說中　三二

按此條蓋糾令狐周書也其中間一片皆是原注○闕

右倣行周官始自蘇綽其人好緣飾經術以宇文周而規成周豈特武夫之與義王而已用夏變夷聖哲所喜史臣載筆爲存衆其國書蓋并是之

客氣（[illegible]）

蘇綽詞令（[illegible]）

柳虯（[illegible]）

牛弘（[illegible]）

隋書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盈一篇寧又申以詆訶尤其惡惑夫（多一）史（字一）載言示後世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由若遺而不載益學者神識有洩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illegible]）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竄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暴終亦有可取焉（[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七雜說中　三三

按觀兩傳所錄說辭其人諒不得爲純臣矣但袁充無別見若劭則平生著述實非一種隋書一一攬抹然而獨

揚其所醜貲於史體有乖揚雄著書[illegible]美新最穢[illegible]史不

錄獨於法言玄經書之甚詳是可識去取之則也。王

劭任北朝史事大概都輯國書不為飾說人盡醜之令

與袁充同傳顯載蕪篇意顯出於偏抑知幾力與申理

言又豈無過激讀者參取史通而持平劑量焉庶

乎兩見其情矣此論略於曲筆篇頗及之

王劭袁充兩傳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七雜說中

[illegible]

李斯坑穿 [illegible]

董卓雖蓋 [illegible]

石室[illegible]雖蓋小宦[illegible]之狀時笑焉 [illegible]

本無從回古人文法往往自復[illegible]世不問細務又[illegible]義大旨[illegible]此起讀[illegible]

梁隋史識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illegible]敘錄煩碎[illegible]當補

[illegible]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

思聊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為失更多可謂允而劾之罪又

甚焉者矣。

按此復抽論令狐隋書之猥雜也節首識王君懋等句

止是挑出若其脫句不補幾不知此條何指

劉臻還宅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七雜說中

王劭思書 [illegible]

史通通釋卷十七

涂利萬我備校刊

史通通釋卷十八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華南枝居敬
同邑許卓然脩来參釋
蔡龍孫初望

外篇

雜說下第九　十五條○前二篇皆兩代分條此

諸史　六條錯舉並說故統曰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繢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釋）數語爲公[illegible]

（盡連兩傳王本此處贊論作撰截係非）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尋蔑（通作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釋）此言公孫傳贊闌及得人也（王本此處又截條非）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爲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如次諸史傳。實爲乖越。（釋）此言靈運傳論之說文體也 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釋）總束此所引兩贊論（論如此下舊有通入連後條非）

按類舉兩傳贊論。皆屬史家變體。正見作手化裁用此爲戒。太煞印板矣。然設移班贊爲公卿表跋。取沈論作流別弁言。固自位置得所。道可兩行者多此類）此條當與編次篇尾論參觀

公孫弘傳贊　見編次篇。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言宜列公卿表後。兩論皆通。可見印板之中亦具化裁之用

謝靈運傳論　具略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風宋導於前。賈馬擅於後。王劉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建安曹氏。擅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代。靈運興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李百藥北齊書）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舉（一作存）小。其流非一。（此下舊連後條非）

按此條專論可書不應書者。舉小大相反爲言。但其中有摘論未允處。詳其注內

垓下斬首八萬　史記高紀。敘項羽敗垓下時云。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

楚地漢書高紀但云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拔漢書削去斬首八萬句於本朝開創殺戮不盡其辭非大失也所措者是時准陰侯先却後乘出奇決勝乃其敍後一敵兵陣妙用史公不置於本傳而補見於此班乃齊沒去之為闕事耳

韋提婆第北齊恩倖傳穆提婆本姓駱母陸令萱入掖庭後提婆改姓穆氏按後主紀但書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而無韋其第之文并穆后及提婆傳亦不及韋第事史通所云未詳何據

親戎伐奚按孝昭紀皇建元年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掠此則事已入紀矣而史通以為不言亦未詳何如

司馬消難司馬子如傳子消難尚高祖女為北豫州刺史鎮武牢與公主情好不睦公主訴之懼罪遂招延鄴敵走關西按消難於齊事盡此周書本傳消難入朝授大將軍從東伐隋文輔政消難以所管九州八鎮質於陳尋歸陳陳以為都督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後又還歸中按消難固反覆子而再云雖數州地乃入周後事非在齊事也其人應列周史而名挂齊史者緣父及之也史有以為自藥病亦非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舊作雲詳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文心作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釋首層以引書助文竊起大旨一本此四行截附前條不連下段非

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一作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一作悉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此句一本有重句人不知以此判。渭濱熟事何宋武亦失乎釋此層亦引下之文其所主在周書也更一作又

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illegible]而牛弘史作周王劭志作[illegible]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或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釋此皆舉周齊二史相衡見周史雅句必非[illegible]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illegible]

[illegible]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辯類蘇張賈生敘鵩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釋自此層以下專序周史之多飾一本此處載分非世稱近史編語原注謂古語之語也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釋末就時論之周史者折之稱舊本此處連下條非

按此亦言語等篇一派話頭即是前卷論周史一條注腳通節之旨總貫在引書助文四字中唐史摯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人誚其不適時意正類此○鮒魚鵬鳥猶前云聽雀鬪牛也頗涉惡道如柳州與韋中立書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此種揶揄郤心不喜

卿淵二句 本文心才略篇文

僅通十字 蜀王平傳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霍光無學 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鎮惡方馮異 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於灞上迎帝帝勞之謝曰此則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帝曰卿欲學馮異邪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渭濱思太公 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渭濱嘆曰此地復有呂望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旰日待士豈無海內與人

宋祖無學 鄭鮮之傳帝少事戎不涉經學晚成談論生難帝之時有慙色其昭明傳昭明羅鄭無宅 帝曰我不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

鮒魚之對 莊子外物篇莊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以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君乃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

鵬鳥之辭 賈誼鵬鳥賦鵬鳥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雜九錫等 王訓故家對俳諧記有雜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鄉記困學紀聞雜

九錫封浚稽山子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 [illegible] 太 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 [illegible]

姓名皆語諧作語皆選聲對諧作避聲對今皆刊正 假有辨如鄒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按此原平頭對語之習盛於梁代也然公自言之乃自發之何耶豈謂施於文則可施於史不可耶○叙事互向對推之辭人季漢已肇其端臧洪書與陳琳曰足下微利於境外吾子託身於盟主是也輒讀而病之

平頭上尾 南史陸厥傳厥好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詩苑類格

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
辯如酈叟漢酈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酈生自匿監門待
主然後出
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高帝欲廢太子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
即欲易太子然臣期期不奉詔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款
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
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
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

[illegible]或書成并部虛
云孝靖之敕[illegible]
[illegible]後鄭知節蕭降稱也主舊編在後主之下誤[illegible]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
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二篇
陳隋諸史通多此失[illegible]
[illegible]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illegible]
〔按〕此斥南北晚近諸朝自撰錫禪文詔月日以繫史皆
載之愈形其偽王志獨無高出諸史也

文出荊州南史梁武紀齊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遣發東昏為涪陵王以帝加征東軍鎮石頭王珍
國斬東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為王三月乃於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
西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
書成并部通鑑勃海高德政善圖讖勸高洋受禪洋遷晉陽令左右陳山提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
山提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邵議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孝靖禪位於齊
夫以暴易暴舊作以暴易古一作以累易古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
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傳字衍史者稱澹大矯
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
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卲者[illegible]豈

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按〕此所主在魏書而所刺在魏澹與上條文義不相蒙
王卲特帶衛之耳故分擘宜穩詳諸史諸條皆有承
轉語助本一片文字後人見頭緒紛出遂離立之取便
循覽未為害事無如當連反斷當斷反連老杜詩云海
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閱之令人目迷細意分張頗煩
裁紉
別傳九條所舉皆非國史故曰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

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其釋〔[illegible]〕察其時諸國稱王，唯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天禮，豈可於稱姬氏而更嫁同姓者乎？此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闕如？〔[illegible]〕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釋〔時已上古春秋無其事〕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說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乖剌。釋〔此言其時無戰國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當云與秦穆同時〕〔[illegible]〕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illegible]〕今粗舉一二，其宋可知。釋〔[illegible]〕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釋〔首備劉向自說起議論〕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

尤甚者矣。釋〔已上[illegible]為後文作引[illegible]〕蘇秦為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代〔一本作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一作門〕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指實，何其妄哉！釋〔此段摘出二傳以實其說〕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一作天〕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釋〔又未[illegible]其類失累〕

按已上二條並糾劉向也。前條言年世紕謬，後條言事理傳會。

夏姬〔左傳成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昭王秦穆同時〔[illegible]〕

晏嬰居宋景後〔[illegible]〕

婧之父鄭國皆謂君愛槐而賊人其可乎鄭評宋景公頭曼在齊景公杵臼後三十餘年

世傳失實 風俗通正失成帝問文帝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劉向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

隨聲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許中集上書囊為帷粟一升一錢凡此皆俗人安專言過其實

進藥酒 戰國燕策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待之其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居於鄰人其下文略與宋同

分餘光 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子可分我餘光云云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會燭夜績徐吾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云

伯奇化鳥 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見鳥鳴

聲數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烏尋聲而棲於蓋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二十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又間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皆在亡篇歟

宿瘤隱形 郭注宿瘤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迄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為后黃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事非宿瘤也按事亦見列女傳又謂女號鍾離春無鹽乃其邑名

懷嬴 郭注懷嬴秦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附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御按列女傳不及其晉文事

劉安 按漢書淮南王安謀反被誅而以為仙去者葛洪神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一作新非）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當云羽獵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識（一作譏）之矣然則（作然而用）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或作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鵑荊屍變而為鱉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按此條折揚子也即以其言還折之 賦家苟成飾事宛虹入軒元冥困野何嫌荒誕著書則不可

品藻二言 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按二言者二字也

愛奇多雜 君子篇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問神篇或問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唯聖人為不雜

鞭宓妃 王注故揚雄羽獵賦云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餉屈原孌彼洛神既非魍魎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

杜魄荊屍 王注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蜀人鱉令死屍化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鱉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鱉水名也亦作巂縣在犍為故知鱉以子雲之說為妄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遠

居南裔越裳之俗也（士燮所產地）敦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
（劉昞所產地）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
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昞裁書則磊落英
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
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一誤作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
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按此條人文互表士燮劉昞皆生長偏陋而人因文顯
見著述家功用宏長

士燮（吳志士燮字威彥蒼梧人官交阯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交阯士府

君學問優博達於從政官事小闋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有師說意思甚密尚書兼通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劉昞（其人見敘篇其所著書見論贊篇）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酬答至於屈原
離騷辭稱遇漁（一訛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
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
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
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
於巖畔撰漢（舊脫漢字黃本補）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

按此謂屈原列傳之採錄漁父辭漢晉春秋之援證神
女事也別傳一科不涉史乘而此條夾入二史頗嫌爲
例不純亦緣此下連舉寓言假之起例耳

漁父（王逸[illegible]序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神女（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去而辭曰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楚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
馬卿好色（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譖之以相如服色妖麗遊王後宮王察之乎王問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按枚卿互異有誤）
曹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域言歸東藩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一麗人於巖之畔）

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也死溺水爲洛神）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
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
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
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
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
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蘇代以下四十七字舊本作細書其原文引有四十三字）
大意略同蓋是兩本互異之文非注也今按本書體裁駢
者爲稱故轉用之仍錄原文於左蘇代所言雙擒蚌鷸

此下漁父之一事何不同者於中子之[illegible]以下[illegible]錯[illegible]之林[illegible]之水[illegible]其未學也[illegible]後條[illegible]

李本此處載

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蠡龍競長，蚿蛇相憐，鸒鳩（莊子作學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何使（一行）蒙撰幽明錄、齊諧記（逸字），並可引爲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

按已上二條並糾中散書也。行本聯爲一通，[illegible]未[illegible]。前論中疊亦分條矣，援而例之，可無合釋。

二漁父（[illegible]）

[illegible]鷁舟（[illegible]）曰今日不出[illegible]

渡蘆中（[illegible]）

請丈人[illegible]

混沌（[illegible]）

一其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按鳳以語篇各意

其流甚多（秋水篇埳井之蛙[illegible]）

薄周孔（[illegible]）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一本下逮李陵集非）

按此借元凱書指出葛書正令。曰顯錄明言，有疑猶闕，卓哉當爲輓近世拾毀作僞者一提其耳。

列女記（隋志杜預撰女記十卷[illegible]雜傳類）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一無人字），殆後來（一無來字）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舊本此二字誤）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舊作傳）中，斯爲謬矣。（入以焉之一本此二句無）

按決陵此書爲假作，只驗在坡老之前，可悟此老非不

知文者○海虞王侍御峻為余言子聦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躡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拊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初人撰為之

雜識十條○（識舊作說按雜說乃篇之總名豈以科別之名混之雜識猶言雜記也或讀作入聲遂以音謁轉作說字耳）

夫自古（舊有之字）學者談稱（稱一作評）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羽一多）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釋（此言各是其所是一本此條互譏）又一（一無又字）觀世之學者或躭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一作遊）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釋（此言舉一而廢百）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釋（此言徒多者漫無主見一本誤合下條）

按此條謂讀書顓泥一家局護偏讀自亦一病至若博涉羣書而胸迷蒼素又為徒讀矣蓋前條泛舉之文

桃源（陶靖節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復行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阡陌交通其中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挂壁不行綴（綴一作輟）旒無絕（二句依郭本所定舊本挂誤作掛旒誤作綴）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按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按集內尚書春秋往往連舉此條持論莊慈可證向諸疑或果非真言

長纓紫服（文選任彥升蕭秀才文云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善注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左右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又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試勿衣紫也公曰諾於是國內莫衣紫也）

夫芳名竹帛物情所競雖（雖舊作）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愧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釋（一譬興）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之（加徒加邵駰鄭卿駰按鄭德作卿）太

繫以不倫
以從也
子雲參聖乃古無人
見於揚雄
篇

主一字帶筆去法字恣加褒貶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
者焉釋（又一層興起後文）夫以宣尼叡哲子貢參聖在於著述
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
魏收代史盛誇胡氏復焉足怪哉釋所嗤者在此
按此本為謝魏偏沽而發多事牽扯烘託以自取厭集
中設人口實處皆然
寘焉（或古閑仲篇有而不當其家之貌乎九歲而與彧丈主龍乃子玄之子也）
蜀漢諸賢（見不合於所得吾珍社也其不作注謂之所嚴君平也蜀莫合或觀子蜀人也諸書曰）
言李仲元者人也不或不慮可知之關也見其貌

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　廿九

如也對其言者猶如也觀其行者猶如也謂仲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按谷口口莫中地與所云蜀莫合今舊作仰不知何人補書亦無定說（君子篇心也）揚子文寔用寡反卿也
子雲參聖（語本揚讀史去已具自敘篇矣）
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諒有之史亦宜然蓋左
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猶
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按史而以君子小人命之奇情確品此豈於文句間求
之○向來申左乙馬人或以過分疑之觀此可以驟通
前說矣

此論甚允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一有倩字）
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固史之
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
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按好善嫉惡兩言分品亦確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
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
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
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王本連下條）

史通通釋卷十八雜說下　三　外

按宋與王皆劉氏所激賞者於此仍無恕辭可知胸中
不設封疆與夫黨枯護朽輩人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
其甚（此一作）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
按向洪書雜家也休文書正史也故曰又甚
昔魏史（有此二字）稱朱異（一本作誤）有口才摯虞有筆才故知喉
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
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
之甚乎

按此亦史體尚質之旨

口才筆才 吳志朱異字季文注文士傳曰異與賓少杜見 朱據曰為我賦一物乃與賦若曰訓故獄 [illegible] 宋書 [illegible] 不言自口其本傳亦不稱其口說

元瑜孔璋 [illegible] 元瑜阮瑀字 孔璋陳琳字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近代一作如

則不然其有彫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或著書纔至一篇或一作二列名編諸傳末 [illegible] 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 [illegible]

事同七略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

按書貴持擇有多而不足傳者有少而不可沒者宜勿以卷帙為差次然如注內所列除周官禮記二書有關經學餘則瑣雜居多其書即可留而傳固可不具載也

○研神辨若酪撿今本梁陳紀傳原不錄恐姚氏前別本有之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illegible]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謝承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所一無所字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宦殁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恒常一作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

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一作 [illegible] 者者一字無矣

按後來諸史恐益不免奈何假如漢書列傳人不盈三百宋史年視兩漢稍贏而列傳人至二千四百有奇又遼金北人不與焉何古才之難而晚秀之蔚若斯其遠耶

青翟劉舍 漢書申屠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齪齪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姜詩 按後漢廣漢人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其事范書具詳妻龐氏傳中

是不必從而致尉益
謝書明詩自有學也
范書亦有傳
並見文苑

史通通釋卷十八

孫正恒天照校刊

史通通釋卷十九

南村秋浦起龍二田釋
常熟席紹堯文安參釋
紹軾景瞻

紹虞文䁔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目（一作類聚區分）編之如后（一作剔）

按是篇雖多檢舉舛誤如所指摘往往複沓消說糅雜之類皆是至第三科帶糾傳會尤為汰言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亂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

嫺○（兩引並在志中上○儲注所在用便編檢後仿此）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
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遵左氏而無
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儲作上）出史記而不（或作了誤）云魯后○
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
併也○

按春秋以魯紀年誰不知宣公為魯君者然既先列他
書而踵事續叙則固當於宣公之上加春秋魯三字此
書法定律也

單襄告魯（史記世家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

虖）
曼滿語（左傳宣六○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閒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儲譌作齊）侯于周（在志中上）案成公
春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始何則春
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一作公）今引史記居
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其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
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史記成公四字如何膠并判語如斷然此一事班志
之誤更不止此附悉注中

會于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天道人故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王紀及魯晉二世家皆不載左氏成十六經傳亦不書其文乃在外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十六年但曰柯陵之會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班志自撰之文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又按柯陵之盟在成十七年杜注柯陵鄭西地亦非會于周也）

案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
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
其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嚴公○（御○莊○嚴○公○郭○莊○公○也○

知○避○明○帝○諱○故○改○曰○嚴○注儲在後今移置首見處○）二十八年而已○（兩引並在志之上）夫以
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
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
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
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恆○（一作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
定體也○

按此所攻在例不畫一故曰屢舉無定體

火稼之間（本志前言火失其性推其文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下歷述大事至漢平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止其下更端言稼穡不成乃取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之文中

（閒隅越甚多其前春秋二字管不及此也）

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鷸之冠（在志中上）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節夫一言可悉而昇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按合前條觀之彼以偶脫春秋為軼例此以連綴左氏為先筆故云去取不同本寧李氏曰古人讀書細心一字不肯放過觀此數條可見

珮金玦（左閔二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縊）

聚鷸冠（左僖二十四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傳作宴下同）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在志中上）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論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按前之引言既徵其所料後之書事不要其所終有頭無尾故糾之

三年之喪二（昭十五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顧炎武曰知錄喪為長子三年妻喪雖期年而專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愚謂天子自絕期后喪自三年義本兩行耳）

志曰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

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一作止）出奔北燕（在志中上）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一多明字）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按此條李本寧評敏剛評曰高止（即子容）華定（即宋司徒）二人並書宜雙收以足前志而單徵高止此敘事遺漏處

子容專司徒侈（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杜注為此秋高止奔燕昭

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𢾺司馬侯即女齊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爲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在志中上）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一作而）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述者也○

按不書悛不書効斷章取義之書則可也班之此志而文惟半至幾成虛設矣

鴻嘉永始（前漢成帝紀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大司馬音上言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外）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出從外有微行之害宮內有疾病之憂是時谷永亦上疏諫致成帝十三年改元爲鴻嘉十七年改元永始）○先云釐（即僖也有原注在雉雊篇）公十年冬○大雨雹○（今志作雪霰唐劉本作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辭○（在志中下）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一脫已字 已上並在志中釐公十年釋至此宜之改一段而言）又（一作入非）此科始（一脫始字一作又字）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說（一作終）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雹災○（並在志中下）分散相離○斷絕無趣○（釋此皆續本志前後起自劉歆言爲大雨雪及雨雹殞霜至隕鳥死一長片十六百字而言）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二句指釐十年）首尾紛拏○而（藩脫而字）

章句錯糅○（此統指全文）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按此條評家叢刺皆未剖蹴剖蹴之須兩截看前一截先舉左氏釐十年合公羊經所言兩雹以爲之的後一截乃統舉全文謂雪雹霜三者忽彼忽此文不歸類始於釐十之前先言桓雪而隨以釐雹間之矣其下復間之雪事焉忽又間之霜事焉後又還而述雹焉故曰科條不整也評者但摘雹字之訛局於釐十年之一事不復從長片章法處加詳是猶覩一指而失肩背也○三傳中同經異字如君氏尹氏入郢入楚之類未易一二

數傳寫不能流轉雖常而謂子元不識雪字雹字恐未足以相服也夫公羊雹而左雪亦流轉之譌也則或左經雪而漢志雹又或唐本雹而近本雪鈔胥歧誤事所應有且劉向陰盛之解固以解兩雹即移爲兩雹之解亦覺悖理乎愚故於釐十年兩雹注云今作雪疑唐本作雹也

劉占董解（志釐十年大雨雹劉向以爲陰氣盛也公羊經大雨雹董仲舒以爲有所漸脅注陰氣脅也按劉向所據左經也左無專）

始言繼言（志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罰劉向以八年十月雪劉）

董習有占按此一段在第十年左雪公羊董仲舒占之前又昭公四年及文帝四景帝中六武帝元狩元鼎三元帝建昭二四陽朔四哀帝元壽年共志言又後公元年公二三及武帝元光四元帝永光元年二十九昭公三及武帝元封三宣帝地節四哀年復志前按此三段並在第十年志文之後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志之記異也條下所引並在志中下篇之文前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爲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武釋元鼎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按古人此等處多不甚檢點後世文筆益確然而犯此者少矣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顧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

此亦一說误公論理而子元論者亦深者亦有世之大防論哲者誅一時之情求義以此義不必在

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在志中上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帝名此僞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耶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匹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冀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孼豈得謂此字一作人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一無矣字者乎此所謂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也

按時勢以立言非與亂也○此爲通鑑綱目之所託

始其文皆曰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氏言天子自壞其禮也釋書法者言以正綱常爲萬世戒也皆以病周也夫周形至絀解之時天變垂鼎震之警漢志此占爲宋儒發脉是矣然其貶者遂不復以世會參之矣要之維世規世各具識解宋人議論撐撐無救於弱勢搶瘠不起者姿乘夫叔制主且然矣噫

竊斧逃債周赧王負責主乃周有臺以避之逃債之臺也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竊鈇隱身之地無所容身於天地師古曰鈇鉞王者以威天下竊之於此以名之九錫詔云

莽稱安漢（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安漢公）卓號太師（後漢董卓傳卓從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諸侯王上）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一無大字下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在志中上）（案大夫字衍）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恒（一作常）事而坐延災節歲月既邈而方闕響（一作應）應斯豈非爲有成說和符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按傳會徵應是五行志真坐病處是科所陳比諸科立意稍岐然仍入前條○志言某眚之罰定作某應此爲真傳會是科兩大雩於年睽罰異之間糾其緣齒故可作傳會用亦仍可作錯誤用也

志云嚴公（嚴謂莊公注嚴在此）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一作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臣下賤之之（一脫之字）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有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illegible]）（[illegible]並在志之上）案此說有三失焉（釋三失專指比年戰之占）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鄑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以歡（一無以字一作衍）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illegible]）按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釋此二失專就大水占戰說）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illegible]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一作何）其失三也（釋此一失合母姜與戰事對勘說）以一災示眚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數演多端準的無主（一有外者字）也

按此亦模挾傳會之一間○克敵降福之說評者非之以爲食人土地不得云福愚謂本文蓋據魯而言人侵我地而我克之豈食耶劉說非過

比年有戰（注十年經公敗宋師於乘丘又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注鄑子斯反）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在志中下以下並同）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蠲戮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並志內釋無冰之語）若斯而已矣次至

武帝元狩（漢志改作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一作）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一多貸字）與之因（此二字作之）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漢志此）案漢武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戢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

按此數占者不自關照解災罰則然徵事實則不然以違反為參合所謂矛盾自己也似此并窮於傅會矣

因黃氏叔琳謂五行志自走拙路此其是歟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為當有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人以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在中上）案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一多之字）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釋（自案以下皆子玄之辭非班志）

此二條 支 之 班 其

（觀考所應）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判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成作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按此條與第二科徒發首端略同（忽謂志五行者止）記災祥不煩符應并亦不綴繫解乃是正體應該司天者所以識往前史也而班志則必申解必徵應至如此志又類例不全能無子玄之駁乎

眭孟（漢書眭弘傳字孟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陰類下民之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孟坐設妖言惑眾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徵孟子為郎）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在志下上班志雖）已有發揆言多疏闊今聊演而申之案女子九歲者九（一說九字）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臣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前（一本少前字）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人字無）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作稍）從大（大字一作）司馬而升（也）（作）緣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務為[illegible]此所謂解釋雖[illegible]而理非精也

按班志此事證應已具特九字未釋王姓姓字尤顯耳

加演二言無關錯誤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懷姙[illegible]未生二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嗁聲母掘土收養[illegible]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宗人從胞至有公災受祇始末有成[illegible]一一數前後有定應[illegible]至於[illegible]在孕甫胎[illegible]發物奇亦由[illegible]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未而不敢葬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運已定非誅翦所乖即王氏受命之應也[illegible]又案班志[illegible]如女子田無嗇者田女陳抒弓者陳即莽之所出[illegible]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敢莽之本宗[illegible]事雖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按此因本志田無嗇前後數事相比各著占辭惟此獨無故爲摘補云爾然在班爲闕例在劉爲小言蓋亦腦入而歆竄曰不能解脫也 已上二條可省

陳之出田之宗[illegible]

[illegible]

當春秋之時諸國臣僕多矣如沙鹿[illegible]其壞梁山云鷁退蜚於宋都龍交鬬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illegible]盛言其必應[illegible]益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壞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端[illegible]申它說以誑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illegible]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損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illegible]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按前宗左氏傳爲主而作此說也支離所言敢直數然則陳抒弓之讖義田無嗇之補占得母亦端自矜魁博之消乎

沙鹿梁山鶂蜚龍鬬[illegible]

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董劉別構異聞志沙麓崩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為背叛散亂之象同

道將發公羊曰呂為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梁山崩穀梁曰雍河三日不流晉君臣哭之

向呂為山陽君也永陰呂氏也宋都也劉歆以為亡象所也至宋而略同

六鶂退飛是六之數云而宋襄公霸事近為龍所

貴六之遺數云又鬬於鄭宋與猶爭亂後呂為楚所

應六小國禍爭與楚之間重呂強其劉向呂當其術又于龍等任也

鄭呂辛無患能呂德消變之效也按其說之古發見雖

爲駁政鄭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

采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一作常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

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鶂退飛是也在志下之上案舊史稱劉

向學穀梁劉一有字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

而周木斯拔鄭車僨濟風之為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

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恐當作博釋此乾風占所遺甚難又詳言衆怪歷

敘羣妖述雨䨥為災在志中之上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

在志中之下而不載宋雀生鸇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略重蓋學有

不同識無通鑒故也釋此又檢出二事之未盡者進難且當炎漢之代厥

異尤奇若景當作武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旱

惟一作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都何哉釋此又搜出本書所載此遺進難

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按不盡之款三而前二款從它出後一款在自邊

越俎越繫覺此老於此事真路熟眼明

木拔見金縢

車僨左隱三年冬齊鄭伯之車僨于濟杜注上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而䨥在志中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毛漢元年天雨毛三年八月天雨

趙毛生地志中風俗通曰王遂為秦所擄此趙王遷為秦所虜之兆也

鳥相育在志中下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

信祖地上生毛世家亦見趙

銷一不口副生非世其

宋雀生鸇戰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宋王偃也

赤風如血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赤黃色風如血武紀已見

亢陽為旱漢書于定國傳父于公為郡決曹東海太守治孝婦不當死于公以為孝婦前太守冤殺之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黨在是於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

左傳云宋人逐猘狗新志作華臣出奔陳在志中之上又云宋公子

地(舊誤作它下同)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弟辰以蕭叛(在志下上)

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自注)

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鬬雞而傳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於獲鴈鄭弑(舊作殺)朝於解黿鄭(舊作郭)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舊作殺一作羖)羊而卒奔此亦(一作)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言)無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按狗與豕本非物怪故以內捨遺同此類然忽以此段科眼尚未猒心不如直折之曰□採左氏闕入非妖似更快爽也

猘狗(左襄十七年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朱尾鬣(左定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

雞傳介(昭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

鶴乘軒(閔二年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獲鴈(哀七年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

解黿(宣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奪豕(成十七年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子謀二卿)

殺羊(見殺羊篇)

家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指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雖採傳事不知所出也

按數典而忘其祖注書家亦頗多此病沒儀王氏有云東坡詩黃花後秋節(舊作)夏小正蓋以夏小正有九月榮鞠之句也注者止引月令非也愚錄於此如史通本摘元魏書也注家概引北史當之本摘宋齊書也注家概引南史當之自餘雜述校讎更多拙注一依文返本庶免紛事不原所出之誚云附識

不云國語(按載國語者二十一事其不云者...其他如言不從之徵三部語大分水之徵數各一節其謨亦同志中要見...)

所定多目凡二十(或或為二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

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釋 繳遇四科

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來。釋 數語為下既數五行數應宜數矣 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為禍、桃李冬花，多一字無 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注 一作不言其應

[illegible]

此乃 一作非 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馬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此三字班傳補脫 蕭曹陳平之屬，陳平之爵四字史記陳平傳曹相國世家 不書 … 矣 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釋 已上皆謂志應進而不舉 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蜮之為惑，麋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舊作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郕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比，一作 其類

史通通釋卷十九 五行錯誤　二　外

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釋 此段謂有解有徵而又失之鑿也

按此條束上而又推類言之。脫略穿鑿，四字分括。○班氏志五行，糾轇蔓延，都為五冊，雖嗜古之士，罕未盈卷輒已神惛。今觀史通之編排錯誤也，科總以四，流別二十，如鋪一箔米，砂稗秕稃，粒中自獻，如攤一本律，以准背各例，衷出支非，穿穴爛熟，安從措手。嘗竊自料，使我下筆，能為雜駁體，決定不作科別體，非不作也，不能也。後生口滑，嘖點前賢，假有撦去斯篇，第令擬立條目，蚤恐不見水端旋其面目者矣。致符斯語，箴警囂嘗者。○後史志災祥，咸知刊落葛藤矣。然篇宗五行，卒相踵不改，何也？門分則有條綱，舉則無漏。班仍事祖，我

史通通釋卷十九 五行錯誤　三　外

司馬遷至未暇也。當後漢書班固傳之又按董仲舒史記入儒林傳

蜮為惑 志下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名曰蜮。猶惑也

麋為迷 志中之上：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

五石五子 志下之下：僖公十六年正月日在北紀，隕石于宋五。劉歆以為是歲在壽星，其衝降婁，石山物也，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

七山七國（志下上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毀 水貢出劉向以爲水參土天戒勿盛齊楚之 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皆爲王 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皆破之漢七國衆山崩 被其宮按天古貢七山 舊亡國之山皆水貢也）

討服邠伯（王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天子使叔服會葬按事詳雜驗篇又 未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先閒是五閏 大邑未之時陽）

易田謀策

五行志雜驗

春秋時也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 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 則王中肩楚絕苞茅 觀兵問鼎 事同列國變雅爲風如魯衛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鄰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遠以驕矜自怍坐招殃罰亢陽爲怪 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按此條所駁專主上得天子句外得諸侯特帶引〇從

史通通釋卷十九五行雜駁 外 一

周衰入議似瞞朕

會葬賜命會戚

變雅爲風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爲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 無冰凡有三載

按此條糾年分之謬本類注立說

史通通釋卷十九五行雜駁 外 一

今春秋 未達其說

去無冰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托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 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於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 又案陳前後爲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爲楚嚴王

所滅迄昭八年爲楚靈王所滅後哀十七年爲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次〔一脫次字〕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侯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曾易四公〔一作主〕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聯隔損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歲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按儒評謂董誤以楚靈之事移於楚莊是也又有評云宣十一年未嘗曰滅陳昭公八年乃滅之以三滅之言爲不審夫既縣之矣非滅而何其初滅而復封其繼亦滅而復立至哀十七年之滅然後亡子元此條殊無不

審之言也○宣十一滅陳本志董占及左傳杜注皆有明文

蹊田〔左宣十一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申叔時曰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見賢尼父〔史記陳世家楚莊王伐陳因縣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王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敍即如此注王本全引左傳而以賢哉一贊貫入之亦不原所出之一端也左傳烏有以贊哉〕

陳爲楚滅者三〔楚始成陳即宣十一時陳□注滅陳以爲楚縣昭八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歲在鶉火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

〔行後由敘十七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既寧楚使武城尹帥師取陳麥遂圍陳秋滅陳〕楚嚴至靈五代〔楚世家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員立是爲郟敖公子圍弒之而自立是爲靈王凡五世〕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旣京房易傳以爲後楚嚴始稱王〔一無始字此二字在注語〕兼地千里〔志下〕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荊尸久〔又見涉〕傳〔家用師在注語〕歷文成繆三王〔一作主〕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爲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illegible]〕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

違亦自〔一無日字〕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僖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弒君陰脅陽之象見僖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下志中〕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甄謂僖公暮年世寔〔世寔一作年世〕懸殊言何倒錯

按此與上條皆駁志中占事年世懸殊〔如一〕繆年既繆矣占復何施機祥家言果可依據哉

鄧盟〔桓二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注楚武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近楚故懼而會盟〕

荊尸〔莊四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注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

為陳

楚始稱王。楚世家楚熊通伐隨隨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令我先公以子男田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按此楚始稱王明文也詳者云楚先熊渠三子有句亶王鄂王越章王王之稱非始於武以此駁劉夫二號者非當國本號乃為子稱父名之不久便除之復何足算且事在春秋前百年矣排駁諸條皆不越春秋時事題下注又甚明也視短而喙長可謂辯乎

殺亦立宜。見編次篇事在文公十八年公子遂者襄仲也公子亦者惡也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志下下

案釐一無案字無釐字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耶一作爾。然則而作然用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在一作存僖贊二云字

按此等皆申左之餘。○有據史記杞亡在獲麟後四十八年而病劉未審者。不知劉但據春秋言春秋。持左氏已足折公羊矣。豈待更要其後乎。此亦失記題下注語者也

杞尚在。左襄二十九晉侯使司馬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材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何必齊魯以肥杞注夫人杞女也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志下下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本志師古注亦云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按此止一字之譌或傳寫者誤未可知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一脫伊字戾譖太子痤一譌而殺之。

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合比奔衛。

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志中下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覿。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元奔元一作華奔皆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按前後既不相會後更不得云先一志兩失

伊戾譖。襄二十六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從之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縊

華元奔晉。成十五華元曰吾為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

合比奔衛。昭六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公遂華合比合比奔衛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上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志中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志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前一無字後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溴音如渙梁之會諸侯不多一字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月地震矣志下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illegible]志

中釋錄引志文此則在君若綴旒不下得舉手六大夫執權君不能制等句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釋此指大董劉之說然而穀梁謂一作為大夫不臣諸侯失政穀梁作正前注同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一作非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它說多肆參陸加切戊謬作大多二字或改作參並非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釋說出董劉之說益本二傳而甚之

按所駮總由援左起見亦與申左意同○雞澤溴梁二盟蘇黃門轍以為合禮趙氏鵬飛以為尊卑之分正及與諸釋經之言互證之亦復往往而合然至襄十六之盟在晉平之世權移之漸亦自此矣

雞澤之會左襄三年六月公會單頊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注[illegible]

溴梁之盟[illegible]

政由甯氏二句[illegible]

二傳為說襄溴梁[illegible]下即注中又曰云云又公羊[illegible]十六會溴梁諸

參言諸侯皆在是其曰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參言案字書參字猶參多言也無驗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有一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之志下案其字晉厲公所尸唯三卻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illegible]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才一作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

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成行蒐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謂晉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弒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按節中凡三提句三駮之誅四大夫一駮也莫敢責大夫又一駮也還事其六卿又一駮也○細審之劉爲此駮還似含糊彼晉厲之事在魯成十七八年間下距昭十七之蝕且逾五十載而董占如是直緣成十七年亦有書蝕之文因而誤牽及此年迷遠近言出支離只從迷處醒之曰渾將兩個十七併做一番日蝕補底脫了也劉唯勘未盡徹所以從前書志篇小注反誤昭爲成而辯亦不中審曾閱者宜取而參校之

所尸唯三卻（左成十七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長魚矯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州滿（成十八晉殺其君州蒲按厲公名也其言州滿其王部書無考）六官七人（左成十八春王正月晉人迎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敢不唯命庚午盟而入逐不臣者七

人二月朔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所以復霸也）魏絳（左襄三會於雞澤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羊舌赤曰絳無貳志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書跣而出曰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晉侯以魏絳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又四魏莊子請和諸戎曰和戎有五利焉貴貨易土穡人成功四鄰振動師徒不勤而用德度公說使戎事田以時）三駕（襄九同盟于戲晉人不得志於鄭歸謀所以息民行之期于閏于有鄭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年晉伐鄭戍虎牢背十一年四月伐鄭盟于亳敗北秋九月伐鄭會于蕭魚之此三駕也）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一無于字）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一無之字）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志下）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一作於）相感應何太疎闊者乎

釋（此爲正駁）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魯遜越（傷行云云一字）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

釋（此曾代考時事益見彼張所之拙）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

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釋（此屬為抽駁）尋斯失所
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
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聞
古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
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
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釋（後以優劣二傳結）
按意亦歸於申左也○三卿分晉而云六卿師古注亦
同此誤○亦可證雜駁所陳只究在春秋年
衛弒君（哀十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

公公踰于北方而隧折股公入于戎州謂己氏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弒之）
越滅吳（哀二十二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魯遜越（在哀二十七年語見惑經篇）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志中下○其下劉向占秦及三
家逐昭公之文）成公五年梁山崩（志下上○劉向占亦及三家逐魯昭）七年鼷鼠食
郊牛角劉向以（似蛇為字）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
（志中上○單述一占話上三災）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
預況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
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

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按三志見三處皆有三家逐昭之占此蓋專駮三家二
字也本為叔孫昭子洗雪而筆端少紲帶挈孟孫不免
失出○雍成與昭隔世三五斜不及此亦更失拈
昭子發憤（昭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闞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鬭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
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
能修德將鬭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

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志下下）
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
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
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衝要殊為乖
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按此專駁鄭當吳衝一語也故曰地匪衝要至云非子
產力不合兼頂晉楚語欠鈞畫太抹煞了
鄭居河潁（外傳鄭語桓公為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
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

夷庚(左成十八塞夷庚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蹊戎平地也詩序云由庚以庚為道也束晳補亡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又云(舊作云云誤)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志下)。案自昭十五(舊作四誤)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舊下誤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九蝕。其八(舊誤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按此條所駮主日比再蝕等句。故本文當作又云。其於再蝕三言悟得是班文非董語。擘畫殊精。所謂彼節有間。而吾刃無厚。觀書不當如是耶。

九蝕八占(按本志志日蝕自昭十五年之後下昭又有十七二十一二十二十四二十一凡五蝕而定則有五年十二十五凡三蝕下至哀十四年之春秋盡總九蝕也董之占惟哀十四無占總八占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志之上)案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乎。裨竈之說(一脫此五字)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一脫此四字)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一無者字)豈可復謂之陳乎。

按此為陳火二字申解義。以闢不與蠻夷之說也。陳火之義具兩解。史通從裨說。而杜注別為一說。今以注補備之。

陳火(左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十一年杜預經注天火曰災陳既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為名)

招殺偃師(昭八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陳按成陳弟見上)

史通通釋卷十九

姪孫衍甲辰雄校刊

史通通釋卷二十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蘇州方懋福駿公
同里華南枝居敬
蔡麟孫新篁 參釋

外篇

暗惑第十二〇十四 條前後有序跋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按全書糾繆率皆觸處發之茲又摘諸習相傳而習不加察者糾之故以暗惑名篇篇序首明其義○大致頗似風俗通過譽等篇

髮繞炙 王劭故辯本于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讓之宰夫頓首拜曰臣有死罪三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以知事緒不測變化無恆與觀所不能測其所不能測舍在於恐將其事轉遷移入意是也請無可稽為有必至於大賢所不能免和舍仍待後矣其孔父聖於聖智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巽知魏不知聖則而行聖為所不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

史通通釋卷二十 暗惑

如史記所述則將入於井後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道幻術之流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此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illegible]雅邪

按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愛喜之端指與疑愛之本史家採取雜說識謂其事當然得史通列正可補孟義

匿空旁出 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穴道旁出也[illegible]

其兩又有一井者傷疾不止井井也葬自中出按此詩皆出傳會

左慈易質 見後漢方術傳

劉根質形 見後漢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太守史祈以根為妖收執詣郡毋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而不知所在

又 傳本自此以下至首並有又字一本皆無今從舊本 史記滑稽傳孫叔敖楚相楚王以劉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詩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欲宗 一作綜 澄熙等修鍊珠姿皆歸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做效俾有意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笑容貌亂真耳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若其左右無疑惑者耶 一作也 昔陳焦既亡累年 吳志作六日 而活秦諜從絳六日而蘇 一作滿或故 使作錯雜古今 今或作古 稱怪況叔敖之殁時日已久楚王必詳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手肉所由開棺事關所以 又是語 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秩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容哉

按此滑稽耳駁語黏指可以失笑然謂予元鐫卻不錯覆思叙優孟事落第二手決不一直當真況國史更非遊戲事也

優孟 本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云云按節首二句其文口異

陳焦 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秦諜 左傳宣八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說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審制 一作明 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乞曰陳恒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 同史記文 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錯以相論將諡欲加刑正無可趨筆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按民謠或預兆益成耶郭許云云陳司敗問昭公時當在定哀之世記者舉謚非誤也予元摘之非是餘所摘

皆是此類秦前漢初多有李本寧乃謂公子遂生而賜
氏烏知此謚非此類哉吳巧成拙矣自首眼不見史記
為一笑
田常成子（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齊簡公以田常修權子之及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謚為成子後句先露破綻）
陳恒高祖（陳恒公句見左傳哀十四年　高祖離子見史記高祖紀）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殁有若狀似孔子弟子
相與共立為師師事（一作）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

子當（舊作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一脫年字）長無
子安為（此二字一作吏）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
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此一作之）有若嘿然無以（史有字）
應弟子起曰有子（若一作）避（史有之字）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學一作俗　語作戰）
師商可方回賜非（舊作謂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
商搉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
（司拓）逮尼父既殁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
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
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一作承）奉此乃童兒相戲
非由使者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説馬遷裁史仍習其
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按援舉四科品隲有子劉非講學家故應襲此言語不
須與辯也乃其嗤是史文倚諸童戲能門有口此判不
移○有若似聖發如孔融之坐飲虎賁學者遇此等語
難孟子亦不可執
西河取疑（禮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有罪而不離師也）

（西河疑與夫子相似皇氏曰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
人史記漢書皆曰上自（史記作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
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史漢書作偶語　數人偶語作）上曰此何語留侯
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一作仇）怨（一作忌　史漢作怨）此
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
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
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
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

御案子房之[之字衍]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仇此則忠
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附屬小衆[illegible]諸將相
其君遂嘿然杜口俟間乃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
耶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之聚圖爲禍將啓
上猶惟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圖當作之道必不如
斯然則張良應反側不安[illegible]難變前叢言當實有
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述作敷演妄滋其端耶
按一路說來兩面摶摯事俱到俗爲跳下之文節尾
數言是正指負睚事人語子沖[illegible]以解矣（）涑本氏

史記評林卷五十五 十七 林

論此事亦有帝見方對之疑因爲之說曰良以帝數任
愛憎爲誅賞諸將有自危之心故因事納忠以移帝意
使上下無猜忌也此又一解以謀反一語爲諸將語誤
又一妙會
雍齒[illegible]
知無不爲[illegible]也
屢顛之逐[illegible]
將而必誅[illegible]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偽積甲與熊耳山齊云[所難之指文中]
[illegible]
雉ゝ索笮子既已束甲誠恐必與此地戰則亦之有也昔
太指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
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按此條文間獨無駮句如右書說於諸條中最爲雅
飭
赤眉銘子[illegible]
[illegible]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
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
曰聞使君始到喜故來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復送至
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
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雖曰益也此事不可信者二焉案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

也前驅覓敵（一作）野後求寨路鼓吹沸喧旃旌塡咽彼草來稺子韶齔童兒非唯苟假不見亦自驚惶失隊安能把臂贊逐彈帷首鑷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案部舉州按轄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群官彼吏人顯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地（一作）必公私闕擾客主俱殆凡爲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弱僕焉（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弱僕焉）

求馨數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頗有三科（一科書東記言）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謂三科傳說皆謂傳述）

按三科謂歸殊矣老成須從可省也供頓可斷也竹材可轉也然必如史事亦甚事理之常其上文旣言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矣獨美稷何無父老童稚耶其有導之使然所見隱處者耶毋乃縣令丞尉指里陌工爲媚者耶將二千石上計史館作新語相矜雜撰增飾之也千載美談一經撲破指起人疑許謬羨矣

郭伋（後漢書本傳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光武時以伋爲并州牧建武十一年徵伋爲頴川太守）

矜之也（自翔之刺史戍行遼州河内以與老幼相攜逢迎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其爲信如此）并州也素十餘一

晉陽無竹（晉陽在今太原府太原縣并州治也此云晉陽無竹當據唐時言之）

大夏不多得（大夏在今大同府界地不産竹按大夏見史記大宛傳）

人捴志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坐而己捉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

者云云（此二十字一本作一十字）難曰昔孟陽臥床（一作）詐稱齊后紀信乘輦矯號漢王或主遣臣或臣欺主皆見危致命臨難忘身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愼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一作敢）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顧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

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過衆訟。欲益而彰。止益
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弱
芜鄙說。閭巷謳（謠作謌或作謳並非）言。凡（一作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
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
公多詭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為此說。（蓋曹公十七字一本失去一本竄注節未細按之定是正文誤置於此）故特申掎摭。辯其疑誤者焉。
按裴注間饒博。邇史通推患譌辭。故往往排之。而此條
通節責裴。至末結罪老瞞。正名詐說。可云廷尉當是也
第嫌其瞭綸綍等句施非其分。又檢魏志注不見此段

妹不可曉
崔琰（魏志本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為東西曹掾屬。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illegible]匈奴使以為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臥床（左莊八。齊侯田于貝丘。隊車。反。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遂入。殺孟陽于床。曰非君也。不類）
紀信乘纛（項羽本紀。漢王食乏。夜出女子滎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漢王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又魏世諸小書（一作事論）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二字 贊○）

此事列晉陽秋之前。亦指曹魏時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
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慚項籍。況侍君側。固
當屏氣徐言。安能（一多使字）檐瓦皆飛。有踰（舊作喻）武安鳴鼓。且
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群臣。焉得歸然無害
也。
按形容語與積甲山齊同類。而侍講瓦飛。語尤過當。故
彼為解詞。此為詰詞
文鴦（按文鴦有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晉末。從西鮮卑段務勿塵子磾弟也。文乃指）

（魏許者遺諸高貴正元二年。鴦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降於司馬昭。晉書景紀。鴦易衝二軍。景帝目有瘤割之。鴦來攻。驚而目出。其人也。小書傳[illegible]無考）
武安鳴鼓（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一作師）省之。見
父（[illegible]）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
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
以定體。實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illegible]（恐當作婁）。苟居此

職終不患於貧賤 [illegible] 鄉之財
猶自發聞則千石之俸其貲足知料以守節推以食
齊終其身廉知不然矣 [illegible] 清吏門戶蔽蔽流 [illegible]
為謂則足可無矯然人詐偽 [illegible]
多藏錢將所觀聽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脫布被食
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食
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 [illegible] 自謂清白當然 [illegible] 矣
哉

按流俗清節刻用深文過矣然不咎其父而譏其子人
情王道推隱入微見直淨筆齊觀則聖賢不與正見
象變世門以德就論謂語曰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
固宜與同眾俗未除則為今反謂薄俗者異為崔衰者
為清遂失天地之心又開虛偽之門又敗敝飾長吏參
以餘令京師先行讓畔讓路道不拾遺其實然後修貪
貞節之行而以儀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謂伐先行之而
徒辭軟於京師什細事也其心與此段相發故引申錄
之

[illegible]
史氏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有說脫粟 [illegible] 然
[illegible] 弘內京
愚謂 [illegible] 勿違故人
又新舊書既籍傳 [illegible] 至孝及終正與人圍 [illegible] 對者
求此籍留與恐 [illegible] 既而飲酒二斗撥胸一號吐血數升
及 [illegible] 貲蒸肫飲二斗酒 [illegible] 然後臨穴 [illegible]
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升 [illegible] 毀瘠骨立殆致
滅性

持論公允如此 事情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倫必致其哀但有
直經未發悲荒遽擬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
亦當望著將發閒以所鍾合門惸惸號悲嗟居里巷
都猶停舂相之節在鄰伍猶尚申銅卹之恩而況其
于存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戚容則心同
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
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臨不敢斯可
至於體骨矣如甘旨在念則飾內實斷飽自得之 則
飢飯外撫況乎溺情純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

染腸胃乎 [illegible] 既虛知者不假名教居喪
過乎而有盈之過其 [illegible] 如彼又 [illegible] 其志徧和
異才 [illegible] 斯毀瘠如此惟應歎息耶

按禮如彼李陵如此 [illegible] 雖見稱 [illegible]
至劉生此後自有 [illegible] 不渦作後史博議
[illegible]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
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
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
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
加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
州未清時事耳 [illegible] 有祿受命凡四十
五年 [illegible] 下去徐州被賊充斥下
至晉太始 [illegible] 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知祥於建安中年甚

少而更加六十 [illegible] 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
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
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年 [illegible] 在二十五六矣又云
其未從官 [illegible] 三十餘載 [illegible] 其初被檄時止年二
十五六自此 [illegible] 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
在建安後 [illegible] 徐州清 [illegible] 何得
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 [illegible]
一何僻也
按祥應徐州檄時年垂耳順 [illegible] 以太始 [illegible] 八十五計

之則與建安兵事無預矣傳有從討𡚒止儉之文正是
謂徐用兵之事而事在累官光祿勳後則其先所謂別
駕勵兵者又非欽儉事也本條疑根只在徐州冠蓋四
字為謂此四字泛有所得，篇多揣摩之言然所發處
非無理即不情功在辯識而鮮取之失乎羽矣

[illegible]

非有別駕時愚故謂徐州刺史事須活看也

凡所駁難具列如左蓋精於經者討於經傳之別義練三史
者從諸子之異聞加以採摭索隱然後辯其紕繆如向之
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
矛楯自顯表裏相乖非復牴牾自成狂惑者爾序致失所
從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
擇或傳諸缺謬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
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illegible]小人以
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又[illegible]不如無書蓋為

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按此為篇尾即是全書結尾書中每以狂惑愚滯邪說
小人等字輕易加人于元罪過，採彼流言數句乃史
通全部通指凡所為糾前失者皆以嚴後世也吹求病
成過正而銓次舉然就班合傑歲年今章成卷通部一
貫豈前作者，惟史與經相為[illegible]
棟衡史之部[illegible]
活箭老眼乃與雌[illegible]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
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
會天子還京師朝廷愚智共徙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
[illegible]因逗留不去守司東
都杜門卻埽[illegible]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
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
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
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illegible]釋[illegible]
[illegible]已上當作小字[illegible]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譽。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聲。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包張。詳未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當作謝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賾一作彼泉譚作淵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釋頗自述性就史學擅覽歷倚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歟。釋大明素志本以著述自許然自策名

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句此當與正史編撰局八十卷重脩則天實錄一十卷參各貽彼後一脫後字來者何哉。釋轉到後記作知自靜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釋分編任作退五不可是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衡蔡邕二子。糾之於當代。傅玄范曄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謂劉向歆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首一作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釋以第一不可謂局史成於一手近世則以多員逆致觀望相延曠廢時日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釋第二不可謂史館無書漢其公令須史臣自採能無闕略指時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

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閑一作而僅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一作紀實取嫉權門。王劭一作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釋以第三不可謂史局人多口雜時良史秉直公論宜矣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例。良

史是非之柄，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illegible]

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illegible]

[illegible]

係勸懲之極，[illegible]人思自勉，則[illegible]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illegible]

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illegible]，或云[illegible]。僕已逾何時輟手，[illegible]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illegible]

之官，綱維記言之職，若正為此耳。[illegible]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而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僕惟愚，乃使記言[illegible]。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illegible]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職來乎？[illegible]必詳節其所長，以僕[illegible]如斯理，亦有其說。[illegible]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illegible]

上初[illegible]邦未[illegible]頗務而以守[illegible]不附[illegible]後宮[illegible]已矣。[illegible]門使者[illegible]天子引賈生於宣室，[illegible]於河東[illegible]。明公位居端揆，望重台衡，[illegible]今[illegible]其相見也，[illegible]云史[illegible]日已久，石渠

稀策思子為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釋此則明有曹歸禮無加異之故〕
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
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
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
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
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輕〔一作輙〕
敢方於鄙宗〔劉炫同姓故云〕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
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
釋〔彼大以人之品中是上意〕人之品藻賢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

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唯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
攖心但今者黽勉從事拘攣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
加其禮求諸隱始其義安施僕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
然如段千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恨況
僕未能免俗能不蔕〔蔕讀如〕芥於心者乎〔釋此節又招謂上說同占身分〕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
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許此二句非不宜撰者但未年常自徒〕
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
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釋陳情乞退結辭〕

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
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仇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
伏誅然後獲免於難〔釋此是書後語其文則配應篇頭小人首尾至此歸結也〕
按篇名忤時其實只是與蕭至忠等一通簡劄也其前
作小序用其後作時跋用不必連篇〔〕全部所主只在
五不可五簡遣下其本指則在後二不可蓋繁對監領
非人多作鬱夷負氣語故號其篇曰忤時也〔〕忤時與
自敘相表裏自敘主衡史忤時主職史衡史本於識定
識定故論定史通作而識寓焉職史期於道行道行故

直行史通成而道存焉是二篇者函古蓋今屹然分峙
為內外篇之殿器鑒風裁不規不隨
天子還京〔[illegible]中宗紀神龍二年十月至自東都[illegible]〕
蕭至忠〔[illegible]〕
素王素臣〔[illegible]〕

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

葛洪雜記 晉書本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

荀綽拾遺 按隋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謝綽撰書事篇亦云謝綽拾遺此處作荀綽誤

東觀羣儒 詳漢書家及正史篇

伯度譏其不實 然鑑古文本注杜伯度漢求人名操揣即杜度也成有杏書品杜史監鵬于草書叙奇于漢帝品存上之中然見尺與試漢紀無涉取考常孫華法士女遠李去宇伯文柳帝時為傳中數表官官太其樹房太重史官記事錄實錄之才吏相袞述必沙後笈乃知此處伯度是李不杜也注書不可譯慮如此

公理以為可焚 後漢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記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二十四篇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史官通籍禁門 見辨職篇

王劭見讎 困學紀聞文粹云王劭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為晉紀叙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傅等當從文粹按隋書亦作王劭然觀史通於叙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劭亦齊隋史等即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誠王劭正緣不據此有耳

楊令公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人佞而智張昌宗坐市武后嗣昌宗於國有功于再思言昌宗為陛下治丹解而愈此為有功戴令言賦兩腳狐譏之中宗立拜中書令監脩國史

宗尚書 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

史通通釋卷十 忤時 外

訥為黨世號宗紀韋氏敗誅楚客嘗諷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安得用居一說知幾本傳楚客亦時監脩

張尚書 唐書張文瓘傳弟子錫久視初為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流循州龍朔中累遷工部尚書兼脩國史

崔岑二吏部 唐書崔仁師傳其孫湜擢登科少以文詞稱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宮掖於外戚捻按文部行賜後賜死湜諮妻說陳進趣不已至於取又岑文本傳其孫羲字伯華中宗時參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見鄭愔許分掌選皆以附閣擢義勤無殃傳說嘉以似不詭抑甚□深太平公主謀誅

鄭太常 起即後所云鄭尚書京為書行無傳其名附見岑羲行傳

惟寂惟寞 揚雄解嘲惟寂惟漠守德之宅

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 柳常侍北平補注以柳芳當之而劉徐無注按芳官非常侍生亦少後同時有柳澤者疏諫斜封官拜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然亦未知是否愚謂此三人官不甚著本文不系其名不必強求其人以實之

錯綜鉸鉸 恐即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之義未詳別見

引賈生 漢書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道所以然夜半文帝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召季布 史記本傳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見罷布因進曰陛下無故召臣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罷去人必有以毀臣者陛下以一人譽而召臣一人毀而去臣臣恐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慚

彈鋏積薪彈鋏見戰國齊策史記汲黯傳黯列為九卿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刻鵠本見馬援傳然此處語意乃以積功未究為言注庾信詩救螢秋不倦刻鵠夜忘疲亦此用法也

史通通釋卷二十

孫元揆庚三校刊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闕注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按文藝傳劉延祐徐州彭城人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次國史并實錄封陽城縣男從弟藏器為侍御史劾還寶人為妾者其人私請帝止其還藏器曰法為民所共上下守用今緣情法何所施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乃詔可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子知柔終官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知幾別有傳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逾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

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此書今具存時編入傳節除今不錄）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原書五十二篇內篇卷尾下此有）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傳又節撥自敘之文全文亦見本集今亦不錄）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按此史篇云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重脩則天實錄卷藏此因史不詳傳附正）據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當作子謂兄弟及六子也）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

附錄本傳　二

車以馬為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羅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襪而鐙跣而鞍（而自襪意不承當為高冠下當云見跣足義不可通蓋為之誤也）傷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按此議全文具於舊書今錄之子玄進議曰古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史其有不可一二而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illegible]）

附錄本傳　三

兵士有著芒屩者閩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
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
官所作豈可飾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
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𣪍輅周冕規
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
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
異議其來日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
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
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
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
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
請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太樂令抵

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
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
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
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舊書有猶須好是正直句宜留猶須二字）
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
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
歿後帝詔河南（脫府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
書謚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迥（按六子之序與舊書同後迥附傳越次）

貺字惠卿好學多通子玄卒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
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
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如
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録卜筮事
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舊書云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子滋決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
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
廙奏補功曹母服除以司勳員外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
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

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設
施廉抑畏慎而已卒謚曰貞決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
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自侍疾
體常流血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
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
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
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稍節○舊書貺明天文律歷音樂醫筭之術所著又有太樂令辟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官舊事一卷滋舊書自有傳敦儒在忠義傳獎語有曰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曽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

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舊書作殿)學士兼知史館終右補
闕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舊書史例三卷又詩記三卷樂府古
題解一卷李肇國史補序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隋元為傳記又國朝舊事四十卷書錄解題隋唐嘉話一卷)
(彙新舊書傳不著字)左散騎常侍終荊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為
鄠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鄠廚驛豐給楊炎薦彙(當作贊)名
儒子(當有孫字)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
濟野媼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
治有異行加金紫從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三道以贊為
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以剛猛立威官吏

附錄本傳　六

重足一迹宣富饒斂奉結恩不能訓子素業衰矣卒贈吏
部尚書諡曰敏(稍郎。舊書彙有集三卷贊自有傳)
(迴傳亦不著字)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
使時新更安史亂迴饋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為吉州刺
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舊書有集五卷按迴附傳當居末此似錯次)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
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
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
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為閬州刺

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舊書云三十五卷)止戈記(舊書云七卷)至
德新議(舊書云十二卷)等凡數十篇(舊書志又有指要三卷又舊書志有論兵紀制度論私鑄錢
改制國學等事東坡志林世之言兵者咸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
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新書多自撰句法似此句殊不成語)陳郡殷寅名知
人見迅歎曰今黃帝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
矣上元中避地安康(當作慶)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
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新書志六說五卷在
經解類李邯鄲書目劉迅作六說以標六經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叙李義山集始僕得劉氏六說讀之

附錄本傳　七

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常容記之李華三賢論論劉眘虛略曰名儒史官
之家兄弟以學著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曰捷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
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常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憂而王氏香祖筆記謂眘虛惜不概見於後世止傳五言
詩十四篇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其字挺卿今亦無知者又言于觀獨孤及三賢論歎眘虛之長不止於詩按李華
論見文苑英華所指即迅耳眘虛必其別字挺卿則文苑有注唐書作捷卿直清乃寅字無疑也何云無傳三賢論
自得選材華字也又何云獨孤即又按徐倬全唐詩錄載劉眘虛江東人為夏縣令與賀知章包融張旭號吳
中四士此又不知何本豈別一人耶然所錄詩五言十四篇即王所云也豈唐書迅傳闕書為夏縣令及嘗遊吳中
語耶抑詩錄所稱江東人或因賀包張三士而臆揣其地也是并三賢論亦未見無論印及本傳矣名輩如王徐著
書若此信乎讀書謟古能得其通者世難其學也)

新唐書知幾與徐堅等六人同傳史臣總論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知幾以来工訶古人詳此是訶古一語非專謂劉自執者偏據胸中有物先入詆諆四起焉愚則謂必知知幾之人者乃可與知史通之書愚始時閱其書怪其言自遷固而下無完史其謫之太過至或失之褊以削或失之泥以膠意其人果談史之申韓者邪其春夏之氣少秋冬之氣多者邪及讀其本傳詳其世履不但身席清通而六子齊著贊實大官榮名達於孫曾猶未衰止又疑天之施澤於劉氏何其深厚而加長如

此也自通釋其書且數過乃始究其為人也雖口不談道而實種道學之胚胎（觀採撰載文等篇力斥誕幻誇誣可見）故其為言也雖貌似拂經而實操經物之繩纆（觀疑古惑經等篇寄憤篡奪叛逆可見）蓋其根性壹至畫而不過其坊畫於坊者取於物也必約約必受之以豐秋冬之爲嚴斂也春夏之以長茂也劉氏之澤深厚而加長固其符也訶人以爲悅而能享是我愚故曰知知幾之人者可與知史通之書也三

山傖父起龍書後

史通通釋終